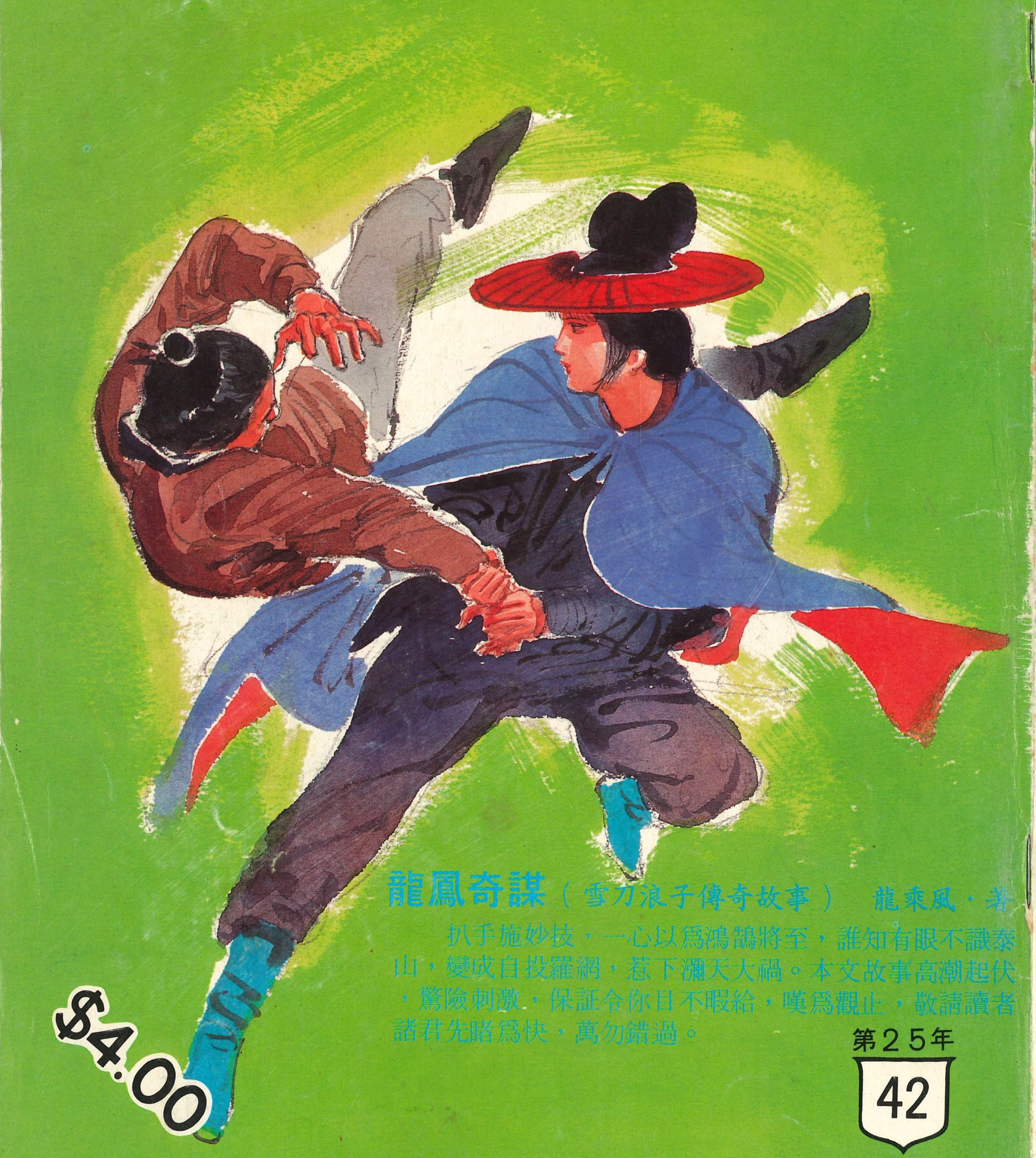
# 武俠世界



**龍鳳奇謀**（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著

扒手施妙技，一心以爲鴻鵠將至，誰知有眼不識泰山，變成自投羅網，惹下瀰天大禍。本文故事高潮起伏，驚險刺激，保証令你目不暇給，嘆爲觀止，敬請讀者諸君先睹爲快，萬勿錯過。

$4.00

第25年

42

**編者話** 龍乘風的雪刀浪子故事集，每篇題材內容均具獨立性，而且一部比一部寫來更加精采，久已膾炙讀者閱讀口味，好評如潮。今期刋出的⌊龍鳳奇謀⌉是一部鬥智技擊、奇謀百出的金牌佳作，內容描述一個扒手妙手空空頻施絕技，一心以爲鴻鵠將至，誰知他有眼不識泰山，到頭來變成自投羅網，闖下大禍……過程驚險刺激，保証令你目不暇給，大嘆觀止，敬請讀者先睹爲快，萬勿錯過。

* *　　* *　　* *

司馬洛故事⌊吸血蛇人⌉與黃鷹的歷史故事⌊封神劫⌉今期均告完結，情節發展各有不同的高潮起伏，高深莫測，不容錯過。下期馮嘉的司馬洛故事繼續刋出另一故事⌊海匙⌉，屆時敬希垂注。

* *　　* *　　* *

下期巨型小說刋出⌊太極指⌉，是一部俠情推理啓發智慧的巨著，你想知道本故事中的石五與石八和四五六與三六九兩組數目字的關係嗎？看來很是深奧神秘，但當你弄清了⌊聖手奪命⌉與⌊奪命聖手⌉對立的尖銳關係時，保証令你拍案叫絕！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42期

（總號127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雪刀浪子　傳奇故事

# 龍鳳奇謀

龍乘風・文
可　飛・圖

## 小偷英雄　妙事連篇

秋高氣爽，明月照人。

林羣今晚的臉色很好，連大閣廟門前的吳瞎子都批算他近日必定大有財運。

就在今天正午，他在城外一間茶寮旁邊，只是輕輕在一個大腹賈的身邊一擦，神不知鬼不覺地，就拈去了這富商貼肉收藏着的綉金錢荷包，而這荷包裏居然有十幾片金葉子！

有了這十幾片金葉子，林羣可風光了，首先，他找到了專門接收賊贓的胡六爺，把所有金葉子都兌換變作銀錠子，然後就到處找尋債主清還債項。

這兩個月以來，小林的手風實在不怎麼好，雖然並不是逢賭必輸，但却也是輸多贏少，所以就欠下了牛九夫二十兩、丁癩子十五兩、黃痲伯三十六兩、又欠下了賣麵三叔十九碗麵錢，酒保鄒福二十六瓶酒的酒債……

總之，在今天正午之前，他身無分文，滿街是債，眞是窮得連臉都黃了。

但才過了幾個時辰，小林却容光煥發起來。

他無錢的時候，固然是可憐兮兮的，但手上有了錢，他也絕不會欠債不還。

在不到半個時辰之內，他已無債一身輕，還借了五十兩給一對又老又窮的夫婦，幫助他們修葺已經破爛了十幾年的古老屋子。

在大鴻城，人人都知道林羣絕不吝嗇，但在一年之中，却難得有幾次見他身上有錢，也許，正因為他並不是個吝嗇的人，所以才經常兩袖清風，囊空如洗。

當然，嗜賭也是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人若眞的窮得透氣不過，就往往會鋌而走險，而在有錢人身上刮些油水，那正是林羣的拿手好戲。

有人說：「小林長得這麼帥，城裏最少有十幾個妞兒看上了他，就像春花酒館的袁大小姐，金碧綢緞莊的老闆娘蘇寡婦，還有人雖瘦小但却家宅肥潤的秦小娘，她們既喜歡小林，又很捨得花錢，但小林却總是遠遠避開，好像人家會啃掉他身上每一根骨頭似的……」

說這幾句話的人，是一個叫詹國基的小白臉，在整座大鴻城裏，他可算是最懂得怎樣在女人身上榨取錢財的傢伙。

但他自己也承認：「小詹可比不上小林。」

他又說：「我若是小林，早已成爲大鴻城裏的大富翁。」

有一次，他在福來酒館遇上了林羣，那時候，兩人都有了幾分酒意。

小詹走上前去，問小林：「你在喝甚麼？」

小林「呃」的一聲，斜乜着眼睛說：「這裏是酒館，我喝的當然是酒。」

小詹抓起他的酒瓶子，看了一會兒才說道：「但我看這不是酒。」

小林道：「不是酒又是甚麼東西？」

小詹道：「這是醋。」

小林哈哈一笑：「酒館裏賣的怎會是醋？」

小詹喝了一口，接着立刻就吐了出來：「你說得對，這不是醋，而是比醋還更不如的狗尿！」

小林搖搖頭：「不！你醉了，我知道自己喝的酒很劣，但却不是醋，也不是狗尿。」

小詹嘆了口氣，道：「我眞是不明白，像你這樣的人材，怎會連自己喝的酒都買不起？」

小林訕訕一笑：「我窮嘛。」

小詹道：「我本來也是個窮光蛋，但現在不是活得挺寫意嗎？」

小林道：「你的本領比我大，所以這一輩子也用不着爲錢而發愁。」

小詹道：「你呢？難道你認爲自己是個飯桶？」

小林搖搖頭，說道：「我當然不承認自己是個飯桶，因爲飯桶還不配做鷄鳴狗盜。」

「鷄鳴狗盜！」小詹瞪着眼：「你怎麼自己把自己瞧扁了？」

小林道：「難道要我把自己捧上半天來自欺欺人嗎？」

小詹陰惻惻地一笑：「自欺固然不可，欺人却是無妨。」

小林道：「只要找到了該斬兩刀的寃大頭，自然不可放過。」

小詹道：「兩天前，蘇寡婦不是在大閣廟外邊纏着你談個絮絮不休嗎？」

小林道：「她說的事，比半顆芝蔴還瑣碎，最後我叫胡瞎子把她接收下來，叫她有甚麼綠豆大葱小蒜的，一併向胡瞎子稟告清楚好了。」

小詹嘆了口氣，說道：「這件事差不多半個大鴻城的人都知道了，唉，你眞是的……」

小林道：「我眞是甚麼？她有那麼長的舌頭，我可沒有那麼闊大的耳朵！」

小詹道：「你認爲她有甚麼不好？她今年才三十歲過一點點，但却還是腰肢纖巧，體態婀娜，連五十里外丁香鎭的柳公子和彭三爺也爲她而神魂顚倒哩！」

小林道：「柳公子是柳公子，彭三爺是彭三爺，小林却不是他們。」

小詹道：「你是不是嫌蘇寡婦曾經嫁過兩次？」

小林嘿嘿一笑：「就算她嫁過八九次，也跟我沒有半點相干。」

小詹道：「且不說蘇寡婦，春花酒館的袁大小姐，和年紀輕輕就已承受了大筆遺產家業的秦小娘又怎樣？這兩個妞兒對你也是頗有意思……」

小林說道：「她們有意思，我可沒意思。」

小詹道：「但這兩個妞兒都是大有油水，多不敢說，只要你稍爲在她倆身上下點功夫，每人刮它一萬八千兩，絕對不是甚麼難事。」

小林搖手不迭：「騙女人的錢，餓死也不幹。」

小詹道：「眞的不幹？」

小林道：「說不幹就不幹，餓死不幹，打死也不幹。」

小詹怒道：「你眞是個他媽的笨蟲！你眞是不幹，我現在就要打死你！」

小林昂起臉，道：「你打好了，不打的就是爆殼烏龜！」

小詹說打他，本來也只是說說而已，並不是眞的要出手，但小林却這樣頂撞過去，他想不打也不行了，否則就會變成烏龜一隻，而且還是爆了殼的。

結果，兩個醉漢扭作一團，小林被打得鼻青臉腫，而小詹却等到酒醒之後，才發覺身上一錠十兩重的銀子不見了。

林羣，他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 × ×

今夜，月圓花好，而且懷中又有銀子，正是小林要大殺三方的時候。

在一條陰暗的巷子左側，有一座滿佈籐蔓花草的園子，而在園子之內，就是赤鬍子的賭場。

赤鬍子是個關東大漢，他坐在椅子上也比別人站着還高，一隻手掌便可以完全遮掩着排成八行的三十二張骨牌，小林每次看見了他，都覺得自己好像在森林裏遇上了一頭巨大的黑熊。

小林不喜歡大黑熊，但却喜歡賭博，尤其是跟這個身高幾乎一丈的巨漢對賭，更是刺激中的刺激。

赤鬍子也很喜歡跟小林對賭，因爲小林的賭品和風度都是第一流的。

這一晚，小林的手風確是旺極了，其中有一手牌，居然是雙天吃了赤鬍子的雙地！

「胡賭子果然有兩下子，小林果然財運來了。」他心裏在想。

結果，他一直都贏，從玉兎東升一直贏到太陽出來了。

在他面前的銀子，堆積得就像是一座小山一樣。

「押呀！押呀！」小林越賭越興奮了，他如今財雄勢大，還當上了長莊。

但到了這時候，牌九桌四周的賭徒巳無不輸至頭焦額爛，張張臉都青白得不似人形。

押注的人當然還是有的，但却不再是一百或十兩的押下去，而是三兩一注，五兩一門，甚至有人押了一兩，也可以親自摸牌過一過手指癮。

至於赤鬍子，他早已偃息旗鼓，今天決不再跟小林一爭長短。

他當然不是沒有銀子，而是認爲小林手風太旺，所以避之則吉。

小林大罵他老奸巨猾，又用激將法引他下注，但赤鬍子說不賭就不賭，小林却也無可奈何。

看見桌上的賭注越下越細小，小林不禁爲之意興闌珊，嘆道：「既然大家都提不起勁兒，我這個莊家就做到這一手爲止，要押就快押，不押者明天請早可也！」

衆賭徒見他這麼說，果然紛紛加重了賭注，但却也不外是三兩變五兩、五兩變成十兩八兩而已。

小林嘆了口氣，正要擲骰子，忽然有一隻胖胖白白的手在桌上伸了出來，在天門之上輕輕地放下了一張銀票。

小林的臉色還沒有變，赤鬍子的鬍子巳首先向上倒捲了起來，而一雙濃眉更是彷彿立刻在眉心之間打了個結。

「五千兩？」他怔怔地瞧着放下這張銀票的人。

只見這人長得臉圓腹大，但却兩眼細小，而一身衣裳則華麗燦爛之極，儼然是個大富商模樣。

赤鬍子一直怔怔地瞧着他，他終於微微一笑，說：「敝姓譚，名海，而這張則是雲龍錢莊開出來的銀票，保證可以隨時十足兌現。」

赤鬍子連忙陪笑不迭：「原來是譚大老闆，失敬！失敬！這一張銀票，絕對沒有甚麼問題，但如今莊家桌上還沒有五千兩……」

譚海淡淡一笑：「我是知道規矩的，現在莊家有多少，我就賭多少，贏了馬上拿走，輸了再賭下去。」

赤鬍子目光一轉，盯着小林的臉。

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小林，只有譚海不是。

他正在悠閒地用一把鋒利的小剪刀在修理指甲，但他的十根指頭其實都很乾淨，根本就沒有修剪的必要。

小林的臉色還是沒有變，拿着骰子的手還是十分穩定。

但他的一顆心却跳動得很厲害，而這一點，除了他自己之外，別人是不容易看得出來的。

他心中緊張的原因，並不單是爲了有人要跟自己大賭，而是因爲他那些金葉子，就是從譚海身上偷回來的。

這大腹賈怎麼也會來到了這裏？他是不是巳經知道自己偷走了他的金葉子？

但現在，小林巳無暇再多想其他，他如今要決定的事情，就是賭不賭這一口牌九？

這一口牌九自然是挺够刺激了。

既然挺够刺激，林羣又焉能不賭？

他終於擲出了骰子，然後由赤鬍子分牌。

譚海一手把兩張骨牌抄起，然後順勢一翻，立刻衆皆哄然。

「媽啊！是至尊猴王！」

「莊家開牌也嫌多餘了……」

譚海微笑，這是大贏家臉上應有的表情。

但最難得的，是小林也同樣地微微一笑，然後就把自己眼前所有的銀子都推到譚海那一邊去。

× × ×

昨夜月圓花好，今晚也是一樣。

但對小林來說，今晚絕難與昨夜相提並論。

昨夜他有錢，但今晚却巳囊空如洗，而且又再開始欠債。

現在，他所喝的酒，就是小詹所說的



醋，甚至是狗尿。

但無論是醋也好，是狗尿也好，小林都不在乎，因爲他早已習慣如何在一貧如洗的時候降低對飲食水準的要求。

賭徒，本來就是一種既可暴富，也可暴貧的怪物。

所以，他現在居然覺得「狗尿」也很可口。

就在第三瓶「狗尿」已給他喝得點滴不剩的時候，忽然有人遞給他一罎瓊漿玉液似的陳年女兒紅。

不必看這人的臉，只是看見這隻手，他就知道身邊來了甚麼人。

因爲這隻手白白胖胖，而且中指和無名指都戴着斑斕的漢玉指環。

小林笑了，他拍開了酒罎上的泥封，淡淡道：「譚老闆，這一罎酒，在大鴻城裏可買不着。」

譚海也笑了笑：「買當然是買不着的，但却可以偷。」

小林道：「偷誰的？」

譚海說道：「赤鬍子床下，有兩罎這樣的酒，只是偷它一罎，絕對不能算是罪過。」

小林喝了一口，但覺酒香凜冽，便說：「偷一罎才是大大的罪過，你應該兩罎都一起偷出來。」

譚海笑道：「只要你高興，那一罎隨時都可以送到閣下嘴唇邊。」

小林又喝了一口，才道：「想不到你不但在賭錢的時候能抓至尊，連盜酒也有一手功夫。」

譚海吃吃一笑：「你早就知道我換了牌？」

小林道：「尊駕的手法，在大鴻城來說，已可算是第一流的高手。」

譚海問道：「但若在別的地方又怎樣呢？」

小林道：「那要看是甚麼地方，也要看看同桌的賭徒是甚麼人，假若你遇上的是殺手之王司馬血，那麼你這手牌才翻出，他的碧血劍巳抵在你的咽喉上。」

譚海瞇着眼睛，緩緩道：「你認識司馬血？」

小林道：「我認識他，但他却不認識我。」

譚海道：「你是在賭場裏見過他？」

小林道：「不錯，那是在長安的進寶賭坊。」

譚海道：「他是個第一流的賭徒，但却絕不是個騙子。」

小林道：「雖然他並不是騙子，但世上能騙得過他的騙子却還沒幾個。」

譚海道：「不要談司馬血了，談談你自己如何？」

小林哂然一笑：「在下只是個無名小卒，有銀子的時候醉生夢死，一貧如洗的時候猷在這裏賒酒喝，像我這種人，又有甚麼值得一談？」

譚海道：「不，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小林道：「你在說甚麼？我不懂。」

譚海道：「我在賭桌上贏掉你所有的銀子，實在大大的內心不安，眞怕你會因此而上吊。」

小林道：「若輸光了就要上吊，我早巳活不到今天。」

譚海道：「就算上吊，餓死也同樣不妙。」

小林道：「大鴻城雖然並不算太富庶，但却整整一百年沒有餓死過人。」

譚海道：「就只怕今年是第一百零一年，而你却是第一個餓死在溝渠邊的爛賭鬼。」

小林冷冷一笑：「就算眞的餓死了，也跟你沒有半點相干。」

譚海搖搖頭，說：「怎會沒有相干，正是我不殺伯仁，伯仁爲我而死，你若眞的餓死了，就一定會變成厲鬼寃魂，整天到晚跟在我的背後，唉，別看我這麼胖大，但却是個胆小如鼠的人，倘若眞的這樣，必然會把我活活嚇死了，所以，我現在甚麼都不担心，就只是担心你會輸死在大鴻裏城。」

小林聽得呆住了，他從來都沒有遇見過這麼奇怪的一個人。

初時，在小林的心目中，這大腹賈是個肥羊牯，只是在他身邊輕輕一擦，十幾片金葉子便手到拿來，簡直比刀切豆腐還更容易。

但到了第二次再遇譚海的時候，小林才知道這大腹賈絕不是普通人。

這一點，從他換牌作弊的手法就可以看得出來。

小林敢保證，在赤鬍子的賭場裏，除了自己之外，誰也看不出這個大胖子在骨牌上作弊。

若是別的騙子，小林一定會把他的騙人技倆當衆拆穿，但對於譚海，他却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忌憚。

他相信，就算當場跟他翻臉，到頭來吃虧的還是自己。

這也許就是作賊心虛，他能够有賭本在賭場裏大殺三方，其實也是全憑那十幾片金葉子所賜。

現在，他雖然又把所有的銀子輸光了，但最少巳清還了所有的欠債，而且還做了一件想做了很久的事——把五十兩銀子借給了那對年老無依的夫婦。

所以，雖然他現在又要開始欠債了，但他一點也沒有怨恨這個大腹賈。

誰知道譚海又再找自己，而且一上來就奉上頂級女兒紅一罎。

酒巳喝了幾口，譚海的說話却是越來越稀奇，到後來，居然還在桌上放下了一錠金元寶。

這錠金元寶重得出奇，看來最少有一百兩。

小林儍住了：「這……甚麼意思？」

譚海微微一笑，道：「小小意思。」

小林道：「不，你拿回去好了，無功不受祿，這點小小意思在下不敢領受。」

譚海笑了笑，道：「錢財本來就是身外之物，正是來得輕易，花得爽快，你再推辭，那就不够朋友了。」

小林一怔：「朋友？我幾時跟你這種大富豪交上朋友了？」

譚海說道：「就算是從現在開始，如何？」

小林搖頭不迭：「此事萬萬不可。」

譚海道：「林兄何出此言？」

小林道：「你早巳知道我叫林羣？」

譚海道：「林兄在大鴻城大大有名，區區隨便問一問路人也就知道了。」

小林道：「你既然知道我的名字，但却一定不知道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譚海淡淡一笑：「那可不然，關於林兄的一切，譚某心中已有了一個大概。」

小林道：「但你在我的眼裏，却是個來歷不明的人。」

譚海眨了眨眼，笑道：「區區譚海，乃山西晉陽人氏，是個家有薄產，喜歡廣交天下英雄豪傑的人。」

小林道：「可惜林某才疏學淺，又懶又不長進，跟英雄豪傑這四個字更是相差十萬八千里。」

譚海道：「林兄具有大才大智，只是機緣未至，鋒芒暫時還沒有畢露而已。」

小林嘆了口氣，道：「譚大老闆，還是那一句話，在下不會無功受祿，也不會結交來歷不明的人，這錠金子你還是拿走吧。」

說到這裏，忽然怔住。

他怔住，是因爲這位譚大老闆已在霎眼間不知所踪，而那一錠奇重的金元寶，則仍然擺放在桌子之上。

小林捧着這錠金元寶，不禁揉了揉眼睛，心想：「這是不是南柯一夢？」

他又咬了咬金元寶，却差點沒崩掉牙齒。

「無功不受祿，這金子我是決計不要的了，但我不要，却可以把它兌換成銀子，到處找窮人分派一番，也算是替大腹賈做了一樁善事。」主意既决，立刻便去錢莊兌換銀子。

這一錠金元寶，他可不是盜取回來的，所以便堂而皇之跑到錢莊兌換。

於是，大鴻城裏最貧窮的老弱婦孺，都意外地得到了一筆金錢。

窮人們固然感激不盡，而林羣也是覺得舒泰無比，簡直比贏了大錢還更値得高興。

正如譚海所說：「錢財本來就是身外之物，正是來得輕易，花得爽快。」小林兌換了幾千兩銀子，不到兩天便已完全花光。

他花錢在窮人身上的經驗十分豐富，但從來沒有花得這麼多，花得這麼寫意。

但到了第三天，他要賒酒渡日了。

若在往日，他所能賒到的酒，都是小詹所形容的「醋」、「狗尿」。

但這一天，酒保鄒福却把兩罈上好的高粱送到他的面前，說道：「本來，小的很想做個東道，把這兩罈酒送給你喝，但小的家境貧窘，食指繁浩，所以還是只能賒給你喝，就等你有了錢的時候才來結帳好了。」

小林握着他的手，笑道：「你不怕嚴老頭生氣嗎？」

嚴老頭就是這個酒館的老闆。

鄒福哼的一聲：「管他娘的，他敢罵俺，俺大不了不幹。」

小林笑道：「你不幹酒保幹甚麼？」

鄒福道：「若不幹酒保，大可以到赤鬍子的賭場裏天天賭幾手，贏够了就回家叫黃臉婆搥搥背脊，享一享他媽的清福。」他這幾句氣話，也是小人物經常會編造出來哄哄自己的白日夢。

就在這時候，門外來了一個戴着大笠帽看來十分神秘的青衣人。

「林羣，你出來！」那青衣人沉聲在叫。

小林一怔，盯着這人，但却沒法看見這人的臉：「你是在叫我？」

青衣人點了點頭：「不錯，難道這裏還有第二個林羣嗎？」他的聲音冰冷而尖銳，令人聽來很不舒服。

小林冷冷一笑：「我爲甚麼要出去，你進來不是一樣嗎？」

青衣人怒道：「我叫你出來，你就得要馬上滾出來！」

小林道：「我若不出來又怎樣？」

青衣人道：「那麼只有死！」

小林道：「你若要我死，也得自己走進來。」

青衣人說道：「你錯了，我說只有死，但死的並不是你，而是我。」說完，忽然「噗」聲跪了下來，雙手却捧着一把寒光閃爍的鋼刀，刀尖直抵着自己的咽喉。

小林呆住了：「小詹，你這是在攪甚麼鬼？」

鄒福更是大吃一驚：「他……他就是白臉小詹？」

小林冷冷一笑：「我還沒有醉，你却比我更加糊塗了，難道你直到現在還聽不出他的聲音？」

經小林這麼一說，鄒福自然是弄清楚了：「不錯，他果然是小詹！」

這時候，刀光又劃破了小詹脖子上的肌膚，鮮血汩汩而下。

鄒福忙道：「林大哥，你就出去看看他攪甚麼把戲好了，千萬不要眞的弄出人命來。」

小林也是莫名其妙，不知道詹國基的悶葫蘆裏在賣甚麼藥。但看小詹的舉動，必然是發生了很嚴重的事情，否則小詹是絕不會弄傷自己的脖子來開玩笑的。

小林只好走出門外。

他才走了出門，小詹便壓低着嗓子說道：「跟我走，我有很重要的說話要對你說。」

小林吸了一口氣，也就只好跟着他離開了這間酒館。

小詹是不懂得輕功的，但却奔走得很急。

小林跟在他後面，忽然覺得有點奇怪：「怎麼小詹今天好像比平時矮了一點點？難道……難道他不是小詹？」

但這時候，他怎樣猜想也是多餘的，只好一直跟着小詹向前走。

小詹帶着林羣離開了大鴻城，來到了一條已經廢棄了的村落。

這條村落以前也曾有過一段熱鬧的日子，但自從七八年前給一股流匪光顧過之後，這裏就只剩下頹垣敗瓦，和幾口已經乾涸了的井。

現在，整條廢村裏最完整的，就是最靠近官道口的一座山神廟。

小詹就是帶着小林來到這座山神廟之中。

× × ×

已是黃昏，廟內一片陰沉。

只有在最靠近窗戶的地方，才能接受得到夕陽的餘暉。



小詹就站在窗戶旁邊，他戴着的笠帽被照射得一片金黃。

小林半瞇着眼，在夕陽下看着這個自小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的老朋友。

小詹對付女人很有辦法，但對小林却一點辦法也拿不出來。

同樣地，小林對小詹也是一籌莫展，這兩人儘管在同一塊地方長大，但過的却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生活。

小詹自從十五歲開始，就沒有一天可以缺少了女人。

他需要女人，也需要女人來供給他吃喝玩樂。

在這一方面，他似乎是一帆風順，從來都沒有遭遇過甚麼重大的岔子。

但就在這個恬靜的黃昏裏，他忽然跪在窗下，悲痛地哭了起來……

## 捨己爲人每多屠狗輩

林羣當然不是第一次看見詹國基哭。

但最後的一次，也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那時候他們還很細小，大可以穿着開襠褲在街上打觔斗玩耍。

而近年來，似乎就只有女人伏在小詹懷裏大哭小叫，而小詹總是嘴角微笑着，完全不爲所動。

有一次，林羣看見了這種情景，當時他恨不得把小詹也揍得大哭起來。

但他沒有眞的這樣做，他只是長長嘆息一聲，然後就掉頭而去。

想不到這一天，小詹却在廟宇裏哭了起來，他的哭聲很悲慟，甚至是充滿了絕望之意。

小林終於按捺不住，把小詹頭上的笠帽一手就摘掉下來。

小林突然傻住了。

他怎樣也想不到，在這頂笠帽之下，竟然已沒有一根頭髮。

小詹的頭髮呢？

不見了，連一根也不見了，而代替頭髮生長在小詹頭頂上的，却是無數大大小小的疔瘡！

小林才看了一眼，便差一點立刻想嘔吐。

他從來也沒有看見過這麼樣的一顆頭顱！

頭頂之上生疔瘡，那不是甚麼奇事，但一下子就生得滿頭皆是，那情形就極之兀突，也極之恐怖。

而且，有不少疔瘡都已開始腐爛流膿，看來更是令人爲之嘔心。

小林震駭極了，很快就把笠帽戴回在小詹的頭上。

「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吃驚地問。

「小林，我是給人害成這副樣子的……」小詹哭聲漸止，用極憤怒的聲音說：「那人騙我喝了一杯酒，當我喝完之後，他就說：『兩天之後，你就是個出家人啦。』我只當他是在開玩笑，誰知道第二天一早，我的頭髮就有一大半脫落在枕頭上，到了今天，更變成了這個樣子……」

小林心下駭然，忖道：「這是甚麼毒藥，竟然能够把人害得如此不似人形？」

只聽見小詹捘着又說：「到了午晌，那人又找着了我，他說：『從今天開始，你的骨骼就開始收縮了，大概每天矮三寸左右，到了半個月之後，嘿嘿！嘿嘿！……』我大吃一驚，果然發覺自己比平時矮了好幾寸！」

小林聽得毛骨悚然，但胸中怒氣却又直往喉嚨上衝：「這可惡的傢伙是誰？」

小詹嘶啞着聲音說：「他是個大腹賈，叫譚海！」

「譚海？」小林咆哮起來：「這胖子眞是太豈有此理，待我去找他算帳！」

小詹忙道：「你千萬不能開罪他。」

小林道：「你不用害怕，我一定會逼他把解藥交出來。」

小詹道：「正因爲要討取解藥，這一次你非要低首下氣不可。」

小林怔了怔，接嘆道：「也罷，爲了你，就算要我跪他三天我也照跪可也。」

小詹道：「就算眞的要跪，你也絕不只是爲了我，還有爲了你自己。」

小林一呆：「你在說甚麼？」

小詹沉默了一會，才難過地說道：「譚海今天午晌時對我說：『你的好朋友林羣也同樣中了這種毒，但毒刀較輕，發作的時間也會較遲，但不出十天，他頭上也會像你一般無異，接着每天矮一寸，直至變成一團肉球爲止……』」

小林哼道：「你少聽這胖鬼放屁！」

小詹道：「話可不是這麼說，常言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譚海後來又對我說：『林羣若不相信，你遇見他的時候，就把這個東西交給他，叫他梳一梳自己的頭髮看看……』」說到這裏，把一柄木梳子遞給小林。

小林拿着這木梳看了好一會，終於在頭上梳了一下。

他這一梳並不怎麼用力，但一梳之下，小林的臉色立刻就變得有如泥土一般難看。

只見木梳之上，已梳着一大撮烏黑的頭髮，而且還有大量髮絲不斷地從頭頂上飄落下來。

「譚海！女兒紅！」小林恍然大悟，知道一定是那罈女兒紅裏有毒！

小詹長長嘆息一聲，說：「眞想不到，咱們哥兒倆竟然會弄得如此下塲！」

小林越想越氣，也越想越害怕：「你可知道譚海在甚麼地方？」

小詹說道：「他說自己已經買下了赤鬍子的賭塲。」

小林道：「是赤鬍子的賭塲？」

小詹點點頭：「不錯，他還說除了你之外，世間上再也沒有人能够討取得到解藥。」

小林吸了一口氣，道：「小詹，這一次是我連累了你，你放心，就算拚着腦袋不要，你那份解藥我無論如何也要討取回來，你就在這裏等我的消息好了！」

小林離去後，夕陽也消失了，廟宇中更是一片黑沉沉地毫無生氣。

小詹不喜歡這種環境，但現在也只好呆在這裏等待林羣回來！

無論等多久，他都要等。

但他會不會再回來？會不會一去就永遠無踪無影？

小詹不知道，小林也同樣不知道。

× × ×

赤鬍子的賭場，現在已經易主，新的主人正是譚海。

當小林趕到賭場的時候，譚海正在當莊，他把牌一翻之後，圍在桌邊的賭徒無不大聲喝采歡呼。

小林經驗豐富，不必看牌，已經知道莊家的牌不是蹩十，就是只有一點兩點。

誰知道再看清楚一點，莊家的牌居然既非一點兩點，更不是甚麽蹩十，而是一張天牌，一張彎八。

這是天槓！

莊家拿了天槓，又有甚麽值得喝采，這羣賭徒莫不是瘋了？

這時候，只聽見譚海嘆了口氣，說：「今天霉莊，抓的不是天槓地王，就是一雙雜七，一對銅槌，最好的一副牌也有八點，嘿嘿，再這樣下去，胖子也輸乾變瘦鬼啦……」

小林莫名其妙，其中一個賭客却口沫橫飛地笑道：「新來的是老闆改了規矩，說蹩十最大，至尊最小，所以俺這一手人牌九雖然十分不妙，但莊家拿了天槓，那麽俺可以又再贏一注啦！」

小林聽得傻住了，抬頭一望，果然看見牆壁上兩行血紅色的大字，上面寫道：「蹩十勝至尊，地槓吃天王。」

這時候，三十二張骨牌又已疊好，賭客紛紛下注，小林如今早巳囊空如洗，但却賭性仍在，忽然撥開一位置，大聲道：「賭這顆腦袋行不行。」說着，伸手向自己的腦袋指了一指。

此言一出，衆皆駭然，本來喧鬧無比的賭場立刻寂靜下來。

譚海哈哈一笑，道：「怎會不行？你就算有八十顆腦袋，只要是遇上了我當莊，也都一併跟你賭了。」

小林冷冷道：「是不是按照你的怪規矩，以小贏大？」

譚海道：「不錯，你賭不賭？」

小林道：「賭！」

譚海怪笑一聲：「有種，願你好運，抓副蹩十！」語畢，擲出了骰子，然後分牌。

小林立刻掀開兩張牌，居然眞的是銅槌蔽板櫈，連一丁點兒也沒有。

譚海笑了笑，也掀開了他手上的兩張牌。

他這兩張牌一掀開，每一個人的眼睛都看得爲之發直。

「媽啊，怎麽這般巧？」

「又是一張四，一張六，蹩十！」

「而且都是銅槌六和板櫈四哩！」

每個賭徒都在嘆氣，都認爲小林年紀輕輕就輸掉了腦袋，實在甚爲可惜。

雖然大家都是蹩十，但按照賭場上的規矩，還是算莊家贏了的。

譚海盯着小林，道：「你還有甚麽話說？」

小林搖搖頭：「輸了就是輸了，還有甚麽話好說？」

譚海淡淡道：「那麽從現在開始，你的腦袋就是屬於譚某的了。」

小林道：「要割就割，但請先把解藥拿來。」

譚海道：「甚麽解藥？就算有解藥又怎樣？須知你這顆腦袋，我現在隨時隨地都可以割掉下來。」

小林道：「我這腦袋你可以割，但小詹的解藥你不能不給！」

譚海哈哈大笑：「有胆色，來！咱們到後院去喝兩杯如何？」

小林冷冷道：「尊駕的女兒紅，在下是敬謝不敏了。」他雖然這樣說，但還是跟着譚海走了出去。

這時候，月巳東升，但却比不上前幾天那麽皎潔圓亮。

賭場的後院，有一座小小的八角亭子，亭下擺放着一張楠木桌子，桌上還備着佳餚美酒。

小林望了譚海一眼：「你早就知道我一定會來到這裏？」

譚海道：「你怎能不來？」

小林冷冷一笑：「好豐富的酒菜，却不知裏面又有甚麽殺人不見血的毒藥？」

譚海淡淡說道：「這一點你倒不必担心。」

小林道：「不錯，下毒藥這種事情，只要一次就巳很足够，若要連下兩次，那就未免太低能了。」說到這裏，索性坐下大喝大嚼。

譚海也在吃喝，但却吃得不多，喝酒也僅是淺嚐卽止。

直至小林吃了一條又肥又嫩的鷄腿後，譚海才又再說：「你好像一點也不担心自己的腦袋。」

小林眨眨眼：「我這顆腦袋早巳輸了出去，又何必担心？」

譚海道：「但在它還沒有被砍掉下來之前，你也不想看見它上面生滿大大小小的疔瘡罷？」

小林道：「世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就像我一直都很想成爲家財千萬的大富翁，但却混來混去還是光棍一條，連討老婆的本錢也掙不回來。」

譚海盯着他：「你想討老婆嗎？這容易極了，只要你開口，就算在一天之內討十幾個回來也是易如反掌的事。」

「十幾個老婆？」小林打個哈哈：「這豈不是變成了老婆奴嗎？」

譚海道：「若是一個人去伺候十幾個老婆，當然是十分要命，但若十幾個老婆一起來伺候老公，那倒是天下間最寫意的事。」

小林搖頭道：「最難消受美人恩，你若眞的要我娶十幾個妻子回來，我寧願關進豬棚裏跟三百頭母豬睡覺。」

譚海笑瞇瞇的望着他：「你果然是大鴻城裏最有趣的小伙子。」

小林嘆了口氣：「只可惜遇上了天下間最沒趣的大腹賈。」

譚海道：「大腹賈不一定是壞人。」

小林道：「這個當然，但是若說你是個好人，只怕連我肚子裏的蛔蟲都不會同意。」

譚海道：「蛔蟲的意見，你絕不可以苟同，但我的說話，你却非聽不可。」

小林道：「這算是乘人之危？」

譚海呵呵一笑：「你有甚麽危險？只要我不摘掉你的腦袋，你極可能活到一百五十歲。」

小林道：「還說甚麽一百五十歲，只怕在十五天之後，我就巳經滿頭血瘡，還會矮得像個侏儒了。」



譚海道：「這一點你不必担心，解鈴還須繫鈴人，既然你找到了我，我是一定會給你解藥的。」

小林道：「我有沒有解藥，我可不在乎，反正這顆腦袋巳經輸掉了，但詹國基無辜受累，我可不能坐視不理。」

譚海嘆了口氣，道：「這可有點困難了。」

小林道：「既巳找到了繫鈴人，解鈴人又有何難哉？」

譚海道：「正是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又正是僧多粥少。」

小林臉色一寒：「這是甚麽意思？」

譚海道：「解藥只有一份，只可以救你們其中一人。」

小林咬了咬牙，道：「一份巳足够，先救了小詹再說。」

譚海「喲」的叫了起來：「這怎麽行？若救了他，你這個有趣的小伙子就沒希望了。」

小林道：「那是我的事。」

譚海搖搖頭，說：「不！這是我的事，誰稀罕一顆沒有頭髮，還生滿了疔瘡的腦袋？」

小林大怒道：「我現在還有頭髮，還沒有疔瘡，你可以馬上把這顆腦袋摘了下來！」

譚海怔怔地瞧着他，臉上的神情十分奇怪：「你眞的寧願不要自己的性命，也要救詹國基？」

小林大聲道：「是的！」

譚海的臉色很不好看，道：「你不後悔？」

小林道：「後悔的就是龜兒子！」

譚海冷冷一笑：「難怪這兩天你到處大派銀兩，原來眞的笨得這麽厲害！」

小林道：「我笨是我的事，而且我向來討厭太聰明的人！」

譚海嘿嘿笑道：「說得好，但我也有辦法要你聽我的說話。」

小林冷笑道：「你可以把林羣碎屍萬段，但要我聽你擺佈，那是妄想。」

譚海乾笑兩聲：「好小子，你看看是誰來了？」

小林的臉色忽然變了，連捧着杯子的手也顫抖起來。

因爲他看見兩個像豹子般兇悍的大漢，正押着詹國基走了過來。

「小詹！」

「小林，救我，你一定要救我！」小詹嘶聲在叫。

這時候，他那頂笠帽巳不知去向，在朦朧月色下，他頭上的疔瘡看來更是恐怖萬分。

譚海乾笑着走到小詹的面前，在他的臉上打量了很久才說：「再過兩天，你頭上的疔瘡就會向臉孔蔓延，那時候，白臉小詹可要變成鬼臉小詹啦。」

小詹又驚又怒，但現在除了渾身顫抖之外，他再也做不出任何事情來。

「够了够了！」小林怒叫道：「不要再折磨小詹，你要我幹甚麽事情，我都答應就是。」

譚海霍聲轉身，笑道：「這句說話是不是眞的？」

小林一挺胸膛：「林羣豈是言而無信之徒？只要你給他解藥，把他放了，我就絕對不會食言。」

譚海沉吟了一會，才喃喃道：「解藥嘛，我現在的確只有一份，若救得了小詹，就救不了小林，唉，這便如何是好？」

過了片刻，他忽然雙目暴睜，笑道：「有了，解藥雖然只有一份，但鎭毒百寶丹却還有十顆，只要每隔三天呑服一顆，潛在頭頂上的毒力就不會散發出來，而且也使骨骼不會收縮而越變越矮。」

小林道：「這便好辦，你給小詹解藥，再給我十顆鎭毒百寶丹，那麽最少在一個月之內，我大可以爲閣下鞠躬盡瘁，死而後巳。」

譚海搖搖頭，道：「我不要你死，我要你一直好好的活下去，因爲只有活人才能爲我辦事，你若死了，那就再也沒有半點用處。」

小林道：「但是你只有一份解藥，用完這十顆鎭毒百寶丹之後，我還是活不下去。」

譚海哼了一聲，說道：「一個月之後，你就算要十份解藥也不是難事，又何懼之有？」

小詹怒道：「這胖子詭計多端，別相信他的花言巧語。」

譚海冷冷一笑，道：「甚麽叫花言巧語？你以爲我像你一般，天天都在哄女人歡喜嗎？」

小林大聲叫道：「別多說廢話了，給他解藥，讓他走！」

譚海凝視着小詹，一直過了很久很久才說：「你有林羣這一種朋友，眞是前生修來的莫大福氣……」接着，他給了小詹一瓶解藥，又說明了服用之法，然後就囑咐兩個大漢把他趕了出去。

小林這才吁了一口氣。

他一直都沒有担心過自己，只是担心着詹國基。

雖然他平時對詹國基的行事作風相當不滿，但他還是担心對方遠遠多於担心自己。

林羣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 × ×

轉瞬又巳黎明。

在這一天黎明後，大鴻城裏最少不見了兩個人，第一個是林羣，第二個就是譚海。

沒有人知道這兩個人去了甚麽地方，他們就像是兩個水泡泡，忽然在空氣間完全消失了踪影。

小詹的疔瘡巳不再痕癢，也不再潰爛冒血，那解藥果然頗有靈效。

但小林呢？小林又怎樣了？

× × ×

小林是在黎明前離開大鴻城的。

他坐在一輛很舒適的馬車裏，車廂之內既有醇酒，更有艷婢相陪。

當小林登上馬車之後，他才發現車廂裏竟然有這麽一個人兒在等候着自己。

「奴婢叫紅葉，譚老闆說，從今後起，婢子就只能伺候林公子您一個人。」

小林怔住了。

他從來沒有見過那樣靈秀的女孩子。

紅葉身上似乎完全沒有半點脂粉氣，

她只有兩道淡淡的眉，一張清甜可愛的鵝蛋小臉，而她的膚色，更是白中透紅，就像是藕粉兒一般光滑好看。

小林一看見她，就肯定她絕不會是大鴻城裏的姑娘。

大鴻城並不是沒有漂亮的女孩子，但却肯定沒有這種天仙下凡般的人間絕色。

「紅葉姑娘……」小林終於侷促地說：「我不是甚麼公子，也毋須任何人來伺候……」

紅葉臉上立刻露出了吃驚之色：「林公子，你一看見奴婢就覺得很討厭嗎？」

小林忙道：「不！姑娘天姿國色，是仙女下凡般的人物，小子又豈會有望而生厭之理？」

紅葉這才開顏地一笑，說：「公子既不討厭奴婢，奴婢就放心了，但甚麼天姿國色，仙女下凡之類的說話，奴婢懇請公子以後再也不要提起，否則奴婢將會羞愧得無地自容。」

小林忙道：「姑娘有命，小子豈敢不從，但縱然嘴裏不說，心中還是非說不可的。」

紅葉眼波流轉，嫣然道：「公子眞會說笑。」

小林道：「這可不是說笑，而是由衷之言。」

紅葉道：「公子既然一定要這樣說，奴婢只好在這裏再三多謝了。」

小林道：「事不離實，姑娘又何必言謝？」

說到這裏，馬車已開動，他忍不住便問：「譚老闆要小子到甚麼地方，姑娘可否賜告？」

紅葉道：「公子對奴婢講話不必過份客氣，試想天下間又焉有主人對婢子說話而用上『姑娘可否賜告』這種字句的？」

小林吃了一驚：「主人？我有資格可以成爲妳的主人嗎？」

紅葉微微一笑：「公子現在就已經是奴婢的主人了，爲甚麼會沒有資格？」

小林呆了半晌，才道：「既然這樣，做主人的是不是可以命令妳做任何事？」

紅葉輕輕的點點頭：「這個自然。」

小林說道：「那麼好極了，我現在就命令妳以後不必再以『奴婢』二字作爲自稱。」

紅葉一楞：「奴婢不叫自己奴婢，又該自稱爲甚麼？」

小林沉吟片刻，說：「妳就自稱爲『小妹』好了。」

紅葉呆了一陣，才緩緩地點了點頭，微笑着說：「既然公子這樣吩咐，小妹不敢不從。」

小林大悅，又道：「除此之外，妳也不要叫我做公子，就叫我小林好了。」

紅葉搖搖頭，說：「這可不能，那是太不尊重你了。」

小林皺了皺眉，忽然目光一閃，說：「若不叫小林，就叫我林兄如何？」

紅葉遲疑了半晌，才盈盈一笑，點頭說道：「林兄，小妹遵命。」

小林道：「妳說『小妹知道』就可以了，不必用上『遵命』這種字眼，因爲這樣會使我這位林兄感到大大的不舒服。」

紅葉道：「小妹明白了。」

小林哈哈一笑：「很好！很好！但愚兄有 件事很想 妳，妳願不願以據實回答？」

紅葉答道：「林兄有問，小妹知無不言。」

小林道：「我想知道這輛馬車何去何從？」

紅葉道：「北上乾坤峽。」

小林一怔：「乾坤峽是甚麼地方？我們爲甚麼要上那兒去？」

紅葉道：「這一點，請恕小妹無法回答。」

小林道：「妳有甚麼難言之隱？」

紅葉道：「因爲譚老闆只是叫小妹陪伴林兄到乾坤峽，但到底爲甚麼要有此一行，譚老闆却沒有說。」

小林又問道：「妳以前到過乾坤峽沒有？」

紅葉道：「小妹以前從未到過乾坤峽，只知道它在大鴻城之北，大概兩天路程便可到達。」

小林沉吟道：「如今負責駕御這輛馬車的人是誰？」

紅葉道：「那是一個啞巴，他叫大螞蟻。」

「大螞蟻？」小林微微一笑：「他會不會咬人？」

紅葉道：「平時不咬。」

小林一怔：「這是甚麼意思？」

紅葉道：「這意思就是說，大螞蟻不會無緣無故的就咬人，但到了打架的時候，他可能會連敵人的鼻子也咬脫，甚至索性把它吞進肚子裏。」

小林「唔」的一聲：「聽妳這樣說，大螞蟻倒是個很兇悍的小伙子。」

紅葉搖搖頭，說：「他不是個小伙子，而是一個巨無霸。」

小林道：「巨無霸，那又怎會叫做螞蟻？」

紅葉道：「所以祇有在螞蟻之上，加上了一個大字。」

小林道：「但再大的螞蟻，畢竟還是螞蟻。」

紅葉道：「但他這個名字已叫了三十多年，總不成把他的名字改做大象或者是大犀牛呀。」

小林笑了，笑得很開懷，他漸漸發覺，紅葉並不是一個太拘謹的女孩子。

女人太放任固然不好，太拘謹也同樣不妙。

他只盼望馬車走得越慢越好，千萬不要那麼快就到達乾坤峽。

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很想知道乾坤峽到底是個怎樣的地方。

× × ×

兩天時光，很快就過去了。

在這兩天裏，小林在用膳休息的時候，見過了趕車的大螞蟻。

大螞蟻果然是個巨無霸，而且比小林想像中還要巨大得多。

小林很想問他幾件事，例如出生的時候有幾斤？每天要吃多少食物？可曾討了老婆？若討了老婆，老婆是否也是個女巨無霸？

可惜大螞蟻是個啞巴，雖然紅葉可以用手勢來跟他談話，但若這樣問他就沒甚



麼味兒了。

但在客棧裏用膳的時候，小林已可以清楚地看見他的食量。

大螞蟻用狼吞虎嚥的速度扒了八碗飯，吃了兩斤熟牛肉，一隻大肥鵝，又要了三碟小菜，另加三碗白粥，臨走的時候懷裏還捧着一大包饅頭，才登上了馬車。

紅葉却淡淡一笑：「今天他已比平時少吃了差不多一半。」

小林吃了一驚：「眞厲害，但他爲甚麼要吃少了？」

紅葉道：「因爲要趕路，吃得太多腸胃會不舒服。」

少林嘆了口氣：「單是這一點，愚兄就自愧遠遠不如。」

紅葉笑道：「能夠吃得多並不是一種福氣，別人吃一點點就夠，但他却要大量食物塡飽肚子，若在糧食短缺的時候，那就十分不妙。」

小林一怔，自覺無話可以反駁，只有點頭同意的份兒。

紅葉見他沉默下來，便說：「是不是小妹言出無狀，太無禮了？」

小林點點頭，說：「是的，但這不要緊，愚兄最怕遇見過份有禮的人，妳這樣才最合我的心意。」

紅葉嫣然一笑：「難怪譚老闆會對小妹說：『這位林公子與別不同，妳要小心了。』」

「與別不同？是不是說我比別人特別愚蠢？」

「林兄聰敏機智，又怎會和愚蠢這兩個字沾上了？」

「但妳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小心甚麼？」

「小心螞蟻。」

紅葉一怔：「林兄是指大螞蟻？」

小林搖搖頭：「不是大螞蟻，是小螞蟻。」

紅葉道：「車裏可沒有小螞蟻呀。」

小林道：「誰說沒有？我就是個可惡的小螞蟻，說不定隨時都會在妳的臉上咬一口。」

紅葉的蛋臉立刻紅了，她垂下了頭，很久很久也不說話。

小林凝視着她，說：「妳是不是生氣啦？」

紅葉搖搖頭：「小妹不敢。」

小林道：「生氣就是生氣，又有甚麼不敢的？」

紅葉道：「小妹的確沒有生氣。」

小林道：「眞的不生氣？」

紅葉道：「小妹眞的不生氣，我若眞的生氣了，一定會……會……」

小林笑了笑：「是不是會殺了我？」

「不！林兄千萬不要誤會，」紅葉忙道：「小妹只是說，我若生氣了，就一定會哭。」

「不要哭！不要哭！千千萬萬不要哭！」小林大吃一驚：「妳若哭了出來，我可要跳車啦。」

紅葉也吃了一驚：「你不要跳車，我現在又沒有生氣，又怎會哭了起來？」

小林嘆了口氣：「但妳不生氣，我却要生氣了。」

紅葉忙道：「都是小妹不好，激怒了林兄，我現在就向你賠罪……」

「不！妳千萬不能向我賠罪，否則我會更加生氣了！」

「爲甚麼不能賠罪？」

「我又不是生妳的氣，只是自己生自己的氣，所以這件事情跟妳是毫不相干的，妳若向我賠罪，我只會內疚更深，那就更加氣上加氣，說不定當場會給氣瘋了。」小林一本正經地說。

紅葉雙手亂搖，道：「林兄不要生氣，我不賠罪便是。」

小林點點頭：「這樣就對了。」說到這裏，忽然用力在自己左臂上咬了一口！

## 教不嚴師之惰

紅葉怎樣也想不到，小林居然會一口咬在自己的手臂上，不禁爲之大吃一驚。

「林兄，你爲甚麼要咬自己的手？」她急得連臉都白了。

小林眨了眨眼，說：「我是個可惡的小螞蟻，不但可惡，還有點神經病，所以就自己咬自己。」

紅葉明如秋水的眸子忽然望定了他，良久才道：「我知道，你沒有神經病，你是故意讓我心疼的。」

小林聽見她後面那一句話，整個人就儍住了：「妳不但美麗，而且聰明，但爲甚麼會爲譚海那樣的人做事？」

紅葉立刻「噓」了一聲，示意他不要胡亂說話。

小林自己並不害怕，但紅葉既有這種表示，他也就不再說下去。

不久，馬車停下來了，紅葉拉開車門，立刻就看見外面有兩個白衣小童在恭候着。

這兩個白衣小童加起來還不够二十歲，但說話舉止却是一派老氣橫秋的樣子。

其中一個長得較高的白衣小童首先說：「兩位遠道而來，眞是辛苦了。」

另一個較矮的白衣小童道：「敝上正在銀簷軒中恭候兩位，請進。」

紅葉和小林互望了一眼，巨人大螞蟻却木無表情，彷彿完全沒有聽見這兩個白衣小童的說話。

既來之，則安之，小林和紅葉只能跟隨着兩白衣小童向前走。

大螞蟻沒有跟隨着，仍然很規矩地坐在車轅之上，他看來是那麼強壯，又是那麼沉實。

兩白衣小童倚着山邊小徑，一直往前走，四人穿過了一片梅林，又走了數十石級，但覺四周景物宜人，而且越來越是幽靜。

約莫過了一盞茶時光，四人來到了一座竹軒之前。

這竹軒建在一條頗爲寬闊的溪澗上，而竹軒四周又垂下了十幾道細竹窗簾，小林只能隱約地見到有個人影，却分辨不出是男是女，更無法看見這人的五官面貌。

兩白衣童子就在竹軒前的一座九曲橋上停了下來，過了片刻，只聽見軒中人緩緩地說道：「琴之、管之，你們退下。」

兩白衣童子聞言，立刻恭恭敬敬地躬身退了開去。

小林聽見這人的聲音甚是蒼老，似乎

是發自一個老婦的口中，不禁心中大奇：「譚海爲甚麼要把我弄到這裏，這老太太又是何方神聖？」

兩白衣童子退下之後，軒中人咳嗽了兩聲，才道：「林羣，你所學是那一門派的功夫？」

小林遲疑了一會，道：「晚輩沒有練過甚麼高深的武功……」

「廢話！」軒中人陡地喝道：「若說是眞正高深的武學，便連老身也沒學過，就算有機緣可以學，也不一定可以學得成功！」

小林吸了口氣，忖道：「這老太婆好兇的脾氣。」

軒中人又在催促：「快說出你的師承和武功來歷！」

小林只好馬上回答：「晚輩有三個師父，第一個是『窩中虎』沙平泰，第二個是『九臂神猿』杜捷，最後拜的一個師父『一飛冲天』蒲翼揚。」

軒中人冷冷一笑：「你直呼三位師父名諱，眞是大大不敬。」

小林默不作聲，心中却罵道：「這老頑固脾氣臭不可當，人又迂腐之極，只怕比譚胖子還更麻煩，更可惡。」

只聽見軒中人又自接道：「你拜師雖多，但有眞材實學的却完全沒有，甚麼窩中虎沙平泰，他那裏像是一頭老虎，充其量只比貓兒兇悍一點點而已。」

小林聞言，心中倒也同意這種說法：「沙師父若眞的是條猛虎，我也不另投明師了。」

軒中人又問：「你跟沙平泰習武有多久？」

小林道：「三個月。」

軒中人又問道：「怎麼只跟了他三個月呢？」

小方林笑了一下，道：「因爲在三個月之後，沙師父就給一個叫『亂棍婆娘』范十九的武林高手用亂棍打死了。」

軒中人「呸」一聲：「范十九只是第三四流的江湖潑婦，那裏算得上是甚麼武林高手？」

小林道：「但那時候，晚輩見范十九婆娘用『亂打棍法』把沙師父活活打死，心裏就覺得她實在非同小可。」

軒中人冷笑道：「既然你覺得她武功高強，爲甚麼不拜她做師父？」

小林說道：「晚輩的確曾經有這樣念頭，但是細想之下，發覺這是萬萬不可以的。」

軒中人道：「拜師學藝，只要認爲所拜的師父有眞才實學，又有甚麼東西值得再三顧慮？」

小林道：「可是，范十九畢竟殺了我師父，晚輩就算沒有本領爲師父報仇，也不該拜殺害師父的仇人做新的師父。」

軒中人道：「眞是條笨驢，你大可以拜范婆娘爲師，待她教曉你『亂打棍法』之後，然後就把這婆娘亂棍打死！」

小林道：「可是，到了那時候，她又已經是晚輩的第二位師父了，晚輩又怎能殺她？再說，師父總比徒兒高一籌，晚輩若用三五成功夫的亂打棍法對付她，必然不敵，那麼被亂棍打死的人就不是范十九婆娘，而是胡塗萬分的晚輩了。」他最後一句話，顯然是指冬瓜罵飯桶，說軒中人這條計策實在混帳之極。

軒中人立時冷冷一笑：「你好大的胆，竟敢罵老身胡塗，難道你沒聽過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這句說話嗎？」

小林道：「晚輩在兩歲的時候已聽過，但只怕跟着范婆娘，別的本領學不來，却學了她那潑婦功夫，那可變成又青又藍了。」

軒中人道：「甚麼叫又青又藍？」

小林道：「潑婦功夫，雖然人見人怕，但却也最容易得罪別人，常言道：『先撩者賤，打死毋怨』。所以總有一天，晚輩會給人打得焦頭爛額，鼻腫臉青，那豈不是又青又藍了？」

軒中人哼一聲：「那麼你可以甚麼武功都不學，只是借拜師爲名來親近她，然後伺機用毒藥把她毒死！」

小林道：「如此手段，又豈是大丈夫行徑？」

軒中人道：「扒竊別人身上的金葉子，難道又是正人君子所爲了？」

小林道：「那是爲勢所迫，才不得不如此而已。」

軒中人嘿嘿一笑，道：「好油滑的一張刁嘴，亂棍婆娘之事，姑且不理，你拜的第二個師父九臂神猿杜捷又如何？」

小林道：「杜師父暗器功夫最了得，所以贏得了九臂神猿這個稱號，而晚輩跟他老人家習藝兩年，也學會了使用飛刀、金鏢之類的暗器。」

軒中人道：「怎麼你只跟了杜捷兩年？是不是這個師父又給人活活打死了？」

小林道：「杜師父生性和順，不易與人發生爭執，晚輩跟隨了他兩年，從未見過他跟任何人動武，但有一天，杜師父對晚輩說：『爲師老了，想去做和尚，此一去也，最少要修練三四十年才出寺門，你另拜師習藝好了。』晚輩甚感奇怪，爲甚麼老了就要去做和尚？後來我才知道，原來杜師父最鍾意的一個女子，一聲不响就嫁給了某富豪，所以大受打擊，便要削髮爲僧，不問塵緣俗事。」

軒中人冷冷一笑：「天下間大大小小諸色和尚之中，以這種和尚最沒骨頭，心裏喜歡的女子若嫁給自己，那便阿彌陀佛，皆大歡喜，這女子若嫁給別人，仍然是唸句阿彌陀佛，但却變作四大皆空，哼！這算是甚麼英雄好漢？若是換上老身，出家决不幹，要幹就幹了奸夫淫婦，然後再另尋佳偶！」

小林有意無意地望了紅葉一眼，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佳偶可不是蓮藕，我若眞心眞意喜歡一個女子，只怕也會跟杜師父一般死心塌地，矢志不移。」

軒中人「哦」一聲，冷冷道：「原來你跟了杜捷兩年，學得最十足的本領就是巫山神功。」

小林一怔：「甚麼巫山神功？晚輩可沒學過。」

軒中人道：「你已學會了，而且深得杜捷眞傳，巫山神功口訣共有兩招，第一招是曾經滄海難爲水，第二招就是除却巫山不是雲。而這門功夫練到最高深境界之後，就多半會變成禿顱，早唸阿彌陀佛，晚唱相思之苦。」



軒中人一面說，小林就一面不斷連續望了紅葉幾眼。

紅葉却垂下了臉，絕不看他，但見她俏麗的面頰上紅暈泛現，看來更是嬌羞動人。

只聽見軒中人接着又道：「杜捷出家後，你就再拜一飛冲天蒲翼揚爲師嗎？」

小林道：「不是晚輩要拜他爲師，而是他一定要收我做徒兒。」

軒中人哼一聲：「這是甚麼道理？」

小林說道：「因爲自從杜師父出家後，晚輩就鬱鬱寡歡，整天不是喝酒，就是賭錢，偏偏那一陣子手風甚差，連戰皆北，欠下了別人二百多兩銀子，弄得十分狼狽……」

「二百多兩算是甚麼！」軒中人冷冷一笑：「老身年輕之時，也曾輸過大錢，總共欠下人家三十多萬兩，結果還不是不了了之嗎？當然，這也得要老身有點本領才行，否則早已給代爲追討欠債的惡棍砍爲肉醬！」

小林怔了一怔，心想：「原來這惡婆以前也是個爛賭鬼，不知道如今戒了賭沒有？」

軒中人又再催問：「你輸了錢跟蒲翼揚又有甚麼關係？」

小林道：「那時候，蒲師父也是晚輩債主之一，他贏了我三十五兩，又借了二十七兩給我翻本，但却翻本失敗，便總共欠他八十三兩銀子。」

軒中人說道：「三十五兩加二十七兩便是六十二兩，怎麼會變成八十三兩出來呢？」

小林道：「有二十一兩是利息。」

軒中人冷笑道：「素聞一飛冲天精打細算，見錢開眼，果然不錯。」

小林道：「那也怪他不得，因爲這是蒲師父祖傳下來的規矩。」

軒中人道：「所以他每次借錢給人都要計算利息？」

小林點點頭，道：「是的，否則就會大大的不吉利云云。」

軒中人「呸」一聲，罵道：「簡直是一派胡言！」

小林說道：「但無論算不算利息，晚輩欠下他幾十兩銀子，都是難以在一時之間全部清還的，所以他就一定要收我爲徒了。」

軒中人道：「收你爲徒又怎樣？你又不是八十三兩白花花的銀子。」

小林道：「晚輩若不是他的徒兒，恐怕連八文錢都不值，但若拜了他爲師，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軒中人問道：「他教你的是些甚麼本領？」

小林道：「輕功，扒竊之術。」

軒中人冷笑一聲：「果然是打算盤的一流高手，你學會了這兩種本事，不要說八十三兩，就是八萬三千兩也可以清還給蒲翼揚了。」

小林道：「蒲師父可沒有那麼貪心，他只是要我償還二千零八十三兩就算。」

軒中人道：「怎麼又多了二千兩？」

小林道：「因爲練功需時，又躭誤了一段歲月，所以利息加了一千兩。」

軒中人道：「還有一千兩又是怎樣算上去的？」

小林道：「這一千兩就算是他教曉晚輩輕功和扒竊之術的酬勞。」

軒中人冷冷道：「六十二兩欠債，三兩下子就積聚變成二千零八十三兩，這把戲倒是要的不錯。」

小林道：「但晚輩只還了五十九兩，他就死了。」

軒中人道：「死了？怎樣死的？」

小林回答道：「是晚輩害死他老人家的。」

軒中人哈哈一笑：「有種！這下子你幹對了，像蒲翼揚這種見錢開眼，唯利是圖的傢伙，不殺了他眞是對不住自己，快告訴老身，你是用甚麼方法殺了他的？」

小林說道：「晚輩沒有親手殺死蒲師父。」

軒中人道：「原來是僱請殺手幹掉他，這辦法也不錯……」

「不！前輩不要誤會，」小林忙道：「晚輩說害死了蒲師父的意思，是說晚輩有一次偷走人家的銀子，結果給失主追殺，蒲師父馬上出手阻攔對方，誰知那人武功遠在蒲師父之上，不到七八個回合，就把蒲師父一掌打死了。這只怪晚輩學藝不精，偷走了銀子却給別人發覺，結果連累蒲師父死於重掌之下，眞是慚愧得很。」

「這有甚麼值得慚愧？」軒中人道：「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你學藝不精，錯不在你，而是錯在蒲翼揚把你教得不倫不類，所以最後才會自食其果，死在別人的掌下。」

小林嘆了口氣，道：「無論怎樣，晚輩總是難辭其咎的。」

軒中人道：「不是難辭其咎，而是旣往不究！這件事早已成爲過去，你以後再也不要放在心上！」

小林道：「晚輩遵命。」

軒中人說道：「不要再自稱晚輩，因爲從這一刻開始，你已經成爲老身的徒兒了。」

小林大吃一驚：「前輩，妳在開甚麼玩笑？」

軒中人道：「誰跟你開玩笑？難道憑老身的功夫，還不配做你的師父嗎？」說到這裏，突然軒中竹簾向左右兩邊蕩開，一塊物事有如箭矢般向小林的面上飛射過來。

小林眼色一變，想要閃躲已來不及了，而紅葉此刻也不禁失聲尖叫起來：「小心——」

但那塊物事來勢極快，紅葉那「小心」二字才出口，它已重重地擊中了小林的左邊面頰。

小林只覺得面上一陣火辣辣的疼痛，就像是給人重重地刮了一記耳光，而在這一瞬間，那塊物事却又輕飄飄地在他的面前跌落在地上。

小林傻住了。

他怎樣也想不到，把自己打得如此疼痛的物事，竟然會是一片已經枯黃了的葉子！

軒中人的笑聲又傳了出來，道：「林羣，在高手之中，這片葉子就是殺人武器，你曾經拜了三個師父，他們可有這種功力？」

小林搖搖頭，道：「他們都不會，晚輩甚至連聽也沒有聽過這種事情。」

軒中人道：「你現在應該相信，老身的本領比他們都高明得多，所以，只要你成爲我的徒兒，將來就沒有甚麽人敢欺負你了。」

小林點點頭，心裏却在說：「就算全天下的人都不敢欺負小林，但只是應付妳這個老妖怪就挺够要命的了。」想到這裏，心中便有如十五隻吊桶，七上八落，也不知道是否應該答應拜這個神秘的老婦爲師。

只聽見軒中人忽然又說：「紅葉，譚老闆曾對老身說，妳練的玉女飄零十八劍已有相當火候，老身現在很想一開眼界。」說到這裏，竹簾又再蕩開，一把精光閃閃，鋒利之極的長劍拋了出來。

紅葉輕輕伸手，把長劍抄在手裏，說：「晚輩遵命，獻醜了。」說完，長劍一圈，向前斜斜刺出一劍，只見劍鋒舞動圓轉如意，姿式輕盈美妙之極。

小林暗暗讚嘆，忖道：「如此佳人，如此劍法，又怎算得獻醜？應該說是獻美才對。」

只見紅葉一劍在手，雖無石破天驚，雷霆萬鈞之勢，但却是變幻無方，飄逸矯迅之極，小林越看越是出神，心想自己若跟她比鬥，那是必輸無疑，終於忍不住喝采一聲，叫道：「好劍法！」

這時候，紅葉也已把十八式玉女飄零劍使完，她聽見林羣喝采，不由臉上微微一熱，道：「林兄休要見笑了。」

小林正待說話，軒中人已冷冷笑道：「他可不是存心見笑妳的劍法，只是這人毫無見識，看見了這種姐手姐脚的劍法，就當作是遇見了少林達摩劍一般叫好不迭，這也難怪，就像是兔子看見了狐狸，總會認爲狐狸十分厲害，但兔子又怎知道，狐狸若是遇上了獅子，却會變成獅子的點心？」

小林心中大是不悅：「死老虔婆，你罵我是兔崽子並不打緊，但說紅葉是一條狐狸精那就大大的該殺了，管妳是甚麽河東獅還是河西母老虎，總之小林決不拜妳爲師，大不了給妳剝了這層兔子皮，就算死也要死得轟轟烈烈！」

就在這時候，軒前的竹簾突然片片碎裂！

小林怔住了，令到竹簾碎裂的，是一道威猛無儔的劍光，而在這急暴如雨的劍光背後，則是一個銀髮老婦的身子。

這位銀髮老婦身形飄忽，倏然在東，倏然在西，眞有如鬼魅一般，而她使劍之手法，更是又奇又快，令人連看都看不清楚。

她雖然是女流之輩，而且年紀又已甚老，但這一手劍法施展開來，却是每一招都激起虎虎風聲，只見霎時間光環亂轉，劍招着着氣勢逼人，直把林羣和紅葉都看得爲之目眩心跳不已。

銀髮老婦使完這一路劍法之後，便停了下來，目注着紅葉道：「妳是行家，認爲這劍法怎樣？」

紅葉吃了一驚，忙道：「晚輩見識淺薄，不敢妄自尊大評論前輩這等絕世無雙的劍法。」

銀髮老婦哈哈一笑，道：「若說這套劍法絕世無雙，未免是誇大一點，但以劍論劍，在當今八大門派之中，除了少林達摩劍法之外，其餘的劍法都比不上它，却是鐵一般的事實。」

小林忍不住問：「這是甚麽劍法？」

銀髮老婦道：「這是甚麽劍法，目前還不能對你們說，尤其是你，更加無權過問，也不必問。」

小林心中有氣，冷哼了一下，不再說話，銀髮老婦又對紅葉說：「譚老闆有一封信，妳拿去瞧瞧。」說着，把一封信箋遞給了紅葉。

紅葉把信箋拆閱，看完之後，彷彿爲之怔住了，小林很想問有甚麽不對，但碍着銀髮老婦在旁，只好又把這一問呑回肚子裏。

銀髮老婦望着紅葉，道：「譚老闆在信裏怎麽說？」

紅葉吸了口氣，半晌才道：「譚老闆的意思，是囑咐晚輩在這裏留下來，還要拜前輩爲師，學成這一套劍法。」

銀髮老婦「唔」的一聲，緩緩道：「妳肯不肯？」

紅葉道：「晚輩願意一切都依從譚老闆與前輩的囑咐去做。」

銀髮老婦高興地笑了起來：「很好！妳眞是一個又聰明又聽話的姑娘，那麽，從現在開始，妳就是老身的徒兒了。」

紅葉聞言，立刻跪了下來，恭恭敬敬的向銀髮老婦磕了三個響頭：「弟子襴紅葉，拜見師父。」直到這時候，小林才知道紅葉原來姓襴。

銀髮老婦格格地一笑，把紅葉扶了起來，然後又對小林說道：「林羣，你又怎樣？」

小林一怔：「晚輩怎樣了？」

銀髮老婦道：「你是不是也願意拜老身爲師？」

小林呆了很久，才道：「前輩眞的要收我做徒兒？」

銀髮老婦道：「這種事，老身怎會跟你開玩笑？你到底答應不答應？」

小林本來絕不會答應拜這銀髮老婦爲師的，但他却沒想到，襴紅葉居然會首先拜了這老婦做師父。

既然紅葉已拜了師，他可不能錯失這個機會，所以終於還是跪下來，向銀髮老婦行了拜師之禮。

銀髮老婦哈哈一笑，說：「很好，你雖然狂妄一點，但只要落在老身手裏，終究會成爲可造之材，從此以後，你們就是師姐師弟，可不許打架鬧事，惹我這個老人家生氣！」

小林却大不服氣，道：「弟子年紀比襴姑娘大，怎麽說是師姐師弟？該說是師兄師妹才對。」

銀髮老婦臉色一沉，道：「本門規矩，從來不計算年紀大小，紅葉拜師在前，你拜師在後，所以她是師姐，你是師弟，誰敢再說半句多餘說話，定必嚴懲不貸！」她這幾句話斬釘截鐵，語氣強硬之極，

小林只得暗暗叫苦，忖道：「這分明是存心削我面皮，罷了罷了，如今拜了這河東獅河西母老虎做師父，只怕將來還更有得瞧，唉，這才是眞正的沒完沒了，沒有半天好活！」



只聽見銀髮老婦又道：「現在你們都是乾坤堂門下，我是你們的師父，也是乾坤堂的總堂主，爲師姓顧，現在江湖中人都叫爲師做『乾坤無定劍』顧婆婆，但眞正認識爲師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小林、紅葉一面聽，一面不住地點頭，而小林心裏又在暗道：「像妳這種惡婆，誰認識了妳都會十分倒霉，就算不挨揍，最少也會給妳沒頭沒腦的臭罵一頓。」剛才他給顧婆婆用葉子在面頰上括了一記，直到如今還是隱隱作疼，雖然拜了她爲師，心裏還是忿忿不服。

但在這不服之中，却又帶着另一種大大佩服之情，因爲他最少已看見了顧婆婆驚人的內家眞氣，和威猛凌厲的劍法。

就是這樣，小林和紅葉都在乾坤峽裏住了下來。

而大螞蟻則在兩天之後，離開了乾坤峽。

× × ×

二十天過去了，小林和紅葉雖然在白晝天天見面，但到了晚上就各處一方。

在白晝，顧婆婆教紅葉練劍，紅葉不知道那是甚麽劍法，曾經問過顧婆婆，但顧婆婆沒有回答，只是說：「這劍法叫甚麽名堂，妳現在不必知道，但總之遠勝過妳的玉女飄零劍法就是。」

林羣知道了這件事，便悄悄地對紅葉說：「這個不用問師父了，我知道妳練的是甚麽劍法。」

紅葉詫異地望着他問道：「你眞的知道？」

林羣充滿自信地說：「師父是乾坤堂總堂主，她的外號又叫乾坤無定劍，那麽不消說，她教妳練的一定就是乾坤無定劍法了。」

紅葉點點頭：「你說得不無道理。」但這畢竟只是推測，是否眞的如此，就算是林羣也無法確定。

林羣又問她：「妳怎會跟隨着譚老闆做事的？」

紅葉初時不肯說，但林羣死纏不放追問到底，只好說：「是先父把我賣給譚老闆的。」

林羣一怔，繼而說道：「妳家裏很窮嗎？」

紅葉道：「本來不窮，而且還是很富裕。」

林羣道：「既然有錢，爲甚麽還要把妳賣給譚海？」

紅葉幽幽的嘆了口氣，說：「可惜好景不常，在五年前，家兄給一個見利忘義的朋友陷害，被官府抓進大牢去，如果罪名成立，非要殺頭不可。」

林羣悚然動容：「妳哥哥犯上了甚麽官非如此嚴重？」

紅葉說道：「謀財刦色，還傷害了人命。」

林羣皺了皺眉：「人命關天，那可不是開玩笑的小事。」

紅葉道：「但那不是家兄幹的，他只是給人誣陷，而眞兇却逍遙法外，繼續害人。」

林羣道：「世事每多不公平，難怪有人寧願刮光腦袋，穿上袈裟大唸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紅葉眼睛一紅，道：「你說的不錯，家兄如今已經做了和尚，連我都不理不睬啦。」

林羣看見她好像快要想哭出來的樣子，連忙便說：「做和尚其實也沒甚麽不好，世間上不少出家人都很輕鬆寫意，甚至是風流快活得很。」

紅葉搖搖頭，說道：「家兄這個和尚一定不會做得很快活，據說他所投的寺院，主持大師十分吝嗇，僧衆在一個月之內，只能吃三天飯，其餘二十幾天吃的都是粥。」

林羣怔了怔，繼而微笑道：「那大概是寺院裏和尚太多之故。」

紅葉奇道：「吃粥又跟和尚太多有甚麽相干？」

林羣道：「當然大有相干之至，常言道：『僧多米少』，這寺院多半是因爲和尚太多，不够米來煮飯，所以才弄得大和尚小和尚統統都要吃粥，只能每隔十天才可以一嚐吃飯的滋味。」

紅葉本已想哭想哭的樣子，聞言却忍不住嗤一聲笑了起來，道：「我只聽過僧多粥少，可沒聽過僧多米少這句說話。」

林羣道：「既有僧多粥少這四個字，也就一定會有僧多米少這句說話了，妳哥哥那間寺院雖然米少，但總可以煮够一大鍋粥讓所有的和尚塡飽肚子，若是僧多粥少，那就更加悲哀了，不要說是吃飯，便連吃粥也是大成問題。」

紅葉抿嘴一笑：「你沒當和尚，所以就說和尚的風涼話，我不信！」

林羣笑道：「妳不信便是傻子。」

紅葉道：「我若說相信呢？」

林羣道：「那麽就是瘋子了。」

紅葉氣得跳了起來：「你太胡鬧，我不跟你說下去啦！」

林羣忙道：「不要生氣！師弟向妳賠罪便是。」

紅葉聽見他自稱師弟，不禁又是一陣失笑，林羣見她一會兒想哭，一會兒大發嬌嗔，一會兒又是抿嘴而笑，眞是恨不得化做一隻蝴蝶，朝朝暮暮都圍繞在她的跟前。

紅葉見他老是瞧着自己，一顆心不期然卜卜亂跳了起來，正想直奔出去離開這裏，林羣又已接着說：「妳還沒有把事情說清楚，可不要跑掉來吊師弟的胃口。」

紅葉瞪了他一眼：「你老是說別人的風涼話，所以才打斷話柄，可怪不得我這個師姐。」

林羣直視着她，忽然嘆了口氣，緩緩道：「我知道自己不對，但那也只不過想逗妳高興一點而已。」

紅葉聽見這句說話，心裏不禁掀起了一陣異樣的漣漪，反而覺得自己生氣有點不對，便說：「我……我知道你對我很好……」說到這裏，臉上忽然燙熱得很厲害，便倏然住口不語。

林羣聽見這句說話，只覺得整個人如沐春風，舒暢之極：「我是個粗魯漢子，妳哥哥大概比我斯文多了？」

紅葉道：「我哥哥叫襴少武，先父給他取這個名字，是蘊含着『少年習武』的意思，但後來家兄雖然自幼便開始練習武

藝，但由於資質薄弱，孩童時候又害了幾場大病，所以對於武學一途的進展極其有限，我年紀雖比他細小八歲，但若眞的打起來，他恐怕還接不住我十招。」

林羣嘆了一聲：「那可不幸得很。」

紅葉道：「家兄武功不行，但才學却十分了得，人人都稱讚他是個學識淵博的謙謙君子，可惜眼看就快可以赴京考試金榜題名之際，却給一個姓畢的奸賊陷害，而致身繫冤獄之中。」

林羣道：「這姓畢的眞不是人。」

紅葉道：「先父為了家兄這一場官司，弄得傾家蕩產，最後總算遇上了明鏡高懸的八省巡按大人司徒棠，才洗刷了家兄的罪名，從獄中獲得釋放。」

林羣說道：「這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紅葉道：「但先父仍然不肯就此罷手，誓言走遍天涯海角，赴湯蹈火也要把那姓畢的奸賊擒拿歸來，為家兄雪此冤讎。其實，這畢賊不但害了我哥哥，也害得咱們禰家家道中落，從大富之家變成要住在貧民窟的窮困家庭……」

林羣咬牙說道：「畢賊此人，罪無可恕！」

紅葉更是滿面憤恨之色：「原來這奸賊早已加入了一個強盜帮會，所以無論他犯了甚麼大罪，這強盜帮會都會為他撐腰，家兄在案發之初被誣害，就是因為連地方官府都給這些強盜帮會賄賂了。」

林羣道：「如此強盜帮會，應該將之剷除，為民除害！」

紅葉道：「當時，先父也是和你一般想法，但先父勢孤力弱，想對付這股惡勢力，就必須向外界求援才有成功希望，後來，先父查出這個強盜帮會的頭子，跟譚老闆頗有夙怨，先父因此便暗中攏絡譚老闆，大家聯手對付那夥強盜。」

林羣道：「這也是可行之法。」

紅葉道：「譚老闆終於答應了，於是雙方便集結人馬，向那夥強盜大興問罪之師，經過一場可怕的厮殺後，強盜頭子和那姓畢的奸賊雙雙伏誅，但先父也給強盜頭子打了一掌，傷勢頗為嚴重。唉，正是福無重至，禍不單行，先父受了重創，固然相當不妙，更不幸的就是連家兄也大病起來，在兩人一傷一病之下，家裏僅餘的少許財物很快就花光，終於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境。」

林羣目露關切之色：「後來怎樣？」

紅葉道：「後來，先父就把我賣給了譚老闆，才能夠得到一筆銀兩，為家兄治病。」

林羣道：「他自己又怎樣？」

紅葉眼睛又已紅了起來，說：「他說自己中了毒掌，世上無人能治，只有等死的份兒，其實，先父把我賣給了譚老闆的眞正用意，是因為自知性命難保，所以才以賣掉女兒為名，實則希望女兒能有一個容身之所，縱然是為奴為婢，最少也會獲得譚老闆照應，不會給別人欺負。」

林羣聽的不住點頭，說道：「妳爹想得很周到，在那時候，這的確是唯一可行之法。」但他心裏却嘆了口氣，忖道：「妳老子可沒認識清楚譚海這個人，其實此人手段卑鄙毒辣，絕不是個仁慈忠厚的長者。」

只聽得紅葉接着又說道：「先父得到銀子後，終於把家兄的病治好了，但是，他的傷勢却反而越來越沉重，最後還是死了。」

林羣嘆道：「妳爹是個勇敢的剿匪英雄，也是個仁慈而盡責的父親。」

紅葉難過地說：「他也是一個很善良的好好先生。」

林羣道：「妳哥哥也很好。」

紅葉道：「但這連三接二的打擊，對家兄就大大的不好了，他終於削髮為僧，皈依佛門，再也不涉足凡塵俗世。」

林羣嘆了口氣，道：「妳哥哥沒有錯，而且做和尚總比做賊的人好得多。」說到這裏，心中却想：「妳哥哥出家，對小林來說乃是小事，但妳千萬不要也跟着他皈依佛門，跑去當了尼姑！」

紅葉幽幽的嘆了一聲，接着又道：「就是這樣，我成為了譚老闆的奴婢，幸好譚老闆待我不薄，還不時向我指點一些武功。」

林羣皺了皺眉，道：「譚老闆的武功很厲害嗎？」

紅葉點點頭，說：「最少遠在你我之上。」

林羣道：「若跟我們現在的師父相比，又該是誰高明一些？」

紅葉道：「這可不知道了，但可能彼此都在伯仲之間，大家相去不遠。」

林羣道：「但譚老闆為甚麼要咱們來到這裏拜師練武，這樣對他會有甚麼好處嗎？」

紅葉道：「對他有甚麼好處，我不知道，但是對你我大有裨益，却是可以肯定的。」

林羣冷笑一聲道：「只怕這是養豬之策而已。」

紅葉一怔：「甚麼叫養豬之策？」

林羣道：「做豬的從來都不必担心吃喝，肚子還沒餓，主人就笑嘻嘻的把食物一桶桶帶來了，那時候，做豬的實在輕鬆寫意之極，所以很快就胖大起來，一直等到主人把牠綁起來一刀宰殺，做豬的才恍然大悟，知道主人其實並不是那麼好心腸的！」

紅葉聽得呆住了，但她知道，林羣的說話，並不是無矢的，甚至可以說是一針見血。

過了很久，她才苦笑一聲，說：「你看我眞的像是一個豬嗎？」

林羣道：「在譚老闆的眼中，妳是豬，我也是豬。」

紅葉道：「在你的眼中又怎樣？」

林羣凝視着她，半晌才緩緩地說出了三個字。

他說：「妳眞美。」

紅葉的臉立刻紅了，她正想掙身便走，林羣已伸手把她的手拉住。

紅葉吃了一驚，忙道：「你幹嗎？」

林羣道：「我只想告訴妳一件事。」

他臉上的表情忽然變得嚴肅而認眞，連聲音也沉重起來：「譚海若敢傷害妳一根毛髮，我就算拚掉這條性命，做鬼也不放過他！」

紅葉呆住了，她看得出，林羣在講這



幾句說話的時候，的確是很認眞的。

而就在這時候，琴之和管之的聲音正傳了過來。

這兩個白衣童子雖然年紀輕輕，但看來並不怎麼天眞漫爛，而且經常都老氣横秋，就像已經打滾了幾十年的老江湖。

林羣喜歡小孩，但却不喜歡這一種。

這種小孩年紀輕輕已經如此，將來長大之後會變成怎樣，那就很難逆料。

琴之和管之既然來了，林羣自然只好放開了紅葉的手。

琴之走了過來，對林羣說：「大螞蟻剛才曾經來過這裏。」

林羣道：「現在呢？」

琴之道：「走了。」

林羣道：「怎麼剛來一會就走？」

琴之道：「他說譚老闆還有事情囑咐他去辦。」

管之却搖頭道：「大螞蟻是個啞巴，他不會說話，只是向咱們打手勢。」

琴之瞪了他一眼：「你少抽我後腿好不好？」

管之道：「我不是抽你的後腿，只是要向林公子解釋清楚，否則他會以為你在撒謊。」

琴之想了想，點頭道：「不錯，這一次是你對了，琴之這廂向你賠個不是。」

管之笑了笑，道：「大家是兄弟嘛，在公在私都是應該向你提點提點的。」

聽見這兩位「仁兄」的腔調，林羣眞有點受不了的感覺。

琴之忽然拿出了一隻紅色的錦盒子，遞給了林羣。林羣一怔，接過後打開一看，只見盒子裏有一隻十分精緻的瓷瓶子，不禁又是楞住：「這是甚麼東西？」

管之接着把一封信箋遞給林羣，道：「你看看便知道了。」

林羣把信箋拆開一看，才知道原來是譚老闆派大螞蟻把解藥送來，但這解藥却也不是永久性的，過得兩年，若沒有眞正的解藥，林羣仍然會頭髮落盡，生滿疔瘡毒發而死。但林羣生性豁達，對於生死並不看得如何重要，既然這瓶解藥可保兩年之命，那麼最少在這兩年內，自己是可以無牽無掛地活下去了。

× × ×

時光忽忽飛掠，轉瞬又是一年。

在這一年之內，林羣和紅葉朝朝都在勤練武功。

大螞蟻沒再來，譚海也是踪影全無。

紅葉進步得很快，顧婆婆教她的劍法，她在三個月之內就練得滾瓜爛熟。

至於林羣，他練的是氣功和掌法，看來比較困難得多，他整整花了九個月的時間，才能熟悉下來。

但兩人都不知道自己練的是甚麼武功，也不知道譚海和顧婆婆的眞正用意。他們只是抱着隨遇而安的心情逗留在乾坤峽內，幸而這段日子十分太平，而且練好武功，對自己只有好處而不會有甚麼壞處。

但林羣總是覺得，這是譚海的「養豬之策」。

譚海絕不是甚麼好人，這一點，在林羣來說已經確定了的。

林羣認為，自己在譚海眼中，只是一頭「待宰之豬」，但到底會怎樣宰法，他却想出不來。

顧婆婆雖然成為了自己的師父，而且不斷督促自己練功，但在彼此之間，却似乎沒有眞正師徒的情誼存在。

只有紅葉才最關心林羣，同樣地，也只有林羣才最關心紅葉。

有一天，顧婆婆忽然把紅葉帶走了，林羣不知道她們去了甚麼地方，琴之和管之也同樣不知道。林羣只有等。他等了一天又一天，等到差不多快要發瘋了，顧婆婆才帶着紅葉回來。

林羣已等了十天，但當他與紅葉接近一點的時候，却發現紅葉已不像是紅葉！

## 大金龍神掌

紅葉變了。她的眼睫毛比平時濃密兩倍，顴骨微微向外高聳，鼻子尖了一些，笑起來的時候彷彿有點生硬。

還有，她的左面頰上，居然多了一顆小小的銷魂痣，就正生長在嘴唇左上方。

女為悅己者容？

不！紅葉是絕不會因為這種理由，而把自己改變成這副樣子的！

這並不是濃粧艷抹，而是易容。

他立刻問顧婆婆：「她為甚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顧婆婆冷冷一笑：「她現在有甚麼不對？」

林羣道：「弟子若不是跟師妹朝夕相見，恐怕如今已認不得她！」

顧婆婆道：「總算你眼力不錯，但她現在不是還很漂亮嗎？」

林羣道：「漂亮不漂亮，那是另一回事，但她為甚麼要易容？」

顧婆婆道：「因為她若不易容，季能大師的鼻子就會用來餵狗。」

「誰是季能大師？」

「季能大師俗姓禰，是紅葉現在唯一的親人。」

顧婆婆道：「我沒有把他怎樣，甚至沒有動過他一根汗毛，是譚老闆把他從那間又窮又破的寺院裏帶出來的。」

林羣怒道：「他已出家，你們為甚麼還要難為這個和尚？」

顧婆婆笑了笑，道：「譚老闆是個手段爽闊，善樂好施的大善人，他顯然把季能大師請了出來，就絕不會稍有半點虧待，現在，就連為師也沒有他那麼好的福氣，天天都有鮮魚大肉，肥鷄大鴨可吃。」

林羣道：「荒唐！他是個出家人，怎吃得這些腥葷？」

顧婆婆笑道：「出家人也是人，為甚麼就吃不得魚肉鷄鴨？就算吃了，總不見得會立刻死掉！」

林羣道：「他肯不肯吃？」

顧婆婆默然半晌，道：「不肯，他說寧願餓死，也絕不破戒。」

林羣道：「這豈不要活活餓死他？」

顧婆婆道：「季能大師是你師姊的哥哥，譚老闆怎會讓他餓死？後來，紅葉答應了易容，這位出家人立刻就可以品嘗到第一流上好齋菜的滋味。」

林羣眉毛一皺，忿然道：「這豈不是威脅嗎？」

顧婆婆道：「威脅這兩個字並不好聽

，但却往往最爲有效。」

林羣冷笑道：「你們是否也要威脅我做自己不願意做的事情？」

顧婆婆道：「那倒不一定，只要你肯乖乖聽話，又有誰會用威脅的手段來對付你？」

林羣道：「只可惜弟子並不一定會很聽話。」

顧婆婆嘆道：「阿羣，你明明知道鬥不過譚老闆，又何苦要自討苦吃？」

林羣道：「弟子不想跟任何人爭鬥甚麽，只想安靜地活下去。」

顧婆婆道：「要安靜地活下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少人自懂人性，便有着這種本來絕對不算苛求的渴望，但嘿嘿，偏偏許多人都不成功，就算死了，也未必就能眞眞正正的安靜下來！」

林羣吸了一口氣，道：「弟子明白了，你們是養兵千日，用在一朝！」

顧婆婆道：「你這句話很貼切，做士兵的人，十居其九都不想打仗，最好就是白白領受朝廷俸祿，而一輩子都活在太平盛世裏，但世事很難如此完美，當戰事逼在眼睫之際，就算是最怕死的兵將也要殺上戰場，否則就會成爲逃兵，必須接受軍法嚴厲的懲罰。」

林羣道：「弟子可逃不了。」他這句話意思是說：「我中了譚海的暗算，再過一年若沒有解藥就會頭髮落盡，生滿疔瘡而死，又怎能逃到甚麽地方去？」

但紅葉在場，這些說話他也就沒有直接地說了出來。

顧婆婆望着林羣道：「爲師不想用過份的手段來對付自己的弟子，你既然知道逃不了，就應該聽話一點，總之，事情辦好了之後，一定會有你的好處！」

林羣道：「這到底是甚麽事？」

顧婆婆道：「你現在不要問，只管跟爲師走。」

林羣道：「走往那裏？」

顧婆婆道：「去見一個人。」

林羣道：「是不是一位易容高手？」

顧婆婆點點頭，道：「你說對了。」

林羣道：「我若拚將一死，誓不依從那又怎樣？」

顧婆婆道：「倘若如此，你不但自己活不下去，還要連累了小詹。」

林羣心裏暗吃一驚，表面上却只是淡然地說：「師父說的是那一位小詹？」

顧婆婆道：「當然就是詹國基。」

林羣啊的一聲：「原來是白臉小詹，他現在還活着嗎？」

顧婆婆道：「他現在比以前活得更寫意，聽說他在兩個月前搭上了燕家的大小姐，正是人財兩得，好不快活。」

林羣冷哼道：「眞是死性不改。」

顧婆婆道：「世間上死性不改的人又豈只他一個？你自己又何嘗不是這樣？小詹現在可以繼續快活地活下去，也可以一下子就給大螞蟻撕開八大塊，而唯一可以讓他化凶爲吉的人，就只有你這個小林而已。」

林羣道：「你們還是那一套手段——一味只靠威脅。」

顧婆婆道：「爲師不會威脅自己的弟子，你有甚麽不滿意的地方，將來對譚老闆說好了。」

林羣嘆了口氣：「不必再說，弟子跟師父去見那位易容高手便是。」

紅葉沒有說甚麽，只是一直默默地站在顧婆婆身邊。

就是這樣，顧婆婆帶着林羣離開了乾坤峽，到十里外一幢古老大屋子裏，求見一位姓孫的大夫。

孫大夫看來很孱弱，好像連一陣大風都可以把他吹起來的樣子，但他的一雙手却既穩定而又有力，林羣才看見這個人，鼻子和面頰就已給他捏得疼痛之極。

孫大夫笑了笑，對顧婆婆說：「這個比上次那個妞兒還容易整治妥當，妳三天後來取人好了。」

顧婆婆連連點頭，林羣冷笑道：「記着，三天後來取貨可也。」他把「取人」改爲「取貨」，也不知道是揶揄別人，還是在嘲笑自己。

顧婆婆淡然一笑，道：「好徒兒，你要自己保重，爲師要告辭啦。」

林羣閉着嘴吧，不再說話。

孫大夫把他帶到一間密不透風，只有燭光和一張大床的房子裏，說：「你叫甚麽名字？」

林羣道：「周大志。」

孫大夫「哦」了一聲，道：「原來是周兄，久仰！久仰！」

林羣冷笑道：「周大志這個名字是假的，你說久仰久仰，却是從何仰起？」

孫大夫道：「名字是眞是假，乃是小事耳，你叫周大志也好，叫林羣也好，對鄙人來說又有甚麽重要？」

林羣冷然道：「既然早知我叫林羣，那又何必多此一問？」

孫大夫道：「哼！你以爲這是多餘之擧？」

林羣道：「除了用『脫褲放屁』這四個字之外，我實在想不出可以用甚麽字句來加以形容。」

孫大夫淡淡道：「你若看見有人脫褲，便一口肯定此人必然正在脫褲放屁，那可錯得厲害，說不定他脫褲是因爲有隻毒蜂鑽進了褲襠裏，所以才急不及待的把褲子脫下來。」

林羣哈哈一笑，正想說話，忽然有點天旋地轉，目眩脚酸的感覺。

孫大夫也接着打個哈哈，然後才慢條斯理地說：「在這房子裏，有一種淡淡的香氣，你可知道那是甚麽？」

林羣怔了怔，半晌才說：「迷藥？」

孫大夫笑了笑道：「是的，而這種迷藥，只會迷倒你，而絕不會連鄙人也迷倒下去。」這道理很簡單，他必然早已有了準備，預早服下了解藥，所以才會沒事。

林羣明白了，他苦笑道：「我明白了，你是故意要引我開口說話，因爲我說話越多，呼吸也就越會深一些……」

孫大夫點點頭：「你還不算太笨。」

林羣的視綫已轉移到那張大床上，他終於再也支持不住，頭重脚輕地往大床倒了下去。而當他倒下去的時候，他又聽見了另外一個人的笑聲。

這人的聲音林羣並不很熟悉，却也不算太陌生，他雖然已在模糊不清境界裏，但他還是聽得出，那是譚海的笑聲！



× × ×

也不知過了多久，林羣悠悠轉醒了。

他才醒過來，就嗅到一陣凜冽的香氣，那不是迷香，也不是花香，而是酒香。

他一嗅就知道，那是上等的高粱酒。

上等的高粱酒很可愛，但譚海的笑聲却比烏鴉還更難聽。林羣不想看見這個大腹賈，也不想聽見他的笑聲，但偏偏當他醒過來的時候，譚海就正坐在他的身邊。

「小林，你現在比以前神氣得多啦！」譚海乾笑着說：「這裏有好酒，也有好菜，咱們慢慢喝，慢慢談如何？」

林羣從床上爬了起來，發覺這裏並不是孫大夫的房子。

孫大夫的房子簡陋古拙，但這房子却佈置奢華，一張大床更是柔軟舒適得像是躺在雲堆上一樣。

既然有酒有菜，林羣也就不再客氣了，但他剛下床，就覺得渾身酸軟無力。

他皺了皺眉，譚海立時哈哈一笑，道：「你已整整躺了三晝三夜，所以才餓得軟綿綿的，但不要緊，只要吃飽了，立刻就會沒事。」

林羣望了他一眼，道：「遇上了譚老闆，會沒事那才稀奇。」

譚海淡淡一笑，只顧着吃螃蟹。

螃蟹有一大碟，鮮蝦最少三四斤，此外，又有蒸四腮鱸、炒白菜、炆大鴨、燕窩燉鴿蛋……

酒好，菜更好。

林羣再餓，也一定吃不下這許多東西，所以便說：「爲甚麽不叫孫大夫也來湊湊興？」

譚海搖搖頭，道：「他若來湊湊興，那就不太好了。」

林羣道：「爲甚麽不好？」

譚海說道：「我怕你看見他就胃口大倒。」

林羣一怔：「爲甚麽看見孫大夫我就會胃口大倒？」

譚海淡淡道：「因爲他現在受了一點點傷。」

林羣道：「嚴重嗎？」

譚海道：「那倒不會致命，只是……嗯，還是不要提他，咱們痛痛快快喝幾杯才是正經。」

林羣道：「酒可以慢慢喝，我忽然很想看看孫大夫。」

譚海皺了皺眉：「你眞的要看他？」

林羣道：「是的。」

譚海道：「但你最少也要先吃點東西，才能有力氣走路。」

林羣道：「不必了，我喝了幾口酒，現在已有足够力氣奔上泰山南天門。」

譚海嘆道：「眞是一股牛脾氣，說要看便非看不可，不如這樣罷，我叫孫大夫自己來好了。」

林羣點點頭，道：「這樣也好。」

不久，孫大夫來了，但他並不是走進來，而是給兩個大漢用担架抬進來的。

林羣陡地呆住，他怎樣也想不到，孫大夫竟然已變成了一個只有左臂的人。

孫大夫的右臂已給齊肩砍斷，兩條腿也不見了，顯然都是給利刄所砍斷的。

孫大夫沒有看見林羣，因爲他的兩顆眼珠都已被挖掉，雖然他在呻吟，但除了「呀呀」連聲之外，他似乎已無法再說出半個字來。

他的舌頭也給割掉了！

林羣絕不是個胆小鬼，但孫大夫這「一點點傷」，已使他連汗毛都直豎起來。

譚海忽然長長地嘆了口氣，道：「他若不是患病，也不會變成這副樣子。」

林羣臉色青白：「孫大夫患上了甚麽病？」

譚海道：「是貪病。」

「貪病？貪心的病？」

「你說對了，是貪心的病。」

林羣道：「他如何因貪病而變成這樣的？」

譚海道：「他給你和紅葉易容，酬勞是五萬兩。」

林羣吃了一驚：「這麽貴？」

譚海道：「本來這也不算甚麽，但事成後，他又再要多索十萬兩，否則……」

「否則怎樣？」

「要向田帮主告密。」

「田帮主？」林羣一怔，「是那一位田帮主？」

譚海道：「玉龍帮帮主田振烈！」

林羣吃了一驚：「玉龍帮是中原十大帮會之一，田振烈人稱『玉面金龍』，這人可不簡單！」

譚海道：「你可知道，田振烈擅長的是甚麽功夫？」

林羣連忙問道：「是不是『大金龍神掌』？」

譚海點點頭，道：「你說對了，大金龍神掌全套總共九九八十一式，每一式都犀利玄奇，厲害之極。」

林羣道：「師父教我的一套掌法，也是九九八十一式，却不知是甚麽功夫。」

譚海淡淡道：「正是大金龍神掌。」

「甚麽？」林羣猛然吃了一驚：「我這一年以來，練的就是大金龍神掌？」

譚海眨了眨眼：「你不相信？且看我這幾掌……」語畢，離椅走開五步，兩掌上下翻飛，一連發出了五掌。

林羣更加呆住了，半晌才失聲道：「這是師父教我的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總共五式掌法！」

譚海哈哈一笑：「你現在不妨記住了，第十一式掌法叫『龍翔千里』，第十二式叫『駕霧降邪』，第十三式叫『天之尊者』，第十四式叫『神龍撲月』，而第十五式則叫『龍影金光』。」

林羣細心一想，又用手比劃了一會，不禁連連不住點頭，說道：「果然很是貼切！」

譚海道：「你師父曾對我說過，你練功比不上紅葉勤力，但勝在資質不差，領悟力強，所以才總算在一年之內把這套掌法練成。」

林羣道：「除了那五式掌法之外，其餘七十六式又是甚麽名堂？」

譚海道：「我只知道這五式，其餘的你可以問顧婆婆。」

林羣道：「她不肯說。」

譚海道：「你師父不是不肯說，只是時機還沒有成熟，所以暫時不讓你知道而已。」

林羣道：「那麽要等到甚麽時候，才

算是時機成熟？」

譚海道：「現在已經差不多了。」

林羣向孫大夫望了一眼，不禁皺眉說道：「他還可以活下去嗎？」

譚海說道：「那當然可以，最少，他還有鼻孔可以呼吸，也有牙齒可以吞吃食物。」

林羣道：「但這樣的一個人，倒不如殺了他乾脆得多了。」

譚海搖搖頭：「倘若殺了他，你師父一定會很不高興。」

林羣道：「爲甚麼她會不高興？」

譚海說道：「你師父是個恩怨分明的女中豪傑，正是有恩必報，有仇也必報，孫大夫乘機勒詐，你師父是最最憎恨不過的！」

林羣道：「但再憎恨一個人，一刀把他殺了已很足够，又何必把孫大夫這樣折磨。」

譚海咳嗽兩聲，道：「你心腸不錯，既然這樣，你一掌殺了孫大夫便是。」

林羣沉吟良久，終於一掌擊碎了孫大夫天靈要害。

譚海乾笑道：「殺得好，這樣大家都省了不少工夫，來人，把孫大夫抬出去好好埋葬了。」

兩大漢立刻把孫大夫抬走，但不久又把那担架抬了回來。

只是担架上的孫大夫已不見了，却載着數十份宗卷。

林羣道：「這是甚麼東西？」

譚海道：「這裏總共有五十八份詳細的記載，上面所寫都是關於一個人的家世背景，言行習慣，武功路數，除此之外，還有他手下，朋友的畫像及其他記載。」

林羣道：「這人是誰？」

譚海道：「田振烈。」

林羣道：「何以要我這樣去瞭解田振烈？」

譚海沉默良久，才一字一字地說：「因爲你現在已不再是林羣，而是玉龍幫幫主玉面金龍田振烈！」

林羣傻住了。

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居然會搖身一變，變成了玉龍幫的田振烈幫主。

他匆匆地找尋鏡子，而且很快就找着，他看見鏡子裏出現了一張皙白而俊美的臉。

林羣本來就很俊美，但現在却變得更好看，只是，他如今看來已不怎麼像是昔日的林羣，因爲他的鼻樑更高挺，而兩邊面頰也有了相當顯著的改變。

「這不是我的臉！」林羣立刻把鏡子摔在地上。

譚海道：「你不高興？」

林羣道：「只要看見你，那又怎樣高興起來？」

譚海道：「不管你高興不高興，你現在必須知道田振烈的一切！」

林羣在担架上隨手拿起一份宗卷打開，裏面繪着兩個出家人，那是一僧一道，在僧人旁邊，寫了十幾行筆法工整的小字：「拾葉大師——靈法寺唯一凶僧，俗姓饒，名若非，山西淡湖縣人氏，十歲拜師於桃花扇王婁力山門下，十六歲即弒師盜扇，自立門戶，二十一歲敗於湘北鐵鬚翁手下，遂遁跡空門，拜靈華寺高僧青月禪師爲師，十年後青月圓寂，拾葉屢犯寺規，被逐出寺外，臨走前，又殺九僧，復入江湖，一年之內大鬧湘北武林，誅殺鐵鬚翁滿門老幼五十一口，無一倖免，後遇江湖潛龍田廣之，五戰五敗，其後又於枯山禪院聆聽田潛龍吹奏古笛凡七日七夜，悔意頓萌，先斷右臂再行自縊，田於最後一刻始救之，知其悔罪之心不假，遂收入玉龍幫中，與白眼道人並稱左右二奇。」

除此之外，還有一段文字詳細列述拾葉大師的武功招數，擧止習慣等等。

林羣初看先前一段文字，覺得拾葉大師窮凶極惡，非殺不可，但再看下去，又覺得此人最後已被江湖潛龍田廣之所感化，正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若在這時候還再憎恨他，未免是迂腐冥頑，頭腦瘀塞之極。

但轉念一想，又覺得此人雖已悔改，但往日罪孽，着實深重異常，倘若自己是鐵鬚翁，只怕做鬼也非要殺了拾葉不可。

在拾葉大師左則，繪着的是一個高瘦道人，只見這道人眼狹鼻尖，瞳孔中更是見白而不見黑，似乎是個瞎子。

在道人繪像旁邊，也寫着十幾行小字：「白眼道人——九華山天濤觀主，幼爲孤兒，自小於天濤觀長大，其師一泊眞人，擅氣功與天濤劍法，白眼早已盡得眞傳，三十歲時一泊羽化，白眼繼任爲天濤觀主，三年內即六招强敵，最後一役與夜狼門苦戰，天濤觀高手損折殆盡，倖賴援手馳至始反敗爲勝，而此救命恩人乃田廣之也，其後白眼又以隻身獨闖江湖，再歷十年，終於投歸玉龍幫麾下，初時與拾葉各不相讓，兩年後玉龍幫經歷大戰，戰後左右二奇始冰釋前嫌，並結爲生死之交。」此外，也有另一段文字，詳述白眼道人的武功及生活習慣等等。

林羣看罷，目注譚海道：「我必須看熟這幾十份宗卷嗎？」

譚海點點頭道：「不錯，而且一點都不能錯漏，因爲你已經是玉龍幫幫主田振烈了。」

林羣吸了口氣，道：「紅葉呢？她又担當甚麼角色？」

譚海神秘地一笑，良久才說：「是田夫人！」

林羣的心臟立刻「噗噗」地跳快兩倍：「你說甚麼？」

譚海淡淡道：「田振烈已娶了妻子，她叫虞翠翠，是河南武林大豪虞元霸的獨生女兒，在這些宗卷裏，有五份都是談及這一對父女的，你一定要很仔細的去看，千萬不要連岳丈大人都認不出來。」

林羣沉默了一會，道：「這到底是一個怎樣的計劃？」

譚海道：「很簡單，因爲我不喜歡田振烈做玉龍幫的幫主，所以想換掉他。」

林羣道：「他做玉龍幫幫主有甚麼不好？」

譚海道：「他也許樣樣都好，但我不喜歡，所以就想找個人來冒充田振烈。」

林羣道：「田廣之呢？他是不是田振烈的父親？」

譚海道：「不錯，他武功極高，脾氣也很溫和，但却有一個毛病，就是嫉惡如



仇，好管閒事。」

林羣道：「嫉惡如仇的人，通常都會被人稱爲大俠，壯士。」

譚海道：「但這種人往往也是死得最快。」

林羣道：「大丈夫勝得光明，敗得磊落，至於生生死死，更是計較不了許多，而且，負有俠名之士，雖有不少英年早逝，但是也有不少福壽綿長之輩，例如梧州老俠公孫碧，一刀橫大漠高察，寒山釣叟游獨，長安不老翁岳鑒等等，這些人無不嫉惡如仇，但現在，却都已經活到七八十歲……」

譚海嘿嘿一笑：「你倒本事，把鳳毛麟角般的老不死都一下子抬出來了。」

「還有很多啦，」林羣立時道：「比方杭州老祖宗唐老人，仲憑着一桿松木紅纓槍威震武林，如今遠是老當益壯，穩如鐵塔。」

譚海冷哼一聲，道：「少跟我說這些廢話，那田廣之，仲殺了白骨妖王仇九陰的一個弟子，結果就給妖王用白骨化屍釘把他釘死了，其實妖王的徒兒只不過姦殺了一個婊子，田廣之又何苦爲了這點小事來跟仇九陰結怨而終於招致殺身之禍。」

林羣道：「人命關天，況且又是先姦後殺，又怎能算是小事？」

譚海冷然道：「但是那只不過是個婊子。」

林羣道：「婊子也是人！」

譚海瞪了他一眼：「瞧你不像個書獃子，何以窮酸得這麼厲害？」

林羣道：「這不是窮酸，只是據理力爭。」

譚海冷笑道：「就算給你爭贏那又怎樣！」

林羣道：「贏總比輸好。」

譚海呆了一呆，繼而嘆道：「那麼就算你贏罷，但田振烈的一切，你一定要事事記熟，不要露出半點破綻，否則你活不成，詹國基也一樣要死。」

林羣心中有氣，便說：「既是生死之交，就算一塊兒給你毒死，在黃泉路上也不愁寂寞！」

譚海「唔」一聲，道：「不錯，你們若都死了，我還會叫紅葉奉陪到酆都城裏去，那就一定更加熱鬧啦。」

林羣臉色陡變：「你不能害紅葉！」

譚海嘿嘿一笑：「幹嗎這樣緊張！只要你乖乖聽我的說話去幹，你和小詹都可長命百歲，還可以把紅葉娶過來做個賢妻良母！」

林羣沒話說了。

到了這個時候，他只能依照譚海的說話去幹。

他要忘掉自己，把自己變成另外一個人。

他已變成了田振烈。

這是一個重大而不可思議的轉變。

那五十八份宗卷，已成爲了林羣目前最重要的功課，在這些冗長而細微的資料中，他可以知道田振烈最喜歡甚麼，最討厭甚麼，也可以知道他手下每一個重要人物的性格和特徵。

但他看得最多，也看得最仔細的，却是有關於虞翠翠的一切。

虞翠翠臉龐的輪廓，跟紅葉大致是相同的，所以，紅葉可以在經過易容之後，變得和這位田夫人一模一樣。

在那些宗卷裏，當然也有田振烈的畫像，而且除了正面畫像之外，還有左側面，右側面和背面的幾種形態。

林羣望着畫中人，就彷彿看見了自己一樣。

畫中人似乎很不幸，因爲他很快就會給自己冒充頂替了，想到這裏，林羣不禁又在思索：「譚海和顧婆婆的陰謀到底是怎樣的？」

## 正邪血戰呂鄜鎮

藍天白雲，晴朗的上午總是令人感到心曠神怡，份外舒暢。

一支陣容鼎盛的押鏢隊伍，在旗幟迎風獵獵作响之下，穿過一爿平坦的田野，來到了五百餘戶人家的呂鄜鎮。

呂鄜鎮又名百菊鎮，但由於鎮上居民一半姓呂，另一半姓鄜，所以還是叫它呂鄜鎮比較貼切一些。

呂鄜鎮最大的一家客棧，是鎮南的喜歡居，由於時候尚早，這一天鏢隊雖然經過此地，但並沒有打算在這裏逗留。

但在歡喜居門外，却有十幾條漢子，把大路攔截着，不讓這支鏢隊走過去。

押鏢隊伍立刻有人迎了上來，大聲道：「咱們是同盟鏢局的弟兄，諸位攔途擋路，未知有何賜教？」

這人長髮披散，赤鬚戟張，說話時臉上肌肉牽動，圓睜兩眼，神情甚是威猛。

那十幾個攔路者齊聲冷笑，其中一個馬臉大漢說道：「你就是同盟鏢局總鏢頭立地太歲宗豪？」

披髮人朗聲說道：「好說！我就是宗豪。」

馬臉大漢道：「俺叫呂春山，是本鎮鎮長！」

宗豪一怔道：「呂鄜鎮鎮長不是鄜壽洋鄜員外嗎？」

呂春山哼一聲，道：「鄜壽洋年紀老邁，血氣衰弱所以不幹啦！」

宗豪道：「他不幹，所以你幹？」

呂春山道：「這又有何不可，而且呂鄜鎮以呂姓排先，鄜姓排後，由俺這個姓呂的來做鎮長，其實才是最合理不過。」

宗豪心中大不以爲然，但這是呂鄜鎮的事情，他如今只是路經此地，這裏由甚麼人來做鎮長，自己可犯不着多管閒事。所以，他只不過是說：「尊駕一表人材，由你來做鎮長，當然是既合理又合適。」

呂春山呵呵一笑：「你知道就好了，但本鎮如今定下了新的規矩，你又可曾知道？」

宗豪道：「是甚麼規矩？」

呂春山道：「凡是鏢車路經本鎮，必須繳付平安費一萬兩！」

宗豪的臉色立刻變了，變得一片鐵青：「這豈不是强盜手段嗎？」

呂春山嘿嘿一笑：「俺可不知道甚麼叫强盜，只知道依照規矩辦事。」

宗豪爆火了：「這是甚麼鳥規矩？是誰定下來的？」

呂春山用姆指向自己的鼻子指了一指，獰笑道：「當然是俺這個鎮長！」

宗豪怒道：「好啊，原來呂鄔鎮已變成了强盜寨，鄔壽洋在那裏，我有話要跟他說！」

呂春山哈哈一笑：「你當然要跟老鄔慢慢說，他如今已在陰曹地府裏等候着你這位宗總鏢頭！」

宗豪眼色一變：「哼！原來你殺了鄔壽洋！」

呂春山道：「老鄔冥頑不靈，不識時務，活着又有何用？」

宗豪雙目暴睜，道：「鄔壽洋是玉龍帮元老功臣，昔年田老帮主也對他執禮甚恭，你受了甚麼妖人驅使，竟然敢害死了他？」

呂春山怪笑兩聲，道：「宗總鏢頭，如今時移勢易，鄔壽洋這種老頑固再也混不下去了，不瞞你說，憑呂某的本事，還扳不倒姓鄔的這條老甲魚，但他得罪了田帮主，那是自尋死路，所以呂某就順理成章做了呂鄔鎮的鎮長。」

宗豪眉毛一軒：「你是說田振烈殺了鄔員外？」

呂春山道：「田帮主要殺老鄔，又何須親自動手，只要玉龍神令一亮，這老烏龜還不立時人頭落地嗎？」

宗豪道：「你們玉龍帮的事，宗某不管，但一萬兩敲詐，你再也休要重提。」

呂春山冷笑道：「不提便不提，但這一支鏢，你就押送到這裏算了。」

宗豪臉色一沉：「你眞要刼鏢？」

呂春山道：「只要你放下了這一支鏢在本鎮，呂某保證不傷你們鏢局任何人一根毫髮。」

宗豪喝道：「否則又怎樣？」

呂春山嘆了口氣，緩緩道：「否則咱們就只好動手，把鏢留下，人也留下。」

宗豪氣得渾身發抖，知道今日再難善罷，不由怒叫一聲，一刀疾向呂春山迎胸刺了過去。

這一刀端嚴壯偉，氣勢迫人，呂春山立時身子飄開，抖出了一支鍊子槍迴飛反擊，兩人瞬即鬥作一團，殺得難分難解。

兩人一動上了手，雙方人馬也立刻展開了激烈的厮殺。

同盟鏢局的鏢師和趟子手，經常往來於呂鄔鎮之間，從來也沒有發生過任何變故，想不到這一次惡戰突然逼來，眞是爲之大出意料。

這一戰激烈異常，在一頓飯時光之內，雙方大概戰成了一個平手。

但接着，形勢忽然又有了變化。

只見在歡喜居內，陸陸續續走出了十幾個人，這十幾人年紀由二十餘歲至六七十歲之間，看來並不怎樣起眼，但宗豪却已認出了其中數人，乃是黑道上凶名遠播，行事手段毒辣之極的大魔頭。

這幾個大魔頭，是「鬼簫殺手」曾破、「北邙二毒」諸葛蜈蚣及諸葛蝎子、「大悲爺爺」沙無根、「專治頭疼刀大夫」仇百了等等……

一看見這幾個人，宗豪就從心底裏冷了出來，暗叫一聲：「完了！」

他這一聲沒有叫錯，同盟鏢局完了，他自己和所有鏢師，趟子手都完了。

就算有十間同盟鏢局的人加在一起，也萬萬不是眼前這一夥惡魔的對手。

所以，這一天這一戰，根本就只能算是一場恐怖的屠殺！

× × ×

兩天後，呂鄔鎮又來了另一支鏢車隊伍，呂春山又再依樣葫蘆把它攔截住。

「喂，你們是哪一家鏢局的？」呂春山大聲喝問，一副目中無人的樣子。

他一喝問，鏢隊裏立刻就有個土頭土腦的漢子鑽了出來，笑嘻嘻的說：「咱們是脫褲鏢局的。」

呂春山一楞：「你說甚麼鏢局？」

土臉漢子道：「剛才已說得很清楚，是脫褲鏢局嘛。」

呂春山怒道：「你活膩了，既然是脫褲鏢局，爲甚麼你們個個還穿着褲子？」

土臉漢子笑道：「咱們個個衣衫整齊，但却專脫別人的褲子，尤其是那些刼鏢的王八，更加非脫其褲不可。」

呂春山怒道：「俺就是來刼鏢的！」

土臉漢子道：「我早就知道啦。」話猶未了，呂春山已經向他一拳迎面打了過來。

呂春山這一拳是含怒而發，拳力極之兇猛，但那漢子看來土頭土臉，身手却極靈捷，呂春山那一拳剛打出去，他便向下一蹲，而且順手便去拉脫呂春山的褲子。

他這一拉力道甚大，而且手法更是怪異絕倫，呂春山還沒看清楚，那些鏢局的人已大聲哄笑起來。

呂春山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急忙伸手要把褲子拉回，誰知一拉之下，褲子竟然有如雪片一般碎了開來。

土臉漢子皺了皺眉，嘆道：「老兄，你這隻褲子是怎麼攪的，布質實在是太差勁了。」

呂春山就算臉皮再厚，也不敢再打下去，只好像隻屁股中箭的兔子，一下子就跑得無影無踪。

呂春山逃走不迭，却有個面白無鬚，四十年紀左右的郎中，揹着長型箱子向土臉漢子走了過來。

土臉漢子盯着這人，笑道：「是仇百了仇大夫嗎？」

郎中點點頭，說：「不錯，我就是專治頭疼的刀大夫，你的頭疼不疼？」

土臉漢子說：「本來不疼，但不知怎樣，一看見你就頭疼起來。」

仇百了道：「這個容易，我是專治頭疼的。」

土臉漢子道：「聽說你治頭疼的方法，是把別人的腦袋砍了下來，那麼這顆頭就再也不疼了。」

仇百了道：「以前是這樣的。」

土臉漢子道：「難道現在你已改變了醫治頭疼的方法？」

仇百了道：「不錯，因爲這法子會流血，而那種血腥氣味着實使人太難受。」

土臉漢子道：「現在你又用甚麼法子來治人頭疼？」

仇百了道：「用鐵砂撒臉。」

土臉漢子道：「是有毒的一種？」

仇百了道：「現在不必說，你試一試就會知道了。」

語聲甫落，一蓬鐵砂已漫天飛來，向



那土頭土臉的漢子迎頭撤下。

土臉漢子偏身一閃，同時伸手抓向仇百了小腹，只見他手勢急勁，脚步沉實快捷，武功顯是極高。

兩人一動上了手，雙方人馬立時展開了鏖戰。

在兩日之前，仇百了等魔頭輕易地大勝一仗，但這一天的戰況却是大不相同。

那土臉漢子固然武功極高，而押鏢的一夥漢子也是個個身懷絕技，遠勝同盟鏢局的鏢師和趟子手。

一場大戰打下來，整整一個時辰才分出了勝負，這一次，是土頭土臉漢子的一帮人贏了。

但這只是慘勝，他帶來的數十人只有十幾個還能站立着。

就在這麼短短兩三天之內，呂鄔鎮已連續發生了兩次可怕的大火併，這消息着實很驚人，很快就傳遍了開去。

那土頭土臉的漢子到底是甚麼人？江湖上是否眞的有一間脫褲鏢局？

× × ×

五天後，呂鄔鎮來了兩騎人馬，走在前頭的是一匹又老又瘦的馬，鞍上騎者穿着一襲青袍，背負長劍。

這男人很英俊，但馬兒太老太瘦，背上長劍看來也不是甚麼神兵利器。

跟在他後面的，是一匹銀鬃駿馬，鞍上人一身藍衣，腰際斜斜懸着一柄刀。

這人看來更是神情爽朗，瀟洒不凡。

兩騎人馬來到了一座巨宅門前，就停了下來。

這座巨宅雖然門戶恢宏，但這時候却有着一種死氣沉沉的感覺。



譚海對小林說：「這裏共有五十八份宗卷，你必須詳細閱記。」

青袍人倏地翻身下馬，推開了大門。

大門內庭院深沉，但却空無一人，只有幾隻烏鴉在樹枝上刮刮亂叫。

烏鴉的叫聲絕不好聽，但這却是屋內唯一的聲音。

藍衣人也下馬走進去，看見這種景象，不禁長長地嘆了口氣，道：「好可怕的一場刼數。」

青袍人眉毛一皺：「難道鄔員外滿門老幼，都給田振烈殺了？」

藍衣人沉吟片刻，才道：「這很難說，咱們走進去瞧瞧。」

這時候，却聽一人悲聲說道：「鄔家的人還沒有死光，最少我還活着！」

青袍人和藍衣人互望一眼，接着匆匆一齊展動身形，向庭院深處直掠過去。

在一座寬敞而沉寂的大廳裏，他們看見了一個白髮老人。

這白髮老人盤膝而坐，兩眼半開半闔，但他的神態絕不安詳，好像快要大哭一場的樣子。

青袍人走了過去，抱拳道：「在下衞空空，跟鄔員外曾有數面之緣。」

白髮老人咳嗽一聲，道：「原來是偷腦袋大俠衞空空，鄔老爺子已在老夫面前提起過你不下七八次。」

衞空空目注着白髮老人，道：「這位前輩，未知應該怎樣稱呼？」

白髮老人道：「老夫鄔言義，是鄔老爺子堂弟。」

衞空空吸一口氣，道：「鄔老爺子是不是給田振烈殺了？」

鄔言義慘然一笑：「田振烈何須親自動手，他只是把玉龍神令一揮，就有一批殺人如割草的魔頭掩殺而至！」

衞空空皺眉道：「鄔老爺子是玉龍帮大功臣，田振烈以往也對他甚爲尊敬，何以忽然却會大動殺機？」

鄔言義悲聲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鄔老爺子因爲拒絕一項命令，所以就給田振烈施以滅門的懲罰！」

衞空空道：「哦？那是一項怎樣的命令？」

鄔言義道：「田振烈要鄔老爺子進攻大石堂的第六分舵。」

衞空空眉毛一揚：「田振烈怎麼了？玉龍與大石，向來河水不犯井水，而且在十幾年前，還曾經並肩携手，跟西方魔教南支一干部屬苦戰了整整兩年，才得到了最後的勝利。」

那藍衣人緩緩地點了點頭，說道：「當年風雪老祖也曾對我談過這一戰，他老人家認爲，玉龍帮與大石堂若各自爲戰，就一定敵不過魔教南支的五神八魔十三鬼將。」

鄔言義怔怔地望着他，道：「你曾經跟風雪老祖談過話？」

藍衣人淡淡一笑：「你在懷疑嗎？」

鄔言義搖搖頭：「不，你並不像個吹牛的人，但你若眞的認識風雪老祖，那麼必然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了？」

藍衣人點點頭，道：「不錯，在下就是龍城璧。」

鄔言義忽然把長袍揭起，只見他兩腿已齊膝被砍了下來。

龍城璧吸了口氣：「田振烈派人誅殺鄔老爺子之際，你也在這屋子裏？」

鄔言義道：「不錯，那些殺人不眨眼的魔王以爲我巳死了，否則必然會在我身上再加幾刀！」

龍城璧沉聲道：「你從前見過田振烈沒有？」

鄔言義道：「見過三次。」

龍城璧道：「你認爲他怎樣？」

鄔言義哼一聲：「當時，老夫看他一貌堂堂，是個正直青年，誰知道知人口面不知心，他竟然會用這種殘酷的手段來對付老爺子！」

龍城璧沉吟半晌，道：「一年前，我也曾會見過這位玉龍帮帮主。」

衞空空道：「你又認爲他是個怎樣的人？」

龍城璧道：「無論怎樣，他都不像一個嗜殺兇暴的人。」

衞空空道：「但人不可以貌相。」

龍城璧說道：「却也難保不會事有蹺蹊。」

衞空空道：「這呂鄔鎭早幾天連接發生兩次大火併，你又有甚麼看法？」

龍城璧道：「第一次火併，顯而易見是玉龍帮存心毀了同盟鏢局。」

衞空空道：「玉龍帮志在刦鏢？」

「不！」龍城璧搖搖頭，道：「宗豪那一支鏢，押的並不是甚麼貴重的紅貨，若以這一支鏢的價值份量來說，絕對不值得玉龍帮的人下手刦取，而且，玉龍帮自創立以來，從來都沒有幹過這種敗壞名譽的事。」

衞空空道：「這樣說，玉龍帮分明是向大石堂展開挑釁！」

龍城璧頷首說道：「不錯，同盟鏢局總鏢頭宗豪，是大石堂總瓢把子『中原石敢當』金天鼎的舅子，玉龍帮幹掉了宗豪，不啻是重重摑了金天鼎一個巴掌。」

衞空空道：「這可熱鬧了。」

龍城璧道：「果然不出三天，大石堂就派人來找晦氣了。」

衞空空道：「聽說兩天後大戰玉龍帮的人，爲首者乃『山川遊俠』郭奉。」

龍城璧道：「郭奉其貌不揚，看來土頭土腦，但却是機智靈巧，武功極高之輩，玉龍帮這一次受到挫敗，也是足見此人實在殊不簡單。」

衞空空道：「最令人莫名其妙的，就是玉龍帮怎會跟幾個惡名昭彰的大魔頭勾搭在一起？」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這也是最令人担心的地方，因爲有了仇大夫、北邙二毒、沙無根和曾破這些人的出現，形勢就變得更複雜了。」

衞空空道：「但在歡喜居門前那一戰，這幾個魔頭都巳悉數陣亡。」

龍城璧道：「雖然如此，但又有誰能保證，在玉龍帮裏沒有其他黑道高手？」

衞空空道：「郭奉打了這一場勝仗，玉龍帮還會再纏下去嗎？」

龍城璧道：「一定會。」

衞空空道：「你有甚麼打算？」

龍城璧道：「去見田振烈，聽聽他的口風。」

衞空空道：「有用嗎？」

龍城璧聳聳肩：「現在還不知道，但最少應該試一試。」

鄔言義忽然拜倒，嘶聲道：「田振烈是個全無半點血性的畜牲，龍大俠若爲天下蒼生着想，就請殺了他，以保百姓的安寧。」

龍城璧扶起了他：「鄔前輩言重了，在下自會權衡情勢而行事。」

衞空空道：「鄔前輩留在這裏並不安全，我把他帶到醫谷怎樣？」

龍城璧點點頭：「這樣也好，鄔前輩也該好好休養一會。」

鄔言義凄然一笑：「像我這副老骨頭，就算再多活幾年又有甚麼意思？」

龍城璧和衞空空都同時皺了皺眉，因爲他們都不想聽見這種充滿悲哀的說話。

× × ×

玉龍帮總壇就在盤龍谷內。

衞空空已把鄔言義送往醫谷，而龍城璧則單人匹馬，來到了盤龍谷外三里左右的青雲村。

要往盤龍谷，青雲村是必經之路，不用說，這條村子其實也就是玉龍帮的地方了。

青雲村這條村子雖然細小，但却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無論客棧食肆、藥材店、賭場、青樓妓院、雜貨舖、綢緞莊、鑄鐵舖等等都不缺乏。

但龍城璧對這些店舖都沒有興趣，他只是來到了一座馬棚之前。

這一座馬棚，並不怎麼寬闊，棚子裏只是有五匹馬。

在馬棚外面，放着一張殘舊得隨時都可以塌下來的桌子，一個只有五尺左右的矮漢，正伏在桌面之上沉沉大睡。

龍城璧走到桌子旁邊輕輕一敲，叫道：「老兄，醒一醒。」

那矮漢揉了揉眼睛，抬起臉盯着龍城璧，良久才說：「你是不是想買馬？」

龍城璧搖搖頭，道：「買馬是不必了，我有馬。」

矮漢道：「不買馬，叫醒俺又有甚麼事？」

龍城璧道：「我想找一個人。」

矮漢道：「你想找誰？」

龍城璧道：「這座馬棚的主人。」

矮漢乾笑一聲：「俺就是這座馬棚的主人，俺叫阮花生。」

龍城璧一怔，道：「這馬棚主人不是嚴瞎子嗎？」

阮花生道：「以前是的，但半個月前



，他把這座馬棚賣給俺啦。」

龍城璧道：「那麼嚴瞎子呢？」

阮花生道：「他說自己年紀太老，兩個月前又給一匹馬踢斷了左肩，這馬棚他是再也管不下去了，所以把馬棚賣掉之後，就回老家去享清福。」

龍城璧露出了失望之色：「他雖然是個瞎子，但却深諳相馬之術，一匹馬只要給他摸過，是好是壞，就從來都不會有半點差錯。」

阮花生道：「你找嚴瞎子，是想他摸一摸你的馬匹嗎？」

龍城璧點點頭：「正是。」

阮花生說：「可惜你來遲了，但俺有個好辦法。」

龍城璧道：「你有甚麼好辦法？」

阮花生道：「馬上去找嚴瞎子。」

龍城璧忙問道：「他的老家在甚麼地方？」

阮花生笑了笑：「他的老家，也就是你的老家——」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只聽見「錚」一聲響，他手中巳亮出了一柄細小而極之鋒利的短劍，直向龍城璧的心窩刺了過去！

龍城璧立時抽身後退，阮花生嘿嘿冷笑，又再挺劍向他疾攻。

這矮漢雖然身材矮小，但身手却矯捷異常，出招更是兇悍如狠似虎，龍城璧連續閃避了八九招，巳退到馬棚一隅。

阮花生得勢不饒人，短劍攻勢更是凌厲，龍城璧心中有氣，突然反手從他的左脅下穿上，一招便鎖住了他半邊身子。

阮花生給龍城璧鎖住了右手，居然大叫：「來人救命，有賊來也！」

龍城璧喝道：「我不是賊，只想找嚴瞎子帶路去見一個人。」

阮花生道：「你要見誰？」

龍城璧冷冷道：「你們的田帮主！」

阮花生臉上陣青陣白：「你何不早早說清楚？」

龍城璧道：「就算我沒說清楚，你也不該動傢伙殺人！」

阮花生回答道：「俺只是一時技癢而已。」

龍城璧冷笑道：「那更要命，只是一時技癢就要殺人，豈不是有許多寃魂要喪命在你手下？」

阮花生道：「你現在又沒有死。」

龍城璧道：「當然死不了，但我現在要殺你却是易如反掌！」

却聽一人冷冷笑說道：「殺呀！爲甚麼還不殺？你殺了他，便是爲嚴瞎子報了仇！」

阮花生怒盯着那人：「平蔭梟，你不救我也就算了，爲甚麼還要落井下石？」

龍城璧向那個叫「平蔭梟」的人望過去，只見他身穿白色綢衫，大概四十五六年紀，他穿的白綢衫固然白得像雪，身上肌膚也是如雪一般蒼白，以致驟然看去，整個人就像是一片白濛濛似的。

龍城璧沒有見過這人，但對「平蔭梟」這三個字却絕不陌生。

平蔭梟是天山大冰峯下無相谷谷主，廷綿千里天山山脈之內，從來沒有任何人敢招惹這位大魔頭。

龍城璧早就聽過這人的名字，却沒想到居然會在青雲村裏遇上了他。

在天山，人人都知平蔭梟是個活閻王，據說在無相谷裏，眞的設有刀山油鍋，兩年前有十幾個中原武林高手闖進谷裏找他尋仇，結果有一半被抛下刀山，而另一半則被縛了起來，一個一個放進火油鍋裏炸熟。

龍城璧盯着平蔭梟，又再瞧瞧阮花生，道：「你眞的姓阮，名字就叫花生？」

阮花生道：「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俺自出娘胎就是這個名字！」

龍城璧道：「這個名字本來很不錯，但遇上了平谷主，那就不怎麼好了。」

阮花生冷冷道：「哼！遇上了他又怎樣？」

龍城璧道：「平谷主的家裏，有個大油鍋，你得罪了他，他一定會把你抛進油鍋裏，那麼你就會變成油炸花生了。」

阮花生怒道：「他敢？」

龍城璧道：「他是無相谷谷主，又有甚麼事情不敢幹出來？」

阮花生哼一聲，說：「管他是無相谷谷主還是有相谷谷主，他一看見俺的師父就連腿也軟了半截。」

龍城璧皺了皺眉頭，問道：「尊師又是誰？」

阮花生道：「俺的師父就是——」

突聽一人冷笑兩聲，道：「畜牲，你現在還不够丟人嗎？」

阮花生一聽見這人的聲音，臉色立刻就變得比平蔭梟一般蒼白。

龍城璧巳看見馬棚背後，緩緩地走出了一個身材枯瘦的黑衫老人。

這黑衫老人雖然嘴裏罵着阮花生，但兩眼却直瞪着平蔭梟。

平蔭梟却不看他，就只當沒有瞧見這個黑衫老人。

龍城璧凝視着黑衫老人，良久才輕輕嘆了口氣，道：「難怪連花生也不怕油鍋了，原來是終南山席九先生的高足，眞是失敬！失敬！」

黑衫老人目光倏轉，瞪着龍城璧沉聲喝道：「既知老夫就是席九，還不放了劣徒？」

龍城璧哈哈一笑：「這眞是左右做人難了。」

席九先生臉色一沉：「甚麼左右做人難？你把花生放了，然後再把兩顆眼珠上剜了出來，老夫自然再不追究此事。」

龍城璧「哦」的一聲：「這樣就叫不再追究？」

席九先生冷冷道：「難道你還想老夫送你一萬幾千兩銀子作爲酬勞？」

龍城璧搖搖頭，笑道：「銀子不是問題，只是平谷主剛才還叫在下殺了阮花生，我若不聽他的說話，恐怕會比剜了兩顆眼珠子還更悽慘。」

席九先生怒道：「他只是個空心老倌，你怕他作甚？」

龍城璧道：「人人都知道，無相谷裏既有刀山，又有油鍋，我若給他抓回天山，又焉還有命？」

席九先生道：「有老夫在，他連你一根汗毛也碰不上！」

平蔭梟忽然嘿嘿一笑，道：「席九，你也不是初出道的雛兒了，怎麼還會中了

這小子挑撥離間之計?」

席九先生緊繃着臉：「你想老夫一敗塗地，在田帮主面前抬不起頭，這種心肝可瞞不了任何人，就算老夫立刻把你五馬分屍，也跟龍城璧沒有半點關係!」

聽見「龍城璧」這三個字，平蔭梟的眼色不由得立刻一變，道：「他是雪刀浪子!」

席九先生冷冷道：「就算不認得浪子，最少也該認得雪刀!」

平蔭梟乾咳兩聲，點頭不迭地說：「不錯，他身上帶着的，果然就是風雪之刀，難怪阮花生立刻就給他剝掉花生殼!」

席九先生倏地喝道：「姓平的，你今天眞的要找死嗎?」

平蔭梟冷冷一笑，道：「你已行將就木，怎麼火氣還是那麼大?」

席九先生怒不可遏，衣袖一揚，一蓬黑針便向平蔭梟撒了過去。

平蔭梟知道這是極厲害的黑蜂毒針，自然不敢怠慢，身形急急向左飄了開去。

他一飄開去，無相魔手也同時施展，這是一套極邪門的武功，全套三百六十五式，不但招數繁雜之極，而且幾乎每一式都是摧魂奪魄的殺手功夫!

席九先生冷冷一笑，也施展獨門絕藝地煞五行掌與之週旋。

龍城璧倚在馬棚一隅，心中暗暗好笑：「這兩個大魔頭眞的在拚命了，做漁人總比做鷸蚌舒服得多。」

但在暗暗好笑之餘，卻又不免憂從心上來：「玉龍帮怎麼變成了邪魔外道的天下?」

## 一國二谷三教主要人物

在盤龍谷裏，有一座矗立巍峨的堡壘，雖然在白晝天，但陽光現在還照射不到這座堡壘之上。

這座堡壘就是玉龍帮的總壇神龍堡。

這時候，在堡壘南方的一座巨大廳堂上，正聚集了百餘人。

雖然在廳子裏有百餘人或站或坐聚在一起，但卻是一片寧靜，絕無半點聲音發出來。

在大廳東方，垂掛着一幅比大床還大五六倍的山水畫，而且兩旁粗大的圓柱上，更雕上了栩栩如生，神態威猛的巨大金龍，使到這座大廳倍添懾人氣勢。

大廳裏雖然有百餘人，但站着的卻佔絕大多數，只有兩個人才有資格坐在舖上織錦墊子的大椅上。

這兩人，一男一女，看來都很年青，但卻是這座堡壘的主人。

只見男的一個英俊不凡，一身衣着更是華麗奪目，氣派軒昂。

而女的一個，也是錦衣玉貌，身上珠光寶氣，使人不敢逼視。

這一對青年男女，不問而知，就是玉龍帮帮主玉面金龍田振烈，及其夫人虞翠翠了。

在田振烈左首，有一灰衣僧人，只見他右邊衣袖空蕩蕩地，一條右臂已然斷去，正是在玉龍帮中，號稱左右二奇之一的拾葉大師。

而在虞翠翠身旁，則有一高瘦道人，只見這道人鼻尖眼狹，瞳孔中白多黑少，而且黑的部份也是灰濛濛地，似乎是個瞎子。

但這道人的眼睛其實絕無半點不妥，而且還練成了夜視之功，乃昔年天壽觀主白眼道人。

除了左右二奇兩位出家人之外，又有青、黃、紫、黑四旗旗主，這四色旗主以黑爲尊，紫次之、黃又次之，青色旗主排名最末。

這四色旗主的身份都很隱秘，除了帮主之外，誰也不知道他們的眞正姓名和武功來歷。

在盤龍谷這座堡壘中，一下子就召集了四旗旗主，顯然是有着極重要的事情需要商討。

只見田振烈神情肅穆，目光環掃着衆人，居然頗有威稜之勢。

玉面金龍是一帮之主，本當如此。

但只怕誰也不知道，如今高高在上，坐在舖上錦墊大椅的田帮主，他心裏正在想着些甚麼。

原來這位田帮主在環顧衆多高手之際，心裏卻在想：「哈哈，原來做帮主跟做皇帝也差不到甚麼地方去了，在這廳子上的，無一不是身懷絕藝的武林高手，但我現在卻大可命令這些人衝鋒陷陣，跟大石堂的兎崽子拚個你死我活!」

但想到這裏，卻又暗暗搖頭：「不!大石堂的人，不見得就是兎崽子狗崽子，那譚大胖子心懷鬼胎，利用我和紅葉冒充田帮主及田夫人去挑啓戰釁，一定是要陷田帮主夫婦於不義，而他卻可以坐收漁人之利，他媽的，這豈不是要小林做個武林大罪人嗎?

「武林罪人!哼，做武林罪人也沒有甚麼不好，最少如今大可享受一番，正是左有和尚，右有道士，還有千嬌百媚的帮主夫人朝夕相陪，雖然這帮主夫人也是頂包貨色，但紅葉其實卻還遠勝甚麼翠翠千倍萬倍，如此一場假夫妻幹得倒也十分快活。」

原來林羣和紅葉冒充田帮主夫婦，但到了晚上，「帮主」卻要睡在地面，而「帮主夫人」則睡在床上。

本來，紅葉是堅持要睡地，讓林羣睡在床上的，但林羣卻說自己有某種毛病，不宜在這種環境睡床云云。

他說自己若睡在床上，到了夜半深更的時候，就會從床上爬起來隨處小便。

紅葉聽見他有這種「毛病」，不禁嚇得連臉都白了，她是愛潔的女孩子，若眞的給林羣在臉上撒一泡尿，那可眞髒死，也羞死人了。

雖然她明知林羣多半是故意這樣說，但爲防萬一，她就再也不敢堅持要睡在地上。

這時候，林羣瞧着「帮主夫人」，心中又在忖道：「紅葉師姊易容變了虞翠翠，這兩個都是挺可愛的美人兒，但無論怎樣算來，田振烈終究及不上小林，他的老婆再漂亮也及不上我的好師姊，爲了她，不要說是武林罪人，便是武林龜王我也幹了。」

就在他一味胡思亂想之際，一陣細如蚊蚋，但卻清晰異常的聲音在他耳邊响了



起來：「你幹嗎還不作聲?現在快依照我昨天的說話行事!」

林羣心中暗罵道：「死胖鬼，你躲在甚麼地方?這種傳音入密的功夫，你以爲很了不起嗎?總有一天，我要用大鑼大鼓在你耳邊把你震聾!」

他故意跟譚海嘔氣，又沉默了很久很久，才咳嗽了兩聲，道：「青旗旗主!」

一個手執着青旗，又用青布巾罩着臉孔的青衣人應聲而出，朗聲應着道：「屬下在。」

林羣道：「大石堂屢犯本帮，你們青旗的弟兄可有嚴重損傷?」

青旗旗主道：「兩日前，本旗第六小隊武士跟大石堂的鐵槍舵發生了衝突，結果傷了八人，其後三人重傷殉職。」

林羣「唔」一聲，又問黃旗旗主：「你那方面又怎樣?」

黃旗旗主答道：「本旗弟兄，距離大石堂銀弓舵較遠，暫時未有展開爭端。」

接着，紫旗旗主道：「本旗一半武士，已在數日前陣亡於呂鄖鎭上。」

林羣勃然大怒，一拍大椅扶手：「這太豈有此理了，呂春山是你得力助手，怎麼不見了他?」

紫旗旗主誠惶誠恐地回答：「回稟帮主，呂春山也在該役陣亡了。」

林羣罵道：「飯桶!統統都是不成材的飯桶，黑旗，你那一邊又怎樣?」

黑旗旗主躬鞠恭聲回答：「回稟帮主，屬下獲悉大石堂存心挑釁之後，一直緊守崗位，嚴陣以待，但直至目前，大石堂似乎還沒有向本旗弟兄動手之意。」

林羣聞言，沉吟良久，忽然道：「黑旗，你今年貴庚了?」

黑旗旗主似是一呆，半晌才道：「屬下幾歲，帮主是應該知道的。」

林羣乾笑一下，道：「本帮主當然知道，但只怕你自己卻會忘掉了。」

黑旗旗主渾身一顫，說道：「帮主何出此言?請恕屬下愚昧，無法明瞭帮主的意思。」

林羣冷冷一笑：「青旗、紫旗兩部都曾經跟敵人發生火併，爲甚麼偏偏就是黑旗一部人馬全無半點異動?這豈不教人思疑嗎?」

黑旗旗主忙道：「黃旗一部弟兄，也同樣沒有戰火爆發。」

林羣冷冷一笑：「黃旗弟兄遠駐北方，大石堂自是鞭長莫及，但黑旗分壇，與大石堂總壇只隔二十五里，卻也相安無事，這就未免太稀奇了。」

黑旗旗主道：「大石堂總瓢把子金天鼎狡猾過人，這也許只是他的奸計。」

林羣冷冷道：「奸計當然是有的，但卻不知道是誰在使奸計?」

黑旗旗主呆了一呆，半晌才道：「帮主莫非懷疑屬下有背叛之心?」

林羣道：「甚麼背叛不背叛，現在還談不上，我問你今年貴庚，何以直到如今還答不上來?」

黑旗旗主道：「本帮規矩，凡是四色旗旗主，都要絕對保持身份的秘密，即使是年歲，也不能輕易洩露。」

林羣道：「這等規條，難道還要你來提醒本帮主嗎?但目下形勢不比尋常，本帮主自有權力向你提此一問。」

黑旗旗主還是遲疑着，林羣立時又喝道：「你到底答不答?」

黑旗旗主這才說：「屬下還差一歲，即屆花甲之年。」

林羣道：「沒記錯罷?」

黑旗旗主道：「屬下的年歲，自己又怎會記錯?」

林羣嘿嘿一笑：「可是，你卻偏偏就是記錯了。」

黑旗旗主倒退兩步：「帮主——」

林羣臉色一沉：「不要再叫我帮主了，田某承受不起!」

白眼道人陡地逼向黑旗旗主，喝道：「黑旗，你在攪甚麼把戲?」

黑旗旗主怒聲道：「這句話，要我來問才對!」

林羣冷笑道：「黑旗旗主已六十八歲，怎會還差一歲才屆花甲之年?」

黑旗旗主怒道：「這是不可能的，屬下——」

「不要再多說話了，把頭罩除下來!」林羣沉聲喝道。

黑旗旗主道：「除不得!」

白眼道人冷冷道：「何以除不得?」

黑旗旗主道：「本旗律令，旗主之身份及容貌，應當絕對保持秘密!」

白眼道人道：「但在帮主面前，卻是例外!」

黑旗旗主道：「若此地只有帮主，本旗主自當隨時以眞面目相見。」

林羣冷冷道：「若是單獨相對，你早就向本帮主動手了。」

黑旗旗主忙辯道：「屬下怎敢冒犯帮主?」

林羣道：「若是貨眞價實的黑旗旗主，自然不會，但你到底是甚麼人，本帮主現在還沒有弄清楚，倒是你把黑旗旗主的年歲弄錯了，以致在本帮主面前露出大大破綻。」

黑旗旗主怒道：「這太可笑了。」他說「可笑」，但卻絕對笑不出聲音來。

白眼道人又大喝道：「帮主已命你把頭罩除下，難道你眞要違抗命令?」

黑旗旗主道：「你不是帮主，無權對本旗主如此講話!」他的聲音越來越是憤怒。

林羣冷冷道：「好哇，你說白眼無權，本帮主現在就命令你馬上露出廬山眞面目。」

黑旗旗主呆住了很久，忽然慘笑一聲：「罷了，罷了，屬下如今就把頭罩除下，但從此之後，方怒北就再也不是玉龍帮的黑旗旗主了!」

語聲甫落，頭罩已除下，露出了一張灰眉白髮的國字臉。

大廳中立刻爲之一陣哄然，但瞬即又沉靜下來。

在這裏的人，最少有一半以上都認識這位黑旗旗主，他姓方，名怒北，是玉龍帮在北方之心腹大患。

他是北五省武林中天北園的主人，不但家財千萬，武功更是深不可測，但自從玉龍帮成立以來，方怒北就經常指責田廣之父子的不是。

誰也想不到，方怒北竟然會是玉龍帮

的黑旗旗主。

只見方怒北怒容滿面，目注着林羣和白眼道人說：「老夫巳用廬山眞面目示衆，你們滿意了罷？」

白眼道人長長的嘆了一口氣，但目光中却是充滿疑惑之色：「你就是咱們玉龍帮的黑旗旗主？」

方怒北冷冷道：「這又有甚麼稀奇？老夫明爲玉龍帮之敵，暗裏實爲本帮黑旗旗主，這本是江湖上絕大秘密，田老帮主生前曾千叮萬囑，交代老夫萬萬不能洩露出去，但如今，嘿嘿！」

他一面說，一面盯着林羣的臉孔。

尙幸林羣早有準備，他早就從譚海那裏知道，這位黑旗旗主是甚麼人。

譚海對他說：「這黑旗旗主，乃天北園主人，姓方名怒北，在北五省武林中極負盛名，又是『一園二谷三教』之首要人物。」

譚海又教他怎樣採用手段來消滅方怒北。

林羣答應了，但心中其實却並不怎麼願意。

林羣不清楚方怒北是個怎樣的人，而且又跟對方無仇無怨，實在沒有理由要這樣來整治他。

可是，林羣如今正是身不由己，想不答應也不行。

這時候，方怒北很是憤怒，因爲他的身份被揭穿了，而這件事情一傳開去之後，一園二谷三教之間，必然會引起極嚴重的紛爭。

林羣可不明白這一點，因爲他並不是眞正的玉龍帮帮主。

方怒北很憤怒，那是眞的，但林羣也同樣表現得十分生氣，他戟指罵道：「姓方的，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冒充本帮黑旗旗主。」

方怒北陡地一呆，全身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寒顫：「甚麼？你……你說老夫冒充黑旗旗主？」

林羣冷冷一笑：「方園主，在江湖上，誰不知道一園二谷三教是本帮在北方之心腹大患，你居然會是本帮黑旗旗主，這種說話又有誰能相信？」

方怒北臉色鐵青，兩眼發直地瞪着林羣：「田振烈，你這是甚麼居心，老夫在田老帮主還在世之時，便巳是黑旗旗主，田老帮主知道本帮與北五省武林不睦，所以一直讓老夫暗中調停，但爲了行事方便，所以一直把老夫在帮中的秘密隱瞞而巳，這件事情，你也是十分清楚的，何以忽然間却講出這樣的說話來？」

林羣呵呵一笑：「這倒奇了，難道本帮主還不知道黑旗旗主是甚麼人嗎？」

方怒北怒道：「好，你且說一說，本帮黑旗旗主是誰？」

林羣冷冷道：「你巳把黑旗旗主殺掉，又何必來問本帮主？」

「胡說！」方怒北臉色鐵青，「老夫在本帮任職黑旗旗主巳十餘年，且有黑旗令牌可以爲證！」說着，從衣衫裏掏出了一面黑色木旗，然後高高舉起：「田帮主，這面黑木旗，總不會是假的罷。」

林羣說道：「這面黑木旗，果然是眞的。」

方怒北道：「既然是眞的，就可以證明老夫不是冒牌旗主。」

林羣搖搖頭，道：「這話可大大不對。」說着，也從衣衫取出一件物事，那是晶瑩碧綠，剔透玲瓏的玉龍神令：「這面玉龍神令，你認爲是眞的？還是假的？」

方怒北看了一會，才回答道：「是眞的。」

林羣冷冷說道：「玉龍神令雖然是眞的，但擁有它的人，却不一定就是眞正的帮主，比方說，你現在出手殺了我，把這令牌奪去，但是你却絕不能因爲擁有玉龍神令，就可以變成田振烈，成爲玉龍帮帮主！」

方怒北道：「這個自然……」

林羣立刻截口說：「同樣地，你雖然殺了本帮眞正的黑旗旗主，而且也從黑旗旗主身上奪走了黑木旗，但却絕不能就此瞞過天下間所有的人，而以黑旗旗主自居，最少，你絕對瞞不過本帮主！」

方怒北完全呆住了。

他當然知道，自己的確是玉龍帮的黑旗旗主，而田帮主也是知道的，但如今田帮主却一口咬定自己並非黑旗旗主，甚至連黑木旗也無法向衆人證明自己的身份，那可眞是百詞莫辯了。

過了很久，他才吼叫起來：「田振烈，你爲甚麼要陷害我？」

林羣冷冷說道：「方怒北，你害死了本帮黑旗旗主，難道還要我把你當作貴賓嗎？」

方怒北氣極了，他跳着脚大聲說：「好！玉龍帮的事，我從現在開始一點也不管，將來二谷三教跟你們鬧得天翻地覆，都不干方某的事，還有，大石堂要滅掉玉龍帮，那就任由金天鼎大幹一場好了，哼，說甚麼虎父無犬子，誰知道却是一代英雄生出一個一代混蛋來……」

「閉嘴！」白眼道人倏地大喝：「方怒北，你這惡賊天堂有路不走，偏偏混進盤龍谷想冒充黑旗旗主，尙幸帮主英明，揭穿你的假面具，現在還有甚麼說話？」

方怒北怒道：「對着你們這些糊塗蟲，說甚麼都是多餘的！」

林羣冷笑道：「好啊，咱們都是糊塗蟲，就只有你這方園主才最精明，但你現在想逃之夭夭，却只怕是難乎其難了。」

突聽一聲佛號高喧，拾葉大師巳截住了方怒北的退路：「方檀樾，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你就留在這裏不要走罷。」

方怒北道：「老夫又不是你們的黑旗旗主，留在這裏又有甚麼用？」他第一句乃是氣話，但這麼一說出來，別人却更以爲他是冒充的了。

事實上，要別人相信方怒北就是玉龍帮的黑旗旗主，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只聽見拾葉大師嘆了口氣，緩緩地說道：「方檀樾，你留在這裏，就不會離開這裏，正是留即不離，不離即不失其位，不失其位即不再差錯，如此這般推算之，總是好多於壞，利多於弊，故此方檀樾也莫再過於執着，非離此地不行了。」

方怒北又是好氣，又是好笑，但畢竟還是生氣爲多，覺得好笑之處爲少。

「拾葉大師，你打的禪機老夫不懂，但老夫現在就要離開這裏，多躭片刻只怕



都會給蹩死。」

拾葉大師搖搖頭，道：「這裏不會蹩死人的，你若餓了，自有酒菜奉上，你若無聊，貧僧自會給你說說故事解悶，那樣的日子，你絕不會感到難過。」

方怒北道：「少放屁！」

白眼道人喝道：「放肆，把這老賊拿下了。」

林羣點頭道：「不錯，便是宰了他也不妨事！」

兩人一唱一和，方怒北立時陷入了重重包圍之中！

× × ×

方怒北憤怒極了，但憤怒並不能使他衝出重圍。

林羣心中暗暗嘆了口氣：「唉，老方，這一次眞是很對你不住，你若死在這裏，可不要怪田振烈，這小子如今巳成階下之囚，他現在甚麼事情都不知道，只怕比你還要糊塗八九分。」

「可是，你也不要怪小林，小林雖然冒充田帮主，乂故意害你一把，但這都是譚胖子的主意，他才是眞正的主謀兇手，至於我這個小林嘛，唉，其實只是個傀儡，正是操縱由人，身不由己……」

這時候，白眼道人巳和拾葉大師雙雙夾擊方怒北。

方怒北不愧是一代武學宗師，雖然面對着這一僧一道兩大高手，但仍然能穩守門戶，未露分毫破綻。

可是，方怒北並不想守，他只想衝出重圍，衝出盤龍谷。

所以，他只是守了二十招左右，就忽然奮力揮掌，從白眼和拾葉的中央闖了出去。

白眼攔不了，拾葉也阻不住！

但就在方怒北剛從兩人中央闖出去之際，一條黃色的影子突然抄了過來。

方怒北陡地暴喝一聲：「黃旗，你找死！」

那人冷冷一笑，一掌同時揮了過來。

兩掌驀地相交，立刻發出了沉實，令人心弦震蕩的砰然巨响。

那條黃影在瞬眼之間倒飛了開去，就像是一隻斷了綫的風箏，可是，當那人飄開五六丈之後，居然乂再撲了回來。

這一撲之勢，極是兇猛，方怒北的瞳孔倏地睜大了。

「黃旗，你是誰？」他的聲音裏忽然充滿了驚悸之意。

跟他拚了一掌倒退開去之後，乂再捲土重來的人，正是玉龍帮的黃旗旗主。

黃旗旗主在帮中的地位，既不及黑旗旗主，也在紫旗旗主之下。

但是方怒北怎樣也想不到，這位黃旗旗主的掌力，竟然如此渾雄，在拚了那一掌之際，旁人都以爲方怒北佔了上風，但只有他自己才知道，黃旗旗主那一掌，巳使自己內臟受到了嚴重的傷害，而黃旗旗主倒飛開去，反是借勢卸掉自己的掌力而巳。

瞬息之間，方怒北只聽見對方掌風如雷，挾着排山倒海之勢向自己湧了過來。

這掌聲實在可怕，方怒北似巳和死神擁抱在一起。

但也就在這刹那間，另一道的掌力宛似從天而降，在方怒北的面前，把黃旗旗主的掌風逼退開去！

論聲勢，這一掌遠不如黃旗旗主，但黃旗旗主却給這一道掌力再度逼退了五六丈之多。

他這次一退開去，就再也不能反撲過來，雖然他臉上罩着頭巾，別人無法看見他臉上的神情，但從他的瞳孔中，顯然可以瞧得出，這位黃旗旗主正在驚駭巳極。

他目不轉睛地瞧着一個人，而那人也冷冷地瞧着他。

那是一個藍衣人，他一掌擊退了黃旗旗主，神情還是從容得很。

林羣吃了一驚，忖道：「這位乂是何方神聖？」

方怒北也是大感意外！他拉着那人的手臂，叫道：「龍城璧，你……你怎會來到這裏？」

「龍城璧」三個字一出口，玉龍帮上上下下每一個人的臉色都變了。

林羣又是暗叫一聲：「啊呀，估道是誰，原來是雪刀浪子來啦。」

龍城璧扶着了方怒北，道：「方園主，你怎麼了？」

方怒北連連搖頭不迭，嘆曰：「說來話長，總而言之，此地一塌糊塗，天下大亂！」

龍城璧也嘆了口氣，道：「這不是一塌糊塗，而是一場刧數。」

方怒北咳嗽幾聲，道：「昔年，老夫敬仰田老帮主爲人，甘願成爲玉龍帮黑旗旗主，以爲可藉此暗中調停，使一園二谷三教與玉龍帮不致怨懟日深，誰知道這一回做了呂洞賓，眞是不堪提之至。」

林羣心中有氣，暗道：「豈有此理，居然罵帮主是條狗，哼哼，幸好狗咬呂洞賓的那條狗是指田振烈，小林只是頂包貨色，是算不得數的！」

只聽見龍城璧乾笑了幾聲，忽然瞧着林羣說：「田帮主，你還認得在下嗎？」

林羣冷冷一笑，沒有回答這一點，却說：「你是怎樣混進來的？」

龍城璧聳了聳肩：「混進盤龍谷的，又不只是我一個，田帮主怎不問問其他的人？」

林羣暗道：「小林也是蒙混過關，以假亂眞的貨色，雪刀浪子這句話莫不是衝着我而來的？」當下便說：「本帮主如今正要審問方怒北，他不但混了進來，而且還要充黑旗旗主。」

龍城璧搖搖頭，道：「方園主沒有冒充，他是如假包換的黑旗旗主。」

林羣冷冷一笑：「你是外人，怎麼會這樣清楚？」

龍城璧道：「在下雖然跟貴帮全無相干，但對貴帮的事情，却知道不少。」

林羣道：「這倒可笑，難道本帮主所知，會比你還更不如嗎？」

龍城璧道：「這可難說了，田帮主雖然精明能幹，但有時候弄錯某些事情，也是在所難免的。」

林羣怒道：「這種大事，本帮主怎會弄錯？」

龍城璧道：「但你偏偏弄錯了，而且還錯得很厲害。」說到這裏，忽然把一顆藥丸塞進方怒北口內。

方怒北沒有半點懷疑，馬上就把藥丸吞了下去。

林羣忙道：「小心——」

方怒北道：「小心甚麼？難道你認爲這是一顆有毒的藥丸？」

林羣道：「這又有甚麼稀奇？」

方怒北冷冷一笑：「眞是以小人之心，來度君子之腹。」

林羣哈哈一笑道：「誰是君子？誰又是小人了？」他面上哈哈笑之，心中却在暗叫慚愧：「小林啊小林，你以爲人人都像譚海一般卑鄙嗎？龍城璧若要害方怒北，又何須用上毒藥？只要乾脆不接黃旗旗主那一掌，這姓方的老頭兒早就一命嗚呼啦。」

只聽見龍城璧又接續着說下去：「田幫主，你可知道，令尊在世之時，跟誰最談得來？」

林羣嘿嘿一笑：「這是甚麼意思？」他只能反問，而無法回答得上。

幸好龍城璧也沒有再度追問，又接着說道：「田老帮主最欽敬的，就是北極異人風雪老祖，而江湖上也只有田老帮主，曾經陪着風雪老祖在熊窩裏下棋。」

林羣沉默下來，因爲他對這些事情，一無所知，若多說話只怕很容易就會露出馬脚。

龍城璧接道：「黑旗旗主的眞正身份，除了田老帮主之外，風雪老祖也是知道的。」

白眼道人立時道：「這等重大事情，田老帮主怎會向外人洩露？」

龍城璧淡淡道：「但在田老帮主心中，風雪老祖却絕不是甚麼外人。」

白眼道人臉上露出了大不以爲然之色，但拾葉大師却點點頭，道：「龍城璧所言不假，即以貧僧而言，也同樣對風雪老祖極爲欽敬。」

白眼道人「哦」了一聲，目注着他說：「你也見過了風雪老祖？」

拾葉大師道：「見過一次。」

白眼道人道：「在甚麼時候？又在甚麼地方？」

拾葉大師道：「是在八年前，在北極寒苦之地的一個熊窩外，那時候，田老帮主巳和風雪老祖在熊窩內對弈完畢。」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大師可知，那一天兩位前輩對弈，到底是誰贏了？」

拾葉大師答道：「是田老帮主八戰八勝。」

林羣一怔，隨即忖道：「這獨臂和尚分明是在田廣之的死人臉上貼金，他若八戰八勝，風雪老祖豈非八戰八敗了？」

但龍城璧接着却說：「可惜，風雪老祖的確是連敗八局，他雖然武功蓋世，但在弈棋這一方面的本領，委實遠遠不如田老帮主。」

林羣皺了皺眉，暗道：「原來眞的如此，可惜這位北極異人巳經歸登極樂世界，否則小林也要找他對弈九局，來一個九戰九勝！」田廣之既巳八戰八勝，他自當要多勝一局，才能顯得更加不凡。

只聽見龍城璧又道：「田老帮主與風雪老祖的友情，非比泛泛，是以貴帮內不少重要事情，田老帮主都會向風雪老祖提及。」

白眼道人吸了口氣，道：「如此說來，是否風雪老祖又曾輾轉再向你提及本帮的事？」

龍城璧點點頭，道：「不錯，正是如此。」

林羣哼了一聲，心中罵道：「那風雪老祖，當眞多事得很。」

龍城璧接道：「在那個時候，在下便巳知道，貴帮黑旗旗主，也就是這位方園主，在下可以肯定，這件事情絕對不會有錯。」

林羣暗叫不妙，却也只得怒目瞪視着龍城璧，喝道：「你沒錯，難道是本帮主錯了？」

龍城璧搖搖頭，道：「你也沒有錯，錯的是另外一個人。」

林羣一怔：「是誰錯了？」

龍城璧淡淡道：「是田老帮主！」

白眼道人倏地喝道：「胡說，田老帮主怎會有錯？」

龍城璧道：「你這句說話也同樣錯了，人生在世，誰能無錯，即使大聖大賢，也難免有出錯的時候。」

林羣咳嗽兩聲，道：「田老帮主怎樣錯了？」

龍城璧道：「他信錯了一個人，他一直以爲，這人可以匡扶他的兒子，把玉龍帮在武林中發揚光大。」

林羣心中怦然一跳，忖道：「這火頭果然燒向小林眉毛來了。」嘴裏却在漫聲說道：「那又是誰？」

龍城璧淡淡道：「那人姓海，叫海中鯊。」

林羣一怔，忍不住說：「海中鯊又是甚麼人？」但他才說出了這句話，就知道自己大大的說錯話了。

因爲他這時候才想到，田振烈一定會認識海中鯊這個人的！

但話已說出了出口，想要收回來巳是太遲。

龍城璧也只是笑了笑，道：「海中鯊的伯父，是昔年威震北海，有天下第一號大胖子之稱的海鯨王，而海道上的人，都尊稱他爲『鯨爺』，鯨爺是一條好漢，但這個姪兒海中鯊可丟盡他老人家的臉了，在一年多以前，他化名爲譚海，到處幹出下三濫的勾當，甚至暗中下毒，要脅別人做見不得光的事情，田帮主也許會略有所聞罷？」

林羣的臉色陡地變了，龍城璧這番說話的眞正意思，他就算再笨也聽得出來。

白眼道人却怒喝道：「龍城璧，你越說越荒唐了，簡直是在妖言惑衆！」

拾葉大師立刻搖頭不迭，道：「龍檀樾之言頗有深意，咱們切切不可對他存有半點偏見。」

方怒北咳了兩聲，道：「在玉龍帮中，似乎就只有這位大師還有點理性。」

白眼道人怒道：「方怒北，你這豈不是在駡其餘的人都是混蛋？」

方怒北冷冷道：「只怕比起混蛋還更不如。」

白眼道人正想捋袖衝前，拾葉却伸出獨臂把他攔住：「方檀樾身受重傷，道兄休要跟他計較。」

方怒北冷笑道：「今天這牛鼻子若不動手把方某除掉，只怕將來再也沒有這個機會。」

拾葉大師忙道：「方檀樾莫愁，這都是一場誤會而巳。」

林羣却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只怕這裏的誤會比天上的星星還要多上千百倍呢。」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就算眞有千百種誤會，都是不要緊的，只要能够一一化解，自然便可化干戈爲玉帛，化戾氣爲和祥。」

林羣心中冷笑：「化化化，只怕誤會不化却化成一縷寃魂，那才該死之至。」

就在這個時候，盤龍谷外突然殺聲四起。

一個錦衣武士匆匆走了進來，向林羣報告：「血槍教來了。」

林羣一怔，道：「血槍教眞的殺上門來，眞是可惡！」但他其實全然不知道血槍教到底是何方神聖。

方怒北却怒容滿面：「沈遼太可惡了，待老夫出去把這廝踢走！」

林羣暗道：「沈遼又是甚麼東西？」

這時候方怒北雖然氣冲冲，但龍城璧，却拉着他緊緊不放，白眼道人也冷笑着說：「方園主，你現在只怕連蚊子也打不過，若然遇上了沈遼，恐怕身上最少會給刺穿十幾個透明的窟窿。」

方怒北怒道：「就算給五馬分屍，總比做個縮頭烏龜强勝萬倍。」

白眼道人也怒形於色：「姓方的，你以爲本道爺是貪生怕死之輩嗎？」

方怒北道：「沈遼巳殺進盤龍谷，你還在這裏放甚麼屁？」

白眼道人氣得不斷跺脚，拾葉大師忙道：「血槍教的朋友既然來了，咱們這就出去瞧瞧。」

林羣道：「本帮主也要出去。」

紅葉沉默多時，聞言忙道：「你若出去，我也出去。」

林羣道：「不必着急，大夥兒都一起殺將出去便是！」

這時候，黃旗旗主仍然挨在一旁，襟前更是一片血紅，原來是龍城璧一掌把他打得吐出了血。

方怒北忽然悄悄對龍城璧說道：「這黃旗旗主大有古怪，老夫想瞧一瞧他的臉孔。」

龍城璧微微一笑：「這很容易。」說着，急步上前，點了黃旗旗主幾處穴道，然後就把他的頭罩除脫下來。

這黃旗旗主原本武功頗高，但終究敵不過龍城璧那一掌，而且還受創極深，所以龍城璧現在很輕易能够把他制服。

黃旗旗主蒙在臉上的頭罩一除下，方怒北的臉色又變了。

那是一張既醜陋，又憤怒的臉孔。

「大師兄！」他失聲叫了出來。

林羣也是大吃一驚：「怎麼，他是你的大……大師兄？」

龍城璧望着他，忽然微微一笑道：「田兄，你好像對帮裏的事情都並不怎麼明白。」

林羣含糊地應道：「近來吃得大蒜多了，所以腦筋不大靈活，連記性也差了很多。」

龍城璧道：「吃大蒜只會口臭，怎麼會連記性也差了起來？」

林羣道：「就是因爲太臭了，所以臭得連思想也呆滯萬分。」他這番解釋，就連他自己也覺得牽强之極。

龍城璧淡然一笑，目光轉向方怒北：「這位黃旗旗主，就是你的大師兄『雷神大力掌』史一樂？」

方怒北面色慘白，道：「不錯，但他剛才用的，却不是雷神大力掌，否則老夫一定會認得出來。」

龍城璧道：「江湖傳言，你大師兄史一樂巳在八年前死在武當五劍的劍下。」

方怒北呆呆地瞧着史一樂，道：「他與武當五劍，爲了一柄寶劍而大動干戈，那是千眞萬確的，但他是否眞的巳經死了，却沒有任何人能够證實。」

龍城璧道：「想不到你大師兄不但活着，而且更成爲玉龍帮黃旗旗主。」

方怒北搖頭道：「不！他絕不會是黃旗旗主。」

龍城璧道：「不知道眞正的黃旗旗主是誰？」

方怒北道：「不知道，但田老帮主曾說過，黃旗旗主是個女人！」

龍城璧「噢」的一聲：「這樣說來，史一樂却是個冒牌旗主了？」

方怒北道：「這個自不待言，就算他是個女人，也絕不可能成爲本帮的黃旗旗主。」

龍城璧道：「這又是甚麼道理？」

方怒北道：「他心腸惡毒，又全然不講江湖義氣，田老帮主怎樣也不會選用這種人來做黃旗旗主。」

龍城璧點點頭，知道方怒北說的都是眞話。

林羣的頭又疼了，這個黃旗旗主既然是假的，那麼眞的黃旗旗主又是誰？

他覺得麻煩頂透，眞想大聲道：「我這個田帮主也是假的。」

他絕不稀罕做甚麼帮主，不要說是冒充的，就算是眞正的一帮之主，他也不想幹。

就算是眞的做了帮主，他也只會幹三幾天便揚長而去，他本來就是個逍遙自在慣了的人，做一帮之主雖然威風，却也有數之不盡的無形束縛，對於這個小林來說，實在大大的不是味兒。

這一點，他和龍城璧倒是十分相似。

但現在，林羣却不能不苦撐下去，一來固然是自己性命掌握在他人手裏，二來也是爲了小詹。

小詹並不是個甚麼好人，林羣是知道的。

可是，林羣跟他偏偏就是最要好的朋友，這種朋友若然死了，以後就再也找不回來，也沒有任何人可以代替他。

就連紅葉也不能。

林羣很喜歡紅葉，那是眞的，但紅葉就是紅葉，小詹就是小詹，兩者之間絕不可以混爲一談。

紅葉不可以代替小詹，就像是小詹也不能代替紅葉一樣。

所以，林羣現在只好仍然繼續苦撐下去，冒充着田振烈，做其玉龍帮的帮主。

但這個帮主，只怕早巳給龍城璧看穿

了，但他也不怪責龍城壁，只是對譚海這個大腹賈越來越是痛恨。

不，譚海也不叫譚海，這只是一個假的名字，他眞正姓名是海中鯊，是昔年威震北海，人稱「鯨爺」的海鯨王的姪兒。

海鯨王是海上梟雄，曾經在北海一役，大敗兇猋凌人的九大飛鯊，這段事蹟一直流傳江湖上，林羣也聽過了不少次。

却沒想到，海鯨王的姪兒居然是個這樣的人，雖然大家都是胖子，但人格的高下，却有天淵之別。

林羣越想越遠，冷不防一桿長槍突然從背後向他疾飛了過來……

## 他歡喜刀就給他刀

長槍紅如血，那正是血槍教的武器。

一園二谷三教裏的血槍教，已殺進了這座堡壘。

林羣正要把這桿長槍撥落，一道雪亮的刀光已在他眼前飛起。

那是龍城壁的刀，風雪之刀。

刀光一起，血紅長槍立時分爲六截。

「好快的刀！」一人陡地暴喝道：「再接幾招看看！」

喝叫聲中，兩道血紅槍影掩殺過來。

那是一雙長僅三尺的短槍，而手持着雙槍的，却是一個身高八尺，魁梧粗大的白衫巨漢。

方怒北陡地罵了起來：「沈遼，你在這裏幹甚麼？」

那白衫巨漢收回雙槍，獰笑道：「本教主要在這裏幹甚麼，你現在不是看得很清楚嗎？」

方怒北怒喝道：「咱們一園二谷三教向來聯成一氣，你怎麼會單獨殺進了盤龍谷？」

沈遼冷冷一笑道：「我也想知道，你怎麼會在玉龍帮的總壇裏，而且還穿起黑旗旗主的衣服來？」

方怒北呆了一呆，半晌才道：「老夫這樣做，是爲了讓大家可以和平相處！」

沈遼冷笑道：「你做出了對不起二谷三教的事，還要狡詞自辯，說得冠冕堂皇，眞是不知羞恥爲何物！」

龍城壁道：「方園主一直都爲大局着想，可沒有半點私心存在。」

沈遼喝道：「廢話！」

龍城壁道：「不是廢話！他雖然在玉龍帮裏任職黑旗旗主，却沒有做過半點對不起一園二谷三教的事。」

沈遼呸一聲：「這老賊私通外敵，正是罪不容誅，你不必再爲他說好話了。」

方怒北狂笑道：「方某何必爲他人來說好話？沈教主，你本來也是個明白事理的好漢子，但這一次南下攻入盤龍谷，却是千差萬錯之舉！」

沈遼道：「沈某最錯最錯的，就是一直以爲你是個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誰知道，你不但不配成爲一園二谷三教的盟主，甚至不配做個男人！」

龍城壁吸了一口氣，道：「沈教主，如今並不是針鋒相對的時候，且讓大家冷靜一點，先行停戰怎樣？」

「停戰？」沈遼哈哈大笑：「這個容易，叫玉龍帮上上下下每一個人把眼珠子都挖了出來，沈某保證不再傷害你們一根毫髮！」

方怒北勃然大怒：「沈遼，這太不像話了！」

沈遼道：「古往今來，那一場戰役不是勝者爲王，敗者爲寇的？玉龍帮已成强弩之末，又怎抵擋得住咱們二谷三教的聯手合擊？」

方怒北眼色驟變：「他們都來了？」

沈遼道：「當然都來了，沈某是自告奮勇，做個開路大先鋒，接着殺進來的，將會是百花谷及天心教的高手。」

方怒北怒道：「你們都瘋了！」

沈遼冷笑道：「玉龍帮大勢巳去，你這位方園主的人頭也將不保！」

林羣站在一旁，只覺得形勢越變越是複雜，不禁暗暗嘆了口氣：「瞧這副樣子，眞是有如戰國時代一般，大家越打越亂，越亂越有勁！」

就在這時候，一個衣飾怪異，滿頭插着鮮花，約莫四十來歲的彩衣女人連殺五人，衝了過來。

這彩衣女人手上並無武器，但脚上一雙繡花鞋兒却暗藏利刄，所以這幾個玉龍帮武士，都是給她用脚尖上的利刄劃破咽喉致死的。

沈遼哈哈一笑，道：「百花娘娘，踢得好！」

原來這衣飾怪異，頭上插滿鮮花的女人，就是百花谷谷主百花娘娘秦麗歌。

秦麗歌連接踢死了五人，聽見沈遼稱讚自己，却是臉上全無得意之色，反而說：「踢得不好！一點也不好！」

沈遼道：「妳每一踢就殺了一個敵人，怎麼還說踢得不好？」

秦麗歌怪叫一聲：「好他奶奶個屁！老沈，咱們中了譚大胖子的奸計啦！」

沈遼悚然一驚：「秦娘子，妳說是甚麼？」

秦麗歌滿面怒容，說：「天心老妖沒有跟着老娘殺入盤龍谷。」

沈遼道：「他也許會遲一點，但絕對不會不來。」

秦麗歌道：「老娘初時也是這麼想，但老娘派小百合到谷外催天心教的狗崽子快點進谷援手，却給老妖在她的臉上親了一親。」

沈遼哈哈一笑：「小百合越長越標緻，這也難怪老妖爲之動心。」

秦麗歌怒道：「死瘟神，你想到甚麼地方去了？小百合給老妖這麼一親嘴，立刻就一命嗚呼啦！」

沈遼一怔，道：「怎麼會有這種怪事？親一親嘴，等閒之事而巳，怎會弄出人命來？」

秦麗歌道：「我若嘴裏卸着一支毒針，然後再親一親你的臉，你死不死？」

沈遼忙道：「妳若親一親本教主，就算沒有毒針，我也非死不可！」

秦麗歌啐了一口，驚道：「你這條閹狗，老娘就算親一頭豬公也不親你。」

沈遼道：「如此則阿彌陀佛，善哉善哉之至。」

他嘴裏瘋言瘋語，但臉上却是一片沉肅：「老妖爲甚麼要親死妳的小百合？」

秦麗歌道：「他不但要親死小百合，



連老娘也想親死了。」

沈遼的臉色更不好看：「天心老妖在攪甚麼鬼？」

秦麗歌恨恨地道：「他是要坐山觀虎鬥！」

沈遼怒罵起來：「這算是甚麼？大家講好了一塊兒攻陷盤龍谷，怎麼盤龍谷還沒有給打垮，大夥兒却自相殘殺起來？」

「你娘生下了你這個閹狗笨蛋，眞是祖宗十八代代代一無是處！」秦麗歌罵人功夫絕不比脚下功夫遜色：「老妖就算吃了豹胆熊心，也不敢擅作主張幹了老娘心愛的小寶貝，這都是譚胖子的陰謀，在二谷三教裏，你是蠢漢，老娘又是火爆辣辣的脾氣，咱們來打頭陣，固然是順理成章，狗屁甚通之事，但譚胖子也不是眞的要咱們立下頭功，而是要把咱們趕進盤龍谷裏，陪着玉龍帮的混蛋一塊兒死！」

沈遼呆住了。

「秦麗娘，這件事可不能拿來開玩笑的！」

秦麗歌「呸」一聲，道：「老娘要找人開玩笑，也輪不到你這個醜八怪，你又不是老娘三十九個老相好之一！」

沈遼道：「幸好不是！」

方怒北喝道：「你們兩個糊塗蛋清醒了沒有？再不打點精神，咱們都要死在海中鯊陰謀之下。」

秦麗歌一怔，問道：「你說甚麼？海中鯊在那裏？咱們的事情又跟海中鯊有甚麼關係？」

方怒北冷冷道：「妳眞是醉生夢死一場糊塗，連海中鯊是誰都沒弄清楚就跑到這裏來大動干戈！」

秦麗歌想了一想，忽然臉色大變，顫聲道：「譚海……譚海，他莫非就是海中鯊？」

方怒北哼一聲：「妳現在應該清醒一點了，這厮在咱們之間煽風點火，挑撥離間，一直都不安好心，妳和沈遼固然都是糊塗蛋，天心老妖那夥王八蛋也是比豬還蠢的蠢貨！」

沈遼怒吼如雷：「他媽的，老子去找那姓海的算賬！」

秦麗歌立時抓住了他的衣衫，喝道：「你瘋了，你當海中鯊是紙糊的嗎？」

沈遼道：「管他是紙糊還是鐵鑄，他敢煽動一園二谷三教不和，老子就要他的性命！」

秦麗歌怒道：「海胖子的武功，你我都巳見識過了，咱們不妨捫心自問，是不是他的對手？」

沈遼一怔，接着却頽然地嘆了口氣，沉聲道：「秦婆娘，妳說得不錯，咱們就算聯手闖出去，都一定不是他的敵手。」

方怒北道：「你們見過他出手了？」

沈遼點點頭，道：「不錯，在兩天之前，有三個殭屍一般的老叟，說要找天心老妖報仇雪恨。」

方怒北道：「這三個老鬼是誰？」

沈遼道：「東海三煞。」

方怒北釁然道：「若是東海三煞，倒是不容小覷。」

沈遼道：「天心老妖跟東海三煞早有深仇大恨，這一次，三煞的確是衝着老妖而來的。」

方怒北道：「結果怎樣？」

沈遼道：「老妖以一敵三，十招之內巳落在下風。」

方怒北道：「就算以一敵一，老妖也不見得可以佔着什麼優勢。」

沈遼道：「我和奏婆娘睹狀，都巳準備出手相助。」

方怒北道：「三煞在江湖上銷聲匿跡巳十餘年，必然是在暗中苦練『天地人三三不絕煞』。」

秦麗歌點點頭，道：「方老大果然料事如神。」

方怒北道：「料事如神四字，老夫愧不敢當，只要妳不再疑心老夫有心出賣二谷三教，老夫巳很高興。」

沈遼忙道：「方大哥不要生氣，這都只怪咱們當局者迷，該打！該打！」

說到最後兩句，重重在自己的臉上打了兩記耳光。

但接着，又是「啪！啪！」兩聲，沈遼的臉上又再吃了兩下耳括子。

但是這兩下耳括子却是秦麗歌打上去的。

沈遼一怔：「妳幹嗎打人？」

秦麗歌道：「你自己打自己，老娘爲甚麼不能湊興湊興？」

沈遼道：「妳要湊興，大可以自己打自己！」

秦麗歌道：「老娘沒有這個習慣……」話猶未了，沈遼巳劈劈啪啪一口氣打了她四個耳光。

沈遼瞪着她：「我該打，妳也同樣該打，妳服不服氣？」

秦麗歌搖頭道：「不服氣！」

沈遼道：「要怎樣才服氣？」

秦麗歌道：「四下耳括子太少，再打四下才對。」

沈遼哈哈一笑，果然又打了她四下耳光。

兩人的臉都腫了，但却反而感到舒暢得多。

林羣看得甚不耐煩：「你們這樣打來打去，何不省點力氣去對付海中鯊？」

就在衆人喧擾不巳之際，突然間外面又再喊聲大作，還有人擂起鼓來。

林羣面色一變，喝問左右：「誰在擂鼓？」

拾葉大師匆匆趕了過來，道：「是天心教及惡虎谷的人衝殺進來。」

沈遼怒不可遏：「血槍教的弟子哪裏去了？」

拾葉大師嘆道：「一場混戰打下來，早巳死傷過半！」

沈遼一拍腦袋，大罵道：「蠢材！蠢材！」

秦麗歌沉聲道：「光是後悔又有甚麼用，咱們立刻重整陣勢，給海中姓一點顏色瞧瞧才是正經！」

龍城壁忽然把林羣悄悄拉到一旁：「你對這裏的地勢可熟悉？」

林羣道：「我是這裏的帮主，當然熟悉不過。」

龍城壁皺了皺眉，道：「林兄，到了這種時候，你少吹牛好不好？」

林羣的臉皮再厚，也不禁立時爲之一紅：「你連我姓林都知道了？」

龍城璧道：「我若是糊裏糊塗一無所知，也不會貿然闖進這座盤龍谷。」

林羣道：「你怎會知道譚海……海中鯊的陰謀？」

龍城璧道：「這個遲一點再談，海中鯊快要殺進來了，而這座大廳，並不是防守的好地方。」

林羣一呆，紅葉却忽然插口道：「我們可以退到後院，又可以在後院南方佈置陣法，這樣最少可以把海胖子的銳氣擋一擋！」

龍城璧望着她，微笑道：「你很聰明，絕不會比真正的田夫人稍遜。」

紅葉面上一熱：「龍大俠眞的甚麼都知道了？」

林羣道：「知道了也好，反正海胖子又不是甚麼好人，咱門犯不着爲他苦幹到底。」

紅葉幽幽的嘆了口氣，却沒有再說些甚麼。

× × ×

對於盤龍谷的地勢，紅葉比林羣還清楚得多。

原來林羣一直太注重那幾十份宗卷，對於盤龍谷的環境反而忽略了。但紅葉閒來無事，却總是喜歡在谷內谷外逛來逛去，對於附近地勢可說是瞭如指掌。

在短短一盞茶時光之內，龍城璧已在後院一帶佈下了兩座陣法。

這兩座陣法，都由玉龍帮的高手負責調度，而所使用的陣式，也是這些高手早已駕輕就熟的騰龍劍陣。

沈遼一見這兩座劍陣，不禁叫了一聲：「好森嚴！」

秦麗歌却道：「管用不管用？」

沈遼說道：「到了這個地步，不管用也得要管用，否則大家都要一塊兒死在這裏！」

秦麗歌一拍胸膛：「有老娘在，就算老天崩了一截下來，你也不要害怕。」

沈遼道：「天崩當然不怕，就只怕妳壓了下來，把老沈一屁股壓扁。」

秦麗歌兩眼一瞪，正要罵人，已沉寂了一會的鼓聲又再大擂而起。

方怒北冷冷一笑：「天心老妖像個老猴子般跑過來了。」

沈遼雙槍一掄，喝道：「且看老沈把老猴兒釘在牆上，叫他知道出賣朋友的滋味！」

林羣道：「沈教主不要着急，管他甚麼老妖嫩妖，這裏是玉龍帮的地方，本帮主要他直着進來，橫着出去！」

沈遼望着他：「田帮主，這老妖怪的功夫可不含糊，你可得小心一點！」

林羣一楞，他本來沒有親自出手的打算，但沈遼這一句話，却像是一個套子把他的緊緊套住了。

他正要硬着頭皮上陣，秦麗歌却大聲道：「這老妖親嘴親死了小百合，老娘要把他的嘴唇和舌頭都割掉下來！」

林羣暗暗讚賞道：「這婆娘雖然烏烟瘴氣，但是却狗屁甚通，眞是巾幗不讓鬚眉。」

沈遼哈哈一笑，道：「秦婆娘，咱們並肩子上，就算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能够同年同月同日……」

「閉上你媽的笨鳥嘴！」秦麗歌立刻喝道：「今天大吉大利，老娘長命八百歲，與彭祖同壽！」

沈遼笑道：「我是說咱們同年同月同日殺敵，妳又緊張甚麼？」

這時候，第一座騰龍劍陣已陷於苦戰狀態，而且最少有八九個玉龍帮的武士倒了下去。

「別怕！老娘來也！」秦麗歌殺性大起，向天心教的弟子狂衝過去。

她這一衝勁勢駭人，四個天心教的刀手圍住了她一起發刀，却給她一衝而散，還有兩人咽喉被抓裂當場氣絕身亡。

原來秦麗歌不但脚下功夫了得，所練的「飛花淬葉手」也巳達到了第八層境界，等閒之輩恐怕連她怎樣發招也看不清楚，更遑論如何招架了。

沈遼大笑，隨後如風殺上：「秦婆娘，天心老妖就在第一座劍陣裏，待老沈把他的腦袋摘下來爲妳的小百合報仇！」

秦麗歌喝道：「少管閒事，這老妖留給老娘，你把這些小猢猻幹掉，免得老娘碍手碍脚！」

沈遼道：「這又有何難哉！」他雖然說得輕鬆，但其實却是絕不寫意，但他天生勇悍，敵勢越兇猛，他就還是不肯退縮，轉眼之間，又有三個天心教的刀手給他用雙槍擊殺倒下。

方怒北倚在一座假石山後觀戰，面露憂慮之色。

龍城璧也是兩眉深鎖，一言不發。

紅葉緊張起來，忽然情不自禁地拉着林羣的手，低聲道：「田帮主，那邊流了很多鮮血，眞可怕。」

林羣怔怔地瞧着她：「妳以前沒有見過殺人的場面？」

紅葉道：「見過。」

林羣道：「既然見過，那又有甚麼好怕？」

紅葉道：「但今天流血的人太多了，而且厮殺得極是殘酷。」說到這裏，忽然發抖起來。

林羣連忙摟緊着她，道：「夫人不要怕……只要我在這裏，那麼誰也傷害不了妳一根毫髮。」

紅葉的臉一陣發熱，抬起頭瞟了他一眼：「誰是你的夫人？眞是不怕害臊。」

林羣笑了笑：「我是田帮主，妳是田夫人，這難道還會是假的？」

紅葉哼的一聲：「偏偏就是假的！」

林羣道：「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咱們可以弄假成眞呀。」

紅葉搖頭搖：「不行。」

林羣道：「爲甚麼不行，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那是人生必經之路嘛。」

紅葉道：「我去當尼姑，那就不必嫁人了。」

林羣道道：「當尼姑可不是優差，而是大大的苦差，妳千萬不要自己上自己的當。」

紅葉道：「就算不當尼姑，我也是不嫁。」

林羣道：「妳若不嫁，我怎麼辦？」

紅葉道：「你可以另娶別人，世間上漂亮的姑娘還多着哪。」



林羣搖頭道：「在世間上，除了唐竹君之外，誰也不可能比妳更漂亮了。」

紅葉瞪了他一眼，忽然鼓起了腮：「那麼你去娶唐竹君好了。」

林羣又搖頭，道：「唐二小姐是不會喜歡我的。」

紅葉冷冷道：「你是一帮之主，人又長得這麼俊俏，她怎會不喜歡你？」

林羣道：「就算我是武林盟主，貌勝潘安八十倍，又有山丘一般的金子銀子，她也不會看我一眼。」

紅葉道：「你有臭狐嗎？」

林羣笑了笑，問道：「妳怎知道我有臭狐？」

紅葉吃了一驚，道：「你……你……眞的……」

「假的！」林羣在她的鼻子上揑了一下，笑道：「我若有臭狐，妳早就跑開老遠了，又怎會跟我站得這麼接近？」

紅葉撇了撇嘴：「人家的鼻子有毛病，就算你眞的有臭狐，我也不一定嗅得出來。」

林羣盯着她：「妳的鼻子眞的不怎麼靈？」

紅葉咬了咬牙：「是又怎樣？」

林羣嘆道：「那可損失大了。」

紅葉道：「我鼻子不好，又會有甚麼損失？」

林羣道：「不瞞妳說，我不但沒有臭狐，而且身上還很香，是個香氣迷人的香寶寶，偏偏妳却有鼻病，那不是大大的損失嗎？」

紅葉「呸」一聲：「虧你在這個時候還有心情來說笑！」

林羣道：「不說說笑，難道應該兩人抱頭痛哭一場？」

紅葉道：「你要哭，自己哭個够好了，我可不奉陪。」

林羣道：「不哭！不哭！此時此地，大丈夫流血不流淚。」

紅葉這才嫣然一笑：「巾幗不讓鬚眉，我也是一樣。」

林羣笑道：「如此甚好，既然妳我意見一致，這樁親事就此決定可也！」

紅葉「嘎」的一聲，臉兒巳紅得像是柿子。

× × ×

谷中大戰越來越是激烈。

第一座騰龍劍陣初時力守東北兩方，竭力抵禦着敵人的衝擊，但經過一場鏖戰後，劍陣巳被敵人衝散。

只見在一座水池左右，處處都是呻吟聲和咒罵聲，玉龍帮固然傷亡不少，天心教的弟子也是死傷枕藉，不計其數。

便在此時，又有逾百腰纏黑帶之人衝了進來，玉龍帮中立刻有人大聲呼喝，湧上去奮力接戰。

這些大聲呼喝的人，都是屬於紫旗的一流好手。

那紫旗旗主武功頗高，而且調動手下功夫相當高明，敵人來勢雖然兇猛，但紫旗一系武士却能力挽狂瀾，堅守陣地。

但過了半個時辰後，敵人越來越多，而且還有二十幾個使用暗器的高手加入戰陣。

這些暗器高手，使用的暗器和手法各不相同，有重達四五兩，出手急勁異常的裂頭金鏢，有輕如無物，但却見血封喉的鶴毛五毒針，也有毒砂、血霧化屍粉，甚至是淬上了劇毒的鷄蛋。

這種有毒的鷄蛋，一爆開來，蛋黃巳變成了紫黑之色，而蛋殼一沾到人的皮膚，就會緊緊黏着，然後毒氣就從皮膚滲透到血液，甚至是骨髓裏去。

紫旗旗主雖然力持鎭定，但他的部屬却支撐不來了。

林羣吃了一驚，悄聲問龍城璧：「這便如何是好？」

龍城璧沉聲說道：「這二十幾個使用暗器的傢伙，都是海中鯊帶過來的冷血殺手。」

林羣道：「再打下去，玉龍帮一定要完蛋大吉。」

龍城璧冷笑道：「那可不一定。」

林羣喜道：「你有妙計殺敵？」

龍城璧道：「沒有妙計，但却有個希望。」

林羣皺了皺眉：「你希望甚麼？」

龍城璧道：「有奇蹟出現。」

「奇蹟？」林羣拍了拍額角，不禁失望地叫了起來：「奇蹟！就算在一百年之內，恐怕也沒有多少次奇蹟會出現在世間上！」

龍城璧道：「不要太悲觀，雖然奇蹟可遇不可求，但當一個人鴻運當頭的時候，甚麼事情都可能會降臨到他身上的。」

林羣苦笑道：「你說的也許不錯，可是，我這個田帮主近年來却一直倒霉頂透，跟鴻運當頭這四個字，可說是相隔十萬八千里。」

龍城璧道：「難道你沒聽過否極泰來這句話？」

林羣道：「聽得多了，但好像總是不怎麼靈驗。」

龍城璧笑笑道：「這一次也許會靈驗了。」

林羣嘆了口氣，道：「但也許會變成一堆白骨。」

龍城璧道：「你似乎缺乏了自信。」

林羣道：「這裏巳變成了屠場，我這個帮主雖然是冒牌貨，但看見帮中弟子一個一個倒下去，實在大大的不是味兒。」

龍城璧道：「你這個假帮主眞還不錯，嗯，你會不會使刀？」

林羣道：「略懂一二。」

龍城璧「唔」一聲說：「略懂一二總比完全不懂高明，你就拿起這柄風雪之刀殺敵罷。」說着把風雪之刀交給了林羣。

林羣接過了刀，雙手緊握着它。

他的手忽然有點發抖，那不是因爲害怕，而是激動、興奮、也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這刀……這刀……是風雪老祖送給你的風雪之刀……」

「是的。」

「它是你的命根子！」

「也許是的。」

「但你爲甚麼交給我？」

「因爲你現在很需要它。」

「我有了它，就可以上陣殺敵？」

「不錯。」

「但你呢？你沒有了風雪之刀又如何

呢？」

「沒有了風雪之刀，我還是可以和你一起並肩作戰。」龍城壁的聲音充滿了自信，也充滿了摯誠。

林羣把雪刀輕輕一揮，但覺刀鋒寒氣迫人，光華奪目，不禁大讚：「果然是好刀，果然是名不虛傳的雪刀浪子。」

龍城壁淡淡地一笑，人已瞬即掠了出去。

林羣再把雪刀揮舞，胸中已充滿了沸騰的熱血。

一個腰纏黑帶，挺着點鋼長矛的漢子剛好奔殺過來，他一看見林羣，就不由分說地一矛刺向林羣的小腹。

林羣大笑：「來得正好！」笑聲中，輕輕閃過鋼矛這致命一擊，接着七刀連發反擊過去。

那漢子接了兩刀，但却中了五刀。

這五刀沒有把他揮斬成六截，但却砍開了他半邊腦袋。

血飛濺，濕了林羣一身衣衫。

紅葉却又在這時走了過來，怔怔地望定了他。

林羣舐了舐手臂上的血，說：「又腥又苦。」

紅葉自露關切之色，問道：「是你流的血？」

林羣搖搖頭：「現在還沒有，但等一會兒就會流出來了。」

紅葉立刻抽出了背負着的長劍：「我來陪你。」

林羣凝視着她，半晌才說出了一個字：「好！」

× × ×

沒有帶着雪刀的龍城壁，依然勇猛驚人。

他才闖入戰陣，已有六柄飛刀，一蓬毒砂和十二支透骨釘向他身上招呼。

飛刀可以抄接，毒砂却不可不避，但他才避開了毒砂，十二支透骨釘已逼近了眉睫。

他沒有猶豫，立刻把抄接過來的飛刀急擋。

叮！叮！叮！叮！叮！

那個發出十二支透骨釘的殺手，立刻就掉進了一個難以置信的噩夢裏。

因爲十二支透骨釘，竟然有六支反射回來，釘進他雙目、鼻樑、兩頰和胸口之上。

他知道自己不會立刻死，但却一定再也活不下去。

撒出毒砂的殺手也驚愕得呆住了，但他瞬即又再抓起了第二把毒砂。

可是，他第二把毒砂還沒有撒出，一柄飛刀已射進了他的咽喉。

飛刀是他伙伴的，他的伙伴苦練飛刀已二十餘年，而且在最近十年內，從來也沒有失手過一次。

但這一次例外了，他的飛刀殺不了龍城壁，却反而成爲同伴的閻王令。

那飛刀殺手身上還有飛刀，但這時候却再也不敢發射。

龍城壁逼視着他，冷笑道：「你還在等甚麼？」

那飛刀殺手說：「等援手。」他才說完這三個字，背後已有五個腰纏金帶的漢子奔殺過來。

五個人，五柄大刀，五聲怒吼。

吼聲甫落，五柄沉重而鋒利的大刀已同時高高舉起，接着就瘋狂地砍了下來。

龍城壁沒有閃避，也沒有招架，只是輕輕的嘆了口氣。

他沒有閃避和招架，是因爲這五柄大刀並不是砍向他，而是砍在飛刀殺手的腦袋。

那飛刀殺手傻住了，他做夢也想不到來的不是援手，而是敵人。

但他是從何處而來的敵人，他却是死了還不知道。

× × ×

沒有雪刀的龍城壁，仍然擁有不可輕侮的威力。

那些暗器殺手，一個一個在他的面前倒了下去，而盤龍谷內的形勢，也開始逐漸有了改變。

但最激烈的一戰，却在一座亭子之下展開。

在這座八角亭下，一僧一道正聯手苦戰一個胖子。

這一僧一道兩個人加起來只有三隻手，正是拾葉大師和白眼道人。

而那個胖子，就是化名譚海，把武林鬧得天翻地覆的海中鯊。

拾葉大師雖然只賸下一條左手，但却已練成了佛門八大劍法之一的「密迦禪十字劍」，而白眼道人爲了配合他這一手佛門劍法，也用玄門「清風十九劍」聯手對付海中鯊。

這套清風十九劍威力奇大，只見劍鋒上所發出的勁氣有如疾雨勁風，而且劍勢越轉越快，往往一劍殺出就罩住了敵人胸口七八處大要穴。

再看拾葉大師，雖然只是獨臂揮劍，但却氣度凝重，全身猶如淵停嶽峙。

他發劍次數，遠比白眼道人爲少，但却每一劍都貫注了渾厚之極的內家眞氣，威力更是非同小可。

這一僧一道聯手之下，海中鯊倒也不敢稍爲輕視，只見白眼道人的劍招越變越是玄奇，就像是有無數銀光閃閃的蛇兒在海中鯊的身邊飛來飛去，而拾葉大師不時一劍殺出，更是隱隱挾着風雷之勢，令人爲之觸目驚心。

但海中鯊只是赤手空拳，就把這兩人的劍勢一一化解。

兩人久攻之下，額上都已淌出了汗，而在拾葉大師禿頭之上，更是冒出了一層白白的蒸氣。

過了一頓飯時光，戰況更是急轉直下，海中鯊突然居中搶攻，一招「二龍爭珠」就把白眼道人的兩顆眼珠子挖了出來。

這一招招數平凡，但却是殘酷毒辣無比。

白眼道人立刻疼得怪聲亂叫，劍法也登時紊亂得全無法度。

海中鯊一招告捷，獰笑之聲也隨即暴起。

他這一陣獰笑，其目的就是在擾亂拾葉大師之神，以便迅速解決這一場亭下之戰。

但是拾葉大師的定力過人，並未爲其所動，只可惜白眼道人一敗，他這個獨臂老和尚得獨力支撐下去，也已是難乎其難之事。



而那邊廂，林羣揮動雪刀，居然有了竟想不到的效果，連天心老妖也給他一刀揮爲兩段。

秦麗歌哈哈一笑，向林羣姆指一豎：「好刀法，砍得眞好……」

但是她才讚了兩句，人已仰面倒下，原來她早已給天心老妖所傷，而且傷勢極重，只是全憑一股戰意才能支持到現在而已。

她一倒下去，就再也沒有半點氣息，而在她身邊，却躺着了沈遼。

而沈遼更是早已死了，他是給一支金鏢從背後打中背心而進入枉死城的。

林羣殺了天心老妖，身上的血漬更是越來越多。

而這時候，又有更多腰纏金帶的高手湧了進來。

這些腰纏金帶的高手，個個勇銳不凡，把天心教和海中鯊帶來的殺手消滅了不少。

海中鯊雖然挫敗了白眼道人，也隨時可以殺了拾葉大師，但戰況却對他越來越是不妙。

這一羣腰纏金帶的人，完全是針對着海中鯊的部屬而來的。

海中鯊的手下都腰纏黑帶，而這些人却腰纏金帶，似乎是早有準備，故意要在這時候一顯顏色。

海中鯊忽然想起了一個人，忍不住失聲怒叫道：「是顧婆婆！」

他這一聲怒叫確是十分响亮，是以雖然四週殺聲震天，人人還是可以聽得很清楚。

但只是這麼一叫，旁人也不容易明白是甚麼意思。

海中鯊忽然憤怒極了，他一怒之下，出招便更毒辣可怕。

拾葉大師首當其衝，連密迦禪十字劍也擋不住海中鯊瘋狂的一爪。

這一爪直插進拾葉大師小腹，竟然連腸臟也給海中鯊拉了出來。

紅葉恰好看見，嚇得爲之花容失色，差點沒有當場昏倒過去。

林羣連忙摟着她：「夫人，妳不想看就不要看，這廝簡直是個禽獸！」

海中鯊怪聲道：「你們果然是戲假情眞，我要你們都不得好死。」

林羣冷冷道：「死便死好了，反正你也不能得償所願。」

海中鯊大怒，有如瘋子般向林羣撲了過來，但白眼道人却在這時拚盡最後一口氣，橫揮怒劍急斬他胸腹。

這一劍來得極是突然，連海中鯊也沒想到，白眼道人在雙目失明之後，居然還能發出如此可怕的一劍。

但這一劍還是傷不了海中鯊，只能劃破了他左邊衣袖一角。

海中鯊咒駡了一聲：「瞎道士活得不耐煩了！」反手一掌，立時便擊中了白眼道人的額角。

白眼道人慘嗥一聲，便頹然倒下，而兩隻眼洞仍然鮮血直流，形狀極是慘厲可怖。

林羣驚怒交集，道：「你滿手血腥，眞不是人！」他說着這兩句話的時候，兩眼直瞪着海中鯊，手中雪刀也已經高高舉起。

海中鯊目光倏地一亮，陰惻惻的笑道：「這柄刀不錯，拿來！」

林羣「呸」一聲：「做夢！」

海中鯊的目光仍然凝注在雪刀之上：「這是不是風雪之刀？」

林羣冷冷道：「哼！你不配談論這柄刀！」

海中鯊道：「我不配，誰配？難道你又配得上這柄刀了？」

林羣傲然道：「當然！」

海中鯊哈哈一笑：「聽你的口氣，好像已經成爲這柄刀的主人了？」

林羣說道：「我雖然不是這柄刀的主人，但却是它的主人親手把它借給我使用的。」

海中鯊道：「那很好，你現在把刀給我，我馬上給你解藥。」

林羣冷笑道：「我現在活得很好，有沒有解藥都不在乎。」

海中鯊道：「但沒有眞正的解藥，你在一年之內就會頭髮落盡，生滿疔瘡毒發而死。」

林羣道：「生死事等閒耳，而且只要頭髮落掉一半，我就會自行了斷，不必再受那毒發全身等死之苦。」

海中鯊嘆了口氣：「這又是何苦由來？反正這柄刀又不是你的……」

「正因爲不是我的，更加不能用來借花敬賊！」林羣的語氣斬釘截鐵，絕無半點轉圜餘地。

海中鯊面露失望之色，嘆口氣道：「眞不幸，我實在不想殺你，但是直到如今，唉……」

不等他「唉」下去，林羣已一刀向海中鯊迎面砍至。

雪刀不是他的，他也不懂得八條龍刀法。

但當林羣砍出這一刀的時候，他只覺得自己全身上下都充滿着一種氣。

這種氣，不但是勇氣，而且也是正義凜然之氣。

而任何人有了這種正義凜然之氣，他就再也不會有任何的恐懼。

海中鯊的臉色變了，因爲他看見林羣這一刀，就知道林羣已下了最大的決心來殺自己。

世間上最可怕的敵人，往往就是決心和勇氣都同樣大的頑敵。

這種人就算才智不高，武功不濟，但仍然最有機會擊敗自己。

決心和勇氣，本來就是最致命的武器，任何人擁有了它，都極有可能在最後關頭奪取得到最後的勝利。

海中鯊的確不想殺林羣，因爲他曾經在這個年青人的身上花過不少心思。

但是，現在他再也不能爲這一點而手下留情，否則，將來一定會變成「養虎爲患」。

瞬息之間，林羣已砍出了十刀。

刀刀如狠似虎，他誓殺海中鯊而後甘心，至於以往的一切顧慮，如今都已拋在腦後。

他甚至沒有餘暇去想及小詹、紅葉和

自己將來的命運。

海中鯊越看越是心驚，他並不是害怕會敗在林羣的手裏，而是對自己的手段佈局產生了憂慮、疑惑。

現在，他已深切體會到，當一個人把性命置諸不顧的時候，幾乎任何威脅恐嚇對他都是無效的。

小詹本來已是一柄鎖，但林羣連這一柄大鎖也衝毀了。

「連我都可以去死，你爲甚麼不能陪我走一趟？」這種想法並不可笑，而是可怕。

可惜小林還是小林，就算在這一年以來他的武功大有進展，畢竟還是打不過海中鯊。

海中鯊終於勁貫食指，在林羣的「笑腰穴」上點了一下。

林羣立時大笑，刀勢却停了下來。

海中鯊已穩操勝券，只要再拍一掌，馬上就可以把林羣擊斃，但也就在此際，風雪之刀已落在另一個人的手裏。

這人握着雪刀，只見刀尖微微向上，雖然刀鋒不動，却已有無窮殺着等待着海中鯊。

海中鯊臉色一沉：「龍城璧，這裏並不好玩！」

那人淡淡一笑，正是雪刀浪子。

「你認爲不好玩，但我却覺得好玩之至。」

海中鯊道：「在不久之前，你不是還在青雲村嗎？」

龍城璧道：「不錯，那裏也很不錯，地方雖然細小一點，但却熱鬧得很。」

海中鯊道：「席九和平蔭鳧怎會大打一場？是不是你挑撥的？」

龍城璧笑了笑：「你喜歡怎麼說就怎麼說，就算是彌天大罪般的罪名加在我身上，我都不會在乎。」

海中鯊冷哼道：「這兩個混球，正經事辦不好，就只會窩裏反，自己人揍自己人！」

龍城璧道：「世間上不少戰禍，都是由於窩裏反才引起的。」

海中鯊瞳孔一縮，問道：「你是在說顧婆婆？」

龍城璧道：「顧婆婆是你的好伙伴，她從來都沒有欺騙過你。」

「放屁！」海中鯊怒道：「你以爲我是個白痴？若不是她從中弄鬼，怎會弄得如此一團糟？」

龍城璧道：「你若不糟，別人就糟透了，尤其是田振烈夫婦，還有大石堂的幾百個好漢，只怕都會毀在你的手裏！」

海中鯊冷冷道：「你不必去爲田振烈夫婦担心了。」

龍城璧道：「爲甚麼？」

海中鯊道：「我已下令把這對男女處死了，對於兩個死人，你又何必爲他們担心？」

龍城璧搖搖頭，道：「你這道命令沒有人會執行，因爲顧婆婆已經把他們放掉了。」

海中鯊獰笑道：「一派胡言。」

龍城璧道：「你不相信，我也不會在乎，反正你已完了。」

海中鯊狂笑一陣，道：「浪子，你眞是冥頑不靈……」說到這裏，忽然接不下去。

因爲顧婆婆來了。

「海中鯊，你還認得我嗎？」顧婆婆的聲音很冷，又冷又古怪。

海中鯊怔住，良久才突然喝道：「妳不是顧婆婆！妳是誰？」

顧婆婆哈哈一笑：「你現在才知道，太遲了！」

海中鯊臉色驟變：「妳的聲音好熟！好熟！我是聽過的……」

「顧婆婆」格格一笑：「再想一想，你就會記起來了。」

海中鯊忽然失聲道：「妳……妳……姓孫？」

「對了，我姓孫，是孫大夫的姐姐孫大娘！」

「顧婆婆呢？」

「她沒有出賣你，但却死了。」

「是……是妳幹掉了她？」

「不是我又還會是誰？而且，除了孫大夫的姐姐，又有誰的易容術可以瞞得過譚大老闆的眼睛？」孫大娘又笑了，笑得令人爲之毛骨悚然。

海中鯊的一顆心終於沉了下去。

龍城璧的雪刀又已逼近了半尺：「這只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孫大娘冷冷道：「龍大俠是個值得信靠的人，所以，我在青雲村把他拉攏過來，也只有他那樣狂放不羈，極有俠義心腸的人，才可以給你這條惡鯊來一記致命的襲擊！」

海中鯊倏地大笑：「好計謀！好計謀！孫大夫若跟妳相比，簡直和妳脫鞋洗脚都不配。」

孫大娘冷笑道：「我這小小奸計又算得上甚麼？跟你和顧婆婆所定下的龍鳳奇謀，委實有天壤之別。」

「龍鳳奇謀！不錯，這是咱們的龍鳳奇謀，我眞想不到你連這四個字也都知道了！」

「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雖然你可以瞞騙大多數人，但只要有半點漏洞，那麼所有陰謀都會完全失敗。」

「孫大娘，我問你！妳是怎樣殺掉顧婆婆的？」

「要殺一個人，最少有好幾百種方法，你又何必苦問到底？」

「好吧！我不問！但是我現在還活着呢！」

「活着又怎樣？大石堂已不再跟玉龍幫對敵了，連二谷三教的高手也最少有一大半要倒戈相向！」

「這都是妳幹好事！」

「好事不妨多幹，這是可以積福積壽的。」

海中鯊笑了，慘然地笑。

龍城璧望定了他，忽然問：「你是不是很喜歡風雪之刀？」

海上鯊點頭。

龍城璧立刻把刀給了他。

孫大娘立刻驚呼道：「你瘋了？」

龍城璧聳了聳肩：「我沒有瘋，只是殘忍一點而已。」

海中鯊握緊着雪刀，意外地凝視着他，過了很久很久才說：「我是不是你的朋友？」



龍城璧道：「不是朋友，是敵人。」

海中鯊道：「你把刀交給小林，這還不難理解，但把刀交給海某，又有甚麼理由？」

龍城璧道：「朋友需要用刀的時候，我不會嗇吝，敵人也是一樣。」

海中鯊道：「你把刀交給我，讓我來殺害你和你的朋友？」

龍城璧搖搖頭，道：「不是這樣。」

海中鯊道：「不是這樣又是怎樣？難道你認爲我會拿着你的刀來抹自己的頸子嗎？」

龍城璧這一次點了點頭，說：「對了！正是如此，所以我才說自己是個殘忍的人。」

海中鯊的眼色變了。

他怔怔地凝視着龍城璧，又過了很久，才長長地嘆了口氣，說道：「你這一注押對了。」

語畢，一刀抹頸，接着微笑着倒下。

× × ×

沒有人會相信的怪事已發生，而且已經結束。

海中鯊的確很喜歡風雪之刀，但是當他觸摸到這柄刀的時候，他已面臨窮途末路。

當然，他可以垂死掙扎。

但一個眞正的大梟雄，是不屑如此掙扎的。

成者爲王，敗者爲寇，既然失敗了，那麼死也要死得爽爽快快，才算是梟雄本色。

龍城璧已看準了這一注，所以就用雪刀作爲賭注押了下去。

這一注他贏了，但這種勝利並不值得高興，而只會帶來刦後餘生的唏噓。

× × ×

故事已近尾聲。

兩個月後，醫谷谷主許竅之在一間小酒舖裏找到了龍城璧。

「浪子，久違了。」

「小林和紅葉怎麼啦？」

「毒性盡除，兩人情投意合。」

「這又是時九公的功勞了？」

「非也，時九公不在醫谷，解除奇毒之事，由另一神醫包辦妥當。」

「此人是誰？」

「許竅之是也。」

「你何時學得這樣油腔滑調了？」

「偶一爲之，無傷大雅。」

「紅葉的和尚大哥，此刻情況又如何呢？」

「平安大吉，他已被孫大娘收爲乾兒子。」

「哦？和尚也會認個乾媽？他想還俗嗎？」

「他不是想還俗，而是已經決心要還俗。」

「其實做和尚也沒有甚麼不好，有時候我也想試一試。」

「何以一直不付諸實行？」

「捨不得一個人。」

「唐家二小姐？」

「哈哈！哈哈！……」

（全文完）

## 綁架五小 暗殺五老

# 擄殺奇案

民初「追捕」技擊故事

雲劍飛·文
可飛·圖



秋高氣爽。

這種天氣最宜登高遠足，是故自入秋以來，石林一帶便遊人不絕。

這石林乃名符其實爲石之林，其狀千奇百怪，人在其中大異其趣，是故遠近聞名，慕名而來遊覽者，大不乏人。

在一處形如磨菇的石林前，正有五名男女，在指點說笑，欣賞着這種只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才能够創造出來的獨特奇案。

這五名男女皆很年輕，最大的年紀不過二十五歲，最小的一個年紀看來只有十六歲左右。

這五人的衣着皆很趣時，三個男的留着中分頭，在陽光下髮光鑑然，其中一個鼻樑上架着一副金絲眼鏡，三個人皆穿着煌然西服，這在當時來說，可是一種身份的象徵，因爲在當時乃是民國初年，不少頑固的老人仍然在腦後留着那條「豬尾巴」，不捨得剪掉，就算是一般的民衆，雖然剪了辮，穿的仍是長衫短褂之類的服裝，能够穿上西裝的，不但表示其人家中富有，必定也接受了新思想，受過洋敎育，一般的平民百姓，那有這種資格？

而那兩個少女則剪短髮，梳了兩條辮子，額前覆着整齊的劉海，穿着在當時最流行也最時尚的「鳳仙裝」，充分地表現出女性的苗條身姿來，白鞋白襪，更加充分地顯露出那份掩不住的青春活潑來。

原來這三名男女皆是南寧城中五大首富的子女，都在上海受過洋敎育，見識過花花世界，這一次他們來石林遊玩，乃是久聞其名，而且年青人生性好動，加上家中有的是錢，興頭一到，大家便結伴同遊了。

「唏，曼君姐，妳說那根石筍像不像洋人戴的硬殼帽？」年紀最小的陳雲玉笑指着一根帽狀的石筍。

被陳雲玉喚作曼君的少女甩甩左邊那根辮子，循指望去，端詳了一下，點頭脆笑道：「雲玉，像極了，妳看那一根，像不像洋人握着的『士的』？」

這叫曼君的少女姓張，其父乃是南寧城內所有戲院子的老板，人稱之爲戲院大王。

至於那陳雲玉，父親是做珠寶生意的，南寧城內最大的那家玉意軒古董珠寶店，就是她家開的。

「曼君姐，妳看他們三個擠眉弄眼，陰聲講細聲笑的，不知他們又在想到什麽只有他們才能够聽的東西了。」陳雲玉忽然歪着頭，斜乜着那三位西裝少年。

其中那位戴金絲眼鏡的青年忙大聲說道：「表妹，妳就是多心，咱們不過看到這些石筍奇形怪狀的，什麽也像，看到那根像極了咱們學堂中那位整天板着臉，活像一條獅子狗一樣的翟總務，忍不住笑起來。」

這位戴金絲眼鏡的青年姓李，名志雲，父親做　生意是水陸貨運，南寧城中心就以他家開的那家南順記水陸運輸公司最大，自然，也承攬了南寧城內八成以上的水陸運輸生意。

「曼君，我們確是笑那根石筍像學堂的翟總務啊，妳千萬別多心。」年紀最大的那位趕緊接口，緊張但又愛慕地望着張曼君。

原來他與張曼君是情侶，感情很好，自然不想愛侶有所誤會，他姓趙，名毅生，父親在南寧做的是綢緞布匹生意，城內的綢莊布店有七成是他家的。

「仲豪，你們剛才眞是因爲那樣才笑？」曼君瞟了一眼趙毅生，轉對那名有點靦覥，眼大大的青年。

「表姐，是眞的。」那名青年忙不迭說。

這青年姓劉，與張曼君是姨表之親，他的父親幾乎壟斷了南寧城內的飲食行業，其生意之大，可想而知。

「雲玉，既然仲豪也那樣說，他們不會假的了。」張曼君伸手挽住了陳雲玉的手臂。

「這裏看過了，咱們再到那裏看。」陳雲玉輕笑着，愛嬌地將身子微微靠在張曼君的肩上，拿眼瞟着三名青年。

李、趙、劉三人相顧一眼，李志雲托托眼鏡，提出道：「時候巳不早了，咱們還是回去吃晚飯吧，明天再來好麽？」

趙毅生抬頭望一下西斜的日頭，讚同道：「快黃昏了，咱們還是回去吧，若是天黑，說不定會迷路。」

「嗤，虧你們平時自誇怎樣大胆，走夜路也不敢！」陳雲玉嘲笑出聲。

「雲玉，話不能這樣說，這石林地方廣闊，人在其中，就像在森林一樣，很容易迷路，若是天黑後看不到路，那就很難走出去了，我們三個是男人，倒沒有什麽，你們兩個是女的，到時只怕嚇也嚇死了。」劉仲豪故意嚇陳雲玉。「這些千奇百怪的石筍，在黑夜中看來，就像怪物野鬼般嚇人，我不信你不怕！」

陳雲玉的臉色變了一下，但却咀硬地道：「哼，別嚇人，咱們就留下來不走，看看誰嚇得要死！」

張曼君忙笑笑道：「雲玉，別逞強了，咱們還是回去吧，聽說這附近一帶時有匪徒出沒，截刦遊人，我們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提到匪徒，五人俱變了臉色，這可不是玩的，而這也是眞的，他們在旅店中就聽管房的提醒過，叫他們小心點，不要貪高興獨自跑得遠遠的，免遭匪刦。

五個人皆心虛地四下張望着，這才發現這附近就只有他們五人，四周圍靜悄悄的，不由心裏發毛，陳雲玉再也挺不下去了，首先發慌地道：「曼君姐，既然這樣，那就快走吧。」

劉仲豪心中也是虛虛的，但却不忘嘲笑陳雲玉，嗤笑一聲道：「怎麽哪？怕了麽？」

陳雲玉個性好勝，自然不肯在咀頭上認輸，正想開口反擊，李志雲却神色微震，噓聲道：「你們聽到脚步聲麽？」

四人一聽，不由心頭微震，目光急急四下溜視着，同時傾聽着，陳雲玉怯怯地朝着張曼君靠了靠。

「沙沙沙……」五人清楚地聽到脚步輕輕移動的聲音，不自禁畏縮地靠在一起，目光循聲望過去。

這時候雖然是白天，但由於五人的心中巳被恐懼充塞了（是對截刦的匪徒的恐懼），却就像黑夜走路，驟遇鬼魅般的驚怕。

「咱們還站着幹麽？快走吧！」趙毅生年紀最大，也最有主觀，突然低聲叫起來。

四個人立時像觸電般猛醒過來，一言不發的，朝來路那面急急走去。

趙毅生以「老大」的姿態，走在最後，保護着四人。

「沙沙沙」脚步移動聲更急更重起來，五人聽在耳中，有如厲鬼在後面追趕一樣，連頭也不敢回，走得更急。

驀地，走在最前面的李志雲猛地窒停下來，同時發出一聲驚叫，令到緊跟在他後面的劉仲豪收脚不住，撞在他的身上，差點跌倒在地上。

跟在劉仲豪後面的張、陳兩人急忙收脚，才沒有撞上他，但巳嚇得花容失色。

「志雲，什麽事？」還是趙毅生最鎮定，他伸手執住張曼君一條手臂，以示安慰。

「蛇，有蛇……」李志雲驚恐地叫着，臉上血色全無。

「沒有咬着吧？」趙毅生一顆提到喉嚨的心這才放了下來，吐了口氣，趨前去看。

「沒……有……差點……踩着……了……」趙志雲仍然臉青唇白的，這也難怪他，一個嬌生慣養的富家子，幾曾見過那種可憎又可怕的蛇兒？不將他嚇暈，巳算他大胆了。

「怎會忽然有蛇出現的呢？」趙毅生邊走上去邊喃喃道：「怎麽沒有聽人提起這裏有蛇出沒的？眞是奇怪。」

「沒聽說過不等於說沒有，這種地方，有蛇出現也絕不奇怪。」劉仲豪亦是一臉煞白的，可知他亦是很怕蛇的。

陳雲玉以手掩着胸口，驚聲道：「嚇死我了，幸好不是我走在前頭，要不，我早巳暈倒了。」

張曼君雖然心中驚怕，但是却壯胆地道：「快別說了，既然沒事，那還是快走吧。」

眞是一言提醒夢中人，四人這才乍然省起那神秘的脚步聲，同時一虛，不由又往後面望去。

這一望，五個人都忍不住發出一聲驚悸的尖叫，臉無人色地大睜着雙眼，望着一個從一根石笋後閃出來的漢子。

那漢子一臉鬍渣子的，年約三十許四十不到，相貌倒沒有什麽可怕之處，可怕的是，他的手中握着一把短鎗，黑亮的鎗口正指着他們五人。

絕無疑問，這應該是旅店管房的提到的匪徒了。

五人這刹那的感覺，就像從平地上一下子掉到無底深淵一樣，心中的恐懼眞是無法形容。

而張、陳兩人沒有當堂昏倒過去，已經是奇跡了。

「嘿嘿，看樣子五位可是五頭肥羊啊！」那漢子銳厲的目光不停地在打量着五人。

「光天白日的，你……你想怎樣了？」趙毅生壯着胆子問。不過他的語聲却打着顫。

「哈哈，看你們一身洋裝的，應該是見過世面的人，却怎會問出這種廢話來？」一把聲音起自五人身後的一條石笋後。

五人一聽，驚恐更甚，慌忙扭頭望去，看到身後數尺外那根龍形石笋後，閃出一個年輕漢子來，臉上泛着冷寒仇視的笑意，盯着五人，手上也有一柄鎗。

「你……你們別……亂來，我……們將身上値錢……的東西全給……你們……你們別……難……爲我們……」李志雲也不管眼鏡巳滑落到鼻尖上，首先從西裝袋中掏出一個金光燦燦的掛錶來，遞給那年輕漢子。

那年輕漢子却沒有伸手去接，只是有點憎惡地「哼」了一聲。

李志雲却像被雷殛般，渾身震顫了一下，乞求地望着那年輕漢子。

陳雲玉與張曼君却巳驚怕得互相摟抱成一團，渾身簌簌顫抖着。

「你……們不會……殺……我們吧？」劉仲豪慌恐地望着那鬍渣子滿臉的漢子，生恐他食指一勾，賞他一顆鎗彈。

「你們五個可是我的財神爺，我又怎捨得殺死你們呢？」鬍渣漢子深沉地低笑着。

「你們到底想怎樣？」趙毅生鼓足勇氣問。

「何必這樣急着知道呢？」鬍渣漢子不懷好意地朝趙毅生笑笑，「慢慢的，你們自然會知道。」

五人聽了，差一點沒有昏倒過去，不知對方怎樣處置他們。

「求求你……你……放了我們吧……」張曼君從喉嚨內勉強擠出這幾個字來。

「放心，我才沒有那樣多的米飯養你們，時刻一到，我自然會放了你們。」鬍渣漢子說着忽然擺動了一下鎗管。

霎眼間，從五人站着的四周圍的石笋後，又閃出三條漢子來，只有一人手上有鎗，其餘兩人手上拿的是短刀與利七，慢慢向五人逼近。

五人驚恐得手脚痠軟，幾乎連站也站不穩，在對方幾人的進逼下，不由自主地靠攏在一起，忽然，張曼君發出一聲尖叫，原來是陳雲玉巳受不住驚嚇昏了過去。

接着，五人也先後莫名其妙地昏了過去，以後的事，他們都不知了。

× × ×

南寧在當時乃是廣西省會，雖然比不上上海廣州那樣商業發達，但也很繁盛。

幾乎是在同一天的正午時份，趙、陳、李、劉、張五大富戶皆接到一個神秘包裹。

一個小時之後，五大家的家長先後來到了南寧最有名氣的天宮樓酒家一個特設的雅房內。

五個人皆是一臉憂急慌惶之色，見面之下，急不及待地互相問道：「怎會發生這種事的？」

原來，五大家在正午時分各自收到的包裹，內裏有一件他們兒女的貼身心愛物件，而且附有一封信。

趙、劉、李三家收到的是他們的兒子隨身帶着的金錶，那種掛錶在當時來說，是一種時尚的玩意兒，亦是一種身份的象徵，故此那時代的年青人只要玩得起，必定隨身帶備一個，當然，銀製的比普通鋼製的要貴重，金製的又比銀製的更名貴。

越名貴，他的身份自然越高。

而那三個金錶之上，皆刻有三家兒子的姓氏的英文字母，這在當時亦是一種時髦的玩意，所以，這是錯不了的，三家皆肯定那是他們兒子之物。

而信上的內容一式一樣，要他們各自拿出二千塊大洋來贖取他們的兒女。

至於張陳兩家，包裹內分別放着他們女兒的一件飾物，一條繫着金心墜，內嵌一張張曼若的小照；陳家的是女兒陳雲玉自小佩在身上的一塊家傳玉珮，這都是不可能假造出來的。

是以五家在接到那神秘包裹後，焦急恐惶，既然五人是同遊的，一人出了事，那表示五人也遭到同樣的命運，首先派人去詢問其餘四家的是趙老闆世宗，果然證實了他的猜想，於是，五家便相約在天宮樓的雅室內共商應付之法。

而這天宮樓是劉家開的，這自然沒有問題。

× × ×

「世宗兄，曼君他們被匪賊擄去，生死未卜，這可怎辦？」張曼君的父親張定一才走進來，還未坐下，便張惶無措地望着趙世宗，頻頻拿手帕抹着臉上的汗水。

要知道他只有曼君一個女兒，身後事全靠這位女兒打理，他怎不慌恐焦急。

趙世宗却比較鎭定，雖然他的心中亦是慌惶焦急，伸手按着張定一的肩頭，不



疾不徐地道：「定一兄，別慌急，這個時候急也沒有用，先坐下喝口茶定定神再慢慢商議，他們要的是錢，不是命，相信曼君他們暫時是沒有事的。」

張定一噓了口長氣，整個人像癱瘓了般坐在椅子上。

「家昌兄，你的意思怎樣？」說話的是李志雲的父親李大年，平日紅光滿臉的走運相，這時巳變得灰敗頹然，口顫顫地朝坐在他身側，頻頻喝茶的劉家昌看着。

劉家昌是劉仲豪的父親，他有那麽一個習慣，遇到什麽緊急重大之事，便會口乾舌燥，非要喝茶不可，否則，他什麽主意也拿不出來。

呆了一呆，拿起茶杯來，一口喝了杯中的茶，他這才吶吶地說道：「大年，還有什麽意思的，仲豪他們的命捏在他們的手上，還有什麽好說，二千塊咱們又不是拿不出，爲了仲豪他們，我看就依了他們吧。」

「對，家昌，我也是這個意思，就算破財擋災算了！」李大年神情一下子變得「活」了起來。

「但他們却沒有交代怎樣付欵，就算咱們肯付錢，也不知怎樣付？」陳雲玉的父親陳壽苦着一張臉，直搓手。

「壽兄，這個倒不用急，我相信他們必定還會派人與咱們聯絡的。」趙世宗負着手，在房內踱來踱去，忽然停下來，掃了四人一眼，試探地道：「四位不打算驚動偵緝隊？」

「世宗，千萬不可，別的事可以要他們出頭攬妥，這件事却關係到志雲他們的生死，偵緝隊那些丘八你又不是不知他們辦事的能力的，要他們唬唬人，辦些鷄毛蒜皮的事還可以，若是他們插上手，肯定弄砸，那時……」李大年連連搖着手，頻頻抹着額上的汗水。

「世宗兄，二千塊又不是拿不出，總之只要仲豪他們能平安回來，那就依他們的意思算了，又何必驚動偵緝隊呢？再說，這件事傳出去，對咱們也不大好。」劉家昌急急地附和。話未說完，巳喝了一大杯茶。

陳壽亦附和道：「就照他們的意思付欵好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否則弄糟了，那就……」

下面的話他認爲不吉利，所以忙打住了。

「我也是這意思，但不知世宗兄的意思怎樣？」張定一亦連聲說。

趙世宗何嘗想多事，只是，他不甘心就這樣白白將二千塊大洋送去，那實在心有不甘，總想給點厲害那些匪徒看一下，以免將他們當成羊牯，如今見四人皆反對他那樣做，只好讚成道：「四位既然那樣說，那就照四位的意思去做吧。」

「但怎樣與他們聯絡？」李大年着急地問。

「他們自會派人來聯絡的。」趙世宗滿有把握地說道：「他們既然提出了條件，不論咱們答不答應，他們也想知道結果的。」

「那咱們現在怎辦？」張定一六神無主地問。

「現在咱們只有各自回家等！」趙世宗揮揮手，拿眼掃了四人一下。「記着，誰先得消息，立刻通知其餘幾家！」

四人應了一聲，也無心再留下去，站起來紛紛往外走。

看到四人那種慌惶無措的樣子，趙世宗不禁在心裏嘆了口氣，搖搖頭，暗自忖道：「看他們那種六神無主的樣子，眞不知他們平日怎樣在商場上縱橫馳騁，呼風喚雨的！」

× × ×

他這裏正待走出去的時候，最先走出去的陳壽却嚷着轉身衝返進來，差一點沒有將正走出去房門口外的李、劉、張三人撞倒。「唏……有……有消息了，有消息了！」

陳壽手上拿着一個粗紙信封，那神情就像執到寶一樣，叫嚷着衝進入房中，李、張、劉三人倉惶閃避過，亦急忙返身衝回房內。

趙世宗急上前一步，執住陳壽的肩臂。「壽兄，是什麽人給你的？」

陳壽喘了口氣，結結巴巴地道：「是一個茶房交給我的！」

「那還不快拆開來看看！」李大年急不及待地叫道。

陳壽怔了一下，忽然將信遞給趙世宗。「世宗兄，還是你拆開來看吧。」

趙世宗一把接過，將封口撕開，抽出一張毛邊紙來，展開，目光一落，細細地看起來。

其餘四人皆眼巴巴地望着趙世宗，希望能够從他的臉上表情看出一點端倪來，偏是趙世宗的神態全無變化，急得四人直眨眼。

「世宗，信上寫些什麽？」張定一終於忍不住，開口問：「不是他們又改變了主意吧？」

他這一說，令到陳、劉、李三人更加緊張起來，陳壽也不管枱上的茶是那一個喝過的，順手抓起來就往口裏倒，這樣，他才算沒有那樣緊張。

「他們沒有改變主意。」趙世宗終於開口了，長吁口氣，臉上竟然有一絲笑意泛起來，神態也變得輕鬆了一些。「信上限定咱們要在明天晚上帶着寶通錢莊開的二千塊票子，親自帶到城外東面那座桃樹林子前，不得假手他人，一手交錢，一手交人，更不得通知偵緝隊的丘八，否則，他們就撕票！」

四人聽到「撕票」兩個字，神情震動了一下，臉上也變了色，劉家昌第一個急叫道：「千萬別叫他們撕票，一切都照他們的吩咐去做好了！」

「家昌，你這是和誰說？」趙世宗冷笑一聲，將信順手遞給身旁的陳壽。

劉家昌被趙世宗這一說，才猛省到自己由於心急之下，一時失了態，尷尬地苦笑，吶吶地道：「唉，我怎麽變得這樣失神……」

這時陳壽看完了，李大年急忙伸手一把接過，看了起來。

「壽兄，你有沒有問那茶房，這封信是什麽人給他的？」趙世宗兩道目光直射在陳壽的臉上。

陳壽怔了一下，搖搖頭道：「我沒有問他。」

「還認不認得那茶房？」趙世宗語聲高了一些。

「看到應該認得出。」陳壽邊說邊往外走。「我這就出去將他找來。」

「說不定那茶房是綁匪假冒的也說不定。你未必找得到他。」趙世宗冷冷地說道。

陳壽沒有再說什麽，匆匆走了出去。

一會，他又匆匆走了進來，頹喪地對趙世宗道：「找不到那茶房，你說的可能不錯，那茶房是匪徒冒充的。」

趙世宗沒有說什麽，一雙眉頭却皺了起來。

這時最後看那封信的劉家昌亦已看完，聞聲三人一齊走過來，李大年問道：「壽兄，你說什麽，茶房是假冒的？」

「就是交這封信給我的那個茶房，剛才我出去找他，想問問他是什麽人交給他，却找不到他，那可能是假冒的。」陳壽急急道出。

「那眞是胆大妄爲了！」劉家昌一張臉變得很難看，「我去叫林司賬將所有的茶房召來……」

「家昌，別小題大作，將這事張揚出去了！」趙世宗雙眉一剔，不以爲然地道：「就算那茶房不是假冒的，給找來，問也是白問，沒有什麽用 。」

「世宗兄說得對。」張定一附和道：「對方敢這樣做，一定有周密的安排，不會留下綫索的。」

「而且，咱們的一舉一動，顯然已落在他們的監視中，看來，咱們只好照他們的吩咐去做了。」趙世宗雙眼倏睜。「咱們還是各自同家去籌集這筆錢吧。」

陳、李、張、劉四人深以爲然，各自點了點頭，於是，五人先後離開了天宮酒樓。

× × ×

翌日，五大家皆沒有再接到綁匪的任何消息指示，這一天也就在焦急等待中過去了。

晚上，南寧城內燈火璀燦，繁榮熱鬧，誰也不知道五大家的家長正悄悄溜出城外，趕往城東面的那座桃樹林子。

他們是相約一起趕往桃樹林的。

而他們五人的身上，各自懷着一張寶通錢莊開出的，票面兩千塊的銀票，這種銀票，可以在全國各大錢莊銀號兌換。

來到了那座在黑夜中顯得黑沉沉，透出一種令人心寒的神秘的桃樹林前，五個人停了下來，各自東張西望起來，希望能够找到急於要接觸的對方。

但他們看到的，只是無邊的黑暗，以及令人心悸的簇簇樹影——有如鬼影般，不由焦燥起來。

「怎麽不見有人的？」陳壽第一個忍不住開聲。「他們不會改變了主意，不來吧？」

「不會吧？」張定一猶豫地道：「他們也想早一點拿到錢，高飛遠走的。」

「但爲何還不見有人來？」劉家昌一雙目光仍然東看西望，希望能够看到黑暗中忽然有人出現。

只有趙世宗最鎭定，這時拿出掛錶來，打開看了一下，才道：「你們急什麽呢？這時才八時三十七分，還早呢，他們信上又沒有寫明什麽時間，或者咱們來早了也說不定，等一等吧。」

「世宗兄，難道你一點也不心急的麽？」李大年沒好氣地瞪了趙世宗一眼。

「不急才怪！」趙世宗慢條斯理地將掛錶放回內袋中。「只是，這事急得來的麽？」

四人被他這一說，立時沉默下來，只好耐心地等候着。

但這種等候却是難受死了的，五個人都有一種如在油鍋內煎熬的感覺，其中以陳壽最不耐煩，不斷在踱來踱去，西望東看。

「唉，眞是急死人了，他們到底要到什麽時候才來收錢放人？」陳壽終於忍耐不住，焦燥地呢喃起來。

「啪」一下擊响，有一物不知從什麽地方扔出來，落在陳壽的脚跟前。

陳壽脚步一窒，定睛一看，雖然夜色很黑，但藉着些微的天光，仍然依稀看到是一團東西，心頭一動，忙彎下腰將之檢起來。

趙世宗等四人自然亦聽到那「啪」的一聲，忙循聲望過去，看到陳壽彎腰檢起一團東西，亦是心頭一動，急忙走過去。

「壽兄是什麽東西？」李大年性急地問。

「好像一個紙團。」陳壽答道：「誰有洋火？」他是不吸烟的。

「嚓」的一聲，張定一擦亮了洋火。

閃亮的火光下，可以看到陳壽手上執住的那團東西，是一個紙團。

「快展開來看看，可能是他們送來的指示。」趙世宗說着也擦亮了洋火，接上了張定一那根剛好熄滅的洋火。

火光映照下，五人看到展開的紙團內，裹着一顆石子，洋火快熄時，張定一及時擦亮了一根，就這樣兩人接替着擦亮洋火，照着陳壽，方便他看那張紙團。

劉、李兩人也湊了過去。

「五位請立刻趕到亂石崗，超過十時就沒有誠意贖參，祈毋自誤，又，幸好你們沒有通知偵緝隊，否則，你們就自己害死自己的兒女了。」陳壽語聲不高不低地唸了出來。「記着，可別耍花樣，見錢放人！」

「現在是什麽時候了？」張定一急聲問。

「九時十八分。」李大年摸出掛錶來，打開看了一眼。

「那咱們快些趕去吧！」劉家昌急得語聲也變了，這裏到亂石崗，起碼有二三里路！」

「他們爲何不在這裏放人？」陳壽一下子將那張紙揑成一團，一副氣急敗壞的樣子。

「別說了，他們這樣做自有他們的理由，咱們還是快些趕去吧。」趙世宗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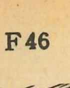
四人立時閉上了嘴巴，急忙跟在趙世宗的後面……

× × ×

翌日，南寧城內哄哄動動，沸沸揚揚的，各處的人皆在談論着亂石崗發生的驚人命案！

因爲城內最有名氣，生意做得最大的五大家的主腦人物——一家之長，皆死在亂石崗上！





蕭原一脚撑出，把對方手中的鎗踢飛。

不過，後來却意外發現竟然有一具死屍仍有氣息，換言之，有一個命大沒死。

也就是說，只是死了四個人。

而在四具屍體的旁邊，却有五名昏迷不醒的年輕男女，而這五人正是五大家被擄去的兒女，這樣的一宗驚人新聞，怎不哄動整個南寧。

而那位死裏逃生，僥倖沒有死的那一位，就是趙世宗！

不過，他的傷勢也很重，那道傷口只差一點沒有傷及心臟，這也就是他死裏逃生的主因。

而經過一番搶救之後，趙世宗總算從鬼門關前轉了同來，總算保住一命。

至於他們的兒女，亦被救醒過來，但當他們看到自己父親的屍體時，無不痛哭失聲，只差一點沒有昏死過去。

這樣哄動慘痛的事，自然引起人們的猜測臆說，是以半日時間不到，各種傳說滿天亂飛，有一種傳說無稽到說是五大家的家長及五名兒女被鬼迷了，而五位做父親的正是在那種情形下，被做兒女的親手殺死的！

這種無稽的說法不難反映出一部份人對五大家的妒恨情緒來。

發生了這樣的一件大事，自然驚動了偵緝隊的老爺，經過一番查詢之後，才明白了內情及事情的始末經過。

五大家財大自然勢亦大，出了這種天大的命案，偵緝隊的人自然不敢再虛應故事，打馬虎眼，急不迭派出大批人手，循着五大家的五位兒女提供的綫索，着重到石林與城外的亂石崗偵查起來。

至於趙毅生等五位被匪徒擄刦勒贖的年輕男女，對於他們自被擄去後，被關押在什麽地方，對方有多少人這一點，可謂毫不知情，據他們對偵緝隊的人說，他們自在石林昏迷過去後，便一直被幪着眼，綁着手脚，只有吃飯的時候，才被鬆開雙手，那自然什麽也看不到了，不過，他們仍然記得那兩位在石林中將他們截住的鬍渣漢子與那年輕人，對偵緝隊的人詳細地描述了一番。

他們甚至不知道被釋放這同事，因爲他們是被弄暈後，帶出關押的地方的，到他們醒來時，已經躺在亂石崗上，旁邊不遠就是他們父親的屍體。

他們完全不知道父親是怎樣被殺的。

本來是沒人知道的，由於趙世宗命大死不了，所以，就只有他一個人知道了。

可惜，他由於傷勢太重，經過搶救之後，已脫離了死神的魔爪，但却一直昏睡着，據那洋鬼子醫生說，他起碼要第二天才會醒轉過來，但也不宜說話，最少要等兩天之後，精神體力稍復，才可以說話。

這就急壞了那些偵緝隊的老爺們，若是不能掌握到有用及重要的綫索，是很難破案的，而兩天後……只怕那些匪徒已高飛遠颺了！

但他們又不敢不全力追查，因爲五大家在軍政界有不少有勢力的朋友，這就難爲了他們。

× × ×

兩天之後，趙世宗果然精神好了很多，不過，却仍然下不了床，只能够躺在床上，話也不能够說得太多。

第一個見他的是偵緝隊的隊長蔣彬，對於趙世宗，他不敢擺什麽官架子。

這位蔣彬客氣地問候了趙世宗幾句，便單刀直入地道：「趙老闆，我只想你詳細地說一下那晚在亂石崗發生的事情。」

這才是整件事的要點所在，這蔣彬倒是個幹練的人。

趙世宗閉目想了一下，才睜開雙眼，將那晚發生的事情說了出來——

原來，那晚五人自桃樹林氣急敗壞地趕到亂石崗時，只差三分鐘便够十時，五人雖然累得上氣不接下氣，一顆心却是定了很多——終於及時趕到。

亂石崗名符其實，崗不高，却遍佈亂石，一棵樹也沒有，只有千姿百態怪形異狀的石塊，有些猙獰如鬼怪，有些猛惡如獅虎，人在其中只覺森然可怖，就像隨時會有鬼怪猛獸朝你撲噬般令人心悸胆顫。

五人自然也心中發毛，但爲了自己的兒女，也顧不了那樣多，才喘了一口氣，對面相約三丈外的一塊怪石後，忽然傳出一把陰沉的語聲：「你們來了？」

五人雖然早有心理準備，聞聲之下仍然忍不住嚇了一跳，一顆心差點沒有從喉嚨中跳了出來，吸口氣，定下神來，趙世宗壯起胆叫道：「你們是誰？」聲音竟然有點顫。

「當然是要你們來的人！」那塊怪石後又响起語聲：「銀票帶來了沒有？」

「帶來了。」五人幾乎是同時出聲。

「咱們的兒女呢？」劉家昌情急地叫

道。

「當然帶來了！」怪石後又响起語聲。「聽着，你們一個個將銀票放在前面那塊像枱桌一樣的石面上，用石面上那塊石子將銀票壓住，然後我指點你們到不同的石後，找回你們的兒女！」

「唏，這樣不公平，我怎知道你有沒有將我的兒子帶來了？」李大年不放心地叫道。

「怎樣？你們不相信老子？」怪石後那人勃然道：「那就拉倒算了！」

「喂，別……拉倒，我們……依你就……是！」張定一一聽，嚇得心胆欲喪，急巴巴地叫出聲。

「哼，老子若是要命的，何必花那樣多的手脚！」怪石後那人氣哼哼地說：「怎樣？信得過就將銀票放在石面上！」

一頓接說道：「其實，我也沒有看過你們的銀票，焉知你們帶來的不是白紙一張！」

「是，是，我們這就將銀票放到那塊石面上！」陳壽急得邊說邊走上前去，摸出那張銀票，放在石面上，用石壓好。

「你是誰？」怪石後那人問。

「陳壽！」陳壽急不迭應。「我女兒呢？」

「就在你左方第三塊像老鷹般的石筍後！」

陳壽一聽，簡直是連奔帶跑，衝向那塊石後，跟着，响起他驚喜的叫聲：「雲玉，妳醒醒，爹來了。」

其餘四人一聽，不相信也不行了，這是假不了的，於是，相繼上前，將帶來的那張銀票放在石面上壓好。

石後那人亦逐一問了他們的姓名，然後才指點他們各自到附近的石後，找到自己的兒女。

只是，他們的兒女皆昏迷不醒，這令到他們手足無措不知怎樣才能弄醒他們的兒女。

正當他們只顧忙於弄醒兒女的時候，却忽然之間遭受到猝然的襲擊，而襲擊是同時進行的，他們在毫無防備之下，皆來不及有所反抗便被利器猛刺身亡，當時，趙世宗是被人冷不防自背後一把勒住頸脖，跟着胸前中刀，以後，他便什麽也不知道了……

過了好一會，蔣彬才吁口氣，問道：「你看不到襲擊你的人麽？」

喘口氣，趙世宗疲弱地道：「他是在背後向我襲擊的，我怎看到他？」

「那在怪石後出聲與你們交談的人，始終沒有露面麽？」蔣彬仍然懷着一絲希望。

「他始終沒有走出來，咱們自始至終，也看不到他們的人。」趙世宗閉上了雙眼。

蔣彬猶豫了一下，仍然不死心地問道：「連他們有多少人也不知道？」

「連他們的人也看不到，怎知他們有多少人？」趙世宗倏地睜開雙眼，有點不滿地望着蔣彬，突然眼珠轉動了一下，自語般道：「不過，我在遇襲時，聽到他們四個幾乎是同時發出叫聲，這表示他們亦是同時遇襲，那就可以推測到，他們不少於五個人！」

「趙老闆，還是你細心！」蔣彬目光一亮，興奮地拍了一下大腿。

「蔣隊長，我知道的就是這樣多了，你還有什麽要問的？」趙世宗顯得有點不耐煩。

「本來我是沒有什麽好問的，不過，有一點我始終不明白，想請問一下。」蔣彬看在眼內，却詐作看不出。

「你盡管問。」趙世宗的語氣顯得有點勉強。

「我想請問一下，他們收了錢後，爲何還要殺你們？但又不殺你們五位的兒女？這種情形是很少有的，據我多年辦案的經驗，一般的綁匪是很少殺人的，除非他們與事主有深仇大恨，那才會收了錢後再殺人，請問，那些匪徒是否與你們有仇？」蔣彬的目光變得銳利起來，眨也不眨地盯着趙世宗。

趙世宗的臉色刹那變得很難看，却避開了蔣彬的目光，有點憤怒地道：「蔣隊長，你這是什麽意思？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們爲何還要殺我們五人！」

「眞的不知道？」蔣彬却鍥而不捨。

「照說，他們若是與你們五位無仇，那麽殺的應該是五位的公子與小姐，那是防五位的公子小姐認得他們的面目而殺人滅口，要知道凡人殺人，必有藉口的，除非是瘋子，或是白痴才會亂殺人！」

趙世宗的臉色變得更加難看，胸膛也急劇起伏起來，雙眼翻動着，抬起一隻顫抖得很厲害的手，語不成聲地道：「蔣隊……長，我……無……可奉……告，你……請……走……」

蔣彬看到他們那種氣怒的樣子，大吃一驚，看他隨時會暈厥過去的樣子，急忙站起來，轉身想去找醫生來。

恰好那洋鬼子醫生走了進來，一眼看到趙世宗那種樣子，也不等蔣彬說什麽，立刻急奔到床前，伸手在趙世宗的胸口上搓揉了幾下，待他的氣順了些，再替他打了一針，他才平息下來。

蔣彬也才吐了口氣，不等那洋鬼子醫生下逐客令，知機地匆匆走了。

他確實是個聰明人，因爲他知道，再留下來也問不出什麽來，趙世宗肯定不會再對他說什麽，再不走，那就是自討沒趣了。

趙世宗雖然安靜下來，不過神態間却變得有點怪異，顯然，他是有什麽隱瞞起來，不告訴蔣彬的。

× × ×

陳、李、張、劉四家是在五日後聯合舉喪的，以他們四家在當地的地位及財產，當然是極爲哄動的。

而場面之大，花費之鉅，亦是當地近五十年來少見的。

這一天，眞可以說得上萬人空巷，等着看四家出殯的送殯隊伍的人，擠滿了送殯隊伍經過的幾條馬路，其「架勢」之情形，亦是近五十年來少見的。

四家的兒女自然披麻戴孝，痛哭流涕，而這四人是新聞人物，擠看的人有大半是爲了看一下這四位新聞人物的。

有些人則是專誠見識一下那些有頭有面的軍政人物，及社會上的聞人達者的。

因爲不少軍政人物及聞人達者皆有送



殯。

單是送殯的人龍，便有幾里長，沿途還有不少設路祭的，一路上吹打之聲不絕於耳，四人雖然死於非命，但也備極哀榮了。

翌日，陳、李、張、劉四家的兒女聯同趙毅生，一起到那家外國人開辦的醫院中探望趙世宗。

趙世宗今日的氣息又比昨天好了很多，已可以倚坐起來。

一見這五個臉罩哀容的年輕人走進病房來，趙世宗雖然也感到心頭沉沉的，但還是高興地露出一抹笑容，朝五人道：「毅生，看到你們，我眞高興。」

趙毅生忙趨上前去，關切地道：「爹，你沒有什麽了吧？」

「你看我不是好好的麽？」趙世宗說着伸曲了一下手臂，以示自己沒有什麽大碍了。

陳、李、張、劉四小亦圍在床前，齊聲問道：「趙伯伯，你好多了吧？」

趙世宗呵呵笑道：「好多了，你們眞有心，看到你們，我眞高興。」

但隨即又黯然道：「只是……唉，還是別提了。」說完重重地嘆息了一聲。

五個年青人亦黯然欲泣，氣氛一片沉肅。

好一會，劉仲豪忽然咬牙切齒地道：「趙伯伯，咱們一定要將那些兇徒找出來，報這血海深仇！」

「對，四位伯伯死得太無辜了，這一口氣如何能够忍得下去？爹雖然僥倖不死，也被他們刺成重傷，不將那些兇殘的匪徒繩之於法，這口氣實在咽不下！」趙毅生雙手緊緊地互握着。

「毅生，偵緝隊的人已經在全力追查了，那些匪徒是法網難逃的。」趙世宗說時，臉上的神色有點不大自然。

「但那些偵緝老爺是飯桶！」李志雲卑視地道：「他們已偵查了數天，却一點消息也沒有，若是指望他們將兇徒繩之於法，只怕是好夢一場！」

「那咱們幾家的血仇豈不是報不了？」張曼君一想到父親慘死的樣子，心中一酸，不由淌下淚來。

對於父親，她是感到負疚於心的，父親可以說是爲了她而死，故此，對於父親的死，她是一直耿耿於懷的。

趙毅生一見愛侶傷心下淚，忙上前輕按着曼君的肩頭，溫聲道：「曼君，別傷心，伯父的仇一定可以報的，偵緝隊的人不行，咱們可以另想辦法，總有人能够將那些匪徒繩之於法的。」

「眞的？」曼君殷切地仰起帶淚的臉龐，看得趙毅生一陣心痛，若不是在這種場合，他眞想將她一把擁在懷中。

「我幾時有騙過妳？」趙毅生輕輕拍了一下曼君的肩頭，悄聲道：「看妳，快將眼淚抹去吧。」

曼君沒來由地臉上一紅，急忙將頭垂下來，用手絹抹去臉上的淚水。

趙世宗看到一雙小兒女那種情意殷殷的樣子，眞是老懷大慰，連其餘四人亦暫時拋開了心中的悲緒仇懷，竊笑起來。

這一來，連趙毅生也被笑得羞窘而臉紅起來，一時間不知怎樣才好。

最後，還是李志雲首先打破了這種君局。「毅生，我想到了，只要咱們肯出錢，可以請人緝捕那些匪徒的啊！」

衆人一聽，刹時精神一振，紛紛地附和。

「嗯，這個辦法可行！」劉仲豪擊掌道：「我曾聽人說，有些人是專門靠捕捉匪徒取賞金爲生的，這種人叫捕……」

「捕手！」趙毅生接口道：「我的意思正是想去找這種人帮忙。」

「但到那裏去找呢？」李志雲道：「咱們又不認識這種人，趙伯父，你交遊廣，可認識這種人？」

趙世宗幾次早已想開口了，但又插不上口，這次總算可以開口了。「這種人我聽說過，但却不認識，你們都明白，我是個生意人，與人無……仇無怨，當然不會與這種人打交道。」

「那不是白說一番麽？」一直沒有開過口的陳雲玉失望地道。

「別心急。」趙毅生成竹在胸地道：「我的一位同學在年前由於家中失竊了大批珍玩珠寶，那些偵緝老爺却虛應故事，那同學的父親又氣又急之下，便托人請了一位捕手捕捉那竊賊，結果，半個月之後，那捕手不但將那竊賊緝捕歸案，也起回大部份失物……」

「啊，原來你早就想好辦法了！」劉仲豪高興得差點沒有跳起來。

「快說，你的同學叫什麽名字，住在哪裏？」李志雲性急地催促。

「說出來你也不認識，不過他就住在菜市口那邊，要找他很容易。」趙毅生笑笑說。

「毅生，你們是打算去找你那位同學的父親，請他帮忙找一位捕手，緝捕那些匪徒？」趙世宗有點不大自然地望着他的兒子。

可惜，趙毅生却沒有注意到父親的臉色有異，肯定地點點頭道：「若要報四位伯父之仇，看來也只有這個辦法行得通了，爹，你認爲是麽？」

趙世宗却眨眨眼，不出聲。

「趙伯伯，你不同意？」劉仲豪年少氣盛，有點氣怒地道：「不過，我們四家是決定這樣做的了。」

李志雲點點頭：「我讚成。」

陳、張兩女也點頭表示讚成。

趙毅生這下可發急了，「爹，你是怎麽哪？可是不想出——」

「住口！」趙世宗的臉色刹那數變，斷喝一聲，但接着又嘆了口氣，樣子變得很複雜，好一會才頹然道：「好了，就依你們的意思去辦吧。」

趙毅生與陳雲玉等人聽了，這才高興起來，性急的李志雲托一下眼鏡，嚷着道：「事不宜遲，打鐵趁熱，咱們這就去找那位叔伯。」

年輕人皆有一股衝勁，說到就做，他們都沒有留意到趙世宗臉上的神色變化，快快地向他道別一聲，便一窩蜂般離開了醫院。

看着這五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人離去的背影，趙世宗頗有感觸地搖搖頭，微喟出聲：「緝捕到那些匪徒……那時候又如何？只怕會令他們吃驚與後悔……」

# 別有內情　捕手徇私

蕭原這一天一大早便在南寧市內東西奔走的了。

中午時分，他又出現在南街口那家名叫榮心的茶樓內。

他沒有在地下停留，一逕的登上二樓，就站在樓梯口，往那些座位張望起來。

看來他是來找人的。

果然，在牆角尾的一張卡座上，有人伸起手來朝他招呼着，他一眼看到，咀角泛起一抹笑意，快步走了過去。

那副卡座上就只坐了一名年紀三十多歲的瘦削漢子，一雙眼骨碌碌地轉着，透出幾分精靈，穿一身對襟唐裝衫褲，留着髮，一見蕭原走來，忙站起身來，有點巴結地朝他點點頭，又忙着拿起茶盅，替他斟了杯茶。這卡座就只有他們兩人。

蕭原在那漢子對面坐下時，目光迅銳地朝四周掃了一下，沒有發現什麼可疑的人，這才坐下來。

呷了口茶，望一眼桌上吃得七七八八的鹵味之類的餸菜，再望一眼那漢子酒意上衝的紅臉膛，這才笑笑道：「左手林，你倒是不客氣啊！」

左手林咧咀笑笑，以左手拿箸，挾了一塊鹵水豬耳，放入咀中咀嚼着，含糊地道：「蕭兄你約我來這裏，有什麼好客氣的，怎樣，要不要來半斤？」

蕭原又呷了口茶，無可無不可地道：「你還未喝夠？那就來多半斤吧。」

左手林一聽，立時眉飛色舞起來，招手叫來跑堂的，吩咐他再來半斤雙蒸，一碟燒鵝，一碟鹵水掌翼，再要一碟豬雜，這才罷休。

蕭原一直似笑非笑地望着左手林，直到那伙計走開了，才壓低聲音道：「關於亂石崗的那件命案，有沒有消息？」

左手林聽了，眼中閃過一抹得意的笑意，不答反問：「怎麼？那五家的人找上了你？這可是油水不錯的主顧啊！」

蕭原自然看出左手林眼中那一閃即沒的笑意，知道他「有料到」，却故意沉吟了一下，才道：「怎麼？近來發了財？居然吊起來賣。」

左手林聽了，嘻嘻笑道：「正因爲手緊，才想向你多要幾塊大洋！」

接着又趕緊補充道：「這是獨家消息，除了我，敢誇口沒有人知道那些人的來龍去脈。」

蕭原聽了，心中自是大喜，因爲他自大清早跑到現在，找了不下七八個在道上混，專靠出賣消息的人打探有關那幫匪徒的消息，皆不得要領，最後才找上這位左手林，想不到他却有那幫匪徒的消息，心中自是大喜不巳，表面上却冷冷淡淡地道：「你想賺多幾塊，何不到偵緝隊去出賣，聽說他們出到五十塊大洋。」

「老蕭，咱們這種人你不是不知，最怕與那些偵緝老爺打交道，若是被他們纏上了，那你以後別想甩開他們，市內無論發生了什麼鷄毛蒜皮的事，他們都會找上你磨一磨，搾一搾！」左手林狡黠地笑笑。「老蕭，你一向不是那種拳頭揑得死死的人來啊。」

蕭原還眞怕他一拍屁股就走，趕忙趁機道：「算了，和你說笑一句，你却說了一大堆廢話，總之，我不會虧待你的！」

「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左手林立時眉飛色舞起來。「老蕭，你想知道些什麼？」

「你知道的都說出來吧。」蕭原挾了一塊豬頭肉，放在口中慢慢嚼着。

左手林賣弄地道：「我敢說道上的人沒有一個知道他們的來龍去脈……」

「左手林，別吹了，吃吧！」蕭原忽然挾起一塊豬耳，塞入他的咀巴中，同時在枱下踢了他一脚。

左手林正想抗議，挨了那一脚，立刻知道是怎麼回事，忙含糊地道：「老蕭，你才亂吹！」

一個跑堂手捧托盤，來到他們這張枱前，將托盤內的三碟燒鹵味擺放在枱上，再放下一瓶酒，便轉身走開了。

左手林望着那跑堂的背影，朝蕭原擠了擠眼，伸伸舌頭，蕭原却拿起那瓶酒，斟了兩杯，道：「好了，現在你說吧。」

左手林却先拿起酒杯呷了口，再挾了塊鵝頭拿在手中啃着，這才道：「不是我誇口，由於那幫匪徒不是道上混的，所以道上的人對他們皆一無所知……他們據說是第一次出來作案的，一共有五人，四男一女，年紀最大的只有三十許四十不到，年紀最輕的只有二十歲，他們第一次做買賣便選上了那五隻肥羊，眞有眼光……只是，不明白他們爲何收了錢後，却放了小的，而殺了老的……」

蕭原默默地聽着，一邊喝着酒，一邊吃着，他本來很想問一下左手林，他的消息是怎樣得來的，但又知道這是他們那一行的不成文規矩——不能問的，因爲每一行皆有他們獨特的行規，那樣問是犯忌的，所以他雖則心中很好奇，也忍着沒問。

而對於那幫匪徒爲何收了錢後，放了小的，却殺了老的這一點，他也是大惑不解，好奇得很，也就因爲這個緣故，他才接下這「買賣」。

原來，他就是趙毅生口中說的，他那位同學的家中由於失竊了一批珍玩珠寶，重金請來緝匪追贜的那位捕手，當然，他是由那戶人家介紹給趙毅生等五家的。

而且，趙、陳、張等五家出的酬金也很厚，是五千塊大洋，這是五家經過商議的——每家出一千！

而且，先付一千大洋，待緝捕到那幫匪徒歸案後，再酬四千塊，這種條件是很優厚的了。

所以蕭原一口便答應了五家的聘請。

於是，他便立刻着手打探那幫匪徒的來龍去脈與踪跡，因爲越快行動越有利，否則，時間一久，那幫匪徒高飛遠颺，那就難查了。

× × ×

「老蕭，這消息有價值吧？」左手林得意地望着蕭原，呷了口酒，啃着一塊鵝掌，不再說下去。

蕭原也沒有立刻追問下去，只是從懷中摸出一張銀票，遞給對方。

左手林一見，目光立時發亮，滿是油膩的手在衫上擦抹了兩下，急不迭伸手接過，展開來看了一眼，「吐」地將含在口



中的鵝脚骨吐出來，意外地喜呼道：「嘩，是五十塊！」

「怎樣，我沒有虧待你吧？」蕭原笑笑。

「你從來都是那樣豪爽大方的！」左手林急急將銀票摺起來，小心地收藏在貼身的內袋內，這才心甘情願地，伸過身子，將咀巴附在蕭原的耳邊，悄聲說了一陣話。

蕭原定神聽着，一雙目光也是越來越亮。

終於，左手林放開了咀巴，朝蕭原眨眨眼。「値得吧？」

蕭原伸手拍拍他的肩頭。「沒說的，我先走一步！」

說着不等左手林有所反應，急急起身而去。

「喂，你——」左手林呆了一下，猛地挺起身來，伸出手去，似乎想將蕭原抓回來，但蕭原的人已消失在樓梯口，他只好無可奈何地跌坐回座位上，心痛地道：「早知他先去一步，我就不叫這樣多菜了，他媽的，吃不吃也是我掏腰包的了，不吃才是豬頭！」

說完又飲又吃起來。

× × ×

蕭原扮成了一個乞丐，一大早便跪在洞天茶樓的門口，面前捧着一個破瓦砵，瓦砵內有幾個銅錢，一頂破草帽兒直壓眉心，垂着頭，這樣，任是誰也看不到他的面目，他却可以翻起眼，透過那帽的破洞，看到來往的行人，看到出入茶樓的客人。

這一日，已經是他第二日來這裏「行乞」了。

當然，他不是眞的來這裏行乞的，這只是一種掩飾，也只有這種身份，才可以整天賴在茶樓門口不走。

可惜他第一天什麼發現也沒有。

隨着時間的過去，破瓦砵內的銅錢兒也積聚了十數二十個，但他要「盯」的人却始終未出現。

他的心中不由嘀咕起來，但他又知道左手林不會「點」他，這一點是可以絕對相信的，他現在只是担心，左手林的消息是過時的——亦即是說，那要「盯」的人已經不再在這一帶出現了，換言之，隱藏或是遠走高飛了。

而據左手林的消息來源說，只要在這附近盯上一個賣花的女人，就必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可是，這兩天來却連那賣花少女的影子也不見。

正當他在思想着的時候，一聲突來的吆喝令到他霍然一驚，不由地抬起頭來看看。

「唏，你是哪裏鑽出來的，未經老子我許可，就敢在這地頭討飯吃？」一個才二十許三十不到的漢子，敞着上衣，雙手叉着腰，瞪眼豎眉的，望去兇巴巴的樣子，瞪視着蕭原。

蕭原不禁愣了一愣，一時間還會不過意來，眨了眨眼，不以爲然地道：「你又是誰？」

那漢子勃然怒喝道：「混蛋王八，連我也不認識，怪不得你敢在這裏伸手討錢了！」

蕭原這一下才明白到，對方是一位地頭虫，亦即土痞之流的流氓。

「聽着，老子就是人稱獅子口何剛。」那漢子兇巴巴地吼着。

蕭原在心中暗笑不已，但又不便發覺，只好陪笑道：「老大，我不識規矩，請你海量包涵一下……」

「你不是只會說不識做吧？還不拿來了。」獅子口何剛趾高氣揚地喝道。

這時早已有不少瞧熱鬧的人在圍觀，蕭原爲了息事寧人，也不想有人認出他來，趕忙拿起地上的破瓦砵，低聲下氣地道：「老大，請恕過，你全拿去吧。」

說着將瓦砵捧到何剛的面前。

何剛「哼」了一聲：「你小子倒很識做啊！」也不客氣，一把捧過瓦砵，將銅錢兒一古腦兒傾倒在衣袋內，然後狠狠地盯了蕭原一眼，這才揚長而去。

蕭原只好裝出可憐委屈的樣子，重新跪落地上，將瓦砵放回地上，「叮叮噹噹」一陣响，瞧熱鬧的人見他可憐，拋了幾個銅錢兒落在他的瓦砵內，紛紛散去。

蕭原也不以爲意，繼續跪在那裏，肚餓了，就拿瓦砵內的銅錢去賣兩個大包來吃，一直跪到天色黑齊，也沒有發現那位賣花少女，倒是他瓦砵內的銅錢也不少。

望着那些銅板兒，他不由苦笑起來。

翌日，他照常到洞天茶樓前「行乞」，靠近早茶散市的時候，那名獅子口何剛又來了，大模大樣地來到蕭原的面前，踢了蕭原一脚，吆喝道：「拿來！」

蕭原冷不防之下，出於本能的反應，身形霍地挺立起來，但立刻醒覺到自己現在的身份，忙吞下一口氣，苦着臉道：「老大，你……」

何剛喝道：「再說就揼！」

蕭原忍住氣，彎下身來，將地上的瓦砵拿起來，遞到何剛的面前。

何剛冷笑一聲，將瓦砵內的銅錢盡數抓落衣袋內，這才揚長而去。

蕭原吸口氣，跪回下來。

眼看着天快黑了，看來這一天又是白費了，蕭原正準備拾起那個瓦砵時，忽然間却精神一振，兩道精亮的目光接從破帽沿下射出來，射向斜對面的街道。

斜對面的街道上，正有一名穿一件藍花衣的少女，手挽一個花籃兒，籃內放着兩三支薑花，正朝一條巷口走去。

「這不就是那望眼欲穿，久等不見的賣花女麼？」蕭原心頭狂喜不已，目光一直盯着那少女的身影，看看那少女轉入了那巷口後，立刻起身，也顧不了地上那個破瓦砵，急步走過對街那面，目光四下掃了一下，沒有發現什麼扎眼的人，便快步走進那條巷口內。

幸好他走得快，因爲那賣花女正好轉入一條橫巷中，他若是走慢一步，便失掉那賣花女的踪跡了。

他立到快步跟進了那條橫巷內，看到那賣花女一直往巷內深處走去，他爲了怕引起對方的懷疑，於是將脚步放慢。

幸好那賣花女似乎心急回家，一直沒有回頭望一下。否則，不難發現跟在後面的蕭原。

而這條橫巷因爲是一條後巷，故此沒

有什麼人行走，這時就只有他與賣花女。

賣花女身形一轉，轉入了左邊一條巷中。

蕭原這時却放慢了脚步，等那賣花女的身形消失在巷子的轉角處，才加快脚步，走向那轉角處。

那知道他才從轉角處閃出來的時候，神情却不由愕了一愕，因爲那賣花女已不見了，不知走進了那一家的後門內。

蕭原不由眨了眨眼，目光往左右兩邊那一道道緊閉的後門打量着。

毫無疑問，那賣花女肯定進入了這條後巷中的其中一家門戶之內，而且，就在這左近的幾家。

因爲照他的估計，那賣花女不可能走得太遠的。

他正在左右打量的刹那，驀然間却整個人劇震了一下，整個人就像被凍僵了般，僵木不動。

因爲他驟然間感到有一根硬硬冷冷的物件忽然頂在他的後腰上。

吸了口冷氣，他僵硬地道：「朋友，你們想怎樣，想發財？我身上只有幾個大洋，你盡可以取去。」

「嘿嘿，乖乖地別動，我才不希望你那幾個大洋，說……你到底是什麼人！」

蕭原憑着他多年來玩鎗的經驗，感覺到後腰上頂着的那根硬物，是一支鎗管，也所以他才不敢動，不過，他雖則有感到震驚，但却不大害怕，聞言之下雖然心頭震動了一下，奇怪背後那偷襲者既不是打刦的毛賊，那麼，就是衝着他來的人，但對方又怎會識破他的身份與來意的呢？

這令到他困惑不已，也更感震驚，看來，所謂來者不善，善者不來，說不是背後那人是賣花女一伙的。

那麼，這伙人就不簡單，也不是那樣容易應付的。

盡管心中這樣想，口裏却不得不答道：「我只是一個過路人。」

「別裝蒜了，你騙不到老子的！」背後那人用力一頂，那冷硬的鎗咀頂得他腰骨生痛，向前跨出了一步！

「哼，你不是那位在洞天茶樓門前伸手討錢的麽？」背後那人惡狠狠地說。

蕭原的心頭猛震了一下——這人的口音很熟！但一時間却想不起來，吸口氣，只好道：「朋友，你到底想怎樣？」

「媽的，你是不見棺材不流淚，現在你在老子的手上，你不答老子的話，竟然還敢問老子！」背後那人又用鎗咀戳了一下蕭原的後腰，痛得他哼出聲來。

「快說，你跟着賣花女到底有甚麼意圖！」

「原來他們是一夥的！」蕭原心頭一震，表面上却鎮定地道：「我只不過經過這裏，走回家去！」

「嘿嘿，回家？」背後那人冷笑連聲。「乞丐也有家的麽？我還是第一次看到像你這樣不在乎乞來的錢的乞兒，走時竟然連那個瓦砵內的錢也不拿，你倒是濶氣得很啊！」

蕭原聽了，心頭又是一震，後悔自己一時心急之下，忘了自己的身份，連瓦砵也不拿就走，以致露出了破綻，這可是一種不可原諒的錯誤，說不定因此而送掉一命，當下有點後悔地道：「聽朋友這樣說，朋友可是位有心人啊？」

「嘿嘿，你說對了一半！」背後那人得意地低笑着：「你知道麽？老子本來不懷疑你的身份的。我只是奇怪怎會無端端地來了一個乞兒在這地頭上，最近風聲那樣緊，我不得不放小心點，故急上前試探你，哈哈，老子還未見過一個那樣大方的乞兒，一點也不心痛乞來的錢，老子看你當時的樣子，根本不將那些銅板兒放在眼內的樣子，一點也沒有乞兒那種心痛不捨相，並不在乎就將瓦砵內的錢遞給老子，老子就看出你不是眞正的乞兒，你是假裝的，於是引起老子的懷疑，這兩天以來，老子一直對你暗暗監視着，好，今晚果然露出馬脚了！」背後那人哼了一聲：「說，你到底是不是偵緝隊的人？」

「是你，獅子口何剛！」蕭原終於想起背後那人是誰，脫口叫出來！

「你現在才認出老子，眞是一條笨牛！」背後那人果然是獅子口何剛。「快答老子！」

「朋友，我不是偵緝隊的人……」蕭原才說到這裏，獅子口何剛已怒喝一聲，「他媽的，還想騙老子！」怒吼中抬脚狠狠地踢了蕭原屁股一脚。

蕭原木僵的身軀立時向前蹌了出去，上身向前一俯的同時，右脚斜撐而起，一招虎尾脚，撑向何剛握槍的手腕！

「啪」一响，何剛是發夢也料不到蕭原居然胆敢在他的槍咀指嚇之下，來那一踢之勢，乘機發難，冷不防之下閃避不及，手腕被撑踢中，骨折欲裂，那裏還有力握得牢那支槍？手中槍被踢得脫手而起！

蕭原一招得手，心中大喜，身形一個旋風轉，右手猛揮，劈向何剛！

何剛發出一聲悶哼，身形急不迭閃退開去。「啪」一响，肩側仍然被掃中，身形打了個側轉，撞在牆上，他的反應也不慢，立時一脚疾踢起。

蕭原兩招得手，氣勢更盛，立時搶進，正欲再施猛招，却被對方那一脚逼得退了一步。

那漢子即時怒喝一聲，雙拳揮出，像一頭猛獅般撲向蕭原。

蕭原挫身橫閃開去，一記重拳抽擊向對方的小腹，同時脚下一掃。

何剛雙拳擊空，便心知不妙，剛想跳開去，小腹上已挨了重重的一拳，彷彿全身的空氣被「擠」了出來般，身形彈起來，發出一聲怪叫，身形猛一晃，斜摔向地上。

原來，他在中拳的同時，下盤也被掃中，不跌倒才怪。

蕭原正想衝前一步，將何剛制住的刹那，頭上「轟」地响了一下，後腦上捱了重重的一擊，雙眼一黑，身子一軟，便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覺。

× × ×

到他醒過來的時候，他只覺頭痛欲裂，不覺呻吟出聲。

一把聲音即時在他耳邊响起。「他媽的，終於醒過來了。」

接着是另一把聲音响起：「成哥，要不要替他將頭上的傷口包扎一下？」竟然是個女子的聲音。



「媽的，包什麼，他又死不了，這傢伙那一拳打得我肚皮還是凹陷下去的，隱隱作痛，老子不揍他個半死，已經算他走運！」

蕭原的腦袋仍然有點暈眩，但仍然聽得出那說話的人是何剛。

「算了，那個叫你輕率大意，又技不如人，別盡說費話了！」另一把有點沉中帶沙的語聲說。

蕭原終於張開眼皮來，目光有點茫然地張望了一下，接目光一亮，終於看到站在他身前的三個人。

那是兩男一女，不正是那位賣花女麽！站在賣花女旁邊的，是獅子口何剛，至於站在另一邊，一臉鬍渣子，年約三十許四十不到的漢子，就不知是誰了。

但蕭原却認出他就是將趙毅生等五人於遊石林時擄走的其中一人，他是憑趙毅生等人的描述，將此人認出來的！

「這豈不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蕭原心頭狂喜不已，但隨即想到受制於人，凶吉未卜，未免歡喜得早了點，不由又冷了半截。

何剛一見蕭原睜開眼來，立時氣恨恨地踢了蕭原一脚，惡狠狠地道：「你到底是什麼人，快說，老子們可沒有時間與你磨菇下去！」

蕭原被踢得側轉了一下，這才發覺自己是躺在地上的，手脚皆被綁了個結實，動彈不得。

「成哥，他可能是偵緝隊的人，聽說偵緝隊大舉出動，在市內各處像沒頭蒼蠅一樣四下打探追查，他不知那裏得來的消息，居然懷疑上我，幸好……成哥，你說怎辦好？」那賣花女有點張惶地望着那中年漢子。

那中年漢子低沉地道：「阿英，別慌，這傢伙已落在咱們手上，咱們暫時還是安全的，哼，爲了咱們的安全，說不得只好將這傢伙殺了。」

阿英聽了，臉色改變了一下，張口似乎想說什麼，那漢子已朝着蕭原喝道：「喂，你是不是偵緝隊的人？」

蕭原知道這時再不開口表明自己的身份，是不成了，咽了口唾沫，然後開口道：「三位，我不是偵緝隊的人……」

「你媽的，還想抵賴！」何剛報復地又踢了蕭原一脚。「信你的才怪！你若不是偵緝隊的人，爲何假冒乞丐，又暗中盯着阿英。」

蕭原被踢得痛哼出聲，可知何剛這一脚踢得有多重，身子被踢得側轉了一下又翻回原來的位置，碰着頭上的傷口，痛得他腦袋「嗡」地响了一下，一陣發暈，忙吸口氣，分辯道：「不錯，我確是假冒乞丐，爲的是盯着這位姑娘，不過，我確不是偵緝隊的人……」

「那麼你是什麼人？」賣花女阿英忍不住好奇地插口問。

喘了一口氣，蕭原又說道：「我是陳、李、張、劉、趙五家聘請來緝拿你們的捕手，如今，我已落在你們手上，無話可說。」

「嘿嘿，原來是專門替那些有錢人賣命的亡命之徒！」何剛沒好氣地又踢了蕭原一脚。

蕭原沒有開口分辯。

「看你身手不弱，不會是無名之輩，請問怎樣稱呼？」中年漢子目光烱烱，語氣却客氣了一些。

蕭原沉吟了一下，才道：「蕭原。」

「蕭原！」中年漢子神色震動了一下，脫口道：「你就是道上人稱海角天涯的追捕名手？怪不得身子這樣了得，一查就查出了我們，何剛，你栽在他的手上，不算丟人。」

何剛顯然也聽過蕭原的大名，一臉驚訝地睜着雙眼望着蕭原，失聲道：「你就是蕭原，你就是蕭原……」

賣花女阿英也用敬佩的眼光看着蕭原，一時間屋內靜得落針可聞。

也不知過了多久，何剛吐口長氣，有點不知所措地道：「成哥，他……蕭……既然不是偵緝隊的人，但……咱們又不能放了他，這……怎辦才好？」

成哥沉吟了一下，拿不定主意地道：「蕭朋友在道上鼎鼎大名，而且口碑不錯，素有俠聲，咱們自然不能殺他，但又不能放他，這……」

蕭原聽了三人說的話，一顆心定了很多，知道自己可能不會死，而且何剛等人看樣子也不是窮兇極惡之徒，否則，他們也不會說出那番話來，對於他們的來歷身份以及爲何綁架趙毅生等五人，而又殺了陳壽等四人的內情，感到強烈的好奇，忍不住問道：「三位，不管你們殺我還是放我，請你們告訴我，爲何在收了贖金後，放了小的，却殺了老的，我知道其中定有內情的！」

「成哥」與何剛、阿英聽了蕭原這番話，三人互望了一下，然後目光一齊落在蕭原的身上，似乎要將蕭原看穿看透那樣，久久沒有移開目光，也沒有開聲。

好一會，何剛的神情起了變化，那是仇恨中混着難過的悲憤，他激動地道：「我們殺他他們，是爲了報仇，一段埋藏了十八年的血海深仇！」

賣花女阿英的雙肩忽然搐動起來，悲憤哀傷地，無聲地哭泣着。

「成哥」雙目中閃爍着仇恨之光，緊握着雙拳，深沉地長嘆一口氣，恨恨地道：「蕭……朋友，不怕對你說，咱們都不是窮兇極惡的匪徒，咱們那樣做，實在是爲了報却一段血海深仇，咱們若不殺那五個老賊，不但對不起死去的先人，也對不起自己的良心，也令到天下的惡人以爲沒有報應而更加作惡多端，肆無忌憚。」

蕭原這時心中有了一個大概的了解，他們綁架趙毅生等五位年青人，目的只是想將五個老的引出來將之殺死，而這是爲了報仇。

至此，他的好奇心更強，對他們的觀感也改變了。「三位，可不可以將整件事情的前因後果，詳細說一遍。」

三人又互相對看了一眼，沉默了一會，「成哥」才點點頭道：「說給你聽聽也好，起碼，你知道咱們不是無故殺死那五個老賊的！」

接對何剛道：「阿剛，將蕭朋友扶起來坐到那張椅子上。」

待何剛將蕭原扶到那張椅子上坐下，

他也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吁口氣道：「很抱歉，不能解開綁着你手脚的繩索。」

蕭原一笑道：「這我已經感到很舒服了。」

成哥沉思了一下，然後抬起眼皮，直射着蕭原，語氣沉緩地道：「這件事得從十八年前說起……」

× × ×

原來，成哥姓徐，他的父親與何剛的父親以及阿英的父親乃是表親，三家一向合做販運絲綢的生意，當然，若是遇上有可圖的貨物，他們也會兼做的，由於三人合作無間，而且頗懂經營之道，故此，不數年間，他們的生意越做越大，三家人的財富亦越來越多了。

十八年前，臘月二十五的那個晚上，那時候三家人是合住一座三合院的大宅子的，由於三家的小孩皆到那個北街口的空場子上看雜耍，三家的大人在晚飯後，由於沒有孩子的羈絆，加上天氣又寒冷，三家的大人便圍着一爐炭火，喝起酒來。

算起上來，那時候的徐成已有十七歲了，而何剛也有十一歲了，最小的阿英，也有四歲了，而徐成還有一個弟弟，也有十歲了，阿英的哥哥則只有六歲。

三家的孩子就是由最大的徐成帶着去看雜耍的。

也幸好五個孩子去了看雜耍，才得以檢回一條命！

因爲當他們散場子後，走回家去的時候，離遠便看到自己的那座大宅子烟火衝天，附近的人皆奔走着去救火。及至他們慌張哭喊着連奔帶跑趕回去時，家宅已經變成了火海，而他們的父母亦全葬身在火海中。

但意外地，阿英的母親却從火海中逃了出來，但已變成了一個血人與火人的混合體，事後那些看到阿英母親逃出來的人無不嘖嘖稱奇，奇怪她怎能在身受那樣重的傷的情形下，仍能够逃出來。

五個小兒女乍然看到一個親人仍然活着，就像遇溺的人忽然之間發現身前飄浮着一塊木塊那樣的狂喜不已，一齊衝了上去。

好可惜，阿英的母親由於受傷太重，再加上燒傷，雖經搶救，但也是挨了兩天，便含恨咽了氣。

不過，她在臨死之前，却將這件慘事發生的經過，斷斷續續地對最懂事的徐成說了。

原來，那一晚有五個匪徒翻牆闖進了宅子內，乘三家大人喝酒不備的時候，一下子撲進了屋中，二話不說，握着短刀尖七便往他們的身上要害猛扎！

三家的大人發夢也料不到橫禍突降，欲走避反抗，已是無及，只不過眨眼間，便被那三個惡煞刺殺在尖刀之下，連慘叫聲也發不出，那五名惡煞得手後，立刻分頭到三家居住的三座院子，大肆搜掠，然後再在宅內四處放火，以圖毀屍滅跡。

可能是皇天有眼，阿英的母親胸前要害上中了匪徒致命的一刀，由於在中刀前曾閃挪了一下，至令那匪徒插入她胸上要害的那一刀偏差了此許，她也就不致當場喪命，但也傷重昏了過去。

後來火勢猛起來，是火熱兼烟薰將她弄醒的，也是那股巨大的仇恨以及對兒女的眷念，支持着她的意志體力，令到她能够奇跡般逃去了火海。

而她亦是唯一看到那五名兇徒的唯一生還者。

於是，她在臨咽氣時，將那五名兇手樣貌向徐成描述了一遍，而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陳壽，因爲他的雙眼是左邊大，右邊細的。

徐成含着痛淚，將那五人的樣貌緊記在心頭，而經過這一次災刦之後，這五個驟然失去父母的孩子，便過着苦難的日子了。

因爲他們已變得生活無依，就只能够將五家剩下來的生意變賣了，以作渡日之資。

但仇恨的種子已經深埋在他們的心中，而他們亦隨着年紀的增長，報仇之心更切，經過十多年來的明查暗訪，輾轉流離，也吃了不少的苦頭，他們終於在一年前查出了陳壽、趙世宗、張定一、劉家昌、李大年這五位在南寧大名鼎鼎的生意人，就是當年殺害他們三家父母，並是刦財放火的兇徒！

他們本來想一個個地將這五人殺死，但經歷過苦難磨煉的徐成已經成熟了，他認爲這樣不妥，殺了一人，必然會驚動其他四人，而憑他們的身份，偵緝隊必會全力緝捕破案，那時候再想下手殺其他四人，就難了。

徐成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之後，認爲還是覷準一個機會，將五人一起殺死比較乾脆俐落，省却很多手脚麻煩。五人是以他爲首的，而這個主意也很好，當然同意。

但要找到能下手殺死陳壽等五人的機會，眞是難以登天，五人已不是當年稱兄道弟的匪賊，而是成功的生意人，各有自己的生意要打理，一年中難得有二三次聚在一起，就算有那樣的機會，由於場面熱鬧人多，很難下手，直到這一次，終於讓他們等到了這個機會。

說起來，這一年之中，他們一直暗中監視着五大家的情形，自然也包括了五小的動向，大概是五人氣數已盡，或是報應已到，給了他們那個一舉殺死五名惡賊的機會，可惜，趙世宗却命大，竟然死裏逃生，這也是他們沒有立刻遠走高飛的原因，他們不想放過這個有份殺害他們父母的兇徒，一次殺不死，可以再找機會將他殺了。

× × ×

經過徐成的敍說，蕭原明白這件擄人殺人案，原來有這樣復雜曲折的內情，也即是說，徐成等人不是無故殺人的，而且，這種殺人的動機是可以原諒的。

那種觀點，在那個時代是頗爲大多數人所接受的。

所謂惡有惡報，又謂血債血償，殺人作惡者若是逍遙法外，那是天無眼了。

「蕭朋友，咱們收取那一萬塊大洋贖金，只是收回當年被他們刦掠去的財物的一部份，據阿英他母親死時對我說，三家被五人刦掠去的財物，總數在萬多二萬塊大洋這個數目，所以，那一萬塊大洋是收之無愧！」徐成末了加以說明。

蕭原聽了徐成的敍述後，在感情上來說，他是同情他們的所爲的，轉換是他，他也會採取他們這種報復手段，所謂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做子女的報殺父母之仇，也是天經地義的事，而且在當時的法理上，亦是情有可原的，只是，他却感到有點爲難。



那是因爲他的身份的關係，畢竟，他是拿了五大家的錢，受聘來緝拿他們的，那便要爲他們辦事，但在感情上，他却不願意緝捕他們，只是……

正當他躊躇不知怎樣辦才好的時候，徐成却忽然說道：「蕭朋友，不管你對咱們的看法怎樣，我們既然不想殺你，那只有放你走了，我們知道你職責在身，就算你這次之後仍然要緝捕咱們，咱們也不會怪你，阿剛，快將蕭朋友身上的繩索解下來。」

阿剛應了一聲，上前將蕭原手脚上的繩索鬆開。

蕭原一時間怔住了，心中一陣激動，對他來說，這是頗爲令他意外的，徐成他們竟然不但不殺死他或難爲他，反而放了他，這在他多年的捕手生涯中，還是第一次遭遇，一時間心中眞是感慨萬分。

「蕭朋友，你請走吧。」徐成示意何剛去開門。

賣花女阿英則一直默默地看着蕭原。

「徐朋友，」蕭原忽然有點激動地開口道：「你們放心，回去之後，我決定推辭掉五大家對我的聘請，退還他們的定銀，我很高興認識你們！」

「蕭朋友，咱們沒有錯看你！」徐成高興地說着，上前執住了蕭原一雙手。

蕭原亦用力地反握着徐成的手。「徐朋友，希望你們多加保重。」

阿英的臉上也綻開了笑意，樣子挺美的。

× × ×

「砰砰砰！」外面響起三下急速的拍門聲，何剛徐成阿英一聽，臉上的笑意刹那消散，代之的是凝重的臉色。

何剛二話不說，就竄到外面去開門。

蕭原從那拍門聲已知道可能有事發生，但又不便問，只好默然看着。

門開聲接着關門聲，跟着是一陣低語聲，人影一閃，何剛當先走了進來，接着是兩個年紀在二十多歲到三十歲之間的年輕人。

三個人的臉色皆很緊張，尤其是那兩個年輕人，奇怪地望着蕭原，大概是不明白何剛他們怎會替蕭原鬆了綁。

蕭原却友善地朝他們一笑。

「阿杰，發生了什麼事？」徐成急聲問。

「成哥，阿杰與阿坤發現前後兩條巷子內，有七八個可疑的人閃閃縮縮地向咱們這邊偸偸掩過來，我們懷疑那是偵緝隊的人，所以立刻趕回來了。」何剛代阿杰說。

這時，蕭原已從那兩個年輕人的樣貌上，猜出阿杰是徐成的弟弟，而阿坤則是阿英的哥哥，因爲他們的樣貌都很像。

「成哥，那些人會不會是他一路的？」阿坤懷有敵意地望着蕭原。

徐成低聲道：「阿坤，別亂說，這位是道上有名的捕手蕭原，他已是咱們的朋友。」

阿坤阿杰大概也聽說過蕭原的大名，同時驚異欽慕地望着蕭原。

蕭原也不以爲意，笑笑道：「徐朋友，那些人說不定眞的是偵緝隊的人，他們可能悄悄盯上了我，你們還是快走吧。」

「蕭朋友，你也與我們一道走吧！」何剛急切地道：「幸好咱們早就想到了這點，租下這屋子時，連後面相接的那一間也租下了，並且偸偸開了一道暗門，咱們從後面那間屋出去，讓他們撲個空。」

蕭原却搖搖頭道：「你們先走一步，我替你們拖住他們一陣，他們就不會追上你們了，快走吧！」

徐成五人聽了蕭原的話，皆感激地望着蕭原。

「快走吧，否則就來不及了！」蕭原催促。

「蕭朋友，你還是和咱們離開吧，這樣可能會連累你的！」徐成道。

「別替我担心，」蕭原笑笑：「憑我的名氣，加上那位蔣隊長又是認識的，只要我砌詞辯說一下，他們就不會懷疑我的了。」

正說着，前面門外已響起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徐成等五人刹時臉色變了一下，迅速地互相看了一眼。

蕭原發急地道：「五位快走吧，再遲就走不脫了！」

五人又互相看了一眼，同時點了點頭，徐成才道：「蕭朋友，請保重，咱們永遠會記着你的！」

（以下轉入第九十八頁）



現代科技探秘故事　羅唐納・文

# 深海決鬥

浪子葛蒙在古巴惡鬥，被大哥阿炳賞識，派他跟鯊魚決鬥，保護海豚，怎料局勢驟變，跟他在海底決鬥的不是鯊魚，是美國特務佛特烈。

這是海豚在海中發出求救信號的情形，牠的上顎震動，有超音波的韻率發出。

## 一連串惡鬥突然發生

古巴政局一直都是不穩定的，在强人「卡斯特羅」的鐵腕鎮壓之下，當地的居民經常恐懼不安，不過，喜歡找刺激的浪子葛蒙，却絕無所懼。

有一個晚上，寒氣迫人，葛蒙推開了一間酒吧的門，大模大樣的走進去，要了一大瓶酒，一客焗龍蝦以及一客煎豬扒，開懷痛飲，旁若無人，有兩個撈女輕移蓮步走近，他揮了揮手，叫她們走開。

他的身形雄偉，豪氣逼人，想不到他飽餐一頓，並且喝到半醉，忽然打個手勢，領班走近，他很坦白的說：「我今晚沒有錢，請你介紹我認識大哥阿炳，我深信他會替我付賬的，如果你嫌麻煩，把我痛打一頓也可以，甚至殺了我也可以。」

侍役領班奧沙，怒形於色，他知道這個豪客是很難對付的，沉住氣說：「兄弟，你叫甚麼名字？為甚麼你想見大哥阿炳呢？」

「我叫葛蒙，是個混血兒，一直是個浪子，聽說大哥阿炳最喜歡收容有胆殺人的浪子，故此我想見見他，閒話休提了，你打算怎樣對付我呢？快點說！」

葛蒙趁着幾分酒意，手起刀落，一個掌刀劈在圓桌上面，足足有一吋厚的木桌被他劈得四分五裂。

只是露了一手，沒有一個打手斗胆向他挑戰，奧沙有些見識，認為這樣子拖下去不是辦法，事情鬧大了，酒吧受損失更大，逼於很冷靜的說：「好，我立刻帶你去見大哥阿炳！」

五分鐘後，兩個人在一條僻靜的街巷走。

奧沙忽然站定脚，說：「兄弟，現時你可以走了，假如你眞是想見大哥阿炳，我仍可帶你去見他。」

「我沒有別的話說，只是想你帶我去見見他。」

「幹甚麼你一定要見他呢？」

「我已經說過，大哥阿炳最喜歡有胆殺人的大漢，我正是這種人。」

「好，我馬上帶你去，到時你不要後悔。」

在蛛網形的街巷左穿右插，浪子葛蒙終於被帶到一座豪華別墅的門外。

他看見奧沙按動門鈴，聽到狗吠聲。

過了一會，有兩個打手型的傢伙開門，讓兩人入內，葛蒙進入大堂，看見一個大胖子坐在大堂中間，沒有別的傢俬。

奧沙很恭敬的說：「二路元帥卡美，這個人在酒吧找麻煩，似乎喝醉了，他堅持要見大哥阿炳，到時大哥就會替他付賬，此外，他還說很想見見大哥，他好像借此白吃一頓，可是，我帶他走出戶外，叫他快些走，他却又不走，似乎他眞是想見見大哥的，怎樣處置他呢？請二路元帥定奪，我先要聲明一句，我絕對不是為了討取飲酒食肉的賬欵到來。」

「好，奧沙，你幹得很好，由我跟他交談好了，新來的朋友，你叫甚麼名字？為甚麼想見見大哥阿炳？」

「我叫葛蒙，聽說大哥阿炳是碼頭區的霸主，收容一些有胆殺人的浪子，我是這種人，想投靠他，就是這麼簡單。」

「你可以不問情由的殺一個人嗎？」

二路元帥卡美說時，向他打量一眼，似乎估計對方是否有眞正的實力，能够徒手殺人。

葛蒙點了點頭，說：「是的，任何人都有胆殺，而且不問情由。」

「好，葛蒙，你就替我把奧沙殺掉吧！」二路元帥卡美很認眞的說。

奧沙大驚失色，却又不敢做聲。

葛蒙說：「我已經說過，我此行只是投靠大哥阿炳，你不是阿炳，恕我無法接受你的命令。」

「大哥不在屋裏的時候，我就替他處理一切事務，奧沙尊稱我做二路元帥，你大概聽見了，我的說話就是命令，如果你不敢殺奧沙，我就叫奧沙殺你！」

「奧沙有本領殺我嗎？」

「我把一柄手槍送給他，他就有本領殺你！」

「太過可笑了，他並非江湖大盜，經常發槍射擊，即使他有手槍，不能够瞄準，仍是白費氣力，我必然打贏他。」

「葛蒙，你不會後悔嗎？」

「我決不後悔！」

從來沒有一個人是這樣嘴硬的，二路元帥說得出就做得到，掉頭向奧沙望了一眼，說：「奧沙，剛才我跟葛蒙所講的話，料想你聽到了，照情形看，當然是握了手槍打鬥比較有利，不管你是否願意，總之，我送一柄手槍給你，是左輪手槍，有六粒子彈，你不必向他瞄準也可以殺他的，一口氣開了六槍，在六七呎距離之內，他必然逃不過，至於他的屍體，我叫人把它斬碎餵狗，吃到一塊骨頭也沒有，你不必担心殺人留下痕跡而因此坐牢，再說，你是為了自衞然後殺人的，我可以替你作證，你明白眼前的處境嗎？」

「我明白，多謝二路元帥的栽培。」奧沙怯怯的說。

他接過了手槍，站在東面，葛蒙站在西面，相距八呎，原因是二路元帥卡美担心他在比較遠的距離沒法瞄準。

最後，他再問葛蒙一句，葛蒙告訴他，絕不反悔，於是這一場決鬥立刻開始。

二路元帥卡美說：「兩位請注意我的叫喊以及我的手勢，我先把右臂舉起來，高舉過頭，然後喊叫數字，從五字開始，以倒數的方式計算，直到零字為止，即是五四三二一零，聽到零字，奧沙立刻發槍射擊，葛蒙可以閃避或進攻，言盡於此了，各人站好，我開始計算數字了，五，四……說到零字，奧沙果然發槍射擊，並且依照二路元帥的指點，連發六槍。

正如葛蒙預先估計，他沒有開過槍的經驗，六粒子彈在同一的路綫射出，等於發射一粒子彈，由於他向對方的胸膛射擊，葛蒙還沒有聽到零字已經整個跌在地上，僅有一呎的高度，避過對方的子彈，跟着施展向前標過去撐出一條腿，踢中對方的小腿的照面骨，奧沙痛極，倒地打滾，手槍也拋在一邊。

即使奧沙沒有拋掉手槍，仍是打輸的，因為他已經把六粒子彈一下子射個清光，沒有子彈，他絕對不是葛蒙的敵手。

二路元帥哈哈大笑，說：「葛蒙，你的脚法如此靈活，果然赤手空拳打贏手槍，佩服之至，就憑這一招，你已經有資格加入超級殺手的行列，我立刻帶你去見見大哥阿炳！」



他打個手勢，把臉孔朝着奧沙那邊，說：「葛蒙的賬單由我付給你，明天送去，這裏沒有別的事了，你可以自行離去，我要帶這個新朋友到內進的去見見大哥，恕不送你回去了。」

說完，他帶葛蒙走向內進的大廳，他坐着的時候，由於身型雄偉，看來似是胖子，離開座位，才看得出他渾身是勁，肌肉發達，絕非等閒之輩。

進入另外一個大廳，那個地方有上等的傢俬放置，很有氣勢，二路元帥招呼葛蒙落坐，拍了拍掌，很快就聽到一股沉重的脚步聲，葛蒙定神一望，大廳之內多了一個彪形大漢，二路元帥卡美很恭敬的喊一聲：「大哥。」然後對葛蒙說：「他就是我們的大哥了，以前他是屠場的殺手，專門劏牛，叫做阿炳，現時他仍是叫做阿炳，跟以前沒有甚麼分別，最大的分別就是以前殺牛，現在殺人！」

葛蒙沒有移動脚步，也沒有鞠躬，很冷靜的喊了一聲：「大哥！」

大哥阿炳說：「你看來確是一名好漢你是否叫做葛蒙？」

「是的，我叫做葛蒙。」

「以前有沒有殺過人呢？」

「沒有！」

「為甚麼你忽然想投靠我，而且聲明可以不問情由的殺人呢？」

「我並非走投無路才向你投靠的，我太過痛苦，沒法忘記留在腦海中那些血淋淋的景象，然後投靠你，希望你給我一些機會殺人！」

「你眞是爽快，葛蒙！在你打算殺人之前，我想看看你的實力，以便派出工作，我答應收容你了，不過，你必須立刻動手，跟二路元帥卡美過招！你一定要傾全力出擊，絕不留情，即使你鬥不過他，仍要進攻！末了，我還要對你講一句，站在你面前的二路元帥卡美是連續三年穩居寶座的古巴摔角冠軍！」

二路元帥卡美笑了笑，說：「隔壁就是摔角場，我帶你到那邊去！」

很快他就把葛蒙帶到摔角場，那個地方沒有繩圈，很是闊大，地上舖了很厚的地毯，此外，在牆邊另有很厚的棉花墊懸掛，使兩人在搏鬥之際，不致撞擊受傷。

落場比武之前，大哥阿炳說：「我們的規矩，凡是摔角，必須脫光了衣裳，上身赤裸，下體只穿護陰的內袴，另加一條短褲，還要檢查清楚，知道沒有暗器才可以動手，希望你不介意。」

「當然，我是很樂意接受的。」葛蒙說。

在大哥阿炳的監視下，兩人改穿摔角的短褲，上半身裸露，快要交手的時候，大哥忽然問：「葛蒙，看來你不够三十歲，練到一身武藝，實在難得，你究竟有多少歲？體重若干？可以說說嗎？」

「我今年二十七歲，體重一百八十五磅，我並非武藝高强，只是脚法靈活而已，不敢接受你的稱讚。」

大哥阿炳說：「你的身上全是結實的肌肉，似乎沒有半磅過多的脂肪，相當健美，不愧是一條好漢，不過，你的對手是摔角冠軍，體重二百六十磅，確是不容易應付的，你切勿輕敵。」

跟着大哥下令出擊，兩個人果然依照他的吩咐去做，眞的拾命相鬥。

卡美雖然身型略肥，由於他的作戰經驗豐富，葛蒙多次施展凌厲的脚法出擊，仍然沒法取勝，他把心一橫，趁着對方過份注意下三路的一瞬，突然整個身體飛躍過去，幾乎是躺在空中，然後以左脚向對方的左邊額角撐去，快如閃電，怎料卡美早已防範，伸手一抓，跟着一送，葛蒙整個人就此飛出二十呎遠，碰着棉花墊，然後跌下來。

雖然他輸了這一個回台，作戰能力並未消失，站了起來，放慢了脚步走回原位，再度搏鬥，他不敢再用凌空飛躍這一招了，只是蓄勢待變，有機可乘，施展纏打之法，雙手繞着對方的中上路發招，突然化拳為掌，向對方一雙眼拍過去，他以為這一招必然奏效，事實上眼睛被人用掌拍打，一定痛澈心肺，無力再戰，殊不料卡美覺得眼前有一團黑影撲來，趕快把上半身靠後，雙手齊出，向上一托，即托即抓，不單是把葛蒙的一雙手捉住，還把葛蒙整個舉起來，再度拋出去。

葛蒙第二次受到挫折，口服心服，站起來拱手為禮，說：「大哥，二路元帥名不虛傳，確係摔角的高手，再鬥下去，慘敗的一邊仍然是我，希望停戰！」

「好，就此停戰，當作打個平手好了。」大哥阿炳說。

葛蒙搶先開口：「大哥，分明是我打輸，怎能算是打個平手呢？」

二路元帥卡美說：「大哥明察秋毫，怎會看錯呢？我們二人落場交手，我為了衞冕，每一招俱是全力出擊，你却多次留手，担心錯手打傷我，從來沒有踢出過一脚撩陰腿，只是這一點，已經反映出你不是存心要我的命，大哥精於各門各派的技擊，當然看得出來，他說我們打個平手，並非隨意開口。」

大哥忽又縱聲大笑，說：「葛蒙，你不單是武藝超羣，並且很有道義，我封你做三路元帥，月支美金三萬！」

葛蒙做夢也想不到忽然之間被人這樣重視的，忙亂之間，不知道說些甚麼話才好。

耳邊忽又聽到大哥的話，這樣說：「葛蒙，你可以住在任何地方，有一個原則你必須遵守，雖然月支三萬美金，你必須把它揮霍到一塊錢也沒有剩下來，否則，我立刻把你革職，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稍為有點明白，不想說出來。」

「你明白就好了，必須把你的想法說個詳細。」

「好，我照直去說好了，因為我的職業是超級殺手，特別是做了三路元帥，更加要顯威風，奉命去殺一些不容易對付的敵人，故此不能貪生怕死，如果我立心儲蓄錢財養老，那就鬥志全消！一個人越是窮困，鬥志越加旺盛，大哥叫我把每月的酬金花個清光，似乎含有鼓勵我的意思在內。」

大哥再度狂笑，說：「葛蒙，你眞是

聰明！你已經是三路元帥了，今晚就在庫房提取一萬美元，由卡美帶你到萬花樓逛逛！」

## 英雄美人一見鍾情

二路元帥奉命行事，果然帶他到庫房取得一大叠美鈔，然後雙雙走出戶外，叫司機把他們二人送到萬花樓。

即使葛蒙沒有走到那個地方看看，他也預感到那一座萬花樓必然是醇酒美人任意享受的歡樂場所，喜形於色，在汽車廂裏，頻頻向二路元帥卡美道謝，還說：「今晚由我請客，希望一夜之間把萬元美鈔花個清光！」

跟着他又說：「在這個地方，你是老大哥，一切都是比我行先幾步的，過後有許多事情要向你請教，務求你降格跟我結交！」

兩人很是投契，言談有味，到了萬花樓，那些美女就像是一朵朵花，葛蒙樂不可支。

葛蒙多飲了幾杯，無話不談，卡美說：「在大哥阿炳的領導之下，我的輩份略高，可是在萬花樓裏面，我們却是好朋友，有一個問題我很想提出來，問一問你，你可否照實回答呢？」

「任何問題我都可以照實回答。」

「好的，我開始問了，你似乎受了很大的刺激然後變成浪子，視死如歸，看來你一定有些傷心的遭遇不足爲外人道，那些遭遇究竟是些甚麼？」

「沒有人能夠看透我的內心有些甚麼，你眞是厲害！旣然法眼難逃，我就把這一頁恐怖而又悲慘的遭遇告訴你吧，三年前，我跟隨父親以及兩個哥哥出海捕魚，正在撒網，我偶然滑了一脚，把船上一柄魚叉踢到飛起，落下來的時候，使大哥受傷，右臂流了許多血。那一區是鯊魚出沒的海面，你也許知道，鯊魚的視力很弱，只是嗅到血腥味然後發狂，突然有一條鯊魚飛躍而起，一口咬住大哥的手，二哥用另外一柄魚叉去叉牠，大哥慘呼之聲使父親從船艙走出來，飛躍的鯊魚更多了，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那麼兇的鯊魚，當然介入戰鬥，船上還有四個船員一起參戰，所有人都在右舷，除了八個人，還有四條鯊魚，另外有些鯊魚剛剛跳起，壓在右舷上面，悲劇突然發生了，捕魚的大船倒在一邊，翻側沉沒，所有人都沉入海中，變成鯊魚搶食的目標，只是我例子，由於我抓住了船上倒下來的桅杆，沒有給鯊魚吃掉，也沒有溺斃，那個悲劇的景象，一生難忘，此後，我往往在夜間將睡未睡之際，躺在床上聽到一些人絕望的慘呼聲，鯊魚的嚙咬聲，我感覺得自己並非活人，我受不住這種打擊，決心向鯊魚挑戰，出海的目的只是爲了殺戳鯊魚。」



貌美的白麗莎，熱愛她的丈夫葛蒙，怎料受人利用，跌進枉死城。

葛蒙說得太快了，不自覺的停了停，順便喝杯酒。

卡美乘機問：「你一個人出海怎能殺戳鯊魚呢？」

「很是簡單，既然鯊魚是嗜血的怪物，我順着牠的意思去做好了，我帶了許多塊牛肉出海，每一塊牛肉都是重三十磅的，有筋也有骨，即使是鯊魚也不容易一口把它咬斷，原因是每塊牛肉俱是正方形的，骨肉相連，眞是出奇，第一塊牛肉拋下海的時候，鯊魚爭奪它，拋第二塊，另外幾條鯊魚搶着吃，還有第三塊……只是拋了三塊牛肉落海，已經够了，由於鯊魚互相搶奪，我們浮出海面，並且緊靠我的船，我趁這機會把魚叉飛入海中，插入鯊魚的背，再拉起來，目的是製造血腥，那種魚叉是特製的，它的末端有强壯的鐵鍊連接在船上最大的桅杆，我傾全力拋叉收叉，直到力盡爲止，鯊魚不愧是大海茫茫的殺手，只是嗅到强烈的血腥味就又撲攻，變成大屠殺，兩三個鐘之內可以殺死，一百多條鯊魚，我覺得滿足也覺得痛苦，彷彿看見海上有人招手，不敢留下來，索性朝着海岸，揚帆，遠遠離開充滿血腥的海。」

他再度停頓，若有所思一雙眼茫然的望着牆壁，偶然也看看坐在前面的「白麗莎」。

二路元帥卡美聽到入了神，拍了拍他的肩膊，說：「葛蒙，你還沒有說完你的故事呢！本來你是天天出海殺鯊魚的，怎樣想起殺人呢？」

葛蒙給他拍了拍，如夢方覺，苦笑一下，說：「是的，我的故事還沒有說完，應該續說下去，那時我有一個女友，相當美，差不多有白麗莎那麼美，笑的時候或者啜泣的時候同樣迷人，有一晚，她伴着我喝酒，不知道怎樣的說到鯊魚，她很是緊張的說：「葛蒙，我知道你是很愛我的，不過，你始終沒有結婚的打算，因爲你忘不了鯊魚，你懂得嗎？全世界各處海洋的鯊魚合計，起碼有一千萬條，你能够把牠殺個清光嗎？即使你有本領殺死全世界的鯊魚，跟我結婚，那時我們已經老了，我覺得自己正在跟鯊魚鬥爭，越來越加苦悶，說到這裏，她竟然伏案啜泣，我最憎恨別人勸我不要向鯊魚尋仇，就算是心上人，說得很有道理，我仍不高興，勃然變色，說：我走了，你好好的過活吧，眞料不到，她忽然大哭，跳起身來，向我狠狠的瞪了一眼，飛奔出去，我沒有追上去，偏是那麼湊巧，她飽受刺激，一時不愼，走進小樹林裏面，被幾個暴徒輪姦至死，你說吧，我怎麼傷心呢？三日之內，我殺了參與姦殺的四個暴徒，一直殺下去，自此之後，我就沒法再向鯊魚尋仇了，我想殺的是人，這是我投靠大哥的眞正原因，也許你認爲我沒有見識，一錯再錯，可是，我說的全是眞心話！」

卡美聽了，固然感動，白麗莎更加感動，不自覺的嗚咽起來，在這一瞬間，葛



蒙突然愛上了她，把他曾經灌注到女友身上的情感，悉數投在她身上。

一連七晚，他都在白麗莎的香閨內歇宿，受到愛情的滋潤，他彷彿有了一綫生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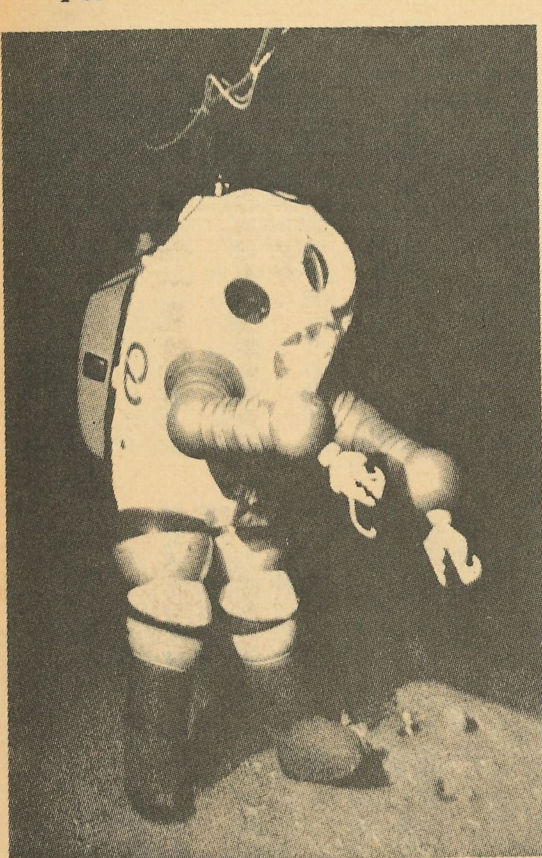
旬日後，大哥阿炳單獨召見他，在密室交談，說：「我從旁人口中獲悉你的身世，知道你一家人死在鯊魚腹內，曾經有一個時期，你想把牠趕盡殺絕，天天出海殺死鯊魚，無形中變成第一流鯊魚殺手，偏是那麼巧了，我正是想找一個擅長殺鯊魚的人，幹一宗危險的工作，希望你肯接我的委托。」

葛蒙很是興奮，說：「我是三路元帥，不管殺人抑或殺鯊，我必然盡力而爲，大哥，希望你把最困難的一個任務放在我的身上，使我立功，二路元帥卡美曾經對我說過，在你的手下工作，希望站得穩必須立功，故此我渴望它眞眞正正是危險的工作。」

「好，我馬上把這個任務說出來了，有一個魚場，養活了許多海豚牠已經長成，忽然有鯊魚闖入，咬死了一半，普通人不敢下海殺鯊魚，只是你有這種經驗，故此我看上了你，沒有講清楚這個任務之前我先要問問你，你有沒有任何一種政治的立場呢？」

「我從來沒有政治的立場，況且我的祖宗是混血兒，血管裏流着七個國家的血液，我這一代更加複雜了，我根本上沒有資格談論政治。」

「好，像你這種人，沒有政治觀念，更加有份量，因爲，沒有政治觀念，就不會受人煽動，爲所欲爲，你有沒有聽見過海豚炸彈這個故事名稱呢？」



葛蒙下海跟鯊魚決鬥，以潛水銅人姿態出現，唯一的武器只是一雙鋼手。

「聽見過，它是最新的秘密武器，是美國國防部想出來的，訓練一批海豚，背上揹了二百磅的炸藥，向蘇聯的潛艇撞擊，不過這個幻想是否能够實現呢？仍未可知，因爲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美國不會放出海豚進攻蘇聯的潛艇。」

「你的常識不錯，這是事實，利用海豚向蘇聯潛艇撞擊同歸於盡，一條海豚換一艘潛艇，確是很合算的，可惜海豚沒有好好的接受訓練之前蘇聯已經有了巧妙的安排，大量繁殖殺人鯨，利用牠咬死海豚，美國的妙計就化爲烏有。」

「照我所知，海豚的數量遠遠的超過殺人鯨，不見得蘇聯有辦法生產十萬條殺人鯨吧。」

「是的，你別忘記，蘇聯並非準備用殺人鯨堵截海豚，而是在海豚受訓的地點衝進去，把大大小小的海豚咬死，殺人鯨的戰鬥力大過海豚，體型也長大得多，海豚被牠殺到七零八落，美國的國防部逼於放棄海豚炸彈這種秘密武器，不過，一鷄死，一鷄鳴，美國放棄了它，古巴的海軍却從事這一項妙計，在一個秘密的軍港訓練海豚，假如眞的有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牠負起戰爭的任務，作爲自衞的武器，古巴的海軍太過脆弱了，這樣做是很有意義的，它並非打算向任何一國進攻，只是自衞而已，情有可原，我是古巴人，當然有義務保護海豚。」

葛蒙說：「大哥，我逐漸明白你的意思，是否有一批鯊魚潛入古巴的軍港，咬死海豚呢？」

「你眞是聰明，照計海豚不會這樣脆弱的，只是那三幾條鯊魚就咬死二百條海豚。」

「這件事情一定有古怪，照我所知，三條海豚合力圍攻一條鯊魚，已經可以戰勝，死亦是鯊魚不是海豚，怎會發生這種奇事，幾條鯊魚游泳到軍港之內，居然死了二百條海豚呢，我覺得這件並非想像中的樣子那麼簡單。」

大哥笑了笑，說：「你眞是聰明，你想得到的問題，我也想過，到時你隨機應變好了，我可以把許多種武器交到你的手上，任由你運用，此外，我還想介紹一個人給你認識，他叫做『胡活』，是現任的軍港監督，也許他對你有特別的指示。」

「多謝你的栽培！」葛蒙由衷的說。

分手之後，他把這件事情對二路元帥卡美說知，卡美很興奮，說：「大哥越來越加重視你了，你殺慣了鯊魚，必然幹得很順利。」

突然，卡美很鄭重的說：「你出動之前，應該結婚。」

「爲甚麼？」

「我發覺你是眞心誠意愛上了白麗莎的，事實上她跟你結識之後，沒有跟任何一個男人作伴了，如果他跟你結了婚，同在一起過活，她有幸福，你不單是幸福，還有一個家，對你來說，那是很有意義的，趁住大哥重視你，向他透支下一個月的薪酬三萬美元，那你婚禮必然是十分哄動的了，此外，你跟她結婚，使她的生活有了保障，也是一件喜事。」

「眞奇了，我就快要落到海底跟鯊魚決鬥，你還說她婚後有保障嗎？」

「不，正是因爲你即將搏殺，才使她

有更大的保障，你這一次出動雖然受命於大哥，實際上却是由海軍少將胡活差遣的，如果你殺退鯊魚，你不單是立功，還可以得到古巴海軍部的獎金，反之，你死了，也可以令到她獲得五十萬美元的撫卹金，何樂而不爲呢？」

「如果我倆結了婚，她變成寡婦，眞的有那麼多的錢到手？」

「誰騙你？如果你不信，可以問問大哥！」

聽了這句話，葛蒙喜出望外，當天他就問大哥是否下海跟鯊魚決鬥的人，死了有撫卹金。

大哥說：「因爲你沒有妻子，故此我沒有把它說出來，那些撫卹金有五十萬美元之巨，由古巴海軍部支付，與我無關，你不必替我担心，你忽然問我，是否你有了心上人呢？」

「是的，她是萬花樓最好的一個，我覺得她是眞心愛我的，結了婚，她可能在生活上有些保障。」

「葛蒙，你會這樣想，眞是難得，我送三萬美元給你作爲結婚費用，不必透支了！」

大哥一次又一次的施恩於他，葛蒙眞的願意替他賣命。

到了結婚的那一天，葛蒙跟白麗莎十分恩愛，她曾經在萬花樓做過高級的應召女郎，葛蒙是個江湖人物，他也絕不介意，他在婚後第三天，立刻塡報白麗莎的姓名，算是他的合法妻子，假如他在軍港苦戰鯊魚喪命，她可以得到五十萬美元的撫郵金。

## 深海決鬥九死一生

婚後第五天，葛蒙開始發動攻勢，等候最適當的機會，跳進冰冷的海，單刀赴會，勇戰鯊魚羣。

照原定計劃，他穿了潛水銅人的衣裳下海，渾身是銅，鯊魚沒法把他吃掉，他却很有把握把牠擊敗，盡管有二三十條鯊魚一起衝入軍港，他仍有機會取勝，只要他殺死一條鯊魚而又使牠流血，那些血腥味就會令到所有同伴向牠襲擊，把牠吃掉，忘記了軍港之內的海豚。

問題在這裏，任何一個潛水銅人都要倚靠一條膠喉灌輸氧氣，抽氣機在岸上，假如他不能够搶先一步殺死鯊魚，鯊魚咬斷他的氣喉，那就完了，就算他的潛水技能特別好也不能够在海中擺脫沉重的銅衣，勉強辦得到，在他冒升到海面之前，他必然被鯊魚吃掉，這種戰鬥，他只是略佔上風而已，並非絕對打贏。

葛蒙一團興緻，他不再考慮，在深夜海上有白霧瀰漫的環境，他奉命下海。

下海之前，他們必然是先行聽到海豚求救的信號，然後派人出擊，海豚有這種本領，能够在顎骨發生極快速的震動，儼如密碼，使海中產生超音波的震動，人類雖然聽不出來，但却可以透過特殊的科學儀器把它錄取，再由訓練海豚專家把它的含意翻譯出來，那就懂得海豚發出求救的信號，軍港裏面靠近海豚的一截，沒有任何一種敵人對牠不利，只是除了鯊魚。

碰上了鯊魚已經潛入軍港之內，仍未開始襲擊海豚，那一段時間，正好派葛蒙下海迎戰。水深三十五呎，葛蒙必須在鯊魚出擊之前，先行在海底走動，帶備武器，逐步走向海豚區域入口的樽頸地方。

一切都是依照原定計劃進行的，那晚他悄然下海，覺得自已變成了海底的動物，他渾身是銅和橡膠的組合，即使是橡膠，最薄的一定是手脚的關節，仍然厚達三吋，那種特製的膠，跟鋼鐵同樣堅實，鯊魚沒有力量咬破它，故此他很安全，唯一的憂慮只是保護細小的氣喉。

假如碰上了鯊魚，他需要仰攻，用他的鋼手把鯊魚腹部鉗破，流出血來，細小的傷口是沒有用的，他需要鉗得更深，最好兩隻鋼手一齊出擊。

他可能，反之，他能够殺死一條鯊魚，那就有機會使鯊魚互相殘殺。

那是一個賭注，葛蒙根本上就是亡命之徒，對這種生死之間的賭注毫不在乎。

那晚他在夜間十點鐘已經走到軍港的岸上報到，換過銅人衣裳，還有兩盞長條形的照明燈，藏在眼眶之內，只是萬不得已他才使用它，如果他的眼睛眞的有兩條白光射出，他更加像一頭怪物了，他想起這一副怪模樣，自己也覺得好笑。

他在岸上擺出備戰姿態，直到深夜十一點三十分，才獲得海豚求救的聲音，專家戈米爾向他打個手勢，他就潛入水中。

他穿了潛水銅人衣裳，雖然夜間狂風四起相當寒冷，他不會感覺到，下海之後，透過冰凉的海水，他才覺得冷，不過，那時只是初秋，他能够受得來，一步步走向海豚區域出口之處。像獵人似的守候。

留在海中大概三十分鐘之久，有一個黑影在他的頭上飄過，他沒有那麼快速的升起來，向牠追擊，不過，軍方早已探悉敵人放出鯊魚潛入軍港去咬海豚，決不止是一條鯊魚，只要他覺得有一條鯊魚在頭上滑過，第二條鯊魚即將出現，他不必急急忙忙的追殺，只是向上冒升，不論遲早，一定會碰上了另外一條鯊魚，在理論上的確是可以如此解釋的，但在事實上，鯊魚在海中潛泳的速度比較他想像的樣子快得多，到了他冒升到有足够的高度用鋼手去鉗鯊魚的腹部時，已經有五條鯊魚在水中游泳到海豚聚居之處。

他沒有時間推想海豚的安危了，他必須盡快結束一條鯊魚的生命。

他把鋼手使勁去插鯊魚的腹部時，他才發覺那是極端困難的一件事，鋼手不够長，鯊魚皮很厚，且又滑不留手，他連續了七次，仍然沒法傷害一條鯊魚，反而激怒一條鯊魚，向他襲擊，張開血盆大口，打算把他一口吞掉。

他雖然有些慌張，但却相當興奮，這是事實，倘若鯊魚張口咬他却又沒法把他吞食，那是他殺死牠唯一的機會，因爲他可以在鯊魚口內用鋼手去鉗牠口腔之內的軟肉，一塊塊的鉗開，務求海裏有血。

果然不出所料，鯊魚瘋狂進攻，一口把他咬住，却又沒法把他吞進肚裏，反而製造機會，使他用鋼手把牠的肉鉗斷，血湧如泉，鯊魚受擊，只好鬆開了，上下兩排牙齒，讓他逃走。

他那裏肯走？纏住鯊魚鉗了又鉗，鯊魚的血沁進海裏，立刻引起緊隨在後的鯊



魚追上來。

三條鯊魚搶着吃受傷的鯊魚，還有兩條鯊魚向他追攻，他看見目的已達，不想戀戰，扭亮了燈光，企圖把鯊魚嚇走。

兩條白光向前照射，有一條鯊魚走開，可是，另外一條比較大的鯊魚却沒有離開，停着不動，張開嘴巴，吐出一個人。

那一條鯊魚是假裝的，沒有牙齒，被牠從口中吐出來的一個潛水銅人，跟他的裝備一模一樣，所差異的只是一點，他必須從岸上透過氣喉把氧氣送給他，對方却在鯊魚腹內輸送氧氣，這樣對方比他略勝一籌，原因是氣喉藏在魚腹內不易截斷。

葛蒙看見潛水銅人在魚腹走出來，立刻明白，知道這傢伙是個特務，雖然他不知道這個人的實力如何，亦要傾全力一戰，很快他就打定主意，展開猛烈的衝擊。

在水中打鬥已經不易取勝，何況兩個人都是穿了潛水銅人的衣裳呢？這樣笨重，所謂打鬥，只是擁抱，看來十分可笑。

他們二人都有鋼手，可惜那一件潛水銅人衣裳太厚，沒法鉗入，再又因爲他們不斷的糾纏，全身濕滑，鋼手更加無所施其技，很快就變成摔角的動作，互相抱緊，希望把對方壓在自己的身上，用自己的胸骨壓他，壓到喘不過氣。

這樣子糾纏下去，顯然是葛蒙屈居下風了，因爲對方習慣了在水中摔角，他却完全陌生。他逐漸發覺對方並非企圖一招打贏，而是盡力把他拖入鯊魚腹內，他想盡力擺脫對方的糾纏，可惜辦不到，過了一會，他似乎力盡，不單是被强而有力的對手拖進鯊魚腹，他的氣喉還被對方的鋼手鉗斷，他沒法呼吸，一陣沉重的壓力壓在胸膛，有如千斤重壓，他陷入昏迷境界，眼前一黑，他就失去了知覺。

他覺醒之際，所看見的只是很簡陋的傢俬，他躺在床上，十分虛弱，很是吃力，他才想得起來，他分明是在海底暈倒的，那個地方正是鯊魚腹內，怎會轉眼之間他又躺在床上？誰救了他？

他十分困惑。

剛剛翻身坐起，有人走過來，那是一個女人，似曾相識，他的腦力還未復元，很難想得起她是誰，不斷的翻着眼睛看她，沒有開口。

「你認得我嗎？」

他搖了搖頭。

她再說一句：「葛先生，只要你記得起萬花樓，也記得起白麗莎，你就會記得起我。」

他不自覺的臉露微笑。

稍停，他深深的吸了口氣，說：「白麗莎似乎有一個妹妹，叫做白麗芙，她並非常常去探望姐姐的，可能你就是她？」

「是的，我是白麗芙，你能够記得起我是誰，顯然你的腦袋沒有損壞，我眞是高興！」

「眞的是你救了我嗎？」

「是的，不過，準確點說，應該是我們把你救活。」

「是否在鯊魚腹內？」

「當然是在鯊魚腹內，跟你惡鬥的人，就是我的丈夫，叫做佛特烈！」

「佛特列本來可以殺我，你却把我救活，眞是出奇！他會不會後悔？」

「他不會後悔，他也同意這樣做。」

「這就更加出奇了，你們當然不是站在古巴那一邊了，我甚至可以一口斷定你們是美國特務，是也不是呢？」

「是的，我們不單是救你，還打算透過你把白麗莎救出來，她的處境跟你同樣的危險，現時官方宣佈你在海底決鬥當中被鯊魚吃掉，雖然沒有骸骨，却有些殘破不全的橡皮膠衣裳，那是證物，可以證實你被鯊魚吃掉，事實上，軍港之內有十多條海豚被鯊魚咬死的，鯊魚本身也死了三條，總之，你因公殉職，一個月之後，白麗莎可以合法的領取巨額撫卹金，假如一切沒有變動，她收了錢不久就會喪生，那些錢落在大哥阿炳以及二路元帥卡美的手中，還有一名古巴的少將，一起策劃，不知道那些錢是怎樣瓜分的了，必然是三個人瓜分。」

「那是很精彩的佈局，現時我想起來了，那晚我被人帶到一個大堂，跟一間酒吧的總管交手，他用手槍向我射擊，而我沒有受傷，顯然他射出的是假彈，後來，大哥阿炳見面就對我讚不絕口，不問情由的封我做三路元帥，又叫卡美帶我到萬花樓消遣，一切都是佈局，無非想騙古巴當局的撫卹金，爲甚麼你說白麗莎不是騙子集團當中的一個？」

「她不可能是集團之內的人，一來他們担心她口疏，洩漏消息，二來他們担心她替丈夫報仇，此外，瓜分那些錢，當然是人數越少越好，故此，她不可能是騙子集團的人，這樣子犧牲了丈夫的女人，前後已經有四個了，事後她們分別失踪或被殺，可以反映出那個給命運註定是寡婦的女人，並非集團當中的一份子。」

葛蒙茫然說：「白麗芙，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十分相信你說的話，我是否要永遠失踪呢？」

「不，這回輪到我們瓜分五十萬美元的撫卹金了，你暫時切勿輕舉妄動，只是留在地窖過活好了，如果你覺得苦悶，我會代替姐姐陪伴你的，直到一個月後姐姐收了五十萬元爲止，雖然她只是收了一張支票，不過，她可以把它提取現欵，一走了之，在她走開之前，大哥阿炳以爲二路元帥卡美一定到她的寓所等她，到時你就可以報復一箭之仇了，你殺了他們二人，我們派出一小隊人馬接應，一起上路，回到這個地方，還有潛艇把我們帶到安全的地方，那就可以分攤五十萬美元了，只是你們夫婦二人以及我和佛特烈，你可滿意了吧？」

「我完全滿意，只有一件事情，可能使我耿耿於心，你是佛特烈的女人，我怎能佔有你呢？」

「你眞傻，做特務的女人，怎會拘論誰是她的伴侶呢？況且，佛特烈只是名義上是我的丈夫，我倆沒有舉行婚禮，你一切放心好了，還有一點，你突然露臉跟大哥二哥交手，他們是輸定的，因爲我們有十二個人，俱是身懷武器，萬一你鬥不過他們，他們也會死在我們的槍下。」

葛蒙聽了，驚喜如狂，說：「白麗芙，你眞好，古巴人當中沒有一個人像你那麼好的了！」

（以下轉入第71頁）

**齊雲飛傳奇 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 胡姬

《七》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梅園主梅北山和嶗山三鶴決鬥定輸贏，只是為了爭江湖聲譽，並非仇怨，雖然輸給夏氏兄弟三人，但他以一敵三，雖敗猶榮，因被夏雲鶴打至重傷，臥床不起，吩咐兒子請齊雲飛、韓鐵衣留下，他的傷勢幸遇少林寺高僧慧光大師雲遊至此，便來為他贈藥療傷。齊雲飛等人留在梅園，柳舞風是梅北山的親家，也是武林一絕，對齊雲飛頗發生好感，約會下一次在他的蘇州杏園相敍，煮茗談歡，聲明與自己女兒柳擷紅的關係無關，齊雲飛本想多住幾天親近一下柳擷紅，但梅夫人因關笛是黃龍帮的人，不便久留，遂和關笛、韓鐵衣離開濮陽而去……

## 黃龍帮變故　事出有因由

這一劍如流星追月，無人能形容其速度！

但「銀劍白龍」齊雲飛的確不同凡响！他在這千鈞一髮之間，提劍橫胸一格，同時換氣翻身！

「噹」的一响，那人由上而下，勢力較猛，齊雲飛的劍只能把它格高七寸，那人手腕一翻，長劍化刺為削，仍然疾如星火地劈向齊雲飛！

齊雲飛恰好凌空翻身，那人寶劍過處，「嗤」的一聲，劍鋒在齊雲飛的後背添了一道血槽！

齊雲飛忙使了一記「千斤墜」，如隕石飛落！那些黃龍帮的帮衆都被此景象分了神，齊雲飛飛下竟忘記上前狙殺！

這時齊雲飛落地之後，立即橫劍準備反擊，那人也飛了下來，但並不落地，腳尖踩在一個黃龍帮徒的肩上，身子掠起，向外射去！

齊雲飛料不到對方一擊不中便抽身而退，是以追前時已慢了一步！那人一起再落，這次踏在一個黃龍帮帮徒的頭上，飛上一棟平房屋頂，如飛而去！

齊雲飛再追前時，已被黃龍帮帮徒圍住！

這些事說來雖慢，實際上疾如白駒過隙，眨眼即逝，齊雲飛只知道那人身穿黑衣黑袴，臉上乂幪着一塊黑布，使用長劍，其他的一無所知！

「齊雲飛，快跟咱們回黃龍帮！」

齊雲飛冷笑一聲：「你們莫以為人多，齊某便會就範，在下只是不想多殺生，還是識相退開吧！」

那些黃龍帮徒你看我，我看你，都不知該怎麼辦，忽然後面有人高聲叫道：「劉堂主駕到！」

衆人立即轉頭望去，齊雲飛心中冷笑：「就看看你劉應全有什麼手段！」

一忽，便見劉應全帶着兩個親信走了過來，齊雲飛冷冷地道：「齊某不過武林一浪子耳，豈敢勞煩劉堂主移玉迎迓！」

劉應全臉無表情，淡淡地道：「本帮帮主請齊少俠到敝帮走一趟，請齊少俠跟劉某同行！」

「本來齊某也很想去向孟石根道賀一番，不過如此勞師動衆，令人難堪，在下決意改天再上門造訪，劉堂主你請吧！」

劉應全面色一變，道：「風聞齊少俠乃性情中人，大概不會捨棄義妹不顧而去吧！」

齊雲飛心頭一震，沉聲道：「劉堂主這是什麼意思？」

「少俠是聰明人，何須多言！」

「你們要對付的是我，還是關笛？」

劉應全呵呵一笑。「少俠到敝帮自然知道！敝帮乃烏合之衆，不成氣候，少俠也不敢去，眞難以想像當年少俠是如何獨闖『三刀堂』的！」

齊少俠寒着面道：「你不必使用這種低劣的激將法，我只是不能棄義妹不顧而已！好吧，請帶路！」

劉應全面上露出笑容，轉身道：「大家分列兩隊，歡迎齊少俠駕臨！」

黃龍帮帮徒「哦」地轟應一聲，列成兩排，夾道而行，劉應全與齊雲飛走在中間，齊雲飛自然知道，所謂歡迎，實際是排起人牆，提防自己半途溜走！他看穿對方的把戲，不由發出一串冷笑。

百多條大漢，同時用整齊劃一的步伐，在長街上走過，發出一道沙沙的脚步聲，驚破黑夜的寂靜，惹得居民們紛紛開門開窗窺望。

齊雲飛走在中間，忽然有種奇異的感覺，好像自己立在雲端，有點飄飄然。

劉應全道：「少俠冷笑什麼？還不够威風麼？」



齊雲飛立即閉嘴，半晌才淡淡地道：「貴帮經常如此擾亂百姓乎？」

劉應全臉上的笑意立時不見，轉頭道：「放輕脚步！」

由興隆客棧到黃龍帮總舵，不過二里餘的路程，眨眼即至，只見大門外燈光亮如白晝，人影幢幢，一片森嚴。劉應全道：「齊少俠請！」

齊雲飛暗中吸了一口氣，昂首走了進去。院子裏站着兩排大漢，都是手提火把，臉色悲憤，對齊雲飛怒目而視！

聚義廳上氣氛更是嚴肅，正中那張虎皮交椅上，坐着孟石根！兩旁是幾個堂主，之下大概是那些各地的香主吧！

齊雲飛昂然走上大廳，院子裏的大漢立即圍過來，堵住出口。

齊雲飛雙眼如電，在廳上衆人臉上掠過，問道：「孟帮主恭喜呀，是不是怪在下沒來道賀，所以心中不高興，故意要在齊某面前下個馬威？」他嘴上胡謅着，心中却暗暗戒備：「看他們那副神態，只怕今日難以脫身！」

孟石根頭一抬，怒道：「姓齊的，我聽說你人雖風流，但仍不失俠客的本色，怎地到了這個地步，還嬉皮笑臉的，難道眞不把本帮放在眼中？」

「錯也！齊某正覺得孟帮主目空一切，不把齊某看在眼中！」齊雲飛正容地道：「帮主派了這許多人，使用下三濫的手段，到客棧『請』齊某，難道這也是看得起齊某？」

孟石根冷笑一聲：「咱們如此待你，還不是看得起你？」

堂主史斌道：「若不是瞧在關丫頭的份上，咱們的手段……」

齊雲飛冷笑一聲：「你們的手段，便將更加鄙劣是不是？」

劉應全喝道：「姓齊的，你來到這裏還敢出口狂言？黃龍帮就算死剩一個人，也要把你截住！」

齊雲飛道：「好，廢話不說，你們有什麼手段，儘管使出來吧！齊雲飛若是皺一下眉頭的，便束手就縛！」

孟石根道：「那個兄弟先上？」

卜仁清與劉應全道：「兄弟先會一會他！」

齊雲飛冷笑一聲，說道：「兩位一齊上吧！」

卜仁清與劉應全互望了一眼，道：「既然如此，咱們便恭敬不如從命吧！」

齊雲飛抽出寶劍，道：「齊某想請問一句，咱們之間是不是有生死之仇？」

「不錯，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卜仁清也撤出一對鋼刀來。

齊雲飛一怔，道：「且慢，在下想問一句，你我之間，到底有什麼不共戴天之仇？」

劉應全道：「你明知故問，是要恥辱咱們？」

齊雲飛再一怔，問道：「齊某眞的不知，怎會明知故問！」

劉應全向卜仁清打了個眼色，道：「不必跟他多說，卜兄，上吧！」

齊雲飛不由怒道：「你眞以為齊雲飛會怕你們？」他手臂一長，長劍如離弦之矢，直取劉應全的咽喉！

卜仁清左手鋼刀一橫，替劉應全擋下這一劍，右手刀隨即劈出，不料齊雲飛劍出身即變，卜仁清的左手刀一出，他早已閃開五尺，右足踏前一步，右掌反拍卜仁清的右脅！

卜仁清料不到齊雲飛年紀輕輕，打鬪經驗如斯豐富，而且目光準繩，一招便擊向自己的弱點，他大驚之餘，只得倉惶而退！

齊雲飛冷笑一聲，再踏前一步，長劍如長虹貫日，急奔卜仁清胸膛！

劉應全一刀自橫飛來，把齊雲飛的劍格開。齊雲飛身在虎穴，眼看四面，耳聽八方，劉應全的刀至時，他已把劍上的力量撤了一半，刀劍相觸之後，他手腕一翻，劍刄沿着刀脊落下去，削向劉應全的手臂！

這一劍變化神妙，除了招式詭異之外，還得練劍之人靈活才能臻此！

不過劉應全身為黃龍帮的堂主，武功自然也不是泛泛之輩，何況他昔年跟隨黃龍帮主南征北伐，經驗豐富，臨危不亂，在千鈞一髮之間，把臂一掄，恰好避開齊雲飛那一劍！

卜仁清大喊一聲，雙刀齊砍過來，齊雲飛只得捨棄劉應全，回身應戰。三人在廳上翻翻滾滾。鬥了六七十招，齊雲飛雖然以寡敵衆，但仍然穩佔上風，孟石根等人相顧失色，俱覺面上無光！

眼看劉應全與卜仁清兩人衣襟都已為汗所濕，形勢越來越危殆，孟石根正想叫趙老七上前協助劉應全，忽聽內面傳來一個女子的呼叫聲：「大哥，齊大哥！」

齊雲飛身子一抖，一劍挑開卜仁清雙刀，喝道：「你們連一個小姑娘也不肯放過？」

孟石根找到一個理由下台階，忙道：「兩位賢弟暫停，讓他們兄妹見面敍敍舊再說！」

齊雲飛冷眼一掃，目光充滿鄙夷之色。一忽，只見兩個黃龍帮徒架着關笛走出大廳，只見她雙臂被反縛在背，眼眶淚光欲滴，一副楚楚可憐之相。見到齊雲飛，凄凄地叫道：「大哥救我！」

齊雲飛熱血一湧，喝道：「孟石根，枉關笛一直視你為親人，你竟用這種手段對付一個小姑娘，你還有什麼臉目做黃龍帮的帮主！」

「放肆！」孟石根冷冷地道：「她勾結外人，殺死本帮禮堂堂主安容，難道不該受處罰！」

齊雲飛呆了一呆，道：「胡說，她為何會這般做！」

劉應全冷笑一聲，道：「那個外人便是你，你自然要替她遮瞞！」

齊雲飛怒極反笑。「你們簡直是白痴！齊某初次與黃龍帮接觸，無親無故，無仇無怨，我作甚要來殺安容？」

「你的目的咱們不知道，不過……」卜仁清目光閃縮，道：「現在你大概可以招供了吧！」

齊雲飛反問：「你們有什麼證據？」

趙老七道：「趙某親眼看見你在殺人之後，匆匆而逃……」

齊雲飛仰頭大笑，道：「放屁！你既然親眼看見齊某殺人，為何不攔截我，却讓我回到客棧睡覺，再勞師動衆去把我捉回來？」

趙老七尷尬地一笑，道：「我承認只見到你的背影……又追不上你！」

齊雲飛冷笑一聲：「當時在下跟關笛在一起？」

趙老七冷冷地道：「若不是她做的內應，你如何能出入自如？」

「好！算你說得有點道理，但只看到背影便把帳算在我頭上，你不覺得太過牽强？」

「附近地面，除了你之外，再無其他高手！」

「就憑此就斷定是齊某所為的！」

劉應全說道：「安堂主就是中劍而亡的！」

「焉知不是你們自己下手的！」

卜仁清怒道：「咱們與他是多年的兄弟，你胡說什麼！」

「昔日是兄弟，但今日為了爭奪帮主的寶座，那就難說了！」齊雲飛絕不放鬆，「你們把齊某『請』來，不外是要找一個替死鬼，以塞下面悠悠之口罷了！」

孟石根臉色一變，霍地站了起來，道：「孟某以及廳上衆兄弟若有一人，心存此意，天誅地滅，永不超生！」

齊雲飛也道：「齊雲飛若有動過安容一根毫毛的，也天誅地滅，永不超生！」

孟石根臉色又是一變，冷聲問道：「齊雲飛，你這是什麼意思？你懷疑孟某發此誓的誠意？」

齊雲飛淡淡地道：「齊雲飛發此誓時的心情，與帮主一樣眞誠！」

孟石根臉色稍霽，卜仁清却道：「但咱們如何相信你？」

齊雲飛也冷冷地道：「齊某又如何相信你？」

關笛忽道：「大哥，你莫在枝節上兜圈，趕緊想辦法證明你我乃是無辜的才是上策！」

齊雲飛苦笑一聲。「他們心存偏見，你要我如何解釋？」

「你把兇手抓來呀？這便是最好的辦法？」

「誰不知道！」齊雲飛嘆了一口氣，忽然想起剛才在城內興隆客棧外面，險遭一個黑衣人偸襲刺死的情景來，脫口呼道：「莫非是他？」

孟石根神情激動地說道：「你說他是誰？」

齊雲飛道：「齊某想請問一下，貴帮是否有僱人去暗殺在下？」

孟石根不悅地說道：「你為何會這樣說！」

「適才當在下與貴帮弟兄對壘之時，忽然自屋頂上飛下一個黑衣人，偸襲在下，那人武功十分高强，又是使劍的！在下起初還以為他是貴帮的人，但剛才……覺得不大像，所以懷疑是你們僱來的殺手！」齊雲飛不好意思明說那人的武功遠在黃龍帮的任何人之上！假如此人是黃龍帮的人，那麼帮主之位，就非他莫屬了！」

劉應全臉色一變，道：「劉某為何不見？」

「那是發生在你到之前，劉堂主若是不相信的，大可以問問貴屬，而且……」



齊雲飛轉過身來。「在下背上這道劍傷，便是那人的傑作！」

「眞有其事？」孟石根正容地道：「孟某可以向你保證，本帮絕無僱人去刺殺你！」

齊雲飛抓一抓頭皮，說道：「那他是誰？」

關笛道：「他是故意假扮你，來行使借刀殺人之計的！」

齊雲飛搖頭道：「不通不通！他若是要借刀殺人的，便不會再現身！」

「也許他後來又認為可以偸襲成功，便改變主意吧！」

「有可能！但他到底是誰？他為何要害我？」齊雲飛茫無頭緒。

關笛道：「你快去查呀？若是知道了，還會有誤會麼？」

孟石根道：「孟某承認沒有拿到什麼眞憑實據，假如你能抓到眞兇，不但誤會冰釋，而且也絕不難為你義妹！」

「哦，原來是要借我齊某人的大力呀！哼，這是誰想出來的！」

卜仁清道：「你莫有了三分顏色，便要開染坊！須知假如抓到眞兇，對你也有好處！」

齊雲飛冷笑一聲，道：「對我有何好處？」

「起碼也能洗脫你的嫌疑呀！」

齊雲飛大笑。「好，我齊雲飛便做個傻瓜，替你們查一下！不過我有條件！」

孟石根問：「你有什麼條件？」

「第一，不准虧待關笛！」

孟石根爽快地道：「絕無問題！」

「第二，不得限時間！」

卜仁清道：「不限時間，你若拖十年、二十年，咱們都奈何不得你，這算是什麼條件？」

齊雲飛嘆息道：「齊某是這種人麼？還是以三年為期吧！」

卜仁清道：「三年死者屍骨已寒，不行，只給一年！」

齊雲飛怒道：「一年就一年！第三，我的行動不受限制，第四，若有需要，你們得協助我！」

孟石根略一沉吟，道：「這兩個條件沒有問題，還有沒有？」

「有！」齊雲飛冷笑一聲，說道：「假如齊某替你們抓到兇手，實在太便宜了你們……」

劉應全道：「此乃你情我願之事，怎說得誰便宜，誰不便宜！」

「假如我抓到眞兇，便證明在下與關笛是無辜的，但假如我抓不到眞兇，便要受到懲罰，你說公道不公道？」齊雲飛道：「請諸位注意，我抓不到兇手，並不等於我便是兇手！」

孟石根反問道：「齊少俠你認為該如何？」

「要補償我與義妹的損失！」

「如何補償？」

齊雲飛道：「現在我還未想到，屆時再說吧，總之我不會獅子大開口，也不會故意與你們為難！」

「好吧，就這樣！」孟石根道：「不過孟某也有兩個條件！」

齊雲飛眉頭一皺，說道：「你還有條件？」

「第一，咱們答應不虧待關笛，但她得留在本帮；第二，你去何處都要通知本帮！」

「第一個條件，完全沒問題，第二個條件，齊某只能答應你，盡量辦到，有時環境不允許，要想通知也無從通知！」

孟石根揮揮手道：「好吧，你們都休息去吧！」

廳外那些黃龍帮徒應了一聲都散去了，劉應全道：「齊少俠先到內堂歇息歇息吧！」

齊雲飛道：「劉堂主的態度，變得何其快哉！還是先請把關笛放了吧！」

劉應全不敢反唇相稽，乖乖走前替關笛解了繩。關笛搓着手腕向齊雲飛奔來。

「謝謝大哥救我！」

齊雲飛苦笑一聲，道：「你別謝得太早，兇手還未抓到！」

「小妹若連你也不信任，還有誰值得信任的？」

孟石根道：「關姪女，你帶齊少俠到內堂休息吧！」

齊雲飛道：「不必啦，反正現在也睡不着，何況天已快亮，孟帮主，齊某想去看看安容的屍體以及他遇害的地方！」

「好！請劉兄帶齊少俠去！」

劉應全道：「齊少俠請跟劉某來！」他轉身走向內堂，齊雲飛與關笛跟在他後面。

安容的屍體停在內宅的一座偏廳裏，身上蓋着一張白布，劉應全把白布揭下，齊雲飛一眼便見到安容的喉頭上有個血洞，血漬不多，顯然已用水洗過，是以傷口肌肉的情況淸楚了然！

洞小而深，傷口的肌肉略向外翻，看那周圍的情況，便知道殺人的兇器十分鋒利！

「這是薄劍！」齊雲飛再看了一眼便肯定地道：「一劍畢命，好準的目光！」

劉應全道：「安兄身上除了此處之外，再無其他傷！」

齊雲飛臉色一變，道：「誰首先趕到現場的？」

「是趙老七有事要找他，剛好見到兇手離開……」

「趙老七因何事來找安容？」

「是孟帮主要派他來的，據說是為了通知武林同道，有關本帮新帮主上任的事，因為安兄是負責禮堂的！」

齊雲飛心頭一動，覺得趙老七去得有點蹊蹺，但他只把此事放在心上，當下道：「請劉堂主帶齊某到現場去！」

安容的寢室就在離偏廳不遠之處，地上那灘血已凝固，已成暗紅色，看來更加怵目驚心！

室內的佈置倒十分簡單，除了一張床之外，就只有書桌和一張椅子，齊雲飛問道：「除了趙老七之外，當時還有誰知道安容被殺？」

「除他之外，再無人知道，因為安兄死前，完全沒有發出一點聲音！」

齊雲飛心頭猛地一跳，脫口道：「安容眞的如斯不堪一擊？」

劉應全傷感地道：「兇手的武功肯定深不可測！」

齊雲飛心頭忽然又再一動：「當時只有趙老七一個在場，分明事有蹊蹺！」當下問道：「趙老七加入貴帮有多久？」

劉應全略一沉吟，道：「大約三四年吧！我記得他進帮不久，帮主便死了！」

「黃龍死前他才進帮……」

劉應全似乎猜到齊雲飛在想些什麼，提醒他道：「假如趙老七是殺人兇手，也根本不用作聲，沒人會懷疑他！」

齊雲飛一想頗覺有理，目光在室內一掃，又落在那灘血上，那血離床只有半尺多，他再問：「安容死在床上的？」

「是的，他死時倒臥在床上，頭部向下，伸出床外！」劉應全道：「這扇窗子還開着！」

齊雲飛走至窗前望出去，外面是個小院，旁邊還有其他房舍。「兇手是由此進入？」

「估計必是如此，因為趙老七來時，門還關着，而且還上了門！」

「看情況安容剛聽到聲息便着了一劍……但怎會臉向下的？」

劉應全道：「這點咱們想過了，也許安兄臨死痛苦，在床上掙扎！」

齊雲飛點點頭，他雙眼仍望着窗外的景物，天色却漸漸亮了，齊雲飛忽然又想到一個疑點：「假如趙老七是個城府深沉的人，為了避嫌，他在殺人之後，故意張叫，倒也大有道理……」

想到此，依轉頭問道：「趙老七是用劍的？」

劉應全點頭。「但他的劍沒這般薄和窄！」

齊雲飛冷笑一聲：「任何人都不會這般笨，用別人熟悉的兵器暗殺朋友！趙老七大概不是個魯莽的人吧！」

劉應全把聲音壓低。「他是孟帮主的心腹愛將，經常替帮主出謀，怎會是魯莽之輩！」

「行了，頭個疑兇便是他！但這教我如何調查？孟石根允許麼？」

劉應全神情一懍，道：「假如眞的是他下的手，相信帮主也不會徇私，但劉某極難相信是他幹的！」

關笛道：「大哥，小妹也想不到他有殺安堂主的理由！」

齊雲飛冷哼一聲：「你才認識趙老七幾天，又怎知道他的底細！」

「他是孟帮主的心腹呀，難道孟帮主也不瞭解他？」

「這有何奇怪！」

關笛小鼻一皺，抿嘴說道：「眞是好笑！」

齊雲飛一呆，問道：「愚兄有何好笑之處？」

「怎不好笑？你說別人對你有偏見，你何嘗不是如此？你懷疑趙老七是兇手，找到一絲證據沒有？」

齊雲飛訕訕地道：「你怎樣不帮我，反來數說我？」

「我是帮理不帮親！」

「行啦，行啦，你再且說說為何認為他沒有殺安容的理由？」

劉應全道：「少俠天資聰明，常人難及，劉某不才不敢妄猜，但既蒙詢問，只好獻醜！」他吸了一口氣，再說下去：「劉某認為安兄之死，可能與故帮主之死和潘堂主之死有關，假如說殺死黃龍帮主是為了爭帮主的寶座，殺潘堂主是為了防止寶座讓他會得手，那麼殺安兄是為了什麼呢？」

齊雲飛心念電轉，答不出話來。

劉應全看了他一眼，嚥了一口口水，潤一潤喉才續道：「假如這是他的主意，他該殺死孟帮主才對，奚事殺安兄？假如這是孟帮……」他忽然住口不言。

齊雲飛道：「你為何不說下去？」

關笛也道：「劉叔叔你說呀，反正此處沒有別人！」

「好！假如這些都全是孟帮主的主意，他也不該殺安兄……因為安兄素來是好好先生，孟帮主若為了鞏固地位而殺人，第一個要殺的應該是小弟，因為小弟一直反對他做帮主！」

齊雲飛心頭一跳，忙問：「你為何反對？」

「他資歷較淺嘛！所以我贊成潘堂主接任，只可惜潘堂主……」

齊雲飛截口道：「但後來潘元濟巳死，你仍反對！」話音一落，忽覺腳上一痛，原來被關笛悄悄踩了一下，他聰明絕頂，立知劉應全必是與孟石根爭奪帮主之位的，故爾關笛才有此一舉！

不料劉應全反而落落大方地道：「我雖然不服，但一來這是大家兄弟決定了的事，自然要遵循，二來孟帮主的為人我是相信的，他絕不是暗中計算兄弟朋友的小人！」

齊雲飛對他不由另眼相看，忍不住向他豎起一隻拇指，讚道：「原來劉堂主是個血性的漢子，剛才在下多有得罪！」

劉應全訕訕一笑，道：「不敢當少俠謬讚，劉某自小少讀書，只是一介武夫而巳！」

「書讀得多不多有什麼打緊？讀書只是為了明道理，劉堂主公私分明，而且光明磊落，正是好漢子的本色，在下衷心敬佩！」

劉應全咳了幾聲，把話題岔開。「齊少俠尚要去其他地方看看否？」

「也好，出去院子裏看看！」

三人來到院子裏，齊雲飛問道：「趙老七在何處見過那刺客？」

劉應全舉手一指，說道：「就是在這裏！」

齊雲飛張眼望去，見那裏有一道牆垣，他心頭一動，問道：「裏面是帮主的居所？」

劉應全說道：「此乃故帮主建的，裏面別有洞天，往日只許帮主與帮主夫人進去！」

齊雲飛笑道：「這夫人是如夫人還是大夫人？」

劉應全道：「不，大夫人也住在裏面。只是那胡姬十分霸道，在裏面又規劃了許多禁地，連大夫人也不得進去！」

齊雲飛道：「刺客踰牆進去？」

「不是，他沿牆馳去，趙老七追來時，巳不見他的踪影！」

「那是什麼時候？」

「二更左右！」

齊雲飛再問道：「現在裏面住的是誰



人？」

「孟帮主不想搬進去住，所以還空置着！」

「齊某想進去看看，不知可否？」

劉應全臉有為難之色，關笛道：「大哥，咱們先出去吃早餐，順便向孟帮主打打招呼再進去，免得日後又有什麼誤會發生！」

齊雲飛認為有理，便與他們聯袂出外宅，只見孟石根卜仁清和另一個堂主史斌尚坐在廳上交談，見到齊雲飛等人來了才停止。

「齊少俠有何發現？」孟石根在座上欠一欠身。

齊雲飛自然不便說出對趙老七的懷疑，含笑道：「不知帮主對齊某信任的程度至何地步？」

孟石根不知所答，關笛忙道：「孟叔叔，齊大哥想向您討個人情，到後園看一看！」

孟石根一怔，與卜仁清等人交換了一下眼色，問道：「齊少俠為何要到後園去看看？」

齊雲飛反問：「諸位最近可曾進去看過？」

孟石根等人都一齊搖頭。齊雲飛道：「既然如此，何不一齊進去看看！」

史斌道：「帮主想聽聽你的理由！」

齊雲飛道：「貴帮近半年一共發生過幾件事？」

聽人衆人心頭都是一沉，卜仁清澀聲道：「少俠故意提這些事有何用意？」

「在下認為它們極可能有關連！」齊雲飛道：「換而言之，我認為安容之死，其實是胡姬的失踪的延續！」

孟石根聳容地說道：「你可有什麼根據？」

「沒有根據，只是一種感覺，否則無以解釋，為何貴帮會接二連三發生這種不幸的事！」

史斌道：「他們之間有什麼關連？」

齊雲飛沉吟了一下，道：「目前知道的，只是黃彪、潘元濟和安容都是被人以劍殺死的！」

史斌說道：「使劍的人，天下多如牛毛……」

齊雲飛快口道：「所以才要到後園去看看，你們莫忘記黃彪是死在裏面的！」

孟石根道：「好，大家一齊去看看也好！時候已不早，請少俠先用膳吧！」

× × ×

早膳後，一行人走向後園，牆垣有幾度洞口，但尋常的月洞門都沒有門板，唯獨此處有，而且十分堅實。

劉應全拿來鑰匙，打開銅鎖，推開大門，齊雲飛首先走了進去，只見裏面亭台樓閣，水榭花圃一應俱全，佈置得十分得體。

劉應全道：「昔年帮主特地到江南請來名師，精心設計，刻意佈置！」

齊雲飛笑道：「可惜花了這許多的人力物力，只供少數人享受！」

孟石根道：「劉堂主，以後後園不必加鎖，任何兄弟都可以出入！」

齊雲飛附掌讚道：「帮主胸襟大勝前人矣！」

孟石根臉上一熱，道：「不敢。」

齊雲飛問：「何處是胡姬的居所？」

劉應全道：「請跟劉某來！」他踏上一條花徑，向一座小樓走去。

那棟小樓高兩層，建築十分精緻，樓上有一牌匾：絕色樓！

劉應全推開木門，入門是座小廳，酸枝椅几，正牆上掛着一幅鏡片，入眼是四個狂草：人景雙絕！齊雲飛失聲道：「好大的口氣，難道她比江南四大美人之首的柳擷紅還美麼？再說此園雖美，但匠跡過甚，又不及杏園之飄逸洒脫。」

卜仁清道：「咱們都是粗人，不懂得什麼風雅的事，這是故帮主託人寫的，聽說胡姬看後十分高興，咱們根本沒見過她，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天下絕色！」

齊雲飛聽他如此說，反覺不好意思，暗道：「這胡姬與我何干，我為何要為擷紅抱不平！」

那樓下是兩個小廳，一間下人的廂房，樓上則是一間寬大的寢室，一間書房，佈置得美侖美奐。孟石根等人見到那些珍貴的飾物，奇珍古玩，臉上神色都甚是難看。想來這干人對胡姬都十分厭惡，只是碍着帮主的情面，不敢公開表示而巳。

齊雲飛走出寢室，立在欄杆後望下去，園內景色，盡收眼底，美不勝收，遙想當時，美人中夜倚欄杆，花露濕衣裙，下面碧池鴛鴦戲水，蓮花含笑，簷前鐵馬叮咚響，月夜賞景觀美，甚是詩情畫意，難道他有人景雙絕之嘆！

劉應全走近問道：「齊少俠，有何發現？」

齊雲飛猛然一醒，定一定神，問道：「黃彪的髮妻住在何處？」

「在此樓後面，請少俠跟劉某來！」

劉應全帶他下樓，再引他走上一條碎石子路，路旁樹木扶疏，花香撲鼻。

走了一陣，忽有一道矮垣突兀眼前，只因垣上攀爬了不少籐類的花草，是以不留心難以發現。牆垣仍有一月洞門，門却沒有剛才那些的大，門上有鎖，劉應全把它打開，抬頭呼道：「事務堂堂主劉應全求見！」

齊雲飛道：「黃彪的髮妻仍住在這裏麼？」

劉應全點頭，他又呼了一遍，裏面才有回音，是個丫頭的聲音：「夫人問劉堂主何事而來，為何走後門？」

劉應全道：「一來是帶新帮主來拜訪，二來是有幾件事要請教夫人！」

孟石根等人亦巳走到，孟石根接口道：「錦香，快稟報夫人，說孟石根衆兄弟來拜訪！」

垣內傳來一聲是，過了兩盞茶的工夫，門才打開，開門的是個十七八歲的丫頭，一臉伶俐，還有幾分姿色。「夫人請你們進來！」

孟石根道：「請帶路！」

錦香引衆人到一小廳，齊雲飛見這棟屋子雖然建築與佈置不錯，但與胡姬那棟絕色樓，却相差甚多，不過此處又另有一種雍雅雋永的風味。

衆人分頭坐下，錦香道：「夫人一回就出來，帮主請喝茶！」她逐個捧上茶，來到齊雲飛與關笛面前，大概因為覺得面

生，而多看了幾眼。

俄頃，自內走出一個白衣白裙的少婦來，髮際還插着一朵白花，人本來只有七分姿色，但在一身素白的襯託下，竟有八九分動人，瓜子臉龐上，眉宇間帶着一抹悲傷。淡掃蛾眉，怯生生的低着頭，踩着碎步走到中間，襝衽一禮。

孟石根等人連忙長身而起，道：「不敢當夫人大禮！」

「諸位叔叔請坐！」黃彪的髮妻姓白，聲音甜美。「犬子有點小恙，剛剛睡下，請恕未亡人出迎太遲！」

劉應全道：「豈敢，咱們來得孟浪，怎能怪夫人！」

白夫人又道：「諸位請喝茶！」

孟石根道：「夫人也請喝茶！」

關笛手肘輕輕一撞齊雲飛，悄聲問道：「大哥，你看白夫人長得如何！」

齊雲飛笑嘻嘻地道：「比我那義妹還美上幾分！」

關笛用力撞了他一下，齊雲飛身子一抖，盞中之茶潑了出來，惹得旁人都轉頭望來。白夫人只看齊雲飛一眼，便轉頭道：「孟叔叔當上帮主，未亡人有孝在身，只恐沖了大喜，未敢出去道賀，今日既然駕臨，未亡人便順便向你道賀，希望孟帮主帶領全帮上下的弟兄，發展帮務，使本帮蒸蒸日上，不負開山帮主的期望！」

孟石根忙回禮，道：「孟某一定盡力，只怕心有餘而力不足！」

「孟叔叔深得上下愛戴，可使本帮團結一致，所謂三人同心，其利斷金，希望可期！」

「謝夫人教導！」

白夫人臉有戚容。「先夫之死，不知諸位叔叔是否已查到眉目？」

孟石根嘆息道：「不瞞夫人，尚未有眉目……不過，本帮如今得到這位齊少俠協助，相信兇手不日即可解至，讓夫人親自報仇！」

齊雲飛忙道：「在下年輕力微，只怕有心無力！」

白夫人走了過來，盈盈向他拜下，齊雲飛忙道：「夫人快請起來，千萬莫折殺齊某！」

劉應全暗暗得意，臉上不動聲息，道：「齊少俠，夫人一片眞誠，你就受她一禮吧！」

白夫人道：「多謝少俠大義相助，請受未亡人一拜！」

齊雲飛豈有不知受此一禮之後，要想反悔，更無可能之理，不過回心一想，又覺得反正自己已經有言答應在先，受她一禮，也不過多一重約束而已，何況拒絕她，也許會使這一個未亡人更加傷心，是故便生受了。

「夫人請坐下，在下有幾句話要問你的！」

白夫人坐下，道：「少俠請問！」

孟石根忽然長身道：「夫人，孟某尚有要事待辦，請恕失陪！」

白夫人道：「未亡人不敢躭誤大事，孟叔叔有事請便，待未亡人送你出去！」

「不必客氣！」孟石根帶着卜仁淸和史斌離開，留下關笛與劉應全。

齊雲飛對黃龍帮所知的事，根本極爲有限，茫無頭緒，不知如何發問，白夫人等了許久，見他仍低着頭，便示意錦香替他斟茶。

斟茶的聲音驚醒了齊雲飛，他吸了一口氣，問道：「夫人可知令夫有什麼仇人否？」

白夫人搖搖頭。「先夫的事，未亡人知之甚少，但他自小便得父叔餘蔭，在江湖上走動的日子甚短，想來並沒有什麼仇人！」

齊雲飛喃喃地道：「如此看來，毛病莫非出在胡姬的身上？」

白夫人粉臉微微一變，問道：「少俠也知道她？」

「只知道一二而已，未知夫人又知多少，可否把所知告訴在下？」

白夫人沉吟道：「未亡人所知有限？嗯，不如由少俠發問吧。」

「嗯，她眞的長得很美？」

白夫人臉有不快之色，大概料不到齊雲飛第一句便會問這個問題。「是的，的確美如天仙！」

「此話當眞？」

「若非如此，先夫生前又怎會如斯痴戀她？」

「她有沒有仇人？」

白夫人一怔，道：「回人有沒有世仇之類的敵人，未亡人不知道，但她武功低微，料亦沒有江湖仇家！」

「她嫁到此處後，可有親戚朋友來找她？」

白夫人搖搖頭，齊雲飛再問：「她父親呢？」

「也不會來過，」白夫人淡淡地道：「她可憐得很，在世上除了先夫之外，好像再沒有一個親人，甚至是連朋友也沒一個！」

「夫人可常與她來往？」

「敍過兩次，一次見臉，一次見不到她的臉！」

齊雲飛一呆，訝然問道：「他在你面前也幪着臉！」

白夫人點頭，齊雲飛再問：「你眞的只見到她兩次？」

白夫人道：「這兩次是正式的……」她臉上忽現酸容，聲音也微微發顫。「那天是她生日，拙夫請我過去湊熱鬧的……其他時候也見過，都是在後園，驚鴻一瞥，印象不深……」

齊雲飛估計白夫人因爲丈夫迷戀她，幾乎忘記了自己的存在，見到胡姬，自然而然有種厭惡妒忌，甚至自卑的心情，因而避之亦十分合理，是以忙換了一個話題，以解其窘：「胡姬說話的口音如何？」

「聲音甜美……不像是回人……第一次跟她交談還帶點河西音，第二次便完全沒有了，還跟未亡人用官話交談！」

「他是什麼時候到你家的？」

「大前年的五月時候，她是八月生日的！」

齊雲飛忽然想到一個問題：「你只參加她兩次生日，去年沒去？」

白夫人臉色更白，冷冷地道：「我何必去湊熱鬧讓人高興，又沒人來……」

她自始至終沒罵過胡姬一個字，但怨恨之情，溢於言表，齊雲飛再問：「她沒



養孩子？」

白夫人傲然地道：「並非每一個女人都有此種本事的！」

齊雲飛問了一句不該問的話：「令夫君在胡姬未進門前，待你如何？」

白夫人粉臉一寒，澀聲道：「這與胡姬有何關係？」

胡姬未進門前，與白夫人自然沒有關係，齊雲飛忙道：「在下說錯，夫人勿怪！嗯，不知胡姬的眞姓名叫什麼？」

白夫人道：「未亡人也不知道，不過那次聽拙夫叫她圓圓的，大概她小名之中，有個圓字吧！」

齊雲飛心中忽然間升起了一個念頭，忖道：「這女人表面上毫不在乎，是不是做給外人看的？她爲何要這樣？哼，那個女人不善妒，黃彪痴戀胡姬，冷落了嬌妻，她難道不恨？何況此處與絕色樓，只有一牆之隔，方便得很，也不虞會被外人看見，唔……」

關笛伸手拉一拉齊雲飛，大概要示意他告辭吧，但齊雲飛却毫不理會，繼續問道：「黃帮主在胡姬失踪之後，是不是仍在那邊過夜？」

他雙眼不揣冒昧地緊瞪着白夫人，只見她臉色發青，嘴角肌牽扯地跳了一下，咬牙地點點頭。齊雲飛心頭疑雲更盛。他轉頭改問劉應全。「劉堂主，當年黃帮主何事去河西？」

劉應全輕咳了一聲，清一清喉嚨才說道：「主要是去遊玩的，另者也有一點公事……」

「河西有何好玩之處？」關笛好奇地問。

「咸陽與長安都是值得一遊之地！」劉應全道：「河西有一個小帮會喚『鐵旗帮』，跟黃河上游的『天水帮』發生衝突，黃帮主是順道去試作調停的，因爲這兩個帮會的帮主，與黃帮主在生時都很有交情！」

關笛問道：「就是在那次認識了胡姬的？」

「是的。」

齊雲飛問：「同行的還有誰？」

「潘兄、安兄……」劉應全說至此，身子忽然一震，那句話戛然而止！

齊雲飛也想到這一點，連忙再問：「還有誰？」

「史堂主，因爲史兄是負責對外聯絡的！」

齊雲飛吸了一口氣。「只他們三個陪黃彪去？」

「不，當然還有幾個兄弟同去，以便聽使喚！」

「如今那幾個兄弟呢？是否也發生意外？」

「劉某不太清楚，不過却不曾聽到有何不對之處！」

齊雲飛心頭一跳，忖道：「問題會不會出在那次娶胡姬的行動上？說不定另有高人暗戀胡姬……」想至此他立即長身告辭：「打擾夫人久矣，在下深感歉疚！」

白夫人忙長身回禮：「少俠客氣，未亡人尚未多謝你哩，日後事成容未亡人再拜謝！」

「齊某力薄，只能盡力，希望能償所願！今日聽夫人一席話解開不少茅塞，日後容若有不明之處，尚盼夫人再賜教！」

白夫人輕聲道：「少俠言重，未亡人知無不言……請恕未亡人不送，少俠請，劉叔叔請，這位小姑娘慢走！錦香，代我送客！」

三人出了白夫人的居所，齊雲飛立問：「劉堂主，白夫人娘家還有什麼人？可是武林中人否？」

「劉某不便答你……因爲劉某也不太清楚，剛才少俠爲何不親自問她？」

齊雲飛輕哼一聲，再問：「史斌在貴帮已有多少年？」

「咱們六個堂主都是跟隨黃帮主闖天下的！」

到了大廳，却不見孟石根他們，下面的人說帮主與堂主都去休息了，劉應全道：「如此且讓劉某也帶少俠到客房去看看吧，少俠在本帮有一段日子好住哩！」

「好吧，那就請劉兄帶路！」

關笛道：「大哥，我昨夜沒瞌過眼，罷了……」

「好啦，不用說，沒人留你！」

關笛向劉應全行了一禮，便快步走去了，劉應全帶齊雲飛到內室，見到趙老七帶着幾個漢子在那裏巡邏，他心頭便如壓上一塊鉛。

劉應全推開一扇門，道：「少俠且看有什麼用具要添置的否？」

「不必看了，有需要的話再說！」齊雲飛把他拉進了房，「劉兄，說眞的，你對趙老七的印象如何？」

劉應全輕哂道：「帮主如今已提升他爲堂主，代替卜兄之職，而卜兄則代潘兄之職！」他說罷便拱手。「昨夜劉某亦未合過眼，心身俱疲，也想去休息一下，有事待午後再談吧！」

齊雲飛不便再多說，便放他離開，自己躺在床上，閉眼沉思，他首先把黃龍帮半年來所發生的幾件大事，想了一遍，越發覺得這幾件事，實際上只是一件而已！四爲一，這就好了，但兇手是誰？主謀是誰？他們殺人的目的何在？兇手能夠出入自如，若無人在內作應，怎克臻此！此人是誰？

齊雲飛腦海中立即浮上白夫人的那張雪白的瓜子臉龐來。會不會是她？他忽然覺得這個女人絕不簡單，起碼絕非那些淺薄或潑辣的女人能望其項背的！

房外人影一閃，齊雲飛倏地睜開眼來，却是趙老七！他不動聲色，暗中留意，那知趙老七反而走了進來，道：「少俠爲什麼不關門？外面吵着哩！」

齊雲飛含笑道：「不必！嗯，恭喜趙兄啊！」

趙老七微微一怔，雙眼緊緊望着齊雲飛，齊雲飛道：「聽說趙兄高升堂主！」

趙老七道：「這是帮主的提拔……」

齊雲飛故意逗他：「趙兄，請恕小弟冒昧，問你一句話！」

趙老七再一怔，遲疑了一下才道：「齊少俠請問！」

「趙兄加入黃龍帮不過三年，便連陞數級，貴爲堂主，難道不怕下面有人不服麼？」

趙老七冷冷地道：「無人不服！」

「他們不敢不服？」

趙老七傲然道：「他們不能不服。」

「哦，」齊雲飛仍躺在床上，雙手曲起，頭枕其上，再架起二郎腿，脚板搖幌了幾下道：「此話怎說，盼能聞其詳！」

趙老七道：「因爲一來，趙某立了不少功勞，二來，我武功高！」

「你的功勞難道比劉應全他們大？你的武功難道會比史斌高？」

趙老七傲然道：「他們是跟隨黃帮主去闖盪的，我則是獨力奮戰，奪下來的功勞，我自信武功即使不過於他們，但也絕不會輸給他們任何一個！」

「好大的口氣！」

趙老七冷冷地道：「你不但口氣大，而且態度狂驕，責人嚴，對己鬆，大概是閣下的寫照吧！」

齊雲飛霍地自床上坐了起來，道：「趙兄風度令人心折，未知可否借柄寶劍來鑑賞一下？」

趙老七略一沉吟，把劍解下走了進來，雙手捧上。「請齊少俠查仔細一點！」

這句話使齊雲飛臉上一熱，亦間接表示他已知道齊雲飛的用意，齊雲飛只好當作什麼也不知道，接過長劍，按下劍簧，把劍抽了出來！

劍芒刺眼，齊雲飛忍不住讚了一聲：「好劍！」劍身寬而重，他相信安容絕不是死在這類劍之下！

趙老七目光忽然一閃，道：「不知齊少俠又肯否借劍觀賞一下？」

齊雲飛心頭一呆，隨即哈哈笑道：「有何不可！」解下劍捧上。心中暗道：「此人必非池中物，將來黃龍帮料是他的！」他把思緒拉回來：「這劍如此重，此人若非內外功深厚，必是腕力膂力有過人之處！」

只聽趙老七道：「少俠此劍並不覺有何突出之處！」

「然也，只是趁手而已！」

趙老七道：「如此輕靈，若非是少俠親手解下，小弟還道是女子之物！」

齊雲飛哈哈笑道：「武功高者，竹刀木劍也能殺人，趙兄豈非更要認定是小童嬉戲之物？趙兄此劍如此重拙，小弟還以爲是農夫用作挖地之物！哈哈……」

趙老七大怒，冷笑一聲：「齊少俠這樣說敢情是要教訓教訓我這個農夫了！」

「小弟只是比喻一下而已，趙兄幸勿當眞！」

「我是當眞的！」趙老七一字一頓：「就怕齊兄不敢！」

齊雲飛雙手把劍遞上，故意問道：「小弟愚昧，不知趙兄話中之意！」

趙老七厲聲道：「你屢次羞辱趙某，趙某都忍住，現在我向你挑戰，希望你不是浪得虛名！」他也把齊雲飛的劍交回。

齊雲飛道：「在下豈敢以客壓主！」

趙老七更怒，胸膛不斷地起伏着，半晌轉身出去道：「趙某在院子裏等你！」

齊雲飛暗道：「潘元濟被殺，屍體是他帶回來的，安容被殺，又是他第一個發現的，他是不是兇手？若非兇手，又是不是帮兇？唔，我得試試他武功深淺！」

他走出房門，便見到趙老七結紮停當，手持長劍，淵停嶽峙地站在那裏，看那氣勢，便大勝劉應全與卜仁清了！

齊雲飛不敢怠慢，也把劍抽了出來，淡淡地道：「請趙兄手下留情！」

趙老七臉色微微一變，忽然標前幾步，一劍平刺過來，這一招毫無花巧可言，速度也不快，但氣度從容，湛湛然竟有名家之風！

齊雲飛橫劍一格，只覺自對方劍上傳來之力甚是強勁，他一沾即變，長劍劃了半弧圈，斜削過去，這招既爲卸勁，又乘機展開攻勢，難怪趙老七立即喊了聲采！

趙老七手腕一沉，長劍恰好封住了脅下的空門，齊雲飛輕笑一聲，手腕一翻，劍至半途，又變了一個方向，改刺趙老七的喉頭！

趙老七雙脚一錯，閃開三尺，但齊雲飛身法輕靈，劍隨意動，劍尖仍遙指對方的咽喉！

趙老七不慌不忙地舉劍向上，齊雲飛劍招又變，但這次趙老七似有所備，重劍剛舉高了幾寸，忽然一直，急如驚鴻般，疾刺齊雲飛的胸膛！

齊雲飛喊了聲好，雙脚一軟向後退了七尺，但趙老七也向前迫過來，料不到他靜如處子，動時竟疾如脫兔，齊雲飛雙脚剛站穩，趙老七第二劍又再刺了過來！

齊雲飛忖道：「此處不宜久戰，不讓他吃點苦頭，又恐氣燄更加高漲……」主意一定，決定速戰速決，趙老七劍至，他身子一歪，長劍自上向下一敲！

「噹！」的一聲，兩劍相觸，齊雲飛身子借力飛上半空，目光一掠，忽然發覺假山後，伏着一個人！

（未完・七）

## 深海決鬥

（本文承自第62頁）

「誰說我是古巴人？」

他聽了，爲之愕然，說：「白麗莎既然是古巴人，你怎會不是古巴人呢？」

「很簡單，她的父親是混血兒，母親是古巴人，混血兒加上古巴血液，當然是古巴人了，她的母親病逝，父親娶了一個美國女人，生了我，我是混血兒的血液加上了美國人的血液，當然不是古巴人！」

葛蒙聽了，哈哈大笑。

有了巧妙的安排，大哥阿炳以爲二路元帥茫無所知，當然是上鈎的了，一切正如白麗芙所揣測的情況，不過，有一個小小的差別，葛蒙根本上沒有機會跟他們二人決鬥，這兩個暴徒心狠手辣，夜間二人入屋找白麗芙，不問情由，見面就拔槍射擊，她立刻倒在血泊，葛蒙聽到槍聲，暗呼不妙，白麗芙制止他單獨行動，十多個人撲攻，一輪槍戰之後，大哥二哥死個清光，他看見白麗莎的時候，她已經垂危。

她提起氣勁說出最後的一句：「妹妹，可以代替我，一生伺候你，希望你好好的伴着她！」

葛蒙泣不成聲。

這一宗離奇曲折的海底決鬥奇案，就此結束，白麗芙果然跟葛蒙在美國結婚，他倆分攤到手的現欵是三十萬美元，佛特烈分攤二十萬美元，白麗莎甚麼都沒有，有的是一座墓！

（全文完）



民初俠情技擊小說

龍乘風・文

可飛・圖

# 大帥夫人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雷將軍的木材店開張了，談賜宗帶着徒兒尹秦揚來到木材店來，突見門口出現十三個黑衣人，其中有號稱「灰面追魂」的郭三吹等，雙方一言不合，大打起來，雷將軍更是拔出手槍連續轟倒幾個，雖然他是已不再殺人，但今日非大開殺戒不可，但他也猜得到黑衣人背後必有強大的惡勢力作後盾，所以他想到立刻逃走，正在危急之際，白電駕駛一輛汽車來到眼前，雷將軍等不顧一切就上車……雷將軍想見洗蓮，而白電就是把洗蓮救出來，送到雷將軍眼前，此時他才知道白電是一等一的好人……

## 挪用公欵

齊六爺目注着那叠令人爲之目眩的籌碼，其中有兩萬塊是他剛才輸出去的，現在却變成衞夫人的攻擊自己的本錢了。

他的容貌本來就是令人不敢恭維，這時候看來更是古怪到了極點。

在這張牌九桌上的荷官是孟通，他今年四十八歲，賭了二十五年牌九，但這樣的場面也是他第一次遇上。

顯然，雲玉霞一上來，就以壓倒性的姿態，連齊六爺那樣的人物也給她震懾住了。

齊六爺考慮了很久，忽然乾笑一聲，把一張支票放在桌上。

「齊某開出來的支票，妳相信不相信？」她沉聲說道。

雲玉霞淡淡道：「就算它不能兌現，我的損失也不大，以六爺的名譽來說，又豈止區區五萬塊而已。」

齊六爺一呆，繼而狂笑道：「好，不愧是大帥夫人，齊某今天總算是見識過上海灘頭名女人的風範。」

## 賭場出千

他說到這裏，然後就用力把骰子撒了出去。

「統統都賭了！」他大喝一聲，聲勢可說是十分驚人。

每一個人的眼色都變了，連孟通也是一樣。

五萬塊賭一把的注碼，簡直是瘋狂之舉。

但不管怎樣，這一注已成爲事實，就只等待雙方開牌，以判斷輸贏而已。

× × ×

在寧靜的帳房裏，白電高架着二郎腿，手裏捧着一杯白蘭地。

這是賭場的帳房，除了帳房先生和他之外，就只有一個人可以進來。

這人叫上官耀，是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兒。

但他的精神還是很旺盛，走路比十六歲的小孩子還快。

這時候，帳房先生不在，而上官耀却站在白電的身邊。

「白老闆，那個女人越賭越兇了，就像是不要命似的。」

「現在的情況怎樣了？」

「齊六輸了兩把，一把一萬。」

「兩萬塊雖然不是一個小數目，但老齊是銀行董事長，他還輸得起，何況這次又是輸給如花似玉的衛夫人，這也不能算是太冤枉。」

「但現在衛夫人賭得太兇了，她這一注押足五萬塊，好像想要了齊六的命。」

白電呷了一口酒，瞳孔慢慢收縮，過了好一會，他才說道：「你還記得柯祐興嗎？」

「怎會不記得，這兩天他已沒有再來。」上官耀說。

「他以後再也不會來了，」白電淡淡地說道：「他拿了三條Q，結果却輸給衛夫人一對A，那一次他輸得甚慘。」

「他輸的錢並不多，但却丟足了臉，」上官耀點點頭，「像他這種人，這種事是絕對無法忍受的。」

白電道：「所以，他還不能算是第一流的賭徒。」

上官耀「噢」的一聲，道：「第一流的賭徒是怎樣的？」

白電道：「第一流的賭徒，不但賭術要精明，而且還要能忍，能狠，能勝，也能敗！」

上官耀道：「既是第一流的賭徒，又怎會敗下來？」

白電道：「再厲害的賭徒，也賭不過命運之神，有人一生贏錢，但却在一夜之間全軍盡墨，甚至連性命也一併輸掉。」

上官耀點點頭，忽然走了出去。

過了兩分鐘，他又回來了。

白電不等他開口，立刻就問：「你敢不敢跟我賭？」

上官耀一怔。

「跟你賭？賭甚麼？」

「賭一拳，誰輸了，誰就要吃對方一拳。」

上官耀又是一怔，接着却笑了笑，道：「好，我賭！但怎樣賭法？」

白電道：「我已猜到了外面這局牌九誰勝誰負，你相信不相信？」

上官耀立刻搖頭說道：「不信，你根本就沒有出去，甚至連外面的聲音都聽不見。」

白電道：「那麼，咱們就用這件事來賭，我若猜中了，就算我贏。」

上官耀哈哈一笑，道：「就這麼辦！你現在不妨猜猜，這一注豪賭到底是誰贏了？」

白電毫不猶豫，立刻就回答道：「是齊六爺贏了。」

上官耀怔住，從他臉上的表情看來，白電已經猜中了。

他忽然嘆了口氣，道：「你眞是個料事如神的人，這一注，齊六爺抓了一張天牌，一張彎八。」

白電冷冷一笑：「好一副天槓，雲玉霞不見得就會拿着一副地王罷？」

上官耀道：「衛夫人的確有一張地牌，但另一張却比九點還多一點，是一個梅花！」

白電又是冷笑一聲：「天槓殺兩點，那是足够有餘了。」

上官耀奇怪地望着白電：「你怎知道齊六爺這一注會贏？」

白電冷冷道：「他這一注不能不贏，所以就贏了。」

「不能不贏？」上官耀莫名其妙地：「他為甚麼不能不贏？」

白電道：「五萬塊一把的豪賭，在今天來說，他已賭不起！」

上官耀一楞，半晌才道：「難道他的經濟出現了問題？」

白電沒有回答，只是在他的肚子打了一拳，當然，這一拳打得很輕，充其量只能算是開開玩笑。

但外面牌九桌上的賭局，却絕對不是在開玩笑了。

因為雲玉霞又再押第四注，而且這一注，她一押就押上十萬！

× × ×

在燈光下，齊六爺的臉看來已變成了另一種顏色。

他的嘴角雖然掛着微笑，但這種笑容古怪得就像是嘴裏塞着一個大包子的人。

雲玉霞却還是那麼悠閒，好像這十萬一注的豪賭，就算是贏是輸也沒有甚麼關係似的。

當然，齊六爺現在是可以不賭，一走了之的。

但在衆目睽睽之下，他若輸兩口，贏一口便高飛遠走，在面子上只怕並不怎麼好看。

當然，他還可以用其他的理由來解釋，但總而言之，有一句話是怎麼也洗脫不了的。

人們一定會說：「齊六爺給衛夫人嚇跑了！」

堂堂一間大銀行的董事長，怎可以給一個女人嚇得不敢賭下去？

但倘若衛夫人輸了這一口之後，再押二十萬那又怎樣？

她可能不會再有二十萬塊來作下一次的豪賭，但女人瘋狂起來的時候，却有可能連丈夫也在賭桌上賭掉了的。

衛天坤若全力支持妻子，那麼就算一注押上五十萬，那也不是甚麼奇事。

但齊六爺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跟衛大帥夫婦硬拚到底。

所以，他考慮了很久之後，終於說道：「這一注我賭，但不管贏輸，我一定要暫時離開這裏，因為我的肚子已經很餓很餓。」

這簡直就不能算是理由，就算是，這理由也未免是太滑稽了。

但沒有人反對，因為就算要反對也反對不來，而衛夫人更是漠不關心，只是不時左顧右盼，好像想尋覓甚麼人似的。

齊六爺的臉色很凝重，正想把骰子擲出去的時候，忽然有人叫了一聲：「我知道荷官現在已很餓很餓了。」

齊六爺怔住，每個人都怔住，只有雲玉霞却在微笑起來。

因為白電終於出現了。

× × ×

白電的出現，對雲玉霞來說，並不是一個意外。

這賭場現在已經屬於他的，他在這裏



出現，是十分自然的事。

但他的說話，却使荷官孟通為之僾住了。

孟通並不餓，因為他在上班之前，已吃了兩碗燉得很够火候的魚翅，還有一籠蟹黃包子和整碟醬爆鷄丁。

雖然他並不是個很富有的人，但他很捨得花錢在吃喝這一方面。

現在，他還是很飽很飽，但白電却說他「很餓很餓了」。

孟通望着白電，齊六爺也望着白電。

最後，還是齊六爺首先開口：「白老闆，你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白電淡淡道：「這句話沒有甚麼特別的意思，只是想告訴各位，荷官現在又餓又累了，他現在需要的是休息。」

齊六爺又望了他好一會，才對孟通說：「你今天沒吃飯嗎？」

孟通搖搖頭，道：「我今天沒吃飯。」他這句話可沒有說謊，因為他吃的並不是飯，而是魚翅，包子和鷄丁。

齊六爺吸了一口氣，道：「就算你眞的很餓，也可以分完這一手牌才休息。」

孟通望着白電，白電却連看也沒看他一眼，只是對雲玉霞說：「衛夫人，聽說妳今晚的手風並不怎麼好。」

雲玉霞却說：「你一定是弄錯了，直到現在為止，我賭了三把，兩勝一負，那又怎能算是手風欠順？」

白電笑了笑：「衛夫人說得好，若太重視金錢上的得失，賭起來就只會緊張而不會有甚麼樂趣了。」

這時候，孟通已退下。

白電是他的老闆，顯然老闆說他餓了，應該休息了，他就得聽從老闆的吩咐去做。

齊六爺吸了一口氣，目注着白電，臉上的神情顯得很不高興：「白老闆，我還是無法明白，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白電淡淡一笑，道：「你是不是非賭這一手不可？」

齊六爺冷冷一笑，道：「對不起，我現在也很餓了，就算這手牌我可以抓到一副至尊，恐怕也沒有力氣可以翻牌。」

白電道：「不够力氣翻牌，那是言過其甚了，但在賭桌上，少一分力氣也就少一分煞氣，煞氣不够重的人，通常都會在賭桌上輸得一敗塗地。」

齊六爺板着臉，道：「多謝白老闆的指教了，今天我就賭到這裏為止。」

白電聳聳肩，微笑道：「這是明智之舉，等到你吃飯後，隨時都歡迎你再來這裏。」

齊六爺冷哼一聲，也不再說甚麼，在賭場把籌碼兌換了鈔票之後就去了。

雲玉霞直視着白電，忽然冷笑一聲，道：「我現在也很想知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白電道：「是不是齊六爺不賭了，所以妳現在十分失望？」

雲玉霞道：「我來到這裏是想賭錢的，但他給你趕跑了，這裏又還有誰可以跟我賭下去？」

沒有人敢答腔。雖然，圍在這張賭桌旁邊的，都是賭徒，而且平時都被人認為很了不起的豪賭客。

但十萬一把的賭注，除了齊六爺之外，又還有誰敢接受下來？

但白電却說：「妳若非賭不可，這裏是有人可以奉陪的。」

雲玉霞盯着他：「這個人就是你？」

白電道：「我也是個賭徒，而且在賭桌上從來都不使用支票。」

雲玉霞道：「難道你認為齊六爺的支票不安全嗎？」

白電道：「無論是誰開出來的支票，都一定比不上現鈔那麼眞實。」

雲玉霞冷冷一笑：「但我現在却不想賭了。」

白電道：「無論妳賭也好，不賭也好，只要妳來到了這裏，我們都是無任歡迎的。」

雲玉霞道：「但我現在却要說一聲再見了。」

白電的臉上仍然掛着微笑，道：「那麼，再見了。」

× × ×

在賭場外，停泊着一輛華貴的轎車。

車子是衛大帥的，但這時候，坐在司機座位上的却不是盧快，而是另外一個白白淨淨，樣子看來很老實的小伙子。

雲玉霞看見這個小伙子，臉色立刻就變了，她走了上前，道：「你是誰？我的司機呢？」

這小伙子在車裏彎腰鞠躬，只是回答了第一個問題：「我叫小上海。」

雲玉霞的臉色一沉：「在上海，別號叫小上海的人也不知凡幾，這算是甚麼回答！」

小上海又不斷的彎腰鞠躬：「很抱歉！很對不住！我是個孤兒，除了小上海這三個字之外，我已沒有別的名字。」

雲玉霞忽然回頭，凝視着背後的一個人，那是白電。

「盧快在甚麼地方？」

白電也看着他，眼神裏充滿着一種奇特的感情：「妳認為他很重要？」

雲玉霞蹙着眉：「不管怎樣，他是我的汽車司機，現在我要回家，所以必需要他開動車子載我回去。」

白電也皺皺眉道：「妳眞的很想回家嗎？」

雲玉霞說道：「我回不回家，是我的事。」

白電道：「但照我看，妳今天的情緒並不怎麼好，若回到衛公館去，只有更加煩悶。」

雲玉霞道：「就算我在家裏悶死了，那也是我的心甘情願的。」

白電向她走近了兩步，道：「但妳並不是個甘於寂寞的人。」

雲玉霞盯住了他，兩人在這片刻突然沉默下來。

就在這時候，小上海已把車門打開，接着還很恭敬的說道：「雲小姐，請上車吧！」

雲玉霞打了一個冷顫，說：「不要這樣稱呼我，我是——」但她才說到這裏，白電已伸手掩住了她的嘴。

「不管妳在別人眼底下是甚麼身份，但對我和小上海而言，稱呼你做雲小姐那是最適合不過的。」他一面說，一面拉着

她的手，然後把她帶進車廂裏。

雲玉霞如在夢中，也不知道應該接受還是拒絕這男人的邀請。

車子開動了，白電就坐在她的身旁，他低着頭，似乎很沉默地看着她的脚尖。車子開得不徐不急，雲霞玉的一顆心却跳動得很厲害。

小上海是個很專心的人，最少，他現在除了開汽車之外，看來的確是心無旁騖的。

白電突然把一件物事放在雲玉霞的大腿上。

雲玉霞睜着雙眼，牢牢地看住那件物事，過了一會才把它拾了起來。

那是一張照片，它看來有點殘舊了，連紙張也開始發黃。

照片裏的是個女孩子，她看來很年青，而且既純潔又可愛。

雲玉霞注視着那張照片，雖然光綫並不甚麼好，但她還是可以看得很清楚。

「她是誰？」她突然問。

白電望着雲玉霞，道：「妳認爲她像誰？」

雲玉霞道：「我不是問她像誰，而是想知道她是甚麼人。」

白電說道：「她幾乎成爲了我的妻子了。」

雲玉霞怔住，過了很久，才說：「她現在怎樣了？是不是已經嫁給了別人？」

白電搖搖頭。

雲玉霞道：「失散了？」

白電說道：「也不是失散了，而是死了。」

「死了？」雲玉霞吃了一驚：「她看來還是那麼年輕，怎會死掉？」

白電苦笑着，道：「她是給一個瘋子殺死的，而那瘋子也早已伏誅。」

雲玉霞惋惜地嘆了口氣：「那眞是太不幸了，難怪說自古紅顏多薄命……」說到這裏，忽然住口不語。

白電又重複再問一次：「妳認爲她像誰？」

雲玉霞端起照片看了一會，終於還是搖搖頭：「不知道。」

白電嘆了口氣，道：「這裏若有一面鏡子，妳就會知道答案了。」

雲玉霞「嗄」的一聲，道：「你是說，這照片裏的女孩子很像我嗎？」

白電望住她：「妳不妨想想，自己的容貌是怎樣的。」

她再看了照片一眼，眼睛忽然閃閃地發亮，過了很久很久，她才輕輕嘆息着，說：「雖然不完全像，但却也眞有五六分相似。」

白電把照片收回，聲調忽然變得平靜與愼重：「可是，妳的眼神，和說話時的神態，却和她幾乎完全一模一樣。」

雲玉霞怔住，他的手已伸了過來，還把她的手拉住了。

「妳眞美。」他的手溫暖而寬厚，彷彿有一陣熱流，一直流過她的心房。

她從來沒有這樣的感覺。

但她忽然用力掙開，同時低叫着，說道：「不要碰我！我不是那張照片裏的女孩子。」

「妳當然不是，」白電說道：「我看得出，妳比她勇敢得多。」

雲玉霞嚷道：「不！我知道你心裏怎麼想，但我不是她，也不想做任何人的影子！」

白電搖頭：「妳錯了，妳絕不是她的影子，我從來都沒有這樣想過！」

雲玉霞道：「你撒謊！那張照片……」但她這句話還沒有說完，白電已把照片撕得粉碎！

「這是她最後的一張照片，但就算保留着也沒有甚麼用。」

「你好狠！她泉下有知，一定會恨透了你！」

「往事何苦提？」白電又拉住了她的手，道：「我現在需要的不是回憶，而是未來。」

雲玉霞仰起臉盯着他：「你當然有未來，但這與我無關。」

白電道：「我的未來，也就是妳的未來，我們將會生活在一起！」

雲玉霞拚命地搖頭：「不！那是不可能的，我和你只是第二次見面！」

「見面多少次，那並不重要，有人天天相對，但到了幾年後甚至是幾十年後，彼此還是沒有半點感情存在！」白電的瞳孔裏泛現着一種奇特的目光，聲音雖然不響亮但却沉實有力。

雲玉霞驚惶住了。

這件事情本來就發生得很突然，當她第二次和他相遇的時候已經是這樣。

她吸了一口氣，說道：「我並不適合你。」

白電道：「誰最適合我，只有我自己才知道，但衞天坤並不適合妳，那却是人盡皆知的事。」

雲玉霞道：「你這句說話太誇張了，甚麼人盡皆知，最少就連我自己都不會知道。」

白電道：「妳不是不知道，而是不願意說出來，也許不是不願意，而是不敢，又或者是根本沒有機會向別人伸訴！」

他的說話就像是針，針尖已一下一下刺在她的心房上。

她忽然笑了。

她這一笑，充滿着無可奈何的意味，眼神裏更是帶着幽怨茫然之色。

白電突然緊緊地擁住她，她在茫然不知是夢是眞的境況下，倒在他的懷抱中。

「玉霞，妳並不是她的影子，妳是我這一生人之中第二段生命的開始……」

「你說甚麼？我不懂！」她仰視着他，聲音柔弱有如蚊蚋。

「妳會明白的，就算現在不明白，將來也一定會明白。」

「但我是衞——」

雲玉霞才說出這四個字，白電已把嘴唇印在她的唇片上。

「不要害怕，我會對付他！」

「但易羣畢竟還是他衞家的骨肉。」她低聲嚷叫着說：「而且，我們若是眞的在一起，外面的人將會怎麼說？」

白電道：「我們可以到南方去，誰敢擋住我們的去路，小上海就會用這輛車子輾死他！」

雲玉霞睜大眼睛：「易羣呢？」

白電又在她的唇上吻了一下：「他當



然跟着咱們走！」

雲玉霞搖搖頭，道：「他不會這樣的，他雖然很頑劣，但却比誰都更瞭解他的爸爸。」

白電道：「他倆父子的感情很好？」

雲玉霞道：「從表面上看來，易羣一點也不聽父親的說話，但他心裏却最少知道一點，他父親是很疼愛他的。」

白電道：「父子情深，那是很自然的事。」

雲玉霞道：「所以，我們是不可能有甚麼結果的。」

白電道：「難道妳爲了易羣，就甘願犧牲自己。」

雲玉霞點點頭：「舐犢情深，爲了易羣，我甚麼都願意忍受。」

白電道：「妳是個很偉大的母親，衞天坤眞是一點也配不上妳。」

雲玉霞凄然一笑：「可是，他成爲我的丈夫已經十幾年了，他——」

「不要再提起他！」白電忽然緊緊揪住她，狠狠地問：「妳今晚爲甚麼要來到我的賭場？」

「是爲了賭！」

只聽見「啪」的一聲，白電突然狠狠地摑了她一個耳光：「妳說謊！」

「你做甚麼？」雲玉霞吃驚地叫了起來：「你憑甚麼向我動粗？」

白電兩手揑在她的肩上，聲音激動地說：「這不是動粗，我只是想妳的頭腦清醒一點，妳來到我的賭場，絕對不是爲了想賭博！」

「不是爲了賭又是爲了甚麼？」

「是爲了我！」白電說：「妳根本就不是個賭徒，而且就算要賭，也可以到別的賭場去。」

雲玉霞道：「但我在那裏贏過錢，對我來說，可算是一個幸運的地方。」

「不錯，那是一個幸運的地方，但却不是因爲贏了錢，而是因爲妳在那裏遇上了我！」白電很認眞地說：「請相信我，我才是妳最需要的男人！」

雲玉霞的眼簾忽然低垂下去，好像不敢接觸白電的目光。

白電的臉又再緊貼着她的面龐說道：「不要太委屈自己，也不要辜負我這份情意。」

雲玉霞忽然連想都不敢再想了，但白電的態度那麼認眞，語氣又是那麼誠懇，她發覺自己根本就沒有力量可以抗拒這個男人。

就在這時候，小上海把車子停了下來了。

雲玉霞向外面一望，發現車子停在一棟三層樓的花園外面。

這棟樓房雖然比不上衞公館，但却也極具氣勢。

在這種花園樓房外面，當然會有一道鐵柵，無論是誰想進入裏面，都必須經過這裏。

雲玉霞看了幾眼，對小上海說：「這是甚麼地方？」」

小上海回答說：「齊公館。」

「齊公館？」雲玉霞怔了怔，忽然失聲道：「這是齊六爺的地方？」

白電點點頭，道：「本來是的。」

雲玉霞一楞：「這是甚麼意思？難道現在不是了？」

白電解釋道：「這房子剛好在今天易主。」

雲玉霞道：「是齊六爺把它賣了？」

白電道：「不是賣，是送。」

雲玉霞吃了一驚：「他把這房子送給誰？」

白電道：「送給妳！」

雲玉霞吃驚更甚：「他爲甚麼要把這樣漂亮的房子送給我？」

白電道：「因爲他做錯了事，所以必須要向妳道歉，但光是道歉還不行，他還要賠償妳一切的損失才算合理。」

雲玉霞莫名其妙：「他曾經令我有損失嗎？」

白電冷冷一笑：「莫非你忘記剛才輸了整整三萬塊？」

雲玉霞一怔：「你懷疑他在作弊？」

白電道：「不是懷疑，而是肯定！我敢肯定他贏妳五萬塊那一副牌，是用騙術得回來的。」

雲玉霞大感意外：「他是一間大銀行的董事長，怎會用這種低劣的行騙手段來贏錢？」

白電冷冷道：「當一個人身陷險境的時候，他就會不惜孤注一擲。」

雲玉霞吸了口氣，道：「齊六爺的經濟出了問題？」

白電道：「他的經濟本來很富裕，但却在兩個月前做錯了一件事。」

雲玉霞道：「這件事情很嚴重？」

白電道：「他挪用銀行裏的公欵，搶購正在狂升不已的股票。」

雲玉霞「噢」的一聲，說：「他已很富有，爲甚麼還要冒這種險？」

白電冷冷一笑，道：「當時，他絕不認爲這是一件冒險的事，因爲他已聯合了幾個財雄勢大的商家，而根據他們的估計，只要他聯成一氣，上海股市的升跌，幾乎就完全控制在他們的手裏！」

雲玉霞道：「只是幾個人的實力，就可以控制股票市場？」

白電道：「妳若知道他們是誰，就不會有這種懷疑了。」

雲玉霞嘆了口氣，道：「這種事，我沒有知道的必要。」

白電嘆道：「妳只要知道一點就已經夠了，齊六爺在股票市場的投資，可說是完全地失敗，原因很簡單，因爲有人出賣了這個集團，結果使齊六爺損失得十分慘重。」

雲玉霞道：「所以他就要在賭場上使詐行騙？」

白電點點頭，道：「不錯，他盜用了銀行的公欵，非要想辦法塡補不可。」

雲玉霞道：「但賭場裏潛龍伏虎，他有這個本領嗎？」

白電道：「憑他的本領，當然還不行，但他却有合夥人。」

雲玉霞道：「誰是他的合夥人？」

白電道：「就是那個荷官孟通，他是個藝高人胆大的砌牌高手，再加上幾顆灌了鉛的骰子，齊六爺在賭桌上最少有九分勝算。」

雲玉霞聽得完全呆住了，過了很久，

她才吐出口氣，說：「我若再賭，豈不是一定會再輸了?」

白電道：「十賭九騙，大賭有大騙子，小賭有小騙子，賭桌上的風險，本來就是那樣可怕的。」

雲玉霞道：「難怪孟通給你打發走了，齊六爺就不肯再賭下去。」

白電道：「十萬塊一把的牌九，他現在怎麼說也輸不起。」

雲玉霞嘆道：「一個人若既貪財而又死要面子的話，那眞是悲劇。」

白電道：「齊六爺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雲玉道：「但世間上却有太多這一類的人，所以這種悲劇永遠都不會停止。」

白電道：「不要說了，我帶妳去見一見齊六爺，看看他還有甚麼話可說。」

雲玉霞本來想搖頭的，但不知怎的，最後還是跟着白電一起進入那棟樓房裏。

就在他倆進入樓房後，一個佝僂着背的老人，蹣跚地來到了那輛車子旁邊。

小上海看見了他，他也直勾勾地瞧着小上海。

老人咳嗽了幾下，然後伸出了左手，可憐兮兮的說道：「大爺，我巳兩天沒有吃東西了，可不可以給我一點錢?求一求你……」

不等他說完，小上海巳掏出了一塊大洋，塞進這老人的掌心裏。

老人「噢」了一聲，說：「太好了，願老天爺保佑你長命百歲，福壽康寧……」他感激得差點要跪了下來。

小上海連忙扶着他，說：「不要太客氣，這點錢……」但他才說到這裏，老人的右手巳緊貼在他的心口上。

小上海的心臟立刻一片冰涼，他難以置信地瞪着這個向他求乞的老人，神情驚愕痛苦地叫道：「你——」

老人笑了笑，迅速伸手掩住了小上海的嘴巴：「我可以告訴你三件事——」他的笑容神秘而殘酷，再也不像個甚麼可憐的老人，「第一：我並不老，但這種第八流的化裝却騙倒了你。第二：我剛才巳吃得很飽，身邊還有兩個香噴噴的大姑娘伴着。第三：你若要在閻王面前告狀，不妨記住了我的名字……」

小上海驚怒交集而又絕望地瞪視着他，顯然想問：「你是誰?」

那人桀桀一笑，終於回答說：「我姓王，名就，但大多數人都不叫我王就，而是稱呼我爲紂王！」

小上海明白了，這人並不老，也不餓，他是早有預謀來殺人的。

但這時候他才明白，却巳太遲太遲的了。

他終於倒下，王就陰森地一笑，接着就把他拖到一個陰暗的角落裏。

× × ×

齊六爺是上海金融界的大亨，平時總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

但這時候，他臉上只有一種表情，而這種表情，也只有在一個失敗者的臉上才能看得見。

他失敗了，澈底澈底的失敗了。

他在股票市場上失敗，在賭桌上也同樣失敗。

陪他一起失敗的人，還有孟通，現在，這兩個人都坐在客廳的一角，兩張臉龐都蒼白得很可怕。

這本是齊六爺的地方，但現在却好像巳經變成了白電的寓所。

當白電進入這客廳的時候，最少有四個人向他迎了上來，他們都很年輕，其中有一個還跟小上海長得一模一樣。

雲玉霞奇怪極了，白電立刻解釋着說道：「他名字叫小江北，是小上海的孿生弟弟。」

雲玉霞這才恍然大悟，接着却說：「你不是說過自己沒有手下的嗎?怎麼我現在却是越看越多了?」

白電微微一笑，說道：「也許，在別人的眼裏，他們全是我的手下，但在我的字典裏，『手下』這兩個字是永遠用不着的。」

小江北點頭不迭，道：「白老闆一直都把我們當作是朋友。」

雲玉霞道：「既然是朋友，爲甚麼還叫他做白老闆?」

小江北乾咳一聲，答不上來。

白電却淡然一笑，道：「是手下也好，是朋友也好，這都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誠實。」

小江北很聰明，立刻接道：「白老闆說得對，若不誠實，就算是父子兄弟也不管用。」

白電在冷笑着，目光巳落在孟通的臉上。

孟通垂下了臉，身子不斷地在抖索着，齊六爺却突然大吼：「姓白的，你以爲自己眞的上海第一號大亨嗎?」

他的聲音雖然很大，但却只能給別人一種惶恐的感覺，就像是一隻掉落陷阱裏的野獸。

他的確是掉進陷阱裏，但這陷阱却又是他自己一手挖掘出來的。

說得貼切一點，這就是自掘墳墓。

白電緩慢地走到他的面前，忽然輕輕嘆了口氣，道：「我是甚麼人，那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以後怎樣了?」

齊六爺道：「我以後怎樣，都和你沒有關係！」

白電道：「但我現在却很想知道這一點。」

齊六爺冷冷一笑：「你不必知道，就算知道了又怎樣?」

白電鄭重的道：「因爲我不想看見你跳樓！」

齊六爺的眼色又變了：「你以爲我是一個經不起失敗的人?」

白電說道：「我當然很希望你可以東山再起，但東山再起是要有本錢的，你有嗎?」

齊六爺楞住。

若在以前有人這樣對他說話，他一定會笑得連嘴也合不攏。

甚麼是本錢！

「本錢」對每一個商人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不少大富豪之所以能够發跡，歸根結底，還是由第一注「本錢」開始做起的。

但「本錢」不一定就是金錢，頭腦和勞力也是本錢。



而對於女人來說，青春和漂亮也是「本錢」的一種。

但到了齊六爺這種階段的人，他的「本錢」又巳變成了黃金、鈔票和在社會上崇高的地位。

這種道理聽來有點「玄奇」的味兒，但說穿了其實也簡單得很。

——白手興家固然不易，但在成功之後遭遇重創，想捲土重來更是難乎其難。

那就像是一個巳經攀登到接近峯頂的人，忽然一下子掉了下去，這一跌就算不死，也很難再有勇氣和力量再作另一次的嘗試。

齊六爺在商場上打滾了這許多年，這種事他比誰都更淸楚。

所以，他的頭忽然又垂了下去，彷彿連掙扎的力量也巳消失。

白電却走上前，用手把他的臉抬了起來：「你可知道，你錯得最厲害的是那兩件事?」

齊六爺吸了口氣，沒有回答。

白電冷厲的目光緊盯着他，過了好一會才接着說：「第一件事，是錯信了幾個豬頭狗肺的奸商，更尤其是孫德舫！」

齊六爺蒼白的臉上陡地現出了一股怒意：「不錯，若不是孫德舫這個老奸巨猾，我也不會弄到今時今日這等田地！」

白電道：「錯信孫德舫，是你這一生人之錯得最厲害的一件事，你以爲他會和你衷誠合作，誰知道在股票市道逆轉之際，他又暗中跟洋鬼子勾結，用奸詐手段把你害得血本無歸！」

齊六爺咬着牙，恨恨的說：「他這個狗養的畜牲，我要他死無葬身之地！」

白電冷冷的道：「你現在憑甚麼來說這種話?他在這個股市風暴裏發了大財，連保鏢也多僱請了十幾個！」

齊六爺無話可說了，他當然知道「成者爲王，敗者爲寇」這兩句話。

白電接着又說：「你在股票市場失敗後，又想在賭桌上來打主意，但孟通並不是一個最能幹的老千，你和他合作，這又是另一項嚴重的錯誤！」

齊六爺抽了口涼氣，道：「也許，我應該到廣東去找鴛鴦手合作才對。」

白電又冷笑了一聲，說道：「鴛鴦手當然比孟通高明百倍，只要他老人家肯出手，就算在一晚之間，爲你贏三幾十萬塊也不是奇事，但鴛鴦手絕不會爲你而冒這個險，而且他自己本身也絕不是個貪財的人。」

齊六爺目光呆滯地望着白電，喃喃道：「不錯，天下間再也沒有人可以救得我了。」

白電說道：「一子錯滿盤皆落索，但這世間上最少還有一個人可以爲你力挽狂瀾。」

齊六爺差點沒跳起來，問道：「這人是誰?」

白電向雲玉霞一指，道：「就是這位衞夫人。」

雲玉霞聽見這句話不禁爲之大感意外，但却沒有任何表示。

齊六爺的臉色很難看，他也呆住了很久，才問白電：「這是甚麼意思?」

白電道：「衞夫人是個怎樣的人，你是應該知道的。」

齊六爺忙不迭地點頭，但其實却並不知道些甚麼，他只知道她是衞大帥的妻子，而且還可以一注牌就賭上十萬塊。

白電又繼續說：「你若把這幢房子送給衞夫人，我保證你馬上就可以得到十萬塊！」

齊六爺一怔，道：「這幢房子只值一萬多……」

白電道：「這個我知道，但只要你答應了這個條件，我就借給你十萬！」

齊六爺皺着眉：「是你借給我，還是衞夫人借給我?」

白電道：「是我！不是衞夫人！」

雲玉霞奇怪地望着白電，但白電却又直視着齊六爺。

齊六爺終於點了點頭，說道：「我在霞飛路上還有一幢房子，這裏我可以放棄的……」

白電截口道：「不是放棄，而是送給衞夫人！」

齊六爺又點頭不迭，道：「是的！是的！」

白電這才凝視着雲玉霞，微笑着說：「從現在開始，妳就是這裏的主人了。」

雲玉霞却搖搖頭，道：「我不要這幢房子。」

白電望着她，沉默了一會才說：「妳不喜歡它?」

雲玉霞說：「它很好，從外面一直看到這座客廳，它都沒有令人失望，但我是不會接受這幢房子的。」

白電聳了聳肩，微笑道：「妳不高興就不要，我不會勉强妳。」

齊六爺却急得滿頭是汗，叫道：「衞夫人，今天在賭場上的事，我向妳道歉，但這幢房子，無論如何請妳收下來……」

「衞夫人說不要就不要，你窮吼甚麼?」白電喝止了他：「這有甚麼不好?最少你不必搬到霞飛路居住了。」

齊六爺面色陣青陣白的道：「但那十萬塊……」

「不必担心，我還是可以借給你！」

白電冷冷一笑：「但你却要降級了。」

「降級?那是甚麼意思?」齊六爺吃驚地問。

白電道：「你在銀行裏做董事長巳很久了，難道還沒感到厭倦嗎?」

齊六爺臉上露出了憤怒之色道：「我明白了，你想吞了我的股份！」

白電淡淡道：「這不是吞佔，而是公平交易。」

齊六爺怒意更甚，他不斷用力地搖頭，說：「不！這是絕不可以的，我是銀行的董事長，誰也不能把我降級！」

白電道：「你當然可以一直隱瞞下去，但等到股東週年大會要交出帳項數目的時候，你還可以雙手遮天嗎?」

齊六爺吸了口氣，道：「但那是將來的事，我會有時間去解決的！」

白電搖頭道：「你不會再有時間了，因爲你若不肯自動降級，股東週年大會就會提早舉行。」

齊六爺怒叫道：「誰說會提早會舉行的?」

（未完・五）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寒月身中奇毒，全身寒冷，經趙幽蘭施救，病情已好轉，一天晚上，常九和蕭寒月看見小婢杏花竟在賞花軒附近花叢中出現，手中還拿着一個盒子，看起來好像有許多小昆虫飛入盒中去，蕭寒月懷疑那些小虫可能就是趙幽蘭所仗恃的制敵武器，却又不敢肯定……次日，趙幽蘭等人又來到蕭寒月房中，蕭寒月假裝昏迷，趙幽蘭爲蕭寒月把脈之後，留下一瓶丹丸，叫朱盈盈給蕭寒月服下，接着趙幽蘭便帶着杏花離開，朱盈盈接過丹丸，忙服侍蕭寒月把丹丸服下，關心之情溢於言表……

## 幽蘭留書離趙府　訂下一年之約會

張嵐一拉常九，兩人先行離開花軒，譚三姑暗暗歎息一聲，也和王守義退了出去。

既然不能拒絕了朱姑娘一片好意，蕭寒月只好張口把丹藥吞下。

水送丹丸入腹，蕭寒月立刻感覺到有點不對，只覺得强大的熱流，直透入丹田之內，心中大吃一驚，急急運氣，把透入丹田的熱力逼住。

朱姑娘眼看蕭寒月皺起了眉頭，忍不住微微一笑，道：「趙姑娘配製的藥物，效用很快，良藥苦口，蕭兄請忍耐一下。」

蕭寒月吁一口氣，道：「郡主！我要休息，妳也請吧！」

「我沒有事啊……」

「不行，快去練妳的銀月飛霜……」

「可是，你一個人留在這裏，要是想喝口水，也沒有人幫你去拏。」

蕭寒月道：「不會，我至少要睡上兩個時辰，妳坐在這裏，我反而有些睡不安了。」

朱姑娘無可奈何的道：「好吧！我聽你的話。」起身行了出去。順手把玉瓶放在床頭的木案上。

蕭寒月取過玉瓶藏好，立刻運氣，化解腹中那運轉不停的熱力。

他不知道自己服用的甚麼奇藥，但他內功精湛，立刻感覺藥力不對，這一陣運功排藥，化去了足足大半個時辰工夫，出了一身大汗，才恢復回常態，剛剛放鬆心情，花軒外卻傳來了張嵐的聲音，道：「這件事，先別告訴蕭兄弟，他傷勢未癒，不要影响了他心情。」

只聽常九說道：「我們進去看看，如果兄弟不碍事了，再跟他說個明白。」

蕭寒月心中一震，忖道：甚麼大事，會影响到我療傷的心情？



但聞木門呀然一聲，張嵐、常九雙雙行了進來。

蕭寒月目光在兩人的臉上瞧看——兩個人四道目光，也盯住蕭寒月看，見他臉上汗水未乾，相互交換眼色。

顯然，是不準備把事情說出來了。

蕭寒月輕輕吁一口氣，問道：「常兄，有事嗎？」

「沒事，沒事，你好好養傷……」

蕭寒月淡淡一笑，道：「不要騙我，我聽到你們談話了。」

張嵐道：「這件事，也不怎麼重要，你還是養傷要緊！」

蕭寒月挺身而起，道：「趙姑娘藥物效用神奇，剛出了一身大汗，我已經完全好了。」

張嵐道：「眞的？」

蕭寒月道：「張兄難道還要我蕭寒月證明一下麼？」

張嵐看了常九一眼，道：「既然如此，常老弟就說出來吧！」

常九苦笑一下，道：「蕭兄，你聽了不要激動，事情既然發生了，急也沒有用。」

蕭寒月道：「我自信還能沉得住氣，你們說吧！」

常九道：「趙姑娘走了……」

「走了……」蕭寒月大大的震動一下，接道：「怎麼走的？」

常九接道：「好像自願走的……」

蕭寒月奇道：「自願走的？這……」

張嵐接道：「她留下了一封信，說是去見他父親，要我們不要掛慮，不過……」

蕭寒月急道：「不過甚麼？張兄，你們不能騙我，我要知道所有的事情。」

常九道：「張兄的意思是說，趙姑娘似是和敵人接上了頭，由他們接她離去，而且，還帶走了武鳳和那個黑衣人。」

「大白天，重重守衞，怎麼會讓敵人摸進來，帶走了趙姑娘？」

常九道：「正因爲大白天，防守上鬆了一些，趙姑娘住的地方又不准人太過接近，她走的是花園偏門……」

蕭寒月吁一口氣，平靜一下激動的情緒，道：「守衞的人，都沒有一個發覺……」

張嵐道：「被人點了穴道，由這一點推斷，才想到趙姑娘是和敵人早有了約定……」

常九接道：「我們的想法，敵人派來高手，接應趙姑娘離開了這裏。」

蕭寒月道：「武鳳和風七都關在牢裏，至少守牢的人，應該知道她們如何離去的？」

「是趙姑娘入牢中帶走的，但在趙姑娘離去時，卻用藥物把他們全都迷暈了過去，重重疑點，合於一處，我們才得到一個結論，趙姑娘是自願跟人離去，爲了能見她父親一面……」張嵐神情肅然的說：「這是很精密的計劃，在極短的時間中完成，各方面都配合的十分密切，如非趙姑娘自願配合，不可能如此輕易的被人刧走。」

蕭寒月道：「杏花呢？」

常九道：「一起走了。」

蕭寒月又問道：「查過趙姑娘住的跨院沒有？」

張嵐道：「查過了，室中各物，井然有序，至於失去些甚麼東西，大家都不大清楚，無法查證，不過，可以肯定的是，趙姑娘帶走了一些衣物，和幾個箱子。」

「如是無人接應，她和杏花如何能帶走那樣多的東西？」

蕭寒月道：「王總捕頭和譚老前輩呢？」

張嵐道：「王守義正在查問詳情，譚三姑帶着韓伯虎追了下去……」

蕭寒月道：「常兄，追踪之術天下聞名，怎麼沒有一齊追下去？」

常九回答道：「是譚三姑要我和張兄留下來……」

只見王守義滿臉怒容的行入花軒，道：「豈有此理，咱們幫她抓賊拚命，找她父親的下落，她卻跟人家勾結一起，偷偷的跑了！」

蕭寒月道：「唉！王兄，查問清楚了？」

王守義道：「完全清楚了，兩個接應趙幽蘭的人，一個扮作了廚房中的師父，一個扮作巡邏的捕快，傷了我們的兩道暗卡，離開了這裏。」

蕭寒月沉吟了一陣，按耐住激動的心情，緩緩說道：「她留下的書信呢？」

王守義道：「在這裏。」

蕭寒月接過一張白箋，只見短短數語，寫的是：

書奉應天府總捕頭王大人閣下

孤女思父，心碎腸斷，來人信誓旦旦，旨在求藥，無意傷人，民女決心攜藥探父，數月來勞師動衆，深以爲歉，留贈白銀二十萬兩，聊表愧咎，並請代向府台大人銷案。

民女趙幽蘭叩上

蕭寒月吁口氣，道：「能不能銷案？」



王守義道：「民不追，官不究，銷案不難，怕的是七王爺追下來……」

張嵐道：「不要緊，既是趙姑娘的決定，我想七王爺不會追查。」

蕭寒月道：「趙姑娘既然決定了，咱們也不用多事了，公事上，王兄有辦法交代，張兄能使七王爺不再追查，這件事到此爲止，在下也就此別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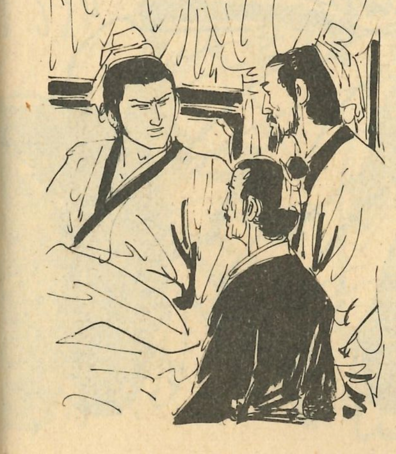
他說走就走，抱拳一揖，轉身向外行去。

「別急，別急，蕭兄弟，趙姑娘的案子可以銷，但楊尚書夫人的事，恐難罷休……」王守義說：「這件事，你怎能撒手不管？」

蕭寒月道：「王兄，楊夫人的事，最好坦然呈報七王爺和府台大人，由他們決定，看看是否要追究下去，寒月是爲了報答趙大夫的救命之恩，才挺身而出，現在，趙大夫事情已結，寒月留下來，也沒有甚麼用了。」

王守義道：「這個，這個……到底張兄有何高見？請明告。」

張嵐道：「蕭兄弟不是官府中人，趙姑娘決定這麼作了，他自然無法再追下去，楊夫人的事，請府台大人和她談談，再作決定，不過，蕭兄弟最好能再多留一些時間，至少要等譚前輩回來之後，再走不遲。」



蕭寒月點點頭，道：「張兄有理，兄弟先回臥室去休息一下。」

望着蕭寒月的背影去遠，常九看看張嵐和王守義，道：「兩位瞧出來沒有？」

王守義道：「瞧出甚麼？」

常九道：「趙姑娘突然離去，給蕭兄弟的打擊很大。」

王守義說道：「我就想不通，趙幽蘭怎麼會突然來這一記回馬槍，咱們幾個全被她給耍了。」

常九道：「就以在下所見，在這幾個月當中，趙姑娘一直在變……」

張嵐接道：「陡然出走，會不會和郡主有關？」

常九道：「不能說沒有，但這並非主因，在下初見趙姑娘到現在，不過是一個多月的時間，但仔細想起來，她好像完全變了一個人，她變得深沉莫測……」

王守義接道：「對！你不提，我還想不起來，這麼一說，果是大有可疑，這究竟爲了甚麼？」

張嵐道：「她太聰明了……」

常九道：「不但聰明，而是有了某一種特剔的成就，吸引了她全部的心神……」



王守義道：「你是說……」

常九道：「我說不出甚麼成就，只是就她的言行，舉止上觀察，她已胸藏錦綉，手握智珠，才敢以一個嬌弱少女，投身入江湖兇險之中。」

「老常，你說對趙姑娘的瞭解，寒月是比我們清楚一些？」

常九微微一笑，道：「應該是吧！咱們平常都自負是見多識廣的人，其實，咱們只不過多一些膚淺的江湖閱歷罷了，眞的要探驪取珠，窮理明道，咱們比人家趙姑娘，蕭公子差的遠了。」

張嵐臉一熱，道：「說的也是，趙姑娘如雲裏之煙，霧中之花，看不眞切，但和蕭寒月相處這段時間中，卻叫人由衷的生出敬服，胸藏韜略，無所不能，卻又能自持分寸，坦坦蕩蕩，唉！他眞要離去，還眞叫人離情依依，難以割捨呢？」

幾個人談話之間，譚三姑和韓伯虎雙雙歸來。

韓伯虎汗透重衣，譚三姑也是鬢角間冒着熱氣，顯然兩人追了不少的路，趕得很累。

王守義親自倒了兩杯茶，道：「兩位，喝杯茶，歇一會！」

譚三姑道：「蕭公子呢？」

常九道：「回房休息去了。」

譚三姑道：「那還好。」坐下喝完一杯茶，接道：「我要和蕭公子好好的談談。」

常九道：「好！我去叫他。」

「不敢有勞常兄，譚前輩辛苦了。」蕭寒月緩步行入花廳。

原來，他回到臥室，只是沐浴更衣。

譚三姑道：「我追上了趙姑娘……」

蕭寒月接道：「在那裏？」



譚三姑道：「她坐了一輛馬車，出城直奔鍾山而去。」

張嵐道：「譚前輩是見到她了？」

譚三姑道：「見到了，她停下車和老身談了幾句話。要我們別再管這件事，她自己會處理的更好。」

蕭寒月道：「趙姑娘有沒有受到威脅？」

「絕對沒有，她說，一年之後，她會再回到趙府中來和咱們見面。」

張嵐道：「這是甚麼意思，豈不是咱們還要等她一年不成？」

譚三姑說道：「唉！當時老身也是這麼問她……」

張嵐道：「她怎麼說？」

譚三姑道：「她說，她希望我們都能到，要我別再追下去了。」

張嵐搖搖頭，道：「胡鬧，胡鬧，這算甚麼約定？」

譚三姑目光轉到蕭寒月的臉上，道：「趙姑娘說，希望你在趙府中住下來，但她知道這不太可能，只求你一年後的今天，無論如何要來這裏聚晤一次。」

蕭寒月道：「我一定來。」

譚三姑道：「趙姑娘還告訴我，她有一幅畫送給你，要你仔細看看。」



蕭寒月點頭道：「我知道，還有甚麼交代呢？」

譚三姑道：「她要你好好的照顧郡主，而且特別請求我和張嵐，要從中成全，如果不聽她的勸告，會造成情天留恨，我和張嵐，都沒有臉再見王爺。」

張嵐說道：「這個……眞會有這等嚴重的麼？」

譚三姑道：「趙姑娘說的不錯，我和郡主相處九年，我知道她的性格，本來，我還準備强迫她回王府去，現在想來，這眞是一大蠢事，幸好，趙姑娘一語提醒，未鑄大錯，現在，老身倒要求你蕭公子答應這件事了。」

蕭寒月道：「答應甚麼？」

譚三姑道：「讓她跟着妳走吧，你們遊蕩江湖也好，找一個地方，研究武功也好，郡主讀書甚多，滿腹文才，陪你聊聊天，足可勝任，老身不要你有任何承諾，一切順其自然，知女莫若父，七王爺肯放她出來，追回所有的封賜，就是還她自由，蕭公子應該明白了？」

蕭寒月道：「這個，我……」

「蕭公子……」譚三姑無限感慨的說：「這是老身求你，也是趙姑娘要我轉告你幾句話……」



蕭寒月接道：「老前輩還記得麼？」

譚三姑道：「記得，只是不太懂得話中含意？」

蕭寒月道：「怎麼說的？」

譚三姑道：「趙姑娘說藥能醫病，也能害命，她已非她，這幾句話，蕭公子是否聽得明白？」

「我明白，趙姑娘還說些甚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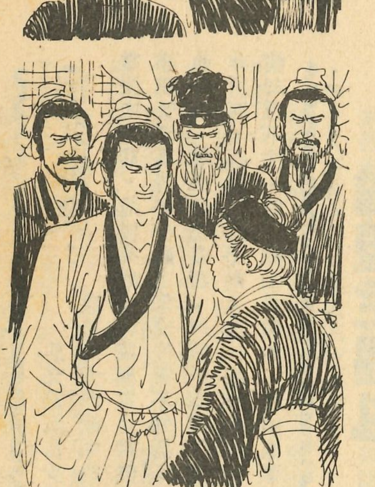
譚三姑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奇經邪書，易淪魔刦，但她願捨身以試，看看能不能找出一條正路來，朱姑娘讀的是儒家正道，正是紅花綠葉，相處一段時日，當可成知己，這句話老身倒是明白，那朱姑娘定是指的郡主了。」

蕭寒月道：「多謝前輩。」顯然，他已盡知言中之意。

譚三姑微微一笑，道：「最後幾句話是，看似無情却有情，情到深處與天同，朱姑娘外剛內柔，用情純深，你不要被世俗男子的想法拘住，害人誤己。」

蕭寒月歎息一聲，道：「趙姑娘果然是超脫得很。」

譚三姑道：「好了，我要說的話，都說完了，也希望你能給我一個承諾。」



蕭寒月道：「我帶盈盈一起走。」

譚三姑道：「好，有這句話，老身就心無牽掛了，我回來之時，看她仍在練習『銀月飛霜』，昨天到現在，大概練了十幾個時辰了，我傳她劍術這麼多年，可從來沒有看到她如此下功夫的，你可知道爲了什麼？」

「我知道，她聰慧絕倫，如果肯下功夫，必能成爲一代俠女。」

譚三姑回顧了王守義一眼，道：「銷案的事，可有困難？」

王守義道：「這個不難，就算銷不了案，也可以把它壓下來，只要無人追究，就算是一樁懸案了，我這就立刻下令，撤去人手。」

譚三姑目光轉到張嵐的身上，道：「張兄，作何打算呢？」

張嵐道：「三十年夜郎自大，不知天高地厚，江湖龍潛豹隱，眞正的高手，未必是有名氣的人物，近來，眼界大開，連會高人，我想辭去王府的教席，回歸故居，閉門潛修……」

「在王府中一樣可以潛修。」

張嵐道：「前輩也願留在王府中麼？」

譚三姑點點頭。

這時，朱盈盈滿身大汗的跑入花軒，叫道：「師父，蕭兄，我練成了，你們要不要看一看？」

譚三姑笑道：「請蕭公子指點妳吧，師父可沒有這個能耐！」

朱盈盈一伸手拉着蕭寒月道：「走，你看我練到什麼境界了，能否入蕭兄法目？」

蕭寒月已有了接受她的準備，讓她拉着跑出花軒。

看兩人去遠，譚三姑才歎口氣：道：「張兄，你不但不能辭去王府教席，而且，還要秘密的羅致一部份高手……」（未完・廿九）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 崑崙三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少俊帶了解藥和竺秋蘭來到天華山莊，只見在座還有八大門派中的翹楚人物：八卦門甘元通、六合門孟達仁、武當派史作鼎，最後來的少林羅漢堂主持無住大師，據說他們都是奉宋鎭山之約而來，此事總管霍萬清和少莊主宋文俊都不知道，只好帶他們入臥室找宋鎭山，岳少俊將解藥爲他治病，解去散功奇毒，然後爲師傅了却夙願，請宋鎭山賜劍招和他比劍，見宋鎭山問非所答，心裏覺得出奇，爲什麼他會健忘？此情況看在霍萬清眼裏，但不敢指出，竺秋蘭却忍不住，說宋鎭山是假的，在座羣豪聽到都爲之愕然，他是戴着人皮面具……

## 擄盟主倡亂　請柬約羣豪

在座的人，除了岳少俊、宋文俊，可說都是老江湖了，他們印證方才竺秋蘭說過的話，如果宋老爺子臉上，眞是戴了人皮面具，那麼他就不是眞的宋老爺子了！

宋鎭山一手拂着銀髯，沉笑一聲，問道：「丫頭，妳說，妳如何看出老夫戴了人皮面具？」

聽他口氣，豈非承認他戴了面具麼？

竺秋蘭道：「在座的幾位大師、道長，都是名門正派中人，以你老爺子的身份，自然不會有人對你心起懷疑，我可不同，我跟娘行走江湖，各式各樣的人，看得多了，你方才在掌心傾倒解藥之時只是做了個樣子，根本沒有把藥丸納入口中，我心中方覺奇怪，就在那時，我看到你仰起脖子裝作吞藥之時，頸上膚色，和你臉上截然不同，這只有臉上戴了面具，才會如此……」她畧爲一頓，接着又道：「後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忘記你說過的話，做過的事，前後判若兩人，我才恍然大悟，你不是眞的宋老爺子，只是臉上戴着面具而已。」

霍萬清暗暗點頭，忖道：「心思果然是女孩兒家細，自己雖覺老莊主有異，但沒想到這一點。」

宋鎭山聽到這裏，不覺呵呵一笑，點點頭，頗似嘉許的道：「女娃兒，妳眼力不錯，老夫確實戴了人皮面具。」

隨着話聲，緩緩舉起手來，從他頷下緩慢的揭起一張薄如蟬翼的人皮面具。

面具揭開，呈現大家面前的，並不是武林大老宋老爺子，而是一個斷眉，三角眼，狹長臉的老者，看去約莫五十出頭，嘴角掛着一絲冷峻的微笑。

沒有人認識他！盟主，變了另一個人，自然看得無住大師等人駭異不止，忍不住全都驚得從椅上霍然站了起來。

宋文俊幾乎眼中要噴出火來，長劍一掄，倏然地跨上一步，厲聲喝道：「你……是什麼人？」

霍萬清趕緊伸手一攔，說道：「少莊主，冷靜一點！」





那狹長臉老者神色冷峻，微微一笑，抱拳道：「老夫索毅夫，和諸位還是初會面。」

竺秋蘭冷聲道：「狠山一狽！」

索毅夫深沉一笑道：「姑娘果然是見多識廣，連老夫外號都叫得出來。」

在座衆人之中，果然沒有第二個人知道索毅夫的來歷了。

宋文俊道：「我爹呢？」

索毅夫拈鬚微笑道：「少莊主但請放心，宋老爺子很好。」

宋文俊道：「家父現在何處？」

索毅夫道：「宋老爺現在敝主人處作客，是敝主人的上賓。」

霍萬清雙目精光暴射，雙手提胸，洪喝道：「姓索的，你們究竟有什麼陰謀？乾脆說出來吧！」

索毅夫深沉一笑道：「敝主人只是仰慕宋老爺子英名，請去盤桓幾日，談不上有什麼陰謀。」

霍萬清道：「好，你且說說你們主人是誰，現在那裏？」

索毅夫道：「這個很抱歉，兄弟來時，敝主人沒有交代，兄弟不敢奉告。」

霍萬清道：「朋友可知道這是什麼地方麼？」

索毅夫乾笑道：「兄弟來了不止一天，還會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麼？」

霍萬清道：「你知道就好了，今晚如不說說清楚，你能走得了麼？」

索毅夫重又把人皮面具覆到臉上，笑了笑道：「兄弟根本沒有走的意思。」

他用雙掌在面頰上輕輕貼着面具，接道：「兄弟是奉命到貴莊做人質的，宋老爺一天沒有回來，兄弟就一天不走。」

他覆上人皮面具的意思，敢情仍然要假扮宋老爺子了。

宋文俊氣得俊臉發青，長劍一指，喝道：「姓索的，你把面具拿下來。」

索毅夫看了他一眼，緩緩說道：「少莊主，兄弟是奉命假扮宋老爺子來的，情非得已。」

宋文俊道：「匹夫，你再不揭下來，本公子就劈了你。」

索毅夫說道：「敝主人沒把宋老爺子恭送回來之前，兄弟安全得很，少莊主你大概還不至於魯莽到一劍穿心，殺了兄弟吧？」

宋老爺子人在他們手中，投鼠忌器，當然沒有人敢殺他了。

霍萬清道：「公子且請歇怒……」

宋文俊氣怒的道：「叫他把面具取下來再說。」

說着，果然又見他從臉上揭了下來，小心翼翼的收入懷中。

禿頂神鵰孟達仁道：「索朋友假冒盟主，那麼咱們五派接到假冒盟主的親筆信，那也是索朋友僞造的了。」

索毅夫道：「兄弟不才，還沒有這份能耐仿造宋老爺子的筆跡，但兄弟是知道此事。」

「**阿彌陀佛**。」

無住大師低宣佛號，說道：「如此說，這幾封信，都是貴主人仿造的了。」

索毅夫深沉的說道：「諸位知道就好了。」

甘玄通道：「貴主人以盟主名義，把咱們騙到這裏來，目的何在？」

索毅夫皮笑肉不笑，說道：「這個兄弟也略有所聞。」

史傳鼎道：「你說出來聽聽。」

索毅夫道：「敝主人邀約諸位前來，是爲了宣佈一件事……」

說到此處，就住口不往下說。

史傳鼎道：「宣佈一件什麼事？」

索毅夫道：「這個兄弟也不太清楚了，諸位不妨稍等片刻，大概送信的人，也快來了。」

霍萬清道：「那好，姓索的，你要老夫動手，還是自願受縛？」

索毅夫淡淡一笑，泰然道：「兄弟說過，兄弟安全得很。」

霍萬清沉哼一聲道：「你以爲老莊主在你們手裏，咱們就不敢動你？方才你自己說過的，老莊主是你主人的上賓，而你，只不過是你主人的一名屬下而已，咱們就是殺了你，你主人未必爲了一名屬下，會對上賓不利吧！」

索毅夫聽得一怔，點頭道：「這個兄弟倒是沒有想到。」

霍萬清洪笑一聲道：「現在你該束手就縛了吧？」

索毅夫橫了金甲神一眼，冷冷的道：「霍總管可是想和兄弟動手麼？」

霍萬清沉哼一聲道：「老朽要把你拏下。」

索毅夫問道：「你知不知道兄弟的外號？」

霍萬清道：「狠山一狽。」

「不錯。」索毅夫兩個指頭，拈着他唇角上幾莖蒼鬍，仰首大笑一聲，緩緩說道：「你總知道狽是不參加行動的了。」

霍萬清冷笑道：「你是說有人會替你出手？」

大步直逼上去，沉喝道：「霍某先把你拏下了，看看有誰會替你出手？」

喝聲中，突然五指箕張，朝索毅夫肩頭抓去。

他這一抓，蓄勢已久，出手自然極爲快速，那知索毅夫忽然身形一閃，十分滑溜的從右閃出。

就在此時，只見門帘掀處，一個青衣漢子急步奔了進來，一下攔在霍萬清的前面。

此人一身打扮正是天華山莊的莊丁。

霍萬清目光一注，只見攔住自己的莊丁，臉色黝黑，不過三十出頭，雙頰微突，鷂目鷹鼻，臉型瘦削，生成一股陰沉神色。

天華山莊的莊丁，他個個認識，但從未見過此人。

霍萬清目光朝青衣漢子看了一眼，問道：「你是什麼人？」

青衣漢子道：「總管不認識我？」

霍萬清叱喝道：「你不是天華山莊的人。」

那漢子道：「是。」

這個「是」，答得很模糊，不知他說的是天華山莊的人？還是回答霍萬清說的不是天華山莊的人？

霍萬清凜然道：「你是姓索的一黨，幾時混進天華山莊來的？」

索毅夫微笑，道：「他穿了天華山莊的服裝，自然是天華山莊的人了，天華山莊的人，自然是天華山莊霍總管引進來的了。」

霍萬清心頭甚怒，沉喝一聲道：「很好。」

突然揮手一掌，當胸拍去。

要知霍萬清乃是鷹爪門高手，這一掌更是存心斃敵，出手之間，已用了七成力道，一掌出來，勁風潮湧，直撞而出。

因爲相距極近，一發即至，故而這一記掌勢，看不出如何威猛，實則已是相當凌厲威猛了。

青衣漢子沒有作聲，但也不避不閃，同樣揮掌迎出，硬接金甲神一擊。

這一掌，一劈一迎，自然很快就接實了，但聽「砰」然一聲，居然勢均力敵，雙方各自震的退後了一步。

霍萬清不覺微微一呆，忖道：「此人年紀不大，掌力居然會不在自己之下？如以他的功力來說，應該不會是無名小卒了，江湖上怎的不曾聽人說過？」

心念轉動，口中洪喝一聲：「你再接霍某一掌！」

雙肩微幌，高大身軀直欺而上，揮手發掌，一招「直叩天門」，筆直擊去。

他這一掌，激怒而發，掌上幾乎已提聚了十成功力，掌勢才發，一股凌厲强猛的掌力，隨手而出，罡風激盪，挾着輕微的呼嘯之聲，直向青衣漢子迎面湧撞了過去。

正因這一招雙方相距較遠，故而看出了他掌勢的威力來了！

青衣漢子依然一聲不作，功運右臂，橫臂出掌，一招「橫架金樑」，往上迎起，硬封霍萬清的掌勢。

霍萬清看得心中更加怒惱，暗喝一聲：「好個不知死活的狂徒！」

右掌直劈不變，左脚一抬，踢向對方小腹。青衣漢子右手堪堪架起，瞥見霍萬清左脚跟着踢來，不慌不忙，左手化掌，使了一招「春水拍岸」，手掌往下斜拍出去。

雙方勢道極快，究不若金甲神來的雄厚，他一記「橫架金樑」，架是把對方的「直叩天門」的掌勢架住了，一個人却身不由己腿彎一屈，往地上跌坐下去。

但他左掌一招「春水拍岸」，也拍中了金甲神霍萬清踢來的左脚，而且剛好拍正在內踝骨上。

這是一記借力打力的手法，霍萬清這一脚踢的力道愈重，反震之力也愈强。

霍萬清左脚硬是被他一掌拍的往外蕩開，一個人自然也隨着往左斜衝了出去，只覺（踝）痛如裂，幾乎拿不住樁。

宋文俊急忙伸手把他扶住，問道：「總管怎麼了？」

霍萬清蹶着脚，說道：「不要緊？老朽只是一些外傷。」

那青衣漢子却也厲害，跌坐下去的人，忽然雙手支地，兩足就地一點，身形往上騰起，躍開數尺，正待往外退去。

他這一向旁躍開數尺，正好躍到了史傳鼎的身邊不遠。

史傳鼎刷的一聲，劍光一閃，一點劍影指向青衣漢子的咽喉，喝道：「你還想



走麼？」

這時門外微風一颯，門帘飄動，又閃進一條青影來！

這人同樣一身青衣，也是天華山莊莊丁的打扮，同樣只有三十出頭，左手提着一柄帶鞘長劍，直衝而來。

岳少俊、竺秋蘭二人，已經退到右首，並肩而立。

岳少俊低低的道：「這人大概也是賊黨了。」

竺秋蘭輕歎一聲道：「看來天華山莊，已被賊人滲透了！」

就在二人說話之際，狼山一狽臉上掛着一絲乾笑，輕輕抬了一下手。

那衝進來的漢子突然抬腕發劍，「鏘」的一聲，劍光一閃，架開了史傳鼎指向一個青衣漢子咽喉的長劍。

前面一個青衣漢子好像他的任務已了，身形一閃，宛如一縷青烟，從帘隙飄飛出去。

這一段話，從史傳鼎發劍，到另一個青衣漢子的閃入，狼山一狽的抬手發令，和青衣漢子出劍架開史傳鼎長劍，要把他一一敘述說來，自然要費不少筆墨，但其實雙方出手之快，何殊閃電，前後也只是眨眼工夫之事。

史傳鼎眼看青衣漢子出鞘一劍，就從自己劍下，把人換了出去，不由劍眉一軒，冷哼道：「你當我不敢殺你麼？」

青衣漢子右手出劍，左手執鞘，劍鞘交叉，只是冷冷的望着他，沒有作聲。

史傳鼎長劍一振，喝道：「史某不殺無名之徒，你報個名來。」

青衣漢子冷冷的道：「武當劍法，還殺不了我，何用報名？」

史傳鼎生性高傲，對方這句話，聽得他心頭極爲怒惱，長笑一聲道：「那你就試試我的武當劍法。」

挺劍直欺到青衣漢子身前三四尺處，手腕一振，嗡然有聲，劃起一圈劍光。

青衣漢子微哂道：「動手過招，何用花招？」

忽的一劍，直向史傳鼎一圈劍光中刺入。

這一劍，果然十分強勁。

史傳鼎聽他譏刺自己使的是花招，（武當兩儀劍法，出劍如太極初動，劍劃圓圈）更是怒不可遏。

但對方一劍直刺，劍鋒強勁，直逼而來，倒也不敢輕敵，脚下斜退半步，長劍直豎，又劃起一個圓圈，朝前推出。

青衣漢子一劍出手，立即如影隨形而上，手中長劍，刷、刷、刷、刷，接連三劍，都是筆直刺出。

他這手劍法，直來直往，快如星火，似是專門對付武當劍法的一般，史傳鼎長劍劃圈，他却從你圓圈中直刺而入。

史傳鼎幾乎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對方連刺三劍，他却連退了三步。

這三步接連後退，却使史傳鼎在怒惱驚訝之中，冷靜了下來，緩緩吸了口氣，手腕起處，緩慢的揮出一劍。

史傳鼎這一劍揮出之時，正好青衣漢子第四劍（連同前面一劍，已是第五劍了。）又直刺過來，兩劍乍接，響起鏘然劍鳴！

史傳鼎這一劍去勢悠然，甚至飄逸，看去如風吹柳絲，輕柔自然，不看半點力道。

但就在雙劍乍接之際，他長劍輕輕一翻，使出「粘」字訣一下壓住了青衣漢子的劍脊。青衣漢子忽然冷笑一聲，左手駢指如戟，直向史傳鼎眉心點去。

史傳鼎是武當二子的師弟，一身武功，原也不弱，只是平常行走江湖，替人排難解紛，或是代表大師兄往來各大門派出席慶典。

江湖上因他是武當派掌門人的師弟，身份崇高，也都另眼相待，很少有人和他動手，因此練劍多年，對敵經驗，總嫌不足。

此時他明明以「粘」字訣壓住對方長劍，可說已有轉變優勢之機，只需施展這一劍的變化，立可化被動爲主動，搶先出手，搶得先機。

但他一見青衣漢子駢指點來，壓住對方的劍勢忽然一鬆，（這一段話原是電光石火，一瞬間事）劍尖突然上削。（削向青衣漢子點來的左腕）。

須知青衣漢子這一指原只不過是一記虛招，史傳鼎揚劍上削，青衣漢子大笑一聲，左手迅即收回。

本來被壓住的長劍，手腕一振，跟着往上倒挑而起，劍光一閃，森寒劍鋒由下而上，劃向史傳鼎小腹。

史傳鼎一劍落空，心知上當，急急往後躍退，低頭看去，自己一件藍布長衫，前面下擺已被劍鋒劃破了數呎許長一條，差點就傷着了人！

這下直氣得史傳鼎一張白皙的臉上，紅如噴血，大喝一聲：「狂徒，史某教你識得厲害！」

長劍連展，一劍跟一劍的連綿劈出，剎那之間，劍光大盛，一圈圈劍影，隱挾風雷之聲，着着進攻，凌厲無比。

青衣漢子長劍護身，後退了兩步，冷然道：「方才不過給你一點小小教訓，眞要見個眞章，你就回不了武當山去。」

喝聲中，手腕伸縮之間，劍勢一緊，和史傳鼎展開快攻，一柄長劍，劍光流動，暴出一片參差劍花，銳嘯盈耳。

史傳鼎立時被那凌厲反擊，迫得後退了一步。

但此時史傳鼎一退之後，再次揮劍逼進，長劍如虹，飛快的還擊過去。

這時另一邊，宋文俊倏地轉身過來，雙目寒芒迸射，直注在索毅夫的臉上，冷然道：「你帶來了多少人手，混入咱們山莊中？」

索毅夫深沉的笑了笑道：「兄弟深入貫莊，總得安排幾個人手，以備緊急之需，這也不能怪兄弟吧？」

宋文俊心頭殺機陡起，緩緩走上，冷然道：「你還有多少幫手，叫他們一齊出來吧！」

索毅夫後退一步道：「少莊主要做什麼？」

宋文俊臉上籠罩了一層冷肅之色，說道：「方才霍總管提醒了我，即使殺了你，對家父並無多大影響，你如有幫手，就要他們一起出來，今晚我要先肅清混入天華山莊的賊人，包括你在內，然後再去找

你們的主子……」

他一字一字的說出來，顯得堅強而有力。

索毅夫鎮定的道：「少莊主殺了兄弟，對你們天華山莊並無好處。」

宋文俊道：「殺了你，對天華山莊雖然並無好處，但可以告訴天下武林，天華山莊威武不屈，侵入天華山莊者必死。」

索毅夫說道：「少莊主太衝動了，你應該不會忘記宋老爺子還在敝主人的手上吧？」

宋文俊道：「你主人刦持家父，無非想以此示威江湖，作爲稱霸武林的張本，家父在江湖上薄有聲譽，所以你主人要待若上賓，一個心懷大志的人，絕不敢做出觸犯衆怒，受人指摘之事，你說對不？」

索毅夫一手拈着他嘴角幾莖蒼鬚，點頭道：「少莊主那是非殺兄弟不可了？」

宋文俊說道：「不錯，我給你一個機會。」

接着回頭道：「霍總管，把你的劍，借給他一用。」

他因索毅夫身邊並無佩劍。霍萬淸答應一聲，伸手拔出佩劍，正待遞去。

索毅夫搖搖手道：「兄弟從不使劍，也從不和人動手。」

宋文俊凜然道：「你不使劍，我要使劍，你不動手，我要動手了。」

索毅夫聳一聳肩，乾笑道：「少莊主一定要動手，劍在你手上，兄弟有什麽法子？」

他是在耍賴，還以爲宋文俊眞的不敢殺他。

宋文俊手中緊握長劍，殺機已盈眉宇，沉喝道：「好，這是你自己說的！」

話聲落，長劍已如匹練般刺出。

他這一劍去勢極速，也早已覷準了索毅夫眉心而發。

天華山莊的少莊主，自然劍無虛發。

雖然房中還有另一對人在厮殺，但大家的目光，還是集中在宋文俊的劍上，因爲這兩人都是今晚這場變故的主角。

索毅夫果然說的不假，他從不和人動手，故而沒有還擊，沒有招架，更沒有躲閃，好像要坦然承受一劍。

他腦袋瓜不會是鐵的，就是鐵鑄的吧，宋文俊這一劍，力貫劍身，勁注一點，縱然不能刺穿，大概也刺得進去。

劍勢一閃即至，劍尖離開索毅夫眉心五寸光景，他還是沒有動。

所有目光都流露出詫異神色，難道這狼山一狽，眞會是心甘情願的到天華山莊找死來的？

五寸，已經很近的距離，但一直等到劍尖迫近眉睫不過寸許光景，狼山一狽索毅夫的瘦削臉才向左一偏，森寒劍鋒，正好閃電般從他耳邊擦過。

從耳邊擦過，宋文俊這一劍當然落了空，等宋文俊撤回長劍，索毅夫的頭又恢復了原位。

這是何等快速之事？

在大家看來，索毅夫根本就沒有動過，只是宋文俊點出的長劍收了回去，如此而已！

宋文俊心裏有數，狼山一狽口中說着從沒和人動過手，實則他身手絕高，但此時豈肯甘休，沉哼一聲：「好！」

手腕一振，劍光閃動，接連刺出了五劍。

這五劍，不僅快，簡直快到無以復加，就像一氣呵成！

沒有人看清他的劍式，也沒有人能分清他發了幾招？

只覺劍光飄忽靡定，有如靈蛇亂閃！

索毅夫還是沒有躲閃，他一個人彷彿就在劍花錯落之中站着沒動，但宋文俊這五劍，就沒有傷到他的毫髮，連他衣裳都沒劃破一寸！

宋文俊的劍勢，明明可以刺入他的肋脅，就偏偏貼着他衣衫擦過，明明可以刺中他咽喉，却偏偏貼着他衣領過去。

五劍居然全落了空！

在場衆人之中，個個都是武功有極深造詣的人，但誰也沒有看淸楚索毅夫是如何躲過宋文俊五劍的？

只有岳少俊看得最淸楚，最出神，最有心得，但也看得他臉色微變，朝竺秋蘭悄聲說道：「果然是他們一黨！」

竺秋蘭偏頭問道：「你說他是誰一黨的？」

岳少俊道：「此人避劍身法，和仲飛瓊四個使女，同一路數……」

話聲未落，只聽索毅夫叫道：「少莊主且請住手。」

宋文俊停劍，喝問道：「你有何話可說？」

索毅夫道：「看來少莊主是下定決心要殺兄弟了，就是方才這幾劍，已經窮極變化，再硬挺下去，兄弟非傷在你劍下不可了。」

宋文俊冷冷的道：「你可是改變主意，想動用兵刃了麽？」

索毅夫道：「兄弟從不和人動手。」

宋文俊橫劍道：「那你打算如何？」

索毅夫笑了笑道：「兄弟打算找個人帮忙。」

宋文俊冷然道：「本公子早就說過，你還有多少人手，混入咱們莊中，叫他們一起出來。」

索毅夫似笑非笑，乾嘿一聲道：「兄弟想找八大門派中人帮個忙……」

他兩道深沉的目光，緩緩的轉到了無住大師等四人身上，不住的來回打量。（本來有五個人，但武當史傳鼎正在和青衣漢子動手，餘下的還有少林寺無住大師、終南派飛虹羽士陸飛鴻，八卦門甘玄通、六合門禿頂神鵰孟達仁等四人。

宋文俊怒聲喝道：「姓索的，你胡說些什麽？」

索毅夫說道：「少莊主，可是不相信麽？」

說到這裏，目光轉到飛虹羽士陸飛鴻的身上，接着又說道：「陸飛鴻，就是你吧！」

飛虹羽士道：「你可是想和貧道動手麽？」

索毅夫說道：「兄弟只是要道兄帮個忙。」

宋文俊看他說的極爲認眞，心中不禁暗暗疑惑。

飛虹羽士道：「你要貧道帮你去對付宋少莊主麽？」



索毅夫點着頭道：「兄弟正是這個意思。」

飛虹羽士赫然笑道：「姓索的，你沒有在做夢吧？」

索毅夫皮笑肉不笑，說道：「兄弟好好的，怎會在做夢？」

飛虹羽士敞笑一聲道：「那一定是貧道聽錯了。」

索毅夫道：「道兄神智淸明，自然也不會聽錯了。」

飛虹羽士道：「好，既然索朋友不是在做夢，貧道也沒有聽錯，那麽請索朋友再說一遍，讓貧道聽聽，你方才說的是什麽？」

索毅夫道：「兄弟方才是說，要請道兄帮個忙，替兄弟去接宋少莊主幾招。」

飛虹羽士道：「索朋友這句話，不知怎麽想出來的？」

索毅夫道：「兄弟不用想，因爲這是命令。」

「命令？」

飛虹羽士幾乎懷疑自己的耳朵會聽錯了，望着索毅夫肅然的道：「你是命令貧道？」

「不錯！」索毅夫肅然道：「兄弟指派的是你。」

飛虹羽士道：「貧道憑什麽接受你的命令？」

索毅夫緩緩道：「道兄知道這是誰的命令嗎？」

飛虹羽士看他神色不假，心中更加疑惑，反問道：「這是誰的命令？」

索毅夫嘴角間露出一絲冷笑，忽然從懷中取出一根金色絲絡穿着的一方玉牌，在手掌心揚了揚。

飛虹羽士驟覩玉牌，不禁臉色陡變！

索毅夫似笑非笑的望着他，問道：「道兄一定認識這方玉符了？」

飛虹羽士當然認識，這是終南派歷代相傳的掌門玉符，見符如見掌門。

岳少俊眼看索毅夫拿出一塊玉牌，飛虹羽士就顯出了驚駭神色，忍不住問道：「不知姓索的手上，拿的是什麽玉牌？」

竺秋蘭低低的道：「自然是可以命令他的令牌了。」

飛虹羽士怔立當場，過了半晌，才說道：「終南派掌門玉符，怎會在你的手裏呢？」

索毅夫道：「兄弟玉符在手，是不是能命令你飛虹羽士？」

飛虹羽士道：「貧道先想知道本派玉符，怎會落到你手中的？」

索毅夫仰首冷嘿一聲，木無表情道：「兄弟聽說終南玉符歷代相傳，是掌門人的符信，掌門人縱未親臨，玉符至處，見符如見掌門，不知是否確實如此？」

飛虹羽士當然不能說他不對，只得哼道：「不錯。」

索毅夫嘿然笑道：「既然如此，道兄就不用問玉符怎會在我手中了。」

他這話，飛虹羽士無法反駁。

索毅夫深沉一笑，接着道：「玉符至處，見符如見掌門，兄弟指派你出戰宋少莊主，道兄怎不遵令行事？」

飛虹羽士面有難色，說道：「這……這……」

索毅夫臉色一沉，高擧玉牌，喝道：「陸飛鴻，你遲疑不前，那是故意違抗玉符了？」

違抗玉符，就是欺師滅祖的叛派大罪了！

飛虹羽士臉上神色不定，顯示他心中躊躇未定，口中又遲疑的道：「這……」

就在此時，竺秋蘭開口道：「陸道長，你受愚了。」

索毅夫回過頭來，冷笑道：「臭丫頭，妳又要多嘴了？」

竺秋蘭撇撇嘴道：「難道我不能說麽？哼，臭丫頭，你娘當年還不是臭丫頭長大的？」

索毅夫臉上忽然現出濃重殺氣，但一現即隱，嘿然道：「妳一再和老夫作對，老夫不會饒過妳的。」

竺秋蘭不屑的說道：「你少冒火氣，姑娘我如果怕事，也不會在江湖上走動的了。」

索毅夫道：「很好。」

說完這兩個字，就別過頭去，望着飛虹羽士冷冷說道：「陸飛鴻，你考慮好了沒有？」

竺秋蘭叫道：「陸道長，你當他手上的玉符，是眞的麽？」

索毅夫怒形於色，擧着玉符，說道：「這終南玉符，那裏假了？」

竺秋蘭道：「你假扮老爺子，不是我看出破綻來，他們不是都把你當成宋老爺子麽？你們僞造宋老爺子的親筆信，連宋少莊主，霍總管都分不出眞假來，像你們一向慣於作假，這終南玉符，還會是眞的麽？」

索毅夫冷森的道：「就憑這句話，妳就死定了。」

飛虹羽士突然敞笑一聲道：「好個匹夫，你敢愚弄陸道爺！」

刷的一聲，寒光飛閃，長劍出鞘，迅若驚虹，朝索毅夫握着玉符的手腕削去。

索毅夫右腕一縮，收回玉符，冷冷的道：「陸飛鴻，記着，違抗玉符，應受五刀分屍之刑！」

飛虹羽士厲聲道：「陸道爺先教你五劍分屍！」

說話聲中，搖腕發劍，一連刺出了五劍。

終南派的劍法，素以快速輕捷著稱，他這五劍，和宋文俊方才的五劍，又是不同！

他劍勢出手，就如五道飛虹，匹練繚繞，把敵人前後左右，一齊封死，然後五道飛虹，忽然化作漫天劍花。

劍花突然爆開，化作漫天劍雨，密集飄洒。

你被劍光束在中間，想躲也躲不開，飛虹羽士，原來他的外號，就是這樣得來的。

這五劍，當然是他的成名絕技了，但這五劍，依然沒有傷到狼山一狽索毅夫。

飛虹羽士幾乎不敢相信這是事實，自己已把他前後左右，一齊封死，區區數尺方圓，盡在「飛虹五劍」變化之中，還會傷不了他？

除非他不是人！

就在此時，但見門帘忽然掀開，大步

走進一個身穿黑袍的高大人影。

只要看他進來時的氣派，這人定然來頭不小！

只見他才一跨入屋中，就巨目一掃，洪喝一聲：「住手！」

這一聲洪喝，當眞聲若洪鐘，震得房內迴音嗡嗡作響！

飛虹羽士不知來的是誰，他五劍剛剛使完，立即收劍躍退。

狼山一狽脫出劍影，長長吁了口氣，笑說道：「幸好趙兄來得正好，若再遲上一步，兄弟身上，至少也要戳上五個窟窿了。」

這從門外走進來的黑袍人，正是黑虎神趙光斗，洪笑一聲道：「索兄好說。」

這時和遊龍劍客史傳鼎動手的青衣漢子，也引劍疾退，身形一幌，很快的從門帘縫中，閃了出去，身法恍如魅影！

禿頂神鵰孟達仁看得暗自驚異不止，忖道：「這是什麼身法？」

游龍劍客史傳鼎和那青衣漢子，激戰了三百餘合，武當絕藝，幾乎全使出來了，不但贏不了對方一招半式，甚至還被迫得手忙脚亂，肩頭、手肘等處，還被對方劍鋒劃割破了，

他從未受過這等挫折，心頭這份憤怒自不待言。

此時眼看青衣漢子忽然捨了自己，轉身朝門外退去，一時豈肯甘休，口中大喝一聲：「狂徒，你往那裏走？」

雙肩一幌，銜尾追了過去，黑虎神趙光斗喝一聲：「站住！」

揮手一掌，劈了過去。

他外號黑虎神，雲從龍，風從虎，他這一掌出手，果然虎然生風，一股凌厲強猛的潛力，宛如浪潮一般，朝史傳鼎身前湧了過去，

史傳鼎沒想到此人（他不認識黑虎神）一擊的威勢，竟有如此猛惡，一時化解不及，立即一提丹田眞氣，身子橫向左側飛開，才算讓開黑虎神的掌風，心頭怒不可遏，站定身子，雙目凝視，長劍一指，凜然地喝道：「你是什麼人，胆敢偷襲史某。」

黑虎神微哂道：「我是什麼人，你回去問問玉眞子，自會知道。」

史傳鼎瞋目喝道：「史某偏要你自己說出來。」

長劍一振，大有欺身直上之意。

狼山一狽含笑道：「史道兄乃是武當俊彥，怎的如此忍不住氣，趙兄不是和你動手來的？」

史傳鼎道：「他是幹什麼來的？」

黑虎神連正眼也沒看他一下，只是微哂道：「豎子少不更事，理他作甚？」

史傳鼎大喝一聲道：「你以為史某寶劍不利麼？」

禿頂神鵰孟達仁走上一步，勸道：「史道兄請且歇怒，咱們不妨聽一聽他的來意。」

無住大師合十道：「阿彌陀佛，孟兄說的極是，小不忍則亂大謀，且聽趙老施主如何說法，再作道理。」

史傳鼎礙看二人面子，快快的返劍入鞘。

霍萬淸看了黑虎神趙光斗一眼，嘿然說道：「索老哥方才曾說過送信的人，快要來了，這送信的人，大概就是趙老哥了吧？」

黑虎神轉身朝霍萬淸拱拱手道：「霍兄久違了。」

霍萬淸還禮道：「趙老哥久違了，趙老哥名動江湖，威震南北，一向從不服人，怎麼如今找到了一個主子？」

「哈哈……」

黑虎神仰首洪笑一聲道：「霍老哥三十年前，就被江湖上稱做金甲神，盛名不在兄弟之下，不是也當了天華山莊的總管麼？」

霍萬淸道：「兄弟追隨的是各大門派公推的盟主，武林大老，兄弟能執鞭隨鐙，已是兄弟之幸。」

「這就是了。」

黑虎神一手拂髯，說道：「良禽擇木而棲，兄弟和索兄追隨的主子，自然也是主宰天下武林的人物了。」

禿頂神鵰心中一動，暗道：「聽他口氣，果然有一夥人秘密結合，妄圖倡亂江湖了！」

心念一動，忍不住問道：「趙老哥的貴主人是誰，能否說出來聽聽？」

黑虎神道：「敝主人目前還不想公開身份，兄弟就無法奉告了。」

無住大師道：「貴主人僞造盟主信件，把老衲等人約來此地，必有見教，方才索老施主曾說，貴主人會另派一位送信之人，前來宣佈，此人若是趙老施主，那麼老衲等人就洗耳恭聽了。」

黑虎神洪笑一聲道：「大師言重，兄弟確是奉派敝主人之命，替諸位送信而來的……」

說話聲中，果然從大袖中，取出一個大紅封套，分給了無住大師（少林）、飛虹羽士陸飛鴻（終南）、甘玄通（八卦門）、禿頂神鵰孟達仁（六合門）、遊龍劍客史傳鼎（武當）和宋文俊等六人。

無住大師將封套接到手中，首先從封套抽出一張正楷請柬，上書：「來賓少林寺無住大師，請於臘月初八駕臨黃山擲鉢禪院。」

下面並無具名，只蓋了一個金色小印，赫然是：「武林盟主之鑑」六個篆文。

這印章，無住大師自然認識，正是昔年八大門派共鑄的盟主金印，用的盟主信物之章，但已有多年不曾使用了。

無住大師目光一抬，問道：「趙老施主分給老衲的這份請柬，不知臘月初八，在擲鉢禪院舉行的是什麼集會？」他這句話，正是大家想問之事。

黑虎神道：「大師見詢，兄弟只是替諸位送信，至於什麼集會，請柬上既未明說，兄弟抱歉得很，這就不知道了。」

說完，略一抱拳，說道：「兄弟信已送達，那就告辭了。」

一面回頭，說道：「索兄似乎也該走了。」

狼山一狽索毅夫連連點頭道：「是，是，兄弟也該走了，兄弟那就向各位告辭了……」

「慢點！」宋文俊喝道：「姓索的，你們劫持家父，現在何處？」

黑虎神拱手道：「少莊主放心，宋老



老爺子現在敝主人處作客，臘八擲鉢禪院之會，令尊自會與會，屆時少莊主不就可和令尊見面了麼？」

宋文俊說道：「我要你們立即領我前去。」

黑虎神道：「這個敝主人沒有交代，兄弟作不了主。」

宋文俊道：「那就連你一起留下。」

黑虎神洪笑一聲道：「就憑少莊主，只怕未必留得住兄弟。」

狼山一狽道：「兄弟那就要先走一步了。」

說完，聳聳雙肩，正待開溜。

霍萬淸大喝一聲道：「走得了麼？」

霍地跨上一步，五指箕張，朝索毅夫肩頭抓去。

他是鷹爪門高手，這一抓之勢，自然使出他從不輕施的獨門絕技「鷹爪擒龍」，一招之間，隱含九個變化，無論你如何閃躲，如何破解，都難以逃得出他鋼鉤般的五指之下。

那知就在他五指堪堪抓落之際，突然悶哼一聲，一個高大身軀，砰然往地上跌坐下去。

史傳鼎站立之處，就離門口不遠，覩狀來不及找劍，右手一圈，揮手拍出一掌，向索毅夫迎面擊去。

索毅夫苦笑道：「史大俠怎麼也難爲起兄弟來了？」

舉手輕輕一格，架開了史傳鼎的一掌，回頭道：「趙兄，你先請吧！」

黑虎神洪笑一聲道：「好，好，索兄是怕兄弟和他們衝突了。」

說罷，果然從容舉步，往門外行去。

宋文俊劍眉一剔，喝道：「你們沒有交代淸楚，就想走麼？」

長劍一挺，正待閃身截住。

索毅夫忙道：「少莊主有話慢慢好說呢。」

伸出兩個指頭，一下夾住了宋文俊的劍尖。

禿頂神鵰和史傳鼎立得最近，眼看史傳鼎一劍揮出，就站立不動，心中覺得奇怪，輕聲叫道：「史道兄，你怎麼了？」

史傳鼎依然凜立如故，一動不動，也沒有作聲。

索毅夫忽然陰森一笑道：「回孟大俠，史大俠只怕是被兄弟不小心，碰在穴道上了。」

禿頂神鵰冷冷一笑，伸手之間，拍出兩掌，但見史傳鼎瞪眼望看自己，不但依然無法開口說話，也不能轉動身軀，而且臉上似乎隱有痛苦之色！

心下不由一怔，回頭看去，跌坐下去的金甲神霍萬淸，也沒有站起來，宋文俊正在替他推宮過穴，似乎毫無效果。

無住大師走了過去，說道：「少莊主快請住手，霍老施主只怕是中了拂穴手法，不是推宮過穴所能解得開的。」

宋文俊抬目道：「不知大師是否能解開？」

無住大師微微點頭道：「老朽也只是猜想而已，拂穴手法，獨門奇特，老朽如何能解？」

禿頂神鵰逼上一步，朝狼山一狽厲聲道：「姓索的，你在他們身上，使了什麼手法？」

飛虹羽士，甘玄通二人，同時朝狼山一狽逼近過去。

索毅夫後退一步，說道：「大師說對了，兄弟使的正是拂穴手法。」

飛虹羽士冷聲道：「你以為拂穴手法，就無人能解麼？」

索毅夫道：「拂穴截脈，技雖小道，但各有獨門之秘，兄弟學的，旁人只怕無法解。」

飛虹羽士道：「貧道點你五陰絕脈，看你如何？」

索毅夫深沉一笑道：「那就只好拿兄弟一命，換他們兩條命了。」

無住大師道：「索施主之意，替他們解開穴道，是有條件的了？」

索毅夫道：「大師言重，兄弟解開二人穴道，並無條件，只要有大師一言就好了。」

無住大師道：「施主要貧衲說一句是什麼話呢？」

索毅夫道：「方才趙光斗替主人送來的請柬，諸位都收到了。」

無住大師道：「自然收到了。」

索毅夫道：「不知諸位，是否前去赴會？」

無住大師略作沉吟，說道：「請柬上印了盟主金印，不論眞假，八大門派既然收到這份請柬，自然要前去赴會的了。」

索毅夫長長吁了口氣，說道：「這就是了，宋老爺子是敝主人請去的，自然也會在擲鉢禪院，和諸位見面，兄弟假扮宋老爺子，只是奉命行事，諸位似乎沒有留難兄弟的必要了。」

禿頂神鵰冷哼一聲道：「你想大師答應放你？」

索毅夫道：「不錯，無住大師佛門高僧，一言九鼎，只要大師答應一聲，兄弟立即先替史大俠、霍總管解開穴道。」

無住大師望望衆人，說道：「諸位道兄，意下如何？」

索毅夫道：「史大俠、霍總管二位身中拂穴手法，全身血液，均已停止運行，如果十二個時辰不解，就會血脈僵曲，終身殘廢……」

竺秋蘭低低的道：「岳大哥，咱們沒有擲鉢禪院的請柬，向他要兩份才好。」

岳少俊道：「那請柬只有八大門派的人才有，咱們又不是八大門派中人。」

竺秋蘭道：「你沒聽狼山一狽說麼？宋老爺子也會與會，你自然要去，才能和他見面呀！」

說到這裏，不待岳少俊回答，叫道：「喂，索毅夫，我們沒有擲鉢禪院的請柬，你給我們弄兩份來，好不好？」

索毅夫道：「請柬是敝主人按照擬定的名單發出來的，而且你們也看到了，是黑虎神趙光斗親自送來，二位不在敝主人名單之中，兄弟也無能爲力。」

竺秋蘭道：「那我們就不同意放你走了。」

索毅夫深沉一哂道：「兄弟捏着史大俠、霍總管兩條性命，妳不同意，兄弟並不在乎。」

竺秋蘭氣道：「哼，你當我們不能把你留下麼？」

（未完・十二）

俠義傳奇故事

# 封神劫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李浪、香菱見花虎追出來，他將陳搏答應爲他找個官兒做，滿心歡喜，李浪、香菱雖然不想他做官，也不便阻止，只約定他在楓林渡相見，然後互相道別。花虎回古樹林山寨，携帶親信、老母妻兒，大隊人馬浩浩蕩蕩趕來皇城，行至峽谷，却被趙光義派去的親兵截殺，封了峽道，用大石塊、草火團將他們全部燒殺砸死，無一倖免。原來此擧是陳搏獻計，趙光義現在做了皇帝，爲了斬除南唐舊部，以免後患，只好採納陳搏之計，而花虎一介武夫，毫無策略，又不聽李浪的話，遺恨終生，李浪和香菱準備酒餚在楓林渡等候不見花虎來到，知有變故……

## 爲公道犧牲　不同流合污（續完）

那個副將又打了一個寒噤。「他們若是到峽道那兒一看……」

爲首的將領沒有再說什麽，只是將坐騎催快。

「他們會不會將賬算到我們頭上？」那個副將追前去。

「冤有頭，債有主，他們若是明白人，應該明白我們只是奉命行事，這個賬要算應該找陳搏算。」

「萬一……」

「我們只好認命了。」

×　　×　　×

未到峽道，李浪香菱遠遠已看見烟硝迷漫，不由自主將坐騎再催快。

堵塞峽道口的石塊仍然在燃燒，熱氣迫人，香菱李浪的坐騎希聿聿長嘶，不肯再奔前，二人也沒有強迫，到現在他們盡管焦急，精神還是很正常，不致於做出瘋狂的擧動來。

李浪第一個躍離坐騎，淩空落在峽壁上，劍與之同時出鞘，手足並用，一隻猿猴也似的往上攀去，香菱緊緊跟在他後面，動作也非常敏捷。

那麽陡峭的峽壁，平日他們只怕會望而却步，現在這一急之下，根本已忘了危險。

到了峽壁上，兩人已一身汗濕，周圍的空氣更是非常燠熱，可是他們却有一種如同墮進冰窖的感覺。

烟硝中他們仍然可以看清楚峽道下的情形，也無須太淸楚他們便可以猜測到是怎麽一回事。

李浪的動作由敏捷變得遲鈍，一寸寸的在峽壁上爬行，香菱緊跟在他後面，轉而在他身旁，抓住了他的手臂，他們的身子都在顫抖。

有生以來他們都沒有這一次這樣激動，還劍給陳搏離開太子府，香菱仍能够保持冷靜，目睹小周後被趙光義摧殘，李浪也仍然控制得住。

但現在，他們都激動得很，突然相擁着痛哭起來。

李浪的眼角已迸裂，淚中有血，香菱也是，他們相擁着痛哭，一直到聲嘶力竭才放開來。

「怎會這樣的……」李浪這句話出口，神態呆木，簡直就像是一個白痴。

香菱叫出來。「是方才那些官兵！」

「是他們？」李浪却搖頭。「怎會是他們？」

香菱詫異的望着李浪。「不是他們又是什麽人？要封鎖這條峽道……」

李浪喃喃道：「他們只是奉命行事，指使他們的才是罪魁禍首。」

香菱這才明白李浪說話的意思，接問道：「那你說又是什麽人指使他們？趙光義？」

不等李浪回答，香菱已叫起來。「一定是趙光義！」

李浪又搖頭。「怎會是趙光義？他皇帝也做了，要對付花虎，機會多的是。」

香菱道：「難道他不怕花虎他們進入皇城，將他殺兄奪位的秘密洩漏出去？」

李浪道：「這個人一向出了名是一個狂人，從來也不在乎別人怎樣說話，看違命侯府的事便已知道，燭影斧聲，皇城中也已經有消息傳開，又何嘗見他有什麽反應？」

香菱沉默了下去，李浪接道：「再說花虎與他一直都沒有任何接觸。」

「唯一與花虎有接觸的只是……陳搏！」香菱「師父」兩個字已到了咽喉，最後還是叫不了出口。

「只有他才在乎花虎的說話，花虎的官職必須由他保薦，以他一個這樣淸高的人怎會與一羣山賊扯上關係？雖然沒有人要他解釋，他却是不免担心要解釋，或者花虎將秘密洩漏影响他的形像。」

香菱有意無意的搖頭，李浪喃喃自語地接問：「除了他，是否還有其他人？」

「早該找一個官兵問問。」

「問他們他們也未必知道，要問淸楚只有問一個人。」

「陳搏——」

「以他的身份地位，若是當面問到，應該會給我一個淸楚明白。」

「然後你打算怎樣？」

「你不知道？」李浪反問。

香菱沒有直接回答，只是道：「我跟你一起去。」

李浪方要說什麽，香菱已接着說道：「反正我也是要走的，爲什麽不讓我跟着你？」

「這件事——」

「我也該負一部份責任的是不是？」

李浪只是問：「有什麽辦法或者理由可以令你不去？」

「沒有！」香菱斬釘截鐵的回答。「你準備在什麽時候採取行動？」

李浪仰首道：「封神後怎樣，跟一個神仙算賬似乎比跟一個凡人有意思。」

香菱道：「兩個凡人跟一個神仙算賬，不容易。」

「還是要算的。」李浪站起來，擁着香菱往山下走去。走得却是那麽緩慢。

兩人的心情事實非常沉重。

×　　×　　×

夜已深，李浪在客棧的房間輾轉反側，雖然知道明天將會有一塲生死鬥，必須好好的休息，讓身心都在最佳的狀態之中，可是只要一閉上眼睛，峽道中的慘狀便湧現心頭，耳邊彷彿還聽到他們的慘叫哀號。

香菱就在這時候推門走進來。

李浪沒有移動，仍然那個姿勢閉着眼睛，輕聲問：「你也睡不着？」

香菱沒有回答，將門掩上，李浪也沒有再說什麽，事實他也無話可說，不知道該說什麽，然後他聽到了一陣奇怪的聲響，接而感覺香菱走近來，坐在床沿上。

他忍不住張眼望過去，香菱赫然已全裸。

「你——」他一個字出口，香菱便撲在他身上，他不由自主的緊擁着香菱。

那剎那他們的心都跳得很厲害，他們的靈與慾也就在這一夜毫無保留的交融，到最後倦極而沉沉睡去。

這也許就是唯一能够令他們心情平靜的方法。

×　　×　　×

夜更深，陳搏仍然未入睡。

消息傳來，花虎一夥已葬身峽道，無一倖免，再沒有人能够影响他的淸譽，他大可以安心地去做神仙，可是他反而睡不着。

花虎一夥傾巢而出，男女老幼，無一倖免，官兵奉令行事，峽壁上毫無選擇的餘地。

這其中當然有許多無辜的性命，却都決定在他陳搏的一念，事情雖然會極度保密，良心的譴責在所難免。

犧牲這許多無辜的性命來達到目的也無疑有違天理，但事情既然已經成爲事實，無可挽救，就是良心譴責抑或天理循環怎樣報應他也只有接受。

一想到已經成爲事實，他心情反而平靜下來，但仍然未能安然入睡。

無論如何明天對他來說都是一個大日子。

×　　×　　×

封神的儀式非常隆重，神輿與參與儀式的人員無不是經過仔細挑選，儀式的程種以致服色也都是別開生面，另樹風格。

每一個細節都兼顧到，足以反映出趙光義的確是很重視這件事。

趙光義也帶領朝廷中所有文武官員參加儀式。

要就不做，一做就必須做到最好，盡善盡美，這是趙光義的原則。

封神是前所未有的事，也所以，趙光義以前所未有的形式來進行，任何人只要在塲都絕不會懷疑這是一個玩笑，懷疑陳

摶做神仙的資格。

神仙到底是怎樣子？當然每一個人都想知道，也就是這一點，已足以令萬人空巷。

陳摶也沒有令任何人失望，他的外形本來就與傳說中的神仙接近，再加上特別設計的服飾，盤膝坐在特別設計的神輿上，看來更就是隨時都會凌空飛去。

夾道看熱鬧的羣衆有些不由自主拜伏在地上，到後來，拜伏的人更多了，有些原是懷疑的也不由自主拜伏下去。

陳摶在神輿上眼蓋低垂，一副高不可攀的樣子，看似什麽都沒有看到，其實全都看在眼內，一種飄飄欲仙的感覺悠然而生，也眞有隨風飛往九霄天外的衝動。

到現在，他更加肯定沒有看錯人，趙光義的確是一個做大事的帝王之材，就是這件事已足以令他陳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儀式在莊嚴的氣氛中進行，原以爲這是個玩笑的人也不由收起笑臉。

陳摶到底有什麽本領被封爲神仙？這當然使陳摶的身份又增加了幾分神秘。

到儀式完畢返回皇城，已接近黃昏，大多數的人都已很疲倦，趙光義却仍然精神奕奕的親自將陳摶送到仙府。

那其實就是眞人府，只是牌匾已改爲仙府，趙光義已另外賜地建造，這陳摶倒不在乎，當然他也不會推却趙光義的一番好意。

神輿一直抬進仙府的內堂，然後所有人都退了出去，這是陳摶的意思，要齋戒三天，摒除所有的俗氣，到天上覆命。

有些人認爲這是陳摶故弄玄虛，却不敢肯定，連皇帝也如此敬重信服的神仙，他們就是仍然有懷疑，也不敢形於表面。

趙光義是最後退出的一個，有意無意問：「國師要不要朕留下一些人？」

陳摶道：「很簡單的事，不敢要皇上操心。」

趙光義點頭，在陳摶的恭送下離開了內堂，也如陳摶的指示，帶走所有人。

仙府大門關上後，整座仙府便只剩下三個人，一個是陳摶，還有兩個在大門關上後才出現。

是李浪香菱，他們左右在內堂門外出現，並肩一齊走進去，一直走到神輿的前面。

陳摶眼蓋低垂，一直到他們停下脚步才張開。「我應該怎樣說？」

李浪道：「你喜歡怎樣說，便怎樣說吧。」

陳摶道：「你們怎麽到現在才出現？要找我應該不是一件難事。」

李浪道：「我們需要充份的休息，也這才有充份的精神處理要做的事。」

陳摶笑笑。「無論如何我都很感激你們沒有在封神的過程中闖入。」

香菱道：「也許我們都不是那種不近人情的人，你老人家一心要做神仙，我們應該成全你的。」

陳摶點頭。「我現在已經是神仙。」

李浪道：「我不知道眞正的神仙是怎樣子，但在我的眼中你始終是一個人。」

陳摶笑道：「我當然不能夠強迫每一個人都同意，但能夠有大部份的人認可我已經很滿足。」

李浪道：「峽道的事是你的主意？」

陳摶反問：「難道還有其他人？」

李浪接着說道：「你可以用其他方法的。」

「對那些固執的人，我實在想不到更好的方法，你也知道他若是不能夠做官，一定會將秘密公諸天下。」

「那讓他做官就是了。」

「做官原是一件平常事，問題在他是一個山賊，這若是德昭的天下，根本可以不解釋，趙光義的却不能，何况古樹林一役，他們一夥傷害趙光義的人無數，那些人的後人親戚難免會懷恨在心。」

「在趙光義面前他們又怎敢放肆。」

李浪冷笑。「你只是担心因爲花虎他們令趙光義不悅。」

陳摶想想緩緩道：「能够不讓他添麻煩當然是最好。」

李浪道：「這最初你應該有一個决定的了。」

陳摶道：「我有的。」

「可是你仍然答應花虎……」

「若非如此他們又怎肯輕易上京。」

「想不到一個你這樣德高望重的活神仙是言而無信的卑鄙小人。」

「兵不厭詐——」

「應該說是爲求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

「我初投德昭，到德昭變成白痴便改投趙光義，你們應該很清楚我是怎樣的一個人。」

李浪香菱相顧一眼，再也說不出話來，陳摶目光一閃，接道：「到這個地步，說什麽也是無用。」

李浪香菱不能不同意，陳摶又道：「你們也不該到這兒來。」

「我們已來了。」李浪截住了陳摶的話。

「爲了討一個公道？」陳摶接問。

「說得難聽一點是算賬。」

「這個賬你們算得了？」

「算得也要算，不算得也要算。」李浪的態度很強硬，完全沒有妥協的餘地。

陳摶目光一轉，說道：「你們還很年輕。」

「所以我們還有到這兒來的勇氣。」

「我是說你們這樣年輕便死了實在太可惜。」陳摶揮手。「去，趁我還未改變主意之前離開。」

李浪沒有作聲，手却落在劍柄上，香菱的動作並沒有慢上多少。

陳摶看着他們，忽然笑起來，笑聲並不怎樣响亮，周圍的幔幕却彷彿被急風吹拂，不住的波動。

李浪突然道：「你內功怎樣高強我們早已知道。」

陳摶道：「知難而不退，不是聰明人所爲。」

「我們若是你口中的那種聰明人，根本就不會到來。」李浪冷笑接道：「以閣下一向行爭的爽快俐落，怎麽還有這許多的廢話？」

陳摶搖頭。「你們一定要我出手？」

李浪道：「你可以束手待斃。」

陳摶大笑，緩緩站起身子，衣衫內彷



彿有一股氣流在遊竄，不住的起伏作响，內功練到他這個地步的人的確絕無僅有。

香菱看在眼內，微喟：「浪，你我絕不是他的對手。」

「絕不是——」李浪也沒有忘記初見陳摶的情形，當時陳摶顯然並未盡全力，却已不是他所能够應付得來。

香菱接道：「我先出手，你看能否找到他的弱點，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李浪笑了。「我不是君子，他也未必能够再活十年，我們不也是早說好了？」

香菱點頭，拔劍出鞘，陳摶目光落在劍上，搖頭。「這柄劍不好。」

香菱道：「不好也是劍。」

陳摶道：「你們武功不如我，又不懂得選擇武器，這一戰不用戰也已分出勝負了。」

香菱道：「這一戰只有生死，沒有勝負。」

李浪的劍同時出鞘，指着陳摶：「拔劍——」

陳摶搖頭。「劍不是神仙用的。」

「你這個神仙只是凡人封的，既不能長生不老，也不能知道過去未來。」

「你們怎可以肯定我不能長生不老，不知道過去未來，又怎知道你們今夜會到來？」

李浪冷笑道：「你還知道什麽？」

「你們要活下去便得離開。」

「我們離開了又怎能够證實你的神機妙算？」李浪劍與人一動，移到另一個方位。

陳摶目光一閃，笑顧香菱。「好……你這個徒弟是眞的有意與我這個師父作對了。」

香菱沒有作聲，身形移動，轉到與李浪相反的方位，陳摶笑接道：「這地方按九宮八封方位建築，你們先佔生殺之門，應該就是先立於不死之地，必殺之境，佔盡上風的了。」

香菱道：「還是你平日指點，我才明白這生死的道理。」

陳摶歎了一口氣：「你天資聰敏，是一塊練武的好材料，可惜你沒有道根，對丹道完全提不起興趣，奇門遁甲之術只窺得門戶，不知道其中變化巧妙，否則你應該明白方位變化因人而異。」

香菱道：「我就是不相信你能够將方位變動，翻天覆地。」

陳摶淡然吟哦道：「須將死戶爲生戶，莫執生門號死門，若會殺機明反覆，始知害裏却生恩。」

香菱完全聽不明，李浪亦顯然一樣。

陳摶笑了笑，接道：「丹道以逆尅爲生，以順行爲死，故順生之機雖生猶死，逆尅之機雖死猶生，尅爲殺機，逆轉返生，萬物盈則必消，消爲殺機，虛則必息，息爲生機，陽虛於子，盈於午，一到卯中，生機不可遏抑，陰虛於午，盈於子，一到酉中，殺機不可遏抑，生中有殺，殺中有生——」

「你胡說什麽！」香菱聽得實在有些不耐煩。

「若能轉此生殺機，反掌之間災變福。」陳摶拈鬚微笑，胸懷成竹的。

李浪冷冷插口道：「我不知道這些生死變化，只知道拚命！」

陳摶搖頭。「跟你們這些凡夫俗子多說也無用。」目光再轉向香菱面上，「你們來得其實也不算太遲，只遲數十天，若在我未悟化無極的道理之前，你們最低限度還有一份的生機。」他雙袖接往後一攏，單一脚一轉，脚下便出現了一個圓圈。

香菱盯穩了陳摶，面色不由凝重起來，陳摶即時問道：「你應該還記得這個圈的。」

香菱尚未回答，陳摶已自道：「圈者圓也，以其無可形容，故用圈代其象，以其無首無尾，無方向，無上下，强名之爲無極爲道爲其中，乃太極之升，虛空無體之象，先天地而生者。」

香菱不由自主點頭，這番話那次陳摶已跟她說過，她却是無心細聽，記得並不清楚，現在再出陳摶之口，剎那間却又彷彿全都記起來。

陳摶接吟道：「五行未到，父母未生，眞空本體，清淨圓明，萬物歸原，只此一圈。」

李浪聽到這裏，若有所悟，不由自主輕「哦」一聲，陳摶目光即時一轉，目注李浪，道：「看來你的悟性比我這個徒兒更高。」

李浪沒有作聲，陳摶隨即作金鷄獨立，脚尖一旋，圓圈當中便多了一點，接問李浪：「以你看，這又是什麽？」

「一點——」李浪衝口而出。

「不錯，亦是太極之始，名爲太素，一之端，物之初，造物之起端，修仙曰丹頭，無極內始有一點靈光，謂之太極，生天生地生萬物之始，如果子之仁，得土則中，一點出而分二爿，二爿爲陰陽，既有陰陽，則生生不息。」

一面說陳摶的脚一面旋轉移動，那一點在他脚下化開，圓圈便變成了一個太極圓。

李浪脫口一聲：「好！」

陳摶接問香菱。「李浪口中的好之前，已出你口中，你若是看出現在我脚下這個圓圈變出來的太極與最初所見有何不同，才算本領。」

香菱道：「還不是太極？」

陳摶道：「想一想再說。」

香菱腦海中靈光一閃，道：「那一個太極比這一個要大上很多。」

「對——」陳摶接又問：「這大小又有何不同呢？」

香菱道：「大小還不是一樣。」

「不一樣，」陳摶笑了笑。「大太極必須將人困在太極圈內，小太極却是人與太極已快將混爲一體，敵人不用踏進圈內便已爲我所困。」

李浪忽然揷口道：「你仍然需要這個圈。」

陳摶深注李浪，緩緩道：「不錯，我仍然需要這個小圈，並未能够與太極眞正的混爲一體。」

李浪接道：「你給這個小圈子困看，我們却沒有，可以放開手脚。」

「你還是不明白。」陳摶搖頭。「這個小圈子就等於權力，沒有權力的人雖然逍遙自在，掌握權力的人却可以隨時要他們的命，這個小圈子又正如盔甲，人在其

中，先立於不敗之境，既然不敗，自然必勝。」

李浪冷冷道：「你還是圈子權力的奴隸，沒有這個心，相信你早已與太極合爲一體，登峯造極。」

陳摶歎了一口氣。「我悟出無極太極，原以爲很快便可以將這個圈子擺脫，到現在仍然不能，也可以說是天意。」

「要做一個有道之士，你以爲這麽容易？」

「一點私慾，前功盡廢，但是我已經這個年紀，能夠有這個成就已經是心滿意足。」

「你已是這個年紀，仍然念念不忘權力，爭名奪利？」李浪連聲冷笑。

陳摶道：「你應該知道，這種名利與一般的完全不同，千秋萬世，仍然會有人知道曾經有一個陳摶被封神仙，並賜華山，你以爲，那些人會怎樣想？」

不等李浪回答他便道：「他們只會想這個陳摶一定有仙緣，得到了什麽法力，說不定還眞的是上界神仙降世，遊戲人間，絕不會想到壞的方面。」

李浪聽着忍不住笑出來，這種笑並不難看出充滿了不屑與譏誚。

陳摶看在眼內，道：「你不是我，當然不會明白我的感受。」

「當然，我們也只是在乎現在，並無憧憬將來。」

「那是因爲你們並沒有留芳百世的本錢。」

「也所以我們只在乎現在的感受。」

「在你們的眼中我的所作所爲都是違背道義，都是不對的？」陳摶笑看問。

李浪冷截道：「對與不對不必再討論，自古以來強權就是眞理，只要你殺掉我們，非獨再無人爲花虎伸冤討公道，亦不會再有人來說你不是。」

陳摶點頭道：「好像你們這種人的確不多，與花虎有交情的除了你們，相信也不會再有其他的了。」

李浪道：「這你還等什麽？」

「等你們出手。」陳摶微笑。

李浪一怔，深深的吸了一口氣，人劍突然飛前，疾擊向陳摶，香菱身形同時展開，從相反的方向撲上，劍也同時全力擊出。

陳摶一個身子滴溜溜一轉，李浪香菱的劍一寸距離從他的身旁穿過，劍尖不偏不倚相撞在一起，「叮」的一聲，震得倒退開去。

他們的反應也相當敏捷，香菱左掌一揚，三枚暗器射出，李浪身子一轉，人劍就像是錐子般淩空一滾，陳摶若是追踪襲來，亦未必能夠襲到他身上。

陳摶却根本沒有動，仍立在太極中，左手一抹，那射向他的三枚暗器便飛進他手中，等到香菱李浪的身形停下，他才笑顧香菱道：「我若是你，面對一個這樣的高手，一定不肯施放暗器，那無疑是予對方可乘之機，這三枚暗器我若是把握時機反擊，你以爲有什麽結果？」

語聲一落，三枚暗器突然從他手中飛出，品字形射向香菱。

那三枚暗器都是菱形，在香菱手中射出，充份發揮菱形暗器的速度，可是在陳摶手中射出，却完全另一回事，非獨不快，而且慢得出奇，每一枚都在不停的轉動，就像是三枚風車。

香菱的目光也不能不算銳利的」，却竟然完全看不出那三枚暗器攻擊的方位。

李浪目光及處，人劍便要撲前，陳摶袖一拂，一股排山倒海的內力向他襲來。

他長劍連揮，將那股內力削開，人劍再迫前，那三枚暗器這時候已到了香菱身前，旋轉更急勁，寒氣迫人。

香菱已將披肩卸下，準備以披肩將暗器捲去，怎知那三枚暗器突然旁移，相撞在一起，落在地上，不由她又一怔。

陳摶與之同時一抬左手，一指正彈在李浪長劍的劍尖上，「叮」的將那柄劍彈得疾揚了起來，接一掌拍出，拍向李浪的空門。

香菱脫口一聲驚呼，李浪已然倒翻出去，劍勢在半空展開，整個人就像是一個所有尖刺都揚起來的刺蝟。

陳摶根本沒有追擊，仍然在太極內，笑顧香菱。「內力若是不好，暗器絕無可能那樣子飛出去，若是不能收發自如，根本就談不上判斷控制什麽。」

香菱冷冷說道：「你就是不說我們也知道你的內功高絕，已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

陳摶道：「你却是連暗器的勢子也看不出來。」一頓轉顧李浪。「你也是。」

李浪道：「我們早知道內力不如你，身手不如你，用不看你來說淸楚。」

陳摶道：「你們却還是要戰。」

李浪冷冷笑道：「人老了就是這樣，總有這許多說話，連你這個活神仙也不例外。」

陳摶道：「好個不知進退的娃兒。」

李浪的劍迅速刺到，一面咆哮助威，完全是不要命的招式，香菱同時從另一個方位出擊，也是捨命的撲擊，他們顯然早已決定這樣，不惜犧牲死在這裏的了。

陳摶當然看得出，歎息道：「弱強懸殊，弱的一方若是拚命便可以解決強的一方，那還有所謂強弱？」

說話間他在太極內揮洒自如，從容將李浪香菱的劍勢化解。

李浪香菱的劍勢無疑非常淩厲，可是招式變化完全在陳摶眼內，陳摶一看便知道破綻所在，一出手便擊在破綻的所在。

天下間也許眞有完美的招式，李浪香菱却還未練到這地步，要瞧出他們的招式變化却也不容易，相信就只有一個陳摶。

他們的招式在劍還未接近陳摶之前尚可以控制，一接近便根本施展不開，極其量施展到一半便被陳摶截斷。

他們却沒有氣餒，這一個劍勢被截斷，立即轉另一個，不住的轉變。

陳摶也沒有運消帶打，只是不住的化解，也沒有一次落空，都能夠正落在破綻所在，及時將來勢化開，動作看來又是那麽的瀟洒。

百多劍接下，陳摶仍然立在那個太極內，李浪香菱莫說將他退出太極外，甚至運他的衣袂也不能接觸到。

他們也可以說是高手中的高手，在陳摶面前，一身武功却竟然完全施展不開。

香菱還可以說是陳摶的弟子，一身武



功由陳摶那兒得來，陳摶自然知道其中的變化，但李浪武功自成一格，也習慣沙場上衝鋒陷陣，招式根本無路徑可尋，陳摶所以能夠找到他的破綻，唯一的解釋就是他的目光夠銳利，判斷夠準確。

陳摶也絕無疑問非獨已經領悟無極太極的道理，而且還能夠充份加以利用。

無極無首無尾無上下，也是說毫無破綻，他先立在不敗的境地，固若金湯，要攻他談何容易，那即使武功與他相若的人不明白其中道理也未必佔到便宜，何況李浪香菱二人的成功與他有一段距離。

他却是只守不攻，若是攻，是必亦能夠發揮無極的攻擊威力，無處不在。

李浪香菱急攻無效之下却非獨沒有恐懼，反而更憤怒，李浪一聲喝叱：「還手！」劍勢更淩厲。

陳摶大笑：「連要我還手你們也破不到，還說其他什麽？」

笑語間動作仍然是那麽從容，一一將李浪的劍勢化解，這一次香菱並沒有配合李浪的行動，手揮處，一條飛索射到了樑上鈎住，她的手一緊，隨即抓着飛索拔起來，半空中身形一翻，雙脚倒纏着飛索，也就頭下脚上，淩空揮劍攻擊陳摶。

借助飛索她非獨身形可以隨意變化，還能夠長時間留在半空中。

與之同時，李浪的攻勢更猛烈，人劍繞着陳摶從不同的方位撲擊，一心將陳摶困在當中，使他雙手應接不暇，以便香菱有可乘之機從上空突襲。

陳摶却根本就沒有移動的需要，依舊落在太極圈內，輕描淡寫的化解香菱李浪的功勢。

那剎那李浪却有一種已然將陳摶困住的感覺，當然是因爲他認爲與香菱這種配合突然而巧妙，絕不是陳摶應付得來。

那只是剎那，他隨即發覺他們這樣撲擊，一樣起不了作用。

陳摶還是從容將他們的攻勢化解，他們的劍幾次眼看便要刺在陳摶身上，不知怎的劍尖相撞在一起，攻勢也隨而消散。

香菱居高臨下，看得眞切，劍都是對準陳摶的腦袋刺下，却不知怎的，一刺下便失了準頭，無論他的劍多快，結果也一樣。

陳摶連接百十劍，才搖頭笑道：「這個時候你們仍然不能夠保持冷靜？」

「少廢話！」李浪暴喝揮劍。

「這不是廢話，」陳摶道：「你們若是冷靜一下便應該想到無論從那一個方向襲擊攻擊我，結果都一樣。」

香菱李浪一怔，不約而同脫口一聲：「無極——」

陳摶笑笑點頭：「我脚下這圈只是隨意畫來，你們却以爲無極就是這個圈。」

香菱李浪亦歎了一口氣，陳摶接道：「其實我應該以鷄蛋或者圓球，什麽來表示，我其實是立在一個圓球，一個鷄蛋的當中。」

香菱李浪的劍不由緩下來，陳摶又道：「我也已說過，圈者圓也，以其無可形容，故用圈代其象，以其無首無尾，無方向無上下，而無名，強名之爲無極爲道爲眞中，乃太極之先，虛空無體之象！」

語聲未落，香菱雙脚已一鬆，從飛索上落回地面，正好落在李浪身旁。

陳摶笑接道：「你們是不是還要試一試消耗我的內力，到我的內力耗盡才動手撲殺呢？」

李浪道：「我們比你年輕，氣力比你充沛，除非你先下殺手！」

陳摶道：「香菱一定不會說你這種話，也只有對內功完全不懂的人才會有這樣錯誤見解。」

李浪道：「你是要告訴我你的內功已練到生生不息，用之不盡的地步？」

陳摶道：「不錯，我不像你們，內力用一次少一次，能用不能收。」

李浪冷笑。「胡說八道。」

陳摶搖頭道：「夏蟲不可以語冰，對內功未窺門徑之徒，當然不明白內力能夠循環不息的道理，也不知道氣力並不同內力。」話說罷他一身衣衫又波動起來，彷彿有一股氣流在衣衫內不停的遊竄，循環不絕，突然右手一探，袖如圓筒般張開，一股森寒的氣流迫向李浪面門。

李浪劍一挑，擋在面門，那股氣流撞擊在他的劍上，一撞便消去，但突然又撞來，這却在李浪意料之外，立時被那股氣流撞出丈外。

陳摶沒有動，衣袖仍然圓筒般張開。

李浪身形方穩，那股氣流又湧來，顯然已因爲距離的關係減弱了很多，但仍然感覺到那股氣流的存在！他沒理會，一身衣衫獵然飛揚，在氣流過後才靜止下來。

陳摶的衣袖也這才收縮，傲然道：「這是內力，不是氣力。」

李浪沒有作聲，却難掩心中的驚駭、

陳摶接道：「你們的內力相信早已練到能夠在體內隨意運行。」

李浪歎息道：「內力在體外也能隨意運行，恕我見識少，還是第一次知道。」

陳摶微笑：「你承認見識少便成。」

李浪搖着頭接道：「憑你老人家這種內力修爲，江湖上那裏還有對手？」

陳摶道：「我知道你要說什麽，不錯，憑我武功內力已可以打遍天下，要做武林盟主江湖霸主什麽根本就易如反掌。」

「以你老人家之前的修爲，又有那一個不敬重三分？」香菱插口。

陳摶點頭。「不錯啊，只是你們又可曾想到江湖武林代代有盟主霸主，有那一個爲人所認識。」

香菱正要說什麽，陳摶已截道：「一個也沒有，即是武林道上，江湖道上的人也會日漸忘懷，何況一般的平民百姓。」

李浪無可奈何的道：「重文輕武，自古皆然，也是一個原因。」

陳摶道：「所以要千秋萬世都知道有我陳摶這個人，實在不能不如此這般。」

李浪道：「這其實對你並無好處，只是一個虛名，你無須——」

陳摶冷截道：「這件事若是一直都沒有指望倒還罷了，到這個地步，已經是欲罷不能。」

李浪說話已到了咽喉，陳摶已搶着道：「這件事我已經成功的了。」

李浪突然怔住在那裏，陳摶接道：「難道我現在走去對皇帝說我不要做神仙？君無戲言，尤其是這個時候，他更加少不得我這個神仙。」

香菱苦笑道：「浪，你怎麼了。」

李浪歎息。「我是可惜他這種武功成就，不知怎的竟然忘記了事情已經到這個地步。」

香菱歎了一口氣。「這的確是武林道的損失。」

「武林道根本沒有損失。」陳搏悠然道：「從現在開始，皇城內將會不停有種種的武林大會，我會讓天下武林都知道我陳搏的武功已登峯造極。」

香菱道：「相信他們都會將你施展的武功當做仙法，你已是一個神仙，並不是武林中人。」

陳搏想想道：「不要緊，反正我也無多大意思在武林道上揚名。」

李浪接道：「現在你只要將我們殺掉，便可以安心去做你的神仙。」

陳搏大搖其頭。「我可是從來未見過你們這樣固執的人，也罷——」

李浪香菱脚步移動，逐漸靠攏，陳搏接又道：「這一戰實在沒有意思。事情始終要有一個終結，你們堅決不肯走，便只有以死亡來終結。」

李浪道：「你或者我們？」

陳搏道：「當然是你們。」

李浪香菱相顧一眼，緩緩向前移動，以同一步伐向陳搏迫去。

陳搏拂袖一股內力湧出，李浪咆哮揮劍將之斬斷，第二股內力相繼湧至，亦被香菱的劍截去，他們配合得恰到好處，左一劍右一劍，交替斬截陳搏攻來的內力，脚步移動得雖然緩慢，但陳搏的距離已逐漸縮短，

陳搏當然明白他們的心意，也明白若是給他們貼近而成為短兵相接之勢，他手中無兵器，內力在近距離亦難以發揮最大的威力，武功距離便自然縮短。

他雖然還有必勝的信心，却是不願意打一場一般人所打的架，只因為他經已不是一個一般人，雖然沒有其他人在場，也不能放棄這種尊嚴。

何況這樣打架他並無經驗。

這之前他雖然還沒有被封為神仙，到底也是一代宗師，是一個武林高手。

李浪香菱也算得是武林高手中的高手了，現在他們却放棄武林高手的形象，陳搏雖然想不透，却不能不承認他們已擊中他的弱點。

他到底仍然未能夠與無極合為一體，若是已合為一體，根本就無須着重距離。

現在他仍然需要一個短距離來發揮無極的威力。

他終於移動脚步離開那個太極圈，但脚下再一動，第二個太極圈便出現，真氣提處，一身衣衫便獵然飛揚，虛空拍出了兩掌，立時滿堂幔幕波動，風聲呼嘯，

李浪香菱完全沒有理會，原勢向陳搏迫近，陳搏到底忍不住，冷笑道：「你們是武林高手，死也應該像武林高手。」

李浪道：「你雖然武功高強，道行高深，還是着相。」

陳搏道：「你們這算是什麼，平日學的是什麼？」

李浪道：「招式是給人看的，真正有用的招式是能够將對手擊倒的招式。」

「你們以為這樣便可以將我擊倒？我只不屑像街頭流氓般打架。」陳搏冷笑。

「我也無須用這種方式來擊殺你們。」

李浪道：「我們却只得這一個辦法，無論如何我們已成功將你迫出太極圈。」

陳搏一怔，大笑。「我不是仍然立在太極圈內？」

李浪淡然道：「你喜歡繼續玩這種太極圈遊戲，我們無力阻止。」

說話間他與香菱脚步不停，繼續迫向陳搏，由開始到現在他們的神態都是如此堅定。陳搏的身形再移動，脚下出現了第三個太極圈，突然一聲長嘯，凌空拔起來，一隻大蝙蝠般半空中一旋，周圍的幔幕同時飛捲。

李浪頭巾勁風中捲飛，頭髮披開，與香菱的一把秀髮不由自主飛揚在頭頂上。

陳搏隨即頭下脚上，一脚倒踏在樑下方，竟然就這樣倒懸在那裏。

這當然是內力與技巧的表現，沒有他如此的內力修為也不可能做得到，他接道：「我成全你們。」說到最後一個字他的脚才離開橫樑，凌空繞着李浪香菱飛舞。

李浪香菱細看才發現陳搏竟然是頭下脚上凌空倒畫着無極太極。

隨着他飛繞，堂內空氣也施轉起來，他每飛繞一次，空氣的旋轉便急激一次。

李浪香菱後背緊靠着，沒有動，他們知道追不上陳搏的身形，只有以靜制動。

他們當然也明白，以動制靜要比以靜制動容易，連陳搏也做不到，他們如何做得到？現在陳搏由靜變動，改守為攻，他們簡直就只有等死的份兒，但他們都沒有恐懼的感覺，在進來之前，他們已沒有準備活着離開。

他們也看出陳搏是借力使力，但能够將力發揮到這個地步，不由他們不佩服。

李浪忽然問香菱。「我們的武功有沒有可能練到這境界？」

「沒有。」香菱笑了。「他已經是神仙。」

李浪當然明白香菱是說陳搏的武功已練到了非凡脫俗的境界，歎息接道：「天資，機緣、耐性，缺一不可。」

香菱道：「我們還有的機會就是在他撲擊之際捨命反擊。」這句話出口她便知道說錯了，他們根本連這個機會也沒有。

周圍懸掛着的幔幕在陳搏旋轉同時獵獵飛舞，突然一下子全都脫出，漫天蓋地向香菱李浪湧來，李浪香菱實在意料之外，雙劍齊出，非獨削不開那些幔幕，反而被那些幔幕包裹起來。

陳搏也就在這時候撲擊，飛鶴般凌空落下，一掌拍在幔幕上。

裹在幔幕內，李浪香菱已完全失去了方向感，反應也變得遲鈍，何況向他們撲擊的又是這樣的一個高手？

陳搏只拍出一掌便退開，那一掌的聲勢却是雷霆般，整個大堂也為之震動。

幔幕裹着的一團在掌風下一沉，緊貼在地上，雪白的幔幕剎那變成血紅。

陳搏背轉身子，仰首上望，沒有看，他清楚自己的掌力。

這一掌拍出，便永絕後患，與之同時他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獨與寒意。

高處不勝寒，神仙的處境理當更甚。（續完）



# 擄殺奇案

·本文承自54頁·

這時何剛已竄到屋子的後面，弄了幾下，一推，現出一道暗門來。

阿英瞥了蕭原最後一眼，一閃身，閃沒入那道暗門中。

阿杰阿坤亦緊接閃了進去。何剛亦閃了進去，徐成是最後押尾的一個。

「徐朋友，你們還想殺趙世宗麼？」蕭原就在徐成閃進暗門時忽然扭轉頭問。

「當然要殺！」徐成煞停身形，咬牙切齒地道：「不殺他天理難容！」

「徐朋友，聽我勸一句，還是算了，速速遠走他方吧。」蕭原好意地勸道：「你們已殺了他們四人，可說已為你們三家的父母報了血仇，趙世宗雖然死不了，但也身受重傷，也算是對他的懲罰，何況我敢說自經過這一次之後，他已成驚弓之鳥，那種提心吊胆過日子的滋味只怕比死還難受！再說，你們只怕也未必有機會殺得了他，而且會很危險，所謂見好就收，凡事不要做得太絕，以免有傷天和。」

「砰砰砰」，外面已響起拍門聲。

徐成却沒有立刻走，想了一下，才道：「蕭朋友，多承指教開導，就留下趙世宗一命吧，但願日後還有再見的機會！」

「人生何處不相逢？」蕭原揮手道：「快走吧！」

徐成深看了蕭原一眼，這才閃入暗門內，暗門隨即關上，恢復了原來的樣子。

× × ×

「砰砰砰」拍門聲更響更急。

蕭原也才發現，屋內黯了很多，原來是枱上那盞油燈的燈芯快燒盡了。

「開門，快開門，媽的，再不開門，老子就破門而入！」外面有人大聲呼喝。

蕭原微笑了一下，又等了一會，才叫道：「你們是什麼人……」

「媽的，老子們是隊上的，你聾了麼？」外面有人喝罵。

「啊，原來是隊上的朋友，請等等，屋內太黑了，我這就來開門！」蕭原一口吹熄了油燈，故意磨蹭着，又踢翻了一條櫈子，撞到枱子上，弄出一些聲響來，走向前面。

「嘭」然一聲大響，前面那道大門被踢開了，搶進五六個持鎗漢子來，呼呼喝喝地衝向這邊來。

「站住別動！」為首那人在黑暗中一眼看到蕭原，立時身形橫閃舉鎗喝道。

蕭原自然不會莽動，停下來，而且舉高了雙手，鎮定地道：「各位弟兄，千萬別亂開鎗，是自己人。」

「媽的，自己人？你是誰？」為首那人兇巴巴地喝着，鎗咀對準了蕭原。

其餘幾名漢子亦是如臨大敵般，散開來，舉鎗指嚇着蕭原。

蕭原笑笑道：「弟兄們，別緊張，我是蕭原，你們的蔣隊長來了沒有？」

那幾名漢子聽了，愕了一下，為首那人失聲道：「蕭原，你是老蕭？」

蕭原笑應道：「呵呵，我現在認出來了，你是老王，是麼？」

為首那人指着蕭原的鎗立刻放了下來，同時直起身來道：「老蕭，果然是你，你怎會在這裏的？」

蕭原這才鬆了口氣，笑說道：「老王，我還不是和你們一樣，你們是上命所差，我是受聘於五大家，緝拿那幾名匪徒的，怎麼？你們是怎樣找到這裏的？」

這時已有一個漢子劃亮了一根洋火，彼此可以藉那瞬間的亮光，看清楚了對方的樣貌。

那老王正是偵緝隊的一名隊目，那幾個漢子是他的手下，蕭原與他也很熟。

「老蕭，實不相瞞，咱們是接到趙老闆的通報，說五大家已請了你這位名捕手偵查那帮匪徒，叫蔣隊長派人盯着你，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獲，果然，咱們的人在傍晚時見你走進巷子中，便一直暗中跟下去，後來見你被一個漢子用鎗指住……最後你被擊昏，被人抬進了這間屋子，那位弟兄便立刻回隊部報告，我便帶着兄弟們趕來了！」話才說完，忽然猛省地道：「老蕭，他們既然將你制服了，又怎會放了你，沒有對你怎樣的了？」

蕭原苦笑道：「這一點我也是想不通，或許他們見我查出了他們這裏的窩，一時驚恐之下，又怕我有同伴在附近守候着，驚慌急忙之下，也顧不了對我怎樣，便急急溜了也說不定，我醒來的時候，屋內已一個人也沒有，跟着便聽到你們在外面的拍門聲……」

「媽的，好奸猾的匪徒，來遲一步，就讓他們溜了！」老王顯然相信了蕭原的話，但仍然虛應故事地朝手下喝道：「弟兄們，四處搜一下看看！」

那幾名漢子應一聲，散開來，在屋子的各處搜查起來，當然發現了那道暗門。

蕭原估計徐成五人已走出很遠了，故此毫不緊張，但也裝模作樣上前去察看一番。

結果，老王認定徐成他們是由那道暗門溜掉的，立刻帶人從那道暗門追出去。

蕭原自然亦跟他們一起「行動」。

結果，還不是白跑一趟，那裏追得到徐成五人？

× × ×

蕭原自出道以來，還是第一次自動「請辭」，不再追查那宗綁票勒索殺人案，將那一千塊訂銀退還給五家的人。

這自不免對他的聲譽有損，但他却認為這是值得的。他不是一個為了錢，便昧着良心，什麼也做的人。畢竟，他是個富有同情心與正義心的人。

而徐成他們也真的沒再下手殺趙世宗，也不知遠走到什麼地方，再重新生活。

但趙世宗自經過那次大難不死後，便一直將自己鎖在一間密封的房間內，整天疑神疑鬼的，嚷着說有人要殺他，結果在半年後，他終於自己在房內上吊死了。

而五大家的那五位後人，始終弄不明白，那帮匪徒為何放了他們，却殺了他們的父親。

不過，他們都不是笨人，也隱隱感到這其中可能有內情，但已無從查究了，因為連唯一可以將內情說出來的趙世宗也死了。

至於那件案，也就在偵緝隊的偵查下，不了了之。（全文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 吸血蛇人

（續完）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巧施妙計，使阿強聽從他的指揮，並用假牙咬了蝴蝶一口，而使蝴蝶誤以為自己也已經中了蛇人的劇毒，而司馬洛也在此刻出現，蝴蝶為了能夠自己不死，不得不把所知道的秘密都說給司馬洛聽，司馬洛根據蝴蝶的告密，立即向一座荒島進軍，荒島上有一座科學研究的屋子，史勿夫果然就在裏面，司馬洛還看到史勿夫在懲罰反叛他的人，手段殘酷異常……忽然警鐘大响，司馬洛等人已經攻了進來，史勿夫倉忙欲逃，但是去路均被司馬洛帶來的手下所堵死，史勿夫無路可逃……

## 追根究底

史勿夫立即放槍，司馬洛躲在一副儀器後面，槍聲無效。跟着，側面的一個走廊門口忽然响了一聲槍响，史勿夫手中的槍飛走了。

蝴蝶在那個門口出現。

那二個科學家則早巳舉起了雙手。

史勿夫還想回身逃走，但是每一個門口都有黑衣人出現，他巳經無路可逃了。

「你！」史勿夫說：「蝴蝶！你也出賣我！」

「每一個人都出賣你，」蝴蝶說：「因為你對任何人都沒有道義！」

「史勿夫！」司馬洛說：「我不想浪費時間，我要得到治療的方法，快講！」

## 出奇制勝

史勿夫呆了一陣，然後臉上露出一個狡猾的微笑：「這個嘛，我們就得談談條件了！」

「沒有條件可談！」司馬洛說。

「你是在浪費你們的時間，」史勿夫說：「你們的時間不多了。我却有時間，所以我們最好快些談談條件！」

「我可以殺死你，」司馬洛說：「你這兩位科學家手下會合作的！」

「沒有用，」史勿夫說：「他們不及我知得多！」

「那你講出來！」蝴蝶一步一步上前，拔出腰間的蛙人刀子，你一定會講的，我可以把你的肉一片一片割下來，把筋一條一條挑斷！你知道我是怎樣一個人，難道你不怕我嗎？」

「不——不要！」史勿夫恐怖地對司馬洛求饒，「制止她！」他一面後退。

「讓她對付一下你也好！」司馬洛冷笑，手中的槍對着那一個科學家：「怎麼樣？治療的方法！你們誰先講出來，就可以得到優待！」

「照我們所知——」其中一個科學家囁嚅地說：「這是不能治療的！」

「是呀，」另一個科學家也說：「還沒有研究出來！」

「你一定要治好我！」蝴蝶咆哮地叫道。

史勿夫嚇得更快地跳後，但是巳經無可再退，他的背抵在那片玻璃牆上。

「蝴蝶，」司馬洛說：「你站開一點，讓我來表演一下槍法。」

蝴蝶到底是一個非常能幹的女人，她聽到司馬洛這樣講，就覺得司馬洛一定是有一個主意的，便站開一些。

司馬洛手上的卡賓槍連珠地响起來。

史勿夫嚇得三魂失去了七魄，兩手緊緊攬着身子，以為自己的身體會是給射得像蜂巢一樣了。然而司馬洛却不是射他的人，而是射那玻璃牆。槍彈把玻璃牆射得完全碎了，史勿夫的背亦失了扶持，就跌向後面。他想保持平衡，巳經來不及，尖叫着跌了下去。下面就是那一羣潰爛的人所在的地方，他們看見一個新的人跌下來，便又一湧而前，上面正在發生什麼，他們是並不知道的。而史勿夫連抵抗的機會也沒有，就給壓在人堆下面。

史勿夫在上面時是很權威的，但是到



了這下面來，就沒有分別了，那些潰爛的人都發狂地向他們紛紛亂咬。

史勿夫恐怖地尖叫着，後來，那些人又退開了。他巳經是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了。

但是當然，司馬洛這樣做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懲罰他，而是與對付蝴蝶的目的一樣。蝴蝶是明白的，不過她到了這個階段，還是不知道對付她的乃是司馬洛而不是史勿夫。

她站在高處的邊緣，對下面那縮作一團，正在傷心飲泣的史勿夫說：「現在，你也是需要治療了！你把治療的方法說出來吧，因為你自己的時間也不多了！」

「沒有——沒治療！」史勿夫飲泣着說：「還沒有治療的方法！」

「這個時間，你還在說謊？」蝴蝶吼叫道：「你是在拖！你想我先死掉！然後你才醫治自己！告訴你，這是行不通的！他們還有一個人會比我先死！」

「沒有治法！」史勿夫飲泣着說：「沒有治法！」

「把他弄上來！」司馬洛命令。

幾個黑衣人跳下去了，那些潰爛的人又開始要圍過來襲擊，然而這些人都是帶來了很多種武器的，現在他們就用一張大網一撒撒出去，把那些人罩住了。那些人被困在網內，擠作一團，掙扎着，却逃不出來。

就在這時候，史勿夫却也做了一件大出他們意料之外的事情，就是一跳跳起身來，飛身一撲，頭就撞在牆壁上。那些人也來不及制止，史勿夫頭破血流，倒在地上。

那些人連忙把他扶起。

「他要自殺！」蝴蝶叫道：「別讓他死！他不能死！」

「他還沒有死！」一個黑衣人說。

他們把史勿夫運了上來。史勿夫雖然是企圖撞牆自殺，不過撞得不够重，所以還未死去。

這裏是一座這樣的地方，等於一座醫學研究院，急救醫療的設備是當然有的，而司馬洛他們的人是巳經控制了這整座島了，所以史勿夫可以立即就被送去急救。

史勿夫所傷不重，很快就給救醒了，而當他一醒過來，他便又狂暴地掙扎起來，尖叫着：「讓我死！讓我死！」

「你是不能死的，」司馬洛說道：「你把治療的方法講出來，我們也會醫治你的！」

「沒有治法，」史勿夫哭叫着：「沒有治法！我們還沒有研究出來！」

司馬洛與蝴蝶交換了一個眼色。此時的蝴蝶臉如死灰，身子也變得軟軟似的，這是因為她也知道，史勿夫講的是眞話，史勿夫自己也巳身受其害了，還是說沒有治療的辦法，那就是沒有了，蝴蝶仍不知道自己是不會死的。

司馬洛說：「把他縛住，不要讓他亂動！」

史勿夫不但給縛在病床上，而且咀巴裏還塞了一件東西，使他不能咬斷自己的舌頭死去。也許，史勿夫此時才發覺，咬斷舌頭也是一個可以令自己死亡的辦法，不過到此時則是巳經太遲了。

司馬洛與蝴蝶出去，到了另一間房間。那二個科學家就是被看管在那裏了。也們顯得誠惶誠恐的。司馬洛對他們說：「現在你們的處境，你們也是明白的，也用不着我講，假如你們合作，對你們會有好處的！」

「我們知道，」其中一人囁嚅着說：「的確沒有治療的方法，我們一直在研究，都研究不出來。」

「有辦法使被咬的人的生命延長一些嗎？」司馬洛問。

「沒有辦法，四十八小時之後一定會死。」

「也許體質強的人能支持得久一些？」司馬洛問。

「沒有分別，這種菌準得像鐘一樣。咬人者反而沒有一定，被咬者則是一定準時而死的！」

「你們有企圖延長時間嗎？」司馬洛問。

「這當然就是我們的第一步企圖，」那個科學家說：「但是沒有用，我們毫無進展。培養一種新的細菌是容易的，殺死這種細菌亦是容易的，但是這種細菌在人的體內作怪，要把它們殺死而又不會把人也一並殺死，這却是一件非常之困難的事情了。」

「別跟我來這一套，」蝴蝶說：「我唸小學時都巳經明白了！」

「道理確是如此，」另一個科學家說：「我們在這裏作過許多實驗……」

「死過多少個人？」司馬洛問。

兩個科學家都不做聲了。司馬洛說：「你們還有其他人在這裏，問他們，也是大概可以數得出來的！」

「大約五十人。」其中一個科學家祇好承認。

「都是逃亡在海上漂流的難民，」另一個科學家說：「我們把這些人載回島上來，這些人反正也是難逃一死的了。」

他也許以為這樣就可以減輕他的罪狀，但是這使司馬洛更加反感，假如不是還要用這兩個人，他可能會親自開槍把他們殺掉的。司馬洛最不願意殺沒有抵抗的人，但這兩個人則是屬於例外，他們做這種事情，實在全無人性，死十次都不够。

司馬洛說：「五十個人，每一個人都是準時的？」

「是的。」二個科學家都同時回答。

「還有在那邊作試驗的，」蝴蝶說：「更數不出來了！」

「那些不是我們經手的，不過紀錄我們也有研究過，總之是遲死一些也沒有辦法！」

司馬洛揮揮手，叫道：「薛永！」

蝴蝶聽了這名字一震。

跟着，薛永就從門外進來了。

司馬洛是一個機靈的人，立即一手按住蝴蝶的槍，說：「現在你們都不是敵人了，何必動武呢？」

薛永微笑：「蝴蝶，我們現在是同病相憐了！」

「你——」蝴蝶愕愕地看着薛永，道：「你是不可能活着的呀！你應該早就死掉了！」

「世界上的事情偏偏就是這樣奇怪的

，」薛永說：「我就是沒有死！」

那二個科學家看着他，也大感詫異。其中一人說：「你就是薛永？你的事我們也知道，你應該是死了很久的！你不可能仍然活着！」

「除非你沒有被咬着！」蝴蝶說。

薛永拉開那黑色蛙人膠衣服胸前的拉鍊，在下面，他祇穿一條面積很小的泳褲，可以看到小腹上那幾個仍然在着的牙洞。他走到那二個科學家的面前。

二個科學家細細看着，都點點頭。

「沒有錯，你是給咬過的，但是，你怎麼可能沒有死呢？」

「我死了就不能站在這裏跟你們講話了，」薛永說。

「現在已經時間無多了，」司馬洛說：「他不死，一定有一個理由，你們是一直研究這件事情的，你們比我們的專家更熟手，你們現在就在他的身上來研究一下如何？」

「把我割開也不要緊，」薛永說：「我這性命是拾回來的，跟你們一樣，我也是不相信自己仍然可能活着。」

「我看——我們得先檢驗一下你的血液！」

「快點吧，」蝴蝶說：「要做就做！」她認爲自己也是時間不多。

「我們另有一個人亦是已經活過了四十八小時。」司馬洛說。

他所指的就是黃髯子，黃髯子仍然未死。

「我們不明白，」一個科學家說：「怎麼忽然之間會有兩個例外呢？」

「別多講了？」蝴蝶叫道：「快檢驗吧。」

那二個科學家雖然心驚胆顫，正在爲自己的將來命運而担心，不過他們亦是盡力去做，因爲知道這對他們的將來是會有幫助的。

司馬洛等人雖然在旁檢視着，但是因爲在這件事情上不是專家，所以沒有參加意見，有時，司馬洛也會出去用一用無綫電，與莫先生那邊的總部聯絡。」

那二個科學家爲薛永作了一番檢驗之後，都表示詫異，其中一人說：「眞奇怪，薛永先生的血液裏已經沒有了那種細菌，你們有給他用過什麼藥，或者他吃過什麼特別的東西嗎？」

「沒有，」薛永說：「我吃的都是我平時吃的東西，而我也沒有做過什麼特別的事情。」

「我不明白，」其中一個科學家迷惘地搖着頭道：「這是不可能的，除非你的體質是很特別很特別的，有天生的免疫能力。」

「假如是如此，」薛永說：「那這個玩笑就開得眞大了，要是我早知道，情形就會完全不同！」

「例外的還有一個，」司馬洛說：「黃髯子也是如此，我剛剛與我們那邊通話，他們也驗出黃髯子的血液裏已沒有了細菌，他們也不認爲黃髯子會死。」

「這——這是難以解釋的！」

「也許我可以解釋，」薛永說：「我一直在想，你們試驗的人，都是被咬一次的，有沒有被咬過了之後再咬？」

「沒有。」

「也許，關鍵就是在這裏，」薛永說：「以毒攻毒！」

那兩個科學家都呆在那裏了。

大家也是呆在那裏了。「以毒攻毒」，雖是一句中國人的成語，但是却是很合乎科學原則的，譬如防疫的，就是採用同一種病的病菌，經過培養之後，使成爲無毒，注射入人的體內，使人體產生了對付這種病菌的抗體，以後，染到了這種病的病菌時，就有備而戰，能够將之消滅了，這就是以毒攻毒的大致原理。」

「怎麼樣？」薛永問：「你們認爲有這個可能嗎？」

「很有可能，」一個科學家說：「這是一個我們從未試過的可能性。」

「一定就是這樣。」蝴蝶說。

「但是假如沒有經過實驗，」那科學家說：「這是不能够肯定的。」

「那麼快點進行實驗呀！」蝴蝶說。

「這個——我們是要用人的——」

「我就是，」蝴蝶說：「我給咬過一次，讓我給再咬一次吧。」

「不，」司馬洛連忙把她拉住，「不能够用你來作冒險！」因爲蝴蝶是實在沒有給咬過的，假如她給眞的咬一咬，那就不是以毒攻毒，而是無毒惹毒了。

「我不怕！」蝴蝶說：「我會有什麼損失呢？」

「我們現成手上有一個最佳的人選，」那科學家說：「剛剛給咬過了的！」

「史勿夫？」蝴蝶反對道：「不，不能便宜他！」

「不是史勿夫，」那科學家說：「在此之前，有一個反叛他的人給推下去咬過，作爲懲治。這個人，仍在那邊困着，接受觀察。」

「很好，」司馬洛說：「用他來試一下吧！」

那個人是正在極度惶恐之中，他當然不願再來一次。

不過，司馬洛等人對他解釋了這樣做的目的之後，他便願意了，因爲他也知道，自己反正是死定了。

有救他一命的可能性，那再做一次，也沒有所謂了。

於是，這個人又再度給推出了那個地方。

那些潰爛的蛇人又再度瘋狂似地圍過來咬他，這一次，這個人是全不抵抗，任由襲擊了。

那些蛇人退開了之後，他便爬回那個門口之內，那兩個科學家又立即爲他進行檢驗和觀察。

即使這個方法是有效的，也並不是一時之間就可以知道的，所以他們是需要時間的。

要用一些時間等一等，看看變化如何，才能够決定。

在等着的時候，最焦急的當然就是蝴蝶，但是司馬洛亦不能告訴她，她實在是沒有理由急的，因爲她根本就沒有這種危險。

在把那個人再推進蛇人窟之前，那兩個科學是已經抽出他的血液檢驗過了的，當他出來了之後，他們又每隔半個小時抽出他的血液來檢驗一次，與以前的比較一下。



在三個小時之後，那二個科學家已有所發現。

「這是有效的！」其中一人報告：「他體內的細菌正在顯著地減少。本來應該是一直增加的！」

「你們肯定嗎？」司馬洛問。

「眞正的原理我們還解釋不出來，」另一個科學家說：「細菌也是有性格的，種種不同，但這個人的細菌既然是正在顯著地減少，那就是他的身體能够抵抗了。我認爲這個人是會活下去的！」

「那麼！」司馬洛說：「咬人者又可以用同樣原理去醫治嗎？我們還有一個咬人者需要救的！」

「讓我下去給他們咬！」蝴蝶說：「我已經沒有時間了，我得趕快！」

蝴蝶是那麼急，假如司馬洛不是及時把她一手拉住，她可能已經跑了出去，而跳進了那蛇人窟了。

司馬洛她把拉出了實驗室之外，說：「你別亂來好不好？」

「你眞會講話！」蝴蝶說：「不是你的性命，你當然不急了。」

「我也是爲你設想而已，」司馬洛說：「我是在想，假如你跳進那些蛇人裏，給他們咬了，未必就是有效的，因爲你最先不是給他們咬的。」

「這也有分別嗎？」蝴蝶問。

「我不知道有沒有，」司馬洛說：「即使問那兩個科學家，他們亦是不能够有肯定回答的，」其實他是怕一問之下他們可能說出蝴蝶根本沒有被咬。

「那我又得再找阿強了？」蝴蝶說：「但是我已經沒有時間了。」

「你有時間，」司馬洛說：「我已經把阿強空運來了，你要這樣的話，還是用阿強比較安全一些。」

「好，」蝴蝶說：「快帶我去！」

司馬洛把她領到一間房間，果然看見阿強等在裏面，司馬洛低聲對蝴蝶說：「你得明白，阿強現在還沒有到後期，他是不會隨便咬人的，牙齒也不會隨便露出來，他必須受到刺激。」

「什麼刺激？」蝴蝶問。

「就是像上一次那樣！」司馬洛說：「你與他睡覺，因此你不能够對他兇，他已經很怕你了，你知道，一個男人在害怕的時候，有些事情是做不到的！」

「我會做的了。」蝴蝶說。

「還有，」司馬洛說：「在事後，你也千萬不要亂來，假如你把他弄死了，對你沒有好處，說不定你以後是還需要用他的！」

蝴蝶咬着咀唇。她顯然本來是打算把阿強懲戒一番的，因爲她本身就不是一個善男信女，假如司馬洛不是先此聲明，她眞可能在事後把阿強殺掉了。

「你要爲自己的性命着想，」司馬洛說：「對他好一些不要問長問短，使他精神緊張，而且，他到底亦是受人利用的，他也不是存心害你，他自己也不想死的，我亦對他講過了，他要救自己，必須如此與你再來一次，其實我並沒有把握救他，假如你講話太多，揭穿了，那事情就難辦了。」

「好吧，」蝴蝶點了點頭：「我會做了！」

其實司馬洛是怕蝴蝶向阿強多問問題的話，這個騙局就會穿了出去，而另一方面，他亦已經向阿強面授機宜，教了阿強應該怎樣做了，阿強祇要再用一次上次那種糖果製的假牙，就可以了事。

蝴蝶進入房中，關上了門。

本來在這種情形之下叫一個男人做這種事情，是不易做到的，不過阿強這個人，在這件事情上是幾乎職業化的，因此他可以做到。

司馬洛離開了門口，回到那兩個科學家那裏去，蝴蝶那邊的情形，已有人從閉路電視機暗中察看了。

在半小時之後，蝴蝶又出現了，她的「治療」已經完畢了，阿強亦給隔開了。

「怎麼樣？」蝴蝶問：「你們這裏又研究成如何了？」

「很好，」其中一個科學家說：「現在我們是百份之九十肯定了。細菌一次比一次少。」

「那你們替我檢驗一下！」蝴蝶說。

那二個科學家也替她抽血檢驗。本來，蝴蝶的血中是不可能驗出什麼的，但是司馬洛對這一個科學家已作了一番指出，他們驗不出什麼，也是當驗出了。

他們依着司馬洛的命令，演起戲來。最初「驗出」蝴蝶的血內有不少細菌，一小時之後，細菌已經減少了，再半小時之後，她的細菌又「顯著地減少」。

「我看，」其中一個科學家說：「你是沒有危險了！」

「謝謝天！」蝴蝶說。

「你躺在床上休息一下吧，」司馬洛說：「你還需要接受更詳細的觀察的！」

到了這個地步，蝴蝶雖然已經「治好了」，但她又變回階下囚了，司馬洛還是要她供出她以前的一切罪行，以及一切有關人物的。蝴蝶給隔離在另一間房間裏。

另一方面，那個被推進蛇人窟去接受懲罰的人，則是已經差不多完全痊癒了。

沒有錯，這個以毒攻毒的方法是可行的。也因此，薛永與黃髯子，都可以肯定是沒有危險的了。

剩下來的祇有伊桃，就是那個咬黃髯子的女人。

× × ×

伊桃說道：「我又怎樣呢？我還是要死嗎？」

「我看你也是不會死的，」莫先生說：「那邊的科學家正在同樣原理研究治療咬人者！」

「怎樣治療呢？」伊桃問。

「把被咬者的帶菌血液注射回咬人者的體內，」莫先生說：「在那邊，他們已經在那些潰爛的蛇人身上試驗了。這些人相信是很難救回了，因爲他們已經受毒太深，但你不是後期，在他們的身上，注入了帶菌的血液之後，症狀的惡化已明顯地慢下來，因此在你的身上應該會有更滿意的效果。現在，你就接受注射！」

「注射什麼？」伊桃問。

「注射先前從黃髯子身上抽出來的那些帶菌的血液！」莫先生說。

那些血液，他們是還留着的，仍然在研究之中。

「那還等什麼呢?」伊桃說。

「當然，」莫先生說：「我也是要先得到你的同意的呀！」

「現在還有什麼我會不同意的?」伊桃說：「你就是要割下我一條腿子，我也是同意了！」

× × ×

還有一個人未曾着手治療的，那就是史勿夫。

「要救你，」司馬洛說：「恐怕沒有那麼容易了！」

「你——你不會就這樣讓我死掉的！」史勿夫哀鳴地道：「你不會做這種事情的！」

「對你，我是會的，」司馬洛說：「事實上，就這樣讓你死掉，還是太便宜了！最好就是讓你成爲咬人者，好像下面那些人一樣，全身潰爛，慢慢地死去！」

「你不會這樣的！」史勿夫說：「放我下去！求你放我下去讓他們咬一咬！」

史勿夫是最容易相信這個治法有效的人，因爲他是一直監督着這個研究的。

司馬洛吃吃笑着：「這樣做也可以，但是要有條件！」

「什麼條件我都答應！」史勿夫說：「你講好了。」

「我要知道你做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麼。」司馬洛說。史勿夫又立即閉上嘴巴了。

「你是在浪費你自己的時間吧了！」司馬洛提醒他。

「這是爲了製造混亂！」史勿夫說：「我們特別選那個戰亂的地方做實驗，這樣，就每一個插手戰事的國家都有實行細菌戰爭的嫌疑了。」

「唔，」司馬洛說：「不出我之所料。但是，幕後主使人是誰呢?我知道你也祇是一個代行人吧了！」

到了這個地步，史勿夫果然也沒有隱瞞下去的需要了。

史勿夫說：「他們是黑十字組織。」

「哦，原來是他們！」司馬洛點了點頭。

這個組織，他是聽過的，而這個名號也改得相當達意。黑色與紅色相反，黑十字，也是與紅十字相反，那即是說他們做的事情，與紅十字會是剛剛相反的。假如你明白紅十字會做的是什麼工作，那你大概也不會不明白黑十字幹的是什麼了，黑十字是一個龐大的國際性組織，與赤軍等齊名，也許比他們更加厲害。

爲什麼他們專做恐怖事件呢?有些消息來源說是一些世界性的大財團在背後支持的，這些事情可以使國際關係惡化，亦會大大影响國際的經濟走勢，假如預知會發生什麼事情，就可以發大財了，這些人的後台太大，很難調查，即使組織大如莫先生的組織，也是不容易對付。

「好了，」史勿夫說：「你快醫治我吧！」

「再對我多講一些，」司馬洛說：「關於這黑十字的內幕，我很感興趣！」

「你先醫治我呀！」史勿夫說：「不然，我也許不够時間講了。」

「很好。」司馬洛揮揮手。

於是，史勿夫被帶走了，他與那個他懲罰的人一樣，給放出那個門口，到了蛇人窟中。

司馬洛與薛永在上面看着，薛永說：「這也許是一個錯誤，把他醫治好了，他又不肯說什麼了。」

司馬洛微笑：「姑且看下去，看看是否如此吧。」

在下面，史勿夫又給那些蛇人圍住了，這一次他則是自願受咬的，幾乎認爲這是一件極樂之事。跟着，他又再給拖回那個門內，放進了病房中。

兩個科學家替他洗抹傷口。

司馬洛說：「好了，你現在有時間講了。」

「講什麼?」史勿夫問。

「關於黑十字的內幕。」司馬洛說。

「我什麼都不知道，」史勿夫說：「我剛才不是已經全部都對你講了嗎?」

司馬洛與薛永交換了一個眼色，這件事情果然不出薛永所料。史勿夫得救了之後，就不合作了。

司馬洛對其中一個科學家說：「假如把他再推下去給那些蛇人一咬，會發生什麼呢?」

「我不知道，」那科學家說：「這事還沒有試過！」

史勿夫又開始恐怖地睜大了眼睛。

「用他試一試也不要緊。」司馬洛指指史勿夫說：「這個人，反正是可以犧牲的！」

「不！」史勿夫尖叫起來：「不要這樣！」因爲他也明白，以毒攻毒，不一定是次次有效的，再來一次，後果如何，就實在難講了。

但是司馬洛不管他，對薛永揮揮手，薛永就把史勿夫整個提了起來，捉出病房外，史勿夫拚命掙扎，但他不是一個有能力動武的人，體力與薛永相差太遠了。他就像是一隻鷄似的給薛永捉了出去，到了那蛇人窟的邊緣，這裏玻璃牆已破了，上一次，他就是從這裏跌下去的。

他狂叫着拚命掙扎，薛永仍是把他提着，他的掙扎完全無效，薛永祇要一發力，就可以把他推下去了。

「現在如何了?」薛永問那跟着來了的司馬洛。

「還有一個最後機會，」司馬洛說：「假如他肯合作，那就放他一馬吧！」

「把我放下來，」史勿夫叫道：「我講！我講！先把我放下來！」那些蛇人已經走了過來，齊集在下面，等着他跌下去。史勿夫知道他鬥不過的，這一次再跌下去，即使事後司馬洛不忍心不醫治他，却也未必能治好了。

他未必能够再有一個機會。

所以沒有辦法，史勿夫就祇好開口了。薛永也不把他帶到房內，而祇是把他按在那蛇人窟的邊緣，保持着威脅性。假如史勿夫講得不滿意，隨時可能被推下去。

史勿夫對司馬洛倒沒有顧忌，他怕的乃是薛永，薛永乃是一個殺手，而且又是曾經爲他所害的，薛永要殺他，隨時可以做到，薛永是不必顧全大局的。

於是，史勿夫就好像一隻小鳥唱歌似



的，知道什麼就講什麼，而司馬洛亦間中會提出一些問題，史勿夫所講的，並不是司馬洛完全不熟悉的事情，司馬洛亦是略有所知的，因此史勿夫是不是胡說八道，司馬洛亦是知道的。

而司馬洛已準備好了一副錄音機在旁邊，把史勿夫所講的全部都錄了下來。

史勿夫眞的不願意再以身試毒，不停地講，講得嘴巴也乾得很，司馬洛幾次叫人拿水來給他喝。

後來，反覆盤問，相信史勿夫眞的是再也沒有什麼可以招供的了，薛永才放了他。

史勿夫舒了一口氣，不過仍然有些疑慮，戰戰兢兢着說：「你……你不會再把我推下去吧?」

「不會了，」司馬洛說：「你很有用。現在，我要計劃如何去對付這個黑十字了！」

「但是我——我也該檢驗一下了！」史勿夫說，這時已經是幾個鐘頭之後。

「對了，」司馬洛說，「你先進去檢驗！」

史勿夫又由那兩個科學家爲他抽血檢驗。那兩個人已忙得快要倒下來了，但是沒有辦法不幹下去，因爲這研究是很重要的，好幾個人的性命都要靠這研究。

他們驗出史勿夫的血液中的細菌有顯著的減少。史勿夫是最新被咬的，他也是痊癒得最快。

史勿夫給關起來，繼續接受觀察。

這裏雖然是一座遠離人烟的荒島，但是醫院的設備島上差不多都有，所以史勿夫也不必移往別處去，一切研究工作，都在這裏進行，而且還是以這裏爲中心。

司馬洛與薛永一起在放着那副史勿夫的口供的錄音帶，研究着。這錄音帶，莫先生那邊亦有一份，無疑地也是正在研究着了。薛永其實也是無所事事，所以跟着司馬洛一起而已。他已經聽過史勿夫第一次招供，所以讓他再聽也是無所謂的，而且他在這件事情上有相當的功勞，在這裏已不是囚徒身份，然而他又似乎是不便提出離開的。

後來，司馬洛把錄音機關掉了，沉默着，若有所思。

薛永柔聲地說：「你需要我的帮助。這件事情，祇有我能够解決！」

「什麼?」司馬洛愕然看着他。

「你不能證明什麼，」薛永說：「史勿夫所講的話，你雖然知道是眞的，但那仍然不算是證據，你要憑證據去抓人，那恐怕很難了。」

「我們通常也不是憑着證據去抓人的，」司馬洛說道：「我們這個組識所辦的，通常乃是一些知道了而不能證明的事情呀。」

「那就好辦了！」薛永說，「有些人，就是殺掉最好，所以你需要的是一個殺手，別忘記，我就是一個殺手！」

司馬洛看着他。

「你不信任我嗎?」薛永問。

「不是，」司馬洛說，「不過，你先得明白，這會是一個很危險的任務！」

「我本來就不怕危險，」薛永說：「拾回了性命之後，我更不怕了。你不知道我是多麼輕鬆。你想找個眞正不怕死的人，這個人就是我！」

司馬洛祇是看着他。

薛永聳聳肩：「這祇是一個提提議吧了。你可以考慮清楚的！不過要就最好快些，趁史勿夫的事他們還未知道！」

「很好，」司馬洛說：「我與你一起去！」

× × ×

黑十字組織的主持人是一個中東及歐洲混血兒卡漢。卡漢這個人，莫先生的組織也知道他的名字，而且事實上是久仰大名的，但是祇知道名字，而不能够找到人，這是沒有用處的，這個人神出鬼沒，莫先生的組織也已經找了他很久。

史勿夫的口供，有用的地方就是在於讓司馬洛知道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卡漢。而正如薛永所謂，他們必須要快，否則，卡漢知道史勿夫失手了，人就會失踪，找不到他了。

幸而卡漢不能够直接與島上的史勿夫聯絡，史勿夫通常是要到城市中去等卡漢的長途電話，向卡漢報告工作成績的。史勿夫做這件事情，他主要乃是爲了錢。卡漢那方面是供應他很可觀的經費的。

依照史勿夫所知，卡漢現時是正在R市。

假如是卡漢自己告訴史勿夫的話，這個消息來臨就會不大可靠。但是卡漢這個所在，是史勿夫憑自己的古怪消息來源而知道的，史勿夫知道，而卡漢不知道他知道，這就是比較可靠了。

卡漢在R市有一個女人。

也許，這是天下男人的弱點，他們總是要有一個固定的女人的，不論如何秘密，亦是會有些人知道。史勿夫就是知道卡漢有這個女人。

這個女人，在外表上是一個上流社會的名女人，拍過一些電影，交際的男人很多，因此假如說是有一個男人把她收起來的話，是不容易有人相信的。

事實上則的確是有卡漢把這個女人收了起來。

這個女人叫羅拉，她活躍於交際場中，祇是一種掩護作用，表面上她是有許多男朋友的，然而眞正能够登堂入室，與她上床的，就祇有卡漢一個人。她日常的花費以及交際，都是卡漢在背後支持的。

卡漢間中就會出埗一次，而他是唯一能成功地與她上床的男人。自然，她也不會公開宣佈，這個就是能够與她上床的男人。他們之間的不尋常關係，就是如此這般維持着。這就是卡漢的愛情生活了。

司馬洛與薛永到達R市的時候，卡漢並不在羅拉的家中。司馬洛與薛永用了一種最古老的行騙方法賺門入屋。他們的方法就是在樓梯間把羅拉家中的電綫剪斷了，再到羅拉的家去按門鈴說他們是來檢查電燈綫的。

羅拉自然馬上向他們投訴電源截斷了供應這件事。

薛永說：「怪不得有人投訴這裏的電流供應有些不妥，我們可以進來檢查一下嗎?」

羅拉自然不反對。司馬洛與薛永入屋，把電綫檢查了一遍之後，薛永再出去把

電綫駁回去，於是，羅拉的家便恢復有電了。

司馬洛與薛永再檢查了一次，便走了。而在走之前，他們在羅拉的睡房中及客廳中的暗處留下了一隻無綫電偷聽器。

羅拉不是那種人，不會發現這隻偷聽器的存在，而當卡漢來到的時候，她亦已經忘記了提起有這件事情了。即使她記得，她亦是不會對卡漢提起的，因爲這也不是一件什麼大事，不值得大驚小怪，卡漢是來享受的，她才不會用這些小事去麻煩卡漢。

如此，司馬洛與薛永用無綫電通過偷聽器偷聽着，就可以知道卡漢有沒有來，而不必監視着羅拉的人或屋子。

不必監視，這是很重要的。卡漢會是一個機警而多疑的人，他是可能看出有沒有人監視着這屋子的。假如當他來到的時候，他發現屋子受到了監視，他就不會與羅拉見面，而會走掉，也許不會回來了。

即使他本事到可以發現屋中裝上了偷聽器，那時他已經來了。

就是這樣，司馬洛與薛永已經佈下了天羅地網，等待卡漢出現，而在等了兩天之後，卡漢就來了，他們可以通過無綫電而聽到屋子的一切聲音，因此他們可以聽到卡漢來了，可以聽到卡漢與羅拉幽會，而且也可以聽到卡漢事後在羅拉的房中睡覺。

卡漢的人雖然已經睡了，他的「靈魂」却還是醒着，他這靈靈就是他的保鏢。

就是連羅拉也都從來不知道卡漢有這個保鏢。

這個保鏢從來不與卡漢一齊公開出現，也從未進入過羅拉的屋子，他祇是在外面的一間屋子的頂上監視着一切。這本來是一個很穩當的方法，但是很可惜，他們是遲來的，而司馬洛他們則是早已來的。

這個保鏢看司馬洛出現在下面的夜街上，馬上就覺得此人形跡可疑，因爲司馬洛在那裏徘徊着，又不時抬頭望上面的窗子，而司馬洛所望的，就是羅拉的窗子。

這個保鏢的槍拔出來，槍咀上裝上了滅音器，瞄準着下面的司馬洛，眼睛偶然亦會離開槍的望遠瞄準鏡，而望望周圍，看看有沒有其他可疑的人。

但他仍然百密一疏，就是沒有望後面。而薛永就是來自後面。不過，薛永也不是出現，祇是在天台門口之內的黑暗中放槍。也是透過滅音器開的槍。「噗！噗！噗！噗！」一連四槍，這個保鏢就倒了下來，槍也差點丟到街上，不過由於他還想還擊，所以把槍拉回了天台之內。

不過他就祇是成功了這一點，跟着就不能幹什麼，因爲他已經死去了。

薛永也是一個殺手，當他開槍時，他就會射得很準。他不是逞英雄的人，不會在這個時間來逞英雄，譬如走過去把這個保鏢制服生擒活捉之類。這對自己是很危險的，而目前沒有必要如此做，他就不如此做了。卡漢的保鏢也決不會是什麼好東西，假如他不是有殺過許多人的「成續」，他也不能成爲卡漢的保鏢。

而薛永由於是一個一流的殺手，他做起事來也很小心。他本來已經佔了很大的優勢，但是他仍然不因爲自己佔了優勢就放心，他還是再放了一槍，這一槍射中了那個保鏢最接近那把槍的手。

這也沒有引起什麼反應，但那隻手則已經壞了。假如那個保鏢是正在裝死的話，他的假裝也是多餘的，因爲這隻握槍的手是不能再用了。

這時，薛永才踏出去，而走到那個保鏢的身邊，用脚把他挑翻，而槍咀跟着他的頭部的滾動而動，以便能够在必要時在他的頭上再放一槍。

不過已經不必了，他看出這個保鏢是已經死掉了，而他低下頭來看清楚，亦證實了這一點。

這時，薛永就取出袋裏的一隻無綫電通話器，對裏面說：「行了，我已經解決了他！」

他是對司馬洛講的，司馬洛在街上是吸引那個保鏢的視綫，而讓薛永更有機會從後面偷襲，這個計劃已經成功了。

薛永收好了槍，走叵樓下去。

下一步，他們就是對付那個在屋子裏面，已經沒有了保鏢的卡漢。這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爲卡漢是一個非等閒人，他雖然沒有了保鏢，自己也並不一定就是沒有自衞能力的。

所以，司馬洛他們還是要很小心的行事。

司馬洛與薛永由於是比卡漢先到的，所以他們已經在許多地方做好手脚，卡漢亦不知道，比如說，他們已經使後門很容易打開。

他們已經辨清楚了那度門的結構，而他們有莫先生這個後台支持着，可以用科學工具亦是不少的，那度後門，通常也不是容易打開的，尤其是卡漢來了之後，起碼卡漢就會看清楚門閂有沒有閂上，而防盜鍊又是否已經栓上了的。

這些司馬洛與薛永亦是已在預算中的了，他與薛永到達後門的時候，後門就是已經下了門閂，亦已經上了防盜鍊的，本來，對卡漢這樣的人物，偷進後門，亦是相當危險的事，由於門外的人看不見門內的情形，不過，他們已經裝了偷聽器，那又不同了，司馬洛與薛永的襟袋裏各放着一隻小型接收器，有一根電綫通進耳朶，耳塞可以聽到屋裏的聲音，他們可以聽到，卡漢與這個女人是仍然在睡房裏的。

司馬洛取出一把奇怪的槍來，這樣看來倒像是小孩子玩的塑膠水槍，而事實上亦是差不多的，這槍咀有一條小小的管子，可以伸進門縫之內，司馬洛扳動槍機，就有液體從這小管子中噴出來。

這些則不是水，而是一種腐蝕力非常之强的化學藥液，這些藥液觸到了金屬，金屬就被腐蝕了，防盜鍊與門閂也被腐蝕得變成了海棉似的。

這個時候，卡漢還是正在房中享受人間艷福。他在歡娛過後，還伏在那裏接受那個女人的按摩，使他能够容易入睡，他所過的實在是非常緊張的生活。

漸漸，他朦朧入睡了，而這個女人的手也是漸漸動得輕，後來就終於不動了。

她輕輕站了起身，走出房外。

也許她是要到浴室裏去洗一洗，也許她是要進厨房去找點吃的東西之類，不過，她究竟是什麼目的，這也是不容易證實了，因爲她一出房門口時，司馬洛與薛永已經進來了。



而她也並沒有機會看到這兩個人，因爲他們是在她的後面的。司馬洛的手上的槍發了一槍，却不吵耳，祇是有氣體逸出的聲音，而她感到臀部一陣微痛，忙伸手去摸，摸到那裏插了一支小針。

她就這樣呆住了。

原來司馬洛這一次使用的乃是一支氣槍，射出來的乃是一支痲醉藥針，這樣一槍也等於是在她的臀部打了一針痲醉藥。

她的人軟軟地倒了下來。司馬洛在她還未倒地之前就把她接住了。

跟着，薛永就衝進了房中。

卡漢果然不是個等閒人物，他雖然是睡着了，仍然反應得很快，立即就轉過身來。

但薛永也不是弱者，薛永的槍已指住了他，卡漢祇能够翻轉過來，仰天躺着，就不能再動了。

他是沒有什麼法寶可以抵抗的，因爲身子裸着，唯一穿戴着的東西就祇有一隻寶石指環。

薛永的槍伸前去，抵住他的肚子。

狄龍已把那個女人放下而跟進來，這樣，卡漢就是能奪到薛永的槍，也過不了司馬洛那一關的。

卡漢的臉扭曲着，罵道：「豬！」

薛永一掌向他摑去，他忙伸手一擋，擋去了一半。

「殺我呀！」卡漢冷冷一笑道：「殺我呀！」

薛永的槍在他的肚子上一撞。

卡漢痛得縮作一團，但是仍然在罵，而且用盡了一切惡毒的字眼。他這個人，似乎知道自己一被捉到就最好還是快些死掉，因爲仇家太多了，而他的仇家都會是想盡量給他以痛苦的。

「別打了，」司馬洛說：「我們先給他注射！」

這話倒使卡漢害怕起來了，比用槍對着他更使他害怕。不過，不論如何，都是已經太遲了。由於他縮作一團，而身上又沒有衣服，暴露着的臀部的角度是最適合打針的。

他感到一陣輕微的刺痛，便已經給打進了一針。

他連忙扭轉過來，倉惶地說：「你爲我打什麼針？」

「假如你認識史勿夫，」司馬洛說：「你就會知道打的是什麼針了。打了這一針之後，你就會變成蛇人。」

卡漢好像瘋狂了似的拚命掙扎，但是薛永是一個好手。薛永揮動手槍，在他的兩肩及盤骨兩邊這四個關節的地方每一處都重重地擊了一下，卡漢這四個地方痛得失去了動作的能力，就想掙扎也不能，祇是能够軟軟地躺在那裏。

狄龍微笑着道：「你會變作蛇人，不是被咬的，而是咬人的。祇不過你不會有什麼人可咬，你會給關起來，直至潰爛而死！」

「不……不能這樣！」卡漢叫道：「不可能這樣對我！」他這反應，就使司馬洛不懷疑了。卡漢果然就是他們要找的人，否則卡漢是不會明白他在講什麼的。

薛永則已經退了開去，在沙發上坐下來。

「當然，」司馬洛說：「我們是仍有交換條件可以談的。你好好招供，供給我們所要的資料，你就有救！」

「沒有用！」卡漢說：「那東西……是沒有救的！沒有人能醫治我！」

「本來是沒有的，」司馬洛說：「不過很意外，給我們研究出來了。以毒攻毒。被咬的人，再給咬他的人同樣咬一次，就不會有事。而把被咬的人體內的細菌注射入咬人者的體內，亦同樣可以使咬人者復原！」

「你在騙我！」卡漢說。

「不錯，」司馬洛說：「這個我本來是很難證明的，但是，你可以想一想，怎麼像史勿夫這樣一個人，也肯把你招供出來呢？就是因爲我們把他推下蛇人窟，給蛇人咬了一咬。假如不是如此，他就不會受威脅，而假如他知道自己是死定了的話，他也是不會就範的。他就是知道有法可治，才會招供。」

卡漢的眼珠轉動着，一面也在運動着自己的手脚，顯然是催促他那痲痹了的關節快些恢復靈活。

司馬洛說道：「你是反抗不來的，還是別妄想吧。也許你逃掉了之後，你可以用同樣的原理把自己治好，但是你是逃不掉的！」

「狗！狗！」卡漢又瘋狂似地咒罵起來，「你們整不到我的！我不怕死！你們要殺的話就殺好了！要打也可以打，我是捱得起痛苦的！」

司馬洛懷疑地皺着眉頭。卡漢這種表現，與他剛才的慌張是不符的。難道他還有一些皇牌在手，有所恃嗎？

「打呀！」卡漢說：「你打我呀！」

就在此時，薛永的身子一軟，就從沙發滾到了地上。剛才狄龍已經覺得奇怪，薛永的人似乎很疲倦，所以才會在沙發上坐下，使自己陷入了一個動作不靈的境地。現在，薛永就倒下來了。

薛永軟弱地說：「別打他……他的指環——」

跟着，薛永的身子一搐，就不動了。

狄龍的腦筋快如閃電地活動着，立即就明白了。他看見薛永的手上有一個小小的傷口，流了一點點血，這就是剛才薛永摑卡漢時造成的，卡漢伸手去擋，指環就把薛永的手割傷了，而原來這指環上竟有劇毒，薛永被割傷，就中毒了。怪不得卡漢採取不合作的態度，破口大罵。他就是採用激將法，假如司馬洛沉不住氣而過去打他，那司馬洛亦會遭到同一命運。

卡漢這種人眞是毒如蛇蝎，接近他，碰一碰亦是不妙的。

卡漢此時亦知道自己的陰謀已敗露了，便一躍而起。但是，他的關節的靈活性仍未恢復，動得不快，而司馬洛立即放了一槍。

卡漢覺得手上好像給猛扯了一下似的，身子打了一個轉，床單上給噴出來的血染紅了，他跟着就怔怔地看到，他那隻戴着指環的手指，以及旁邊的另一隻手槍都不見了，給槍彈射去了。跟着，他才感覺到那痛苦，而用另一隻手把傷口緊揑着，

縮作一團。

狄龍說：「你留在那裏不要動，不然，我再開槍，就把你兩隻手都轟掉！」

暗暗的怒氣在司馬洛的胸內洶湧着，他事實上不但隨時可能如此做，而且還隨時可能開槍把卡漢射殺！卡漢也看得出，所以蜷縮在床上不敢動，司馬洛在薛永的身邊蹲下來，槍咀仍對着卡漢。他檢驗一下薛永，發覺薛永已經死了。

送去急救也是沒有用的了，像卡漢這樣的人，所用的一定是很烈的毒藥。

他站起來，上前一步。卡漢恐怖地叫道：「不要！不要！」

司馬洛的槍提高一些對着他的頭部。

卡漢更加恐懼，縮作一團，滾來滾去，企圖躲避司馬洛可能隨時射來的槍彈，一面哀求乞免。

這種態度，與不久之前他的激將法又是完全不同，也非常之不同了。

司馬洛放了一槍，槍彈射中他的腳邊，鑽入了床褥之內，卡漢可以感覺到槍彈的熱力。他又整個人從床上跳到地上，跪了下來，聲淚俱下地哀求饒命。

司馬洛看着他，忽然醒覺到，原來卡漢就是那種人。

那種很本事，受過訓練，有很多方法殺人，並有很多方法給人痛苦。但是他自己身手，那就很怕。這是生來一個人一個人不同的，不能夠訓練，一個人怕痛苦就是怕痛苦，沒有辦法使他改變的。

卡漢就是那一種非常怕痛苦和怕死的人。自己施於別人身上的手段，不能夠身受。

「你的腳，」司馬洛說：「我現在要轟掉你一雙腳。剛才沒有射中，但是你總要靜下來的！」

卡漢連忙把兩腳收藏到屁股下面坐着。他流得一臉都是淚，現在，他不是在行使什麼詭計了，他只是害怕。

「好了，」司馬洛說：「假如你不想受苦，你是可以招供的！」

「我講！」卡漢說：「你只要問就行了！」

於是司馬洛開了身上帶着的一隻小型錄音機，花了半個小時向卡漢問問題。卡漢也真的肯講，而以他的地位，他是可以提供一些很有價值的情報的。

後來，司馬洛說：「問完了。」

「你——你把我送進醫院！」卡漢哀鳴道。

「我不知道地獄裏有沒有醫院。」司馬洛說。

「不要！」卡漢又狂叫起來。

司馬洛一連放了三槍。

卡漢在地上打了幾個轉，終於仰天倒下來，手腳撐了幾下，就不動了。

司馬洛的槍彈放得很準，都是擊中了心臟，卡漢差不多是馬上就死掉了。

司馬洛說：「你不知道你是多麼便宜，你死得太快了，痛苦太少了。我也是從來不願意殺死無抵抗力的人，現在，我也為你而破了一次例。像你這樣一個人，我實在不可以讓你繼續活下去；你多活一分鐘，都有可能多作惡一分鐘。」

卡漢已經死了，自然是聽不見的，而司馬洛這些話也等於是對自己說的而已。

司馬洛把槍收起來，拾回了薛永的槍，把薛永抱起來，從後門離開了。

那個女人第二天早上才醒起來，發覺自己赤條條躺在走廊中，也不明白是發生了什麼。她忍着頭痛進入睡房，看見卡漢的屍體，就連頭痛都忘記了，大聲叫起來，立即打電話報警。

警方來了，也不明白是發生了什麼，而且事實上他們亦根本不知道卡漢的眞正身份。

不過，卡漢的眞正身份，卻是有不少人知道的。譬如他的手下們。卡漢一死，他們就方寸大亂，有如蛇之無頭，於是莫先生的組織便也可以把他們逐個捉起來及消滅。

卡漢死前所供應的情報是很有用的。

× × ×

嘉詩嘆一口氣，在慵綣的小睡中醒過來，仍然躲在司馬洛懷中。她幽幽地說：「你證明了你對女人並沒有失去胃口！」

不久之前，他們就有過一段狂熱而又溫馨的時光。

司馬洛微笑：「對你，怎可能會沒有胃口呢？」

「假如不是我，」嘉詩說：「你就不會有胃口了？」

「是呀，」司馬洛說：「經過了這些蛇人的事情，一看到女人，仍然是會想像與她們上床，但是跟着又會想到，上床之後可能會給咬一口，那時就什麼胃口都沒有了。」

「那很好，」嘉詩說：「以後就祇有我，沒有人會與我競爭了！」

「那又未必，」司馬洛說：「這種恐懼心理，是會隨時間而消失的！」

嘉詩忽然伏在他的身上，張口一咬。司馬洛「哇」的一聲叫了起來。他把她捉住：「你在幹什麼？」

「提醒你蛇人的事，使你的恐懼心理沒有那麼快消失！」嘉詩吃吃笑着。

「別亂攪，」司馬洛說：「你這麼一弄，弄到我對你也會沒有胃口了！」

這時，床頭的電話响起來了，嘉詩接聽，因為這是她的寓所，電話當然是由她自己接的。

她對電話裏說：「很好，一個鐘頭之後就來！」

她放下電話，司馬洛說：「看來，又是有任務要你出動了，總是這樣的，我們不會有很長時間在一起，你們總是不會有太長的空閒時間的。」

「通常是的。」嘉詩說。

「我告訴你，」司馬洛說：「你們這位老板莫先生，簡直是收買人命！」

「但這一次不是，」嘉詩說：「這一次是黃鬍子約我們出去喝下午茶，和伊桃一起，我代你答應了，不過，假如你不想去的話，也可以不去的。」

「不要緊，」司馬洛說：「去跟他們談談也好，我們走吧，我先去洗個澡。」

「為什麼要你先我先？」嘉詩說：「一起好了。」

「也好。」司馬洛微笑道：「這樣可節省時間。」於是他們一起進入浴室。

× × ×

他們經已到達餐廳，黃鬍子與伊桃已



經在座了。

司馬洛與她握手問道：「妳好嗎？」

「沒事了。」伊桃說：「今天醫生對我說，已經肯定了我不會有危險了。」

她這個咬人者，治療起來沒有把握的，雖然情形進步，還是一直在接受觀察，現在，伊桃已經好了，醫生肯定了她不會有後患，那亦即是說，治療咬人者的方法也是已經成功了。

「恭喜恭喜。」司馬洛說：「這件事情，亦是值得慶祝一下的。」

「是呀，」黃鬍子說：「我們現在就是來慶祝，所以把你們兩位也請來了。」

「還有一件值得慶祝的事情，」伊桃說：「就是，莫先生已經接受了我，我也替他工作了。」

「莫先生就是專門收留無主孤魂的。」黃鬍子說着哈哈笑起來，跟着說：「哎唷，」因為他脚跟上給伊桃踢了一下。

「你們已經是很好的朋友了，是嗎？」司馬洛問。

「我們，」伊桃說：「到底也是曾經共過生死患難的呀。」

「這也未必是很高興的事情。」司馬洛說：「很快，莫先生就會有命令下來，有任務，你們就要分開了。」

黃鬍子聳肩。「這也是意料中的事情，不過，人總不能是永遠在一起的呀？」

「是的，」司馬洛說：「祇要有這個心理上的準備，那就行了。」

「這種事情，」伊桃說：「我也是很清楚的。」

「讓我們找點酒喝喝吧。」司馬洛說：「這件事，應該大大慶祝一下。」

「對了，」黃鬍子說：「讓我想想看，有什麼地方可以去的——」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黃鬍子腰上的無綫電傳呼機响起來了，他按熄了說：「莫先生有事找我，我得去打一個電話。」

「你看，」司馬洛說：「話猶未了，就來了，看來，我們的酒也喝不成了。」

伊桃聳肩苦笑，黃鬍子去了。他打了一個電話，再走回來說：「莫先生有一個新的消息，要我告訴你們的，那就是，史勿夫死了，自殺，他大概也知道自己活下去會很苦，永遠得不到自由！」

「便宜了他！」伊桃說。

「這却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司馬洛道：「我還以為史勿夫這個人是那種不可能肯自殺的人，不過，死了也好，這個世界以後是肯定不會受他之害了，這也是一件值得我慶祝的事情。我們到什麼地方喝酒呢？」

「恐怕不能了，」黃鬍子說：「除此之外，我還有另一件任務，馬上要去進行的！」

「你看！」司馬洛說：「我結果沒有猜錯！」

「看來，」嘉詩說：「也祇有我們三個人慶祝了。」

「也不行，」黃鬍子對嘉詩說：「你另有任務，莫先生叫你給他一個電話。」

四個人相對苦笑。司馬洛說：「看來，祇有讓我來陪伊桃慶祝了。」

「你替我好好照顧她。」黃鬍子說：「我們後會有期吧！」（續完）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欵通知單

收欵帳號：13165

收欵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欵人姓名住址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新派俠義中篇故事

# 新無字天書

諸葛青雲・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葛嘯羣遇上了呼延光，呼延光向他討取「無字天書」，葛嘯羣說出一句隱語，讓呼延光去猜，却被呼延光一猜就中，高興地領着蛇羣離去，留下葛嘯羣一人後悔不已，後來經高人竺先生說明，那「無字天書」根本沒有字，葛嘯羣這才放心上苗疆……來至「籐甲苗」聚居之處，適見苗女烏蒂正接受族人的「飛矛天審」，葛嘯羣見烏蒂危在旦夕，出手相助，並在苗人面前施展神奇內功，苗人對他十分欽佩，贈於傳族至寶「仙籐寶甲」，並求葛嘯羣爲他們除二害，一是怪人，一是六足飛蛇，葛嘯羣欣然答應……

## 苗疆歷險除兩害　由魔證道脫紅塵

這一道赤虹是「赤芒化血刀」光，第二道和第三道赤虹，則是「六足飛蛇」，被砍成兩段後，從上身蛇屍中，所噴鮮血。烏蒂夫婦見「六足飛蛇」受誅，方歡天喜地的含笑趕來，向葛嘯羣稱佩不已。但葛嘯羣却滿心慚愧，不住搖頭，從他那張俊臉之上，找不出絲毫喜色。他覺得自己杜受師傅、師母、義父、及蛸大哥東郭斌等指點傳授，心高氣傲，以爲已足闖蕩江湖，誰知却在苗疆遇險，若非「仙籐苗」族先贈「仙籐寶甲」，則空具蓋代雄心，祇不過蛇口一夢。

烏蒂指着那兩段蛇屍，嫣然笑道：『這條『六足飛蛇』至少把我們同族之人，害死了七個以上！如今……」

葛嘯羣不等她說完，便自接口說道：「蛇兒已死，不必再提，我們且看看那位洞中怪人，究竟是甚麽人物？」

烏蒂連聲應承，借用葛嘯羣的「赤芒化血刀」，砍下「六足飛蛇」的蛇頭，和六隻短足，以山籐綁好，準備帶出谷外，向族中苗人展示。葛嘯羣拭掉刀上蛇血，收起「赤芒化血刀」及「押忽大珠」，便向谷口走去。

到了谷口壁間黑洞穴之下，烏蒂夫婦均放心不下地爭欲陪同葛嘯羣一齊入洞察視。

葛嘯羣那裏肯讓他們一同涉險，遂執意單獨入內，並叮囑烏蒂夫妻，不必在洞口相待，可到「仙籐谷」外，與他族中羣苗靜候佳音，

烏蒂夫婦不敢對葛嘯羣有所抗命違拗，祇好互相對看一眼，默然走向谷外。葛嘯羣目送烏蒂夫婦走遠，方把身邊各物，檢視整理一遍，眞氣微提，向那山崖洞口縱去。

才一入洞，葛嘯羣便有四個字的感覺，這四個字兒是「又腥又黑」。他微闔雙目，取了些自煉靈藥，抹在鼻內。葛嘯羣一面緩步前行，一面打量四外，方明白這洞中爲何有一種嗅得令人覺得腥臭難耐氣味。



原來這座洞穴，應該命名「白骨洞」，或是叫做「天然巨棺」。「籐甲苗」族發現這洞穴深邃幽凉，人屍藏放其中，可以歷久不朽，遂視爲「聖地」，每當族中有人死去，即將其遺體，舁入洞內，久而久之，自使這古洞之內，幾乎堆滿了人屍，以及無心死在其中的各種蛇獸屍體，

這古洞祇是終歲陰凉，故而貯屍難朽，但天長日遠以來，還不人生一夢，終古如斯，把那些雄健苗屍，化作了纍纍白骨，在如此環境之下，洞中遂自然而然地，充滿了腥臭氣味。

葛嘯羣在闔目凝神以前，尚祇覺得洞中氣息難聞，但在再度睜目，可以看見週圍情勢以後，却不禁劍眉深蹙，幾乎立即嘔吐起來。因爲眼前簡直是個各種屍體匯聚的「屍體大觀園」。有的是死去多年，血肉盡腐的骷髏白骨，有的是死去未久，血肉尚不曾完全化盡的比較新鮮死屍。蟠在一堆的是蛇屍，四足據立是獸屍，最令人奇異的是這「天然巨棺」似的古洞之中，還有一二具巨大大禽鳥屍骨。幸虧葛嘯羣胆大異常，否則身處羣屍之間，嚇也會嚇個半死，蛇屍、蟒屍、禽屍、獸屍，以及陳年骷髏白骨，都還不甚可怕，祇有那些血肉半腐半存，比較新鮮屍體的怪模怪樣，委實令人看得寒生心底，好不厭惡驚怖。

葛嘯羣正自劍眉緊蹙，慢慢前行，忽然脚下有了奇異感覺，他彷彿覺得脚下所踩的是條石縫。葛嘯羣低頭一看，不是石縫，祇是一條石溝，溝旁並有些字蹟，鐫的是：「以此爲界，十年間，越溝者死。」葛嘯羣看了字蹟，方知「籐甲羣苗」所說不錯，這洞中確實藏看一位怪人，羣苗定是有人誤越石溝，才犯怪人禁忌，一去不回的身遭慘死。

他想到此處，心中起了兩點疑思，第一點疑思這怪人是誰？第二點疑思是八荒四海，儘多靈山聖地，對方爲何要選擇這麽一個充滿腥臭惡味，宛若「天然巨棺」的貯屍古洞，作爲居留之處？對於第一疑思，葛嘯羣自然在無邊無際中，胡亂加以斷定，但對於第二點疑思，他却有了一種猜謎式的想法，葛嘯羣認爲這洞中怪人既有「十年間，越溝者死。」留言，則可能是「十年」爲期，要在這奇異環境中，鍜鍊一種甚麽惡毒武學？有了這種想法以後，葛嘯羣又復低頭目注石溝，想看看洞中怪人既定十年爲期，似應有自何時開始記載。

果然，溝邊還鐫有開始日期，葛嘯羣略一計算，迄今恰好已將十年，祇差上一二日光景，就在這時，突自洞深之處，傳出一陣宛若夜梟悲鳴的低聲怪笑。葛嘯羣入耳心驚，急忙功行百穴地，凝神戒備。

怪笑一收，有人尖聲說道：「小娃，不要害怕，且進來和我談談，我『萬屍陰煞神功』業已練成，無妨把『十年』禁忌之期，提前三日結束。」

葛嘯羣聞言，知道自己果然猜對，洞中怪人果然是利用『天然巨棺』中的特殊環境鍜鍊「萬屍陰煞神功」，但對方語音尖銳刺耳竟聽不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

他此來原爲尋找洞中怪人，欲替「籐甲苗」族除害，如今對方既已出聲相邀，葛嘯羣自然毫不考慮地，便即越過石溝，走向洞深之處。沿途依然白骨成堆，但行約十餘丈後，這石洞已到盡頭，也變成一間寬大的石室。

這石室中，白骨更多，但却有九具白骨，是盤坐在石室中央，尤其坐在最中的一具白骨身上，居然還穿有衣服。葛嘯羣目光注處，見這具白骨，是個乾癟老婦，身穿獸皮坎肩，鳥羽寬裙，裸臂赤足，左腕上並套有五隻粗大金環，一頭紛垂長髮，根根宛若銀芒，毫無雜色。老婦彷彿血肉早枯，祇剩一層皺皮，包在骨架之上，但却並未腐爛。

葛嘯羣見狀，心想這石室中央所盤坐的九具白骨，可能是「籐甲苗」族始祖？尤其當中老婦，死去至少應有數百年，竟仍衣看不爛，皮骨不腐，足見苗族以內，何嘗沒有功力卓絕的奇人異士？他念方及此，那乾癟老婦，忽然把眼皮一睜，從兩隻深陷眼眶中，射出冷森森的如電精芒，看看葛嘯羣，似笑非笑的，緩緩說道：「小娃兒，怎不坐下？足有十年光陰，沒有人陪我婆子互相談談心了。」

葛嘯羣見九具白骨之間的中坐老婦竟是活人，不禁大出意外的，嚇了一跳，遂一面如言在老婦對面坐下，一面抱拳笑道：「老人家，你爲何在這幽深古洞中，一隱十年？」

老婦的乾癟嘴皮一掀，露出一絲極難看笑容道：「我是上了一個莫大惡當。」

葛嘯羣惑然問道：「老人家是上了誰的當呢？」

老婦答道：「我是上了一本書兒的大惡當。」

葛嘯羣有點猜出端倪，接口問道：「是不是『無字天書』？」

老婦「咦」了一聲，目注葛嘯羣詫然問道：「小娃兒，你年紀輕輕，怎麽也知道『無字天書』之名？」

葛嘯羣又向這老婦細看兩眼，心內一驚，不答所問的，又復笑道：「這樣說來，老人家是威震乾坤的『南荒鳩婆』端木玖了？」

老婦露出一副欣喜神情說道：「想不到，我眞想不到與世隔絕十年，『南荒鳩婆』端木玖的名頭，尚未被人忘掉。」

葛嘯羣見這老婦正是「八大高手」中，失踪多年的「南荒鳩婆」端木玖，不禁想起「北海神相」陳靖宇所賜「遇木須防，逢光莫懼」之語，心中深懷戒意。

他因懷戒意，忽動靈機，竟向端木玖略爲奉承，含笑說道：「一來端木老人家名列『八大高手』，四海聞名，二來昔年『六盤山下奪天書』的那段故事，也已在江湖中，膾炙人口，故而晚輩一見尊顏，便猜出老人家的來歷來了。」

端木玖頗爲高興的，笑聲問道：「你這小娃兒見聞不淺，你叫什麽名字？」

葛嘯羣本待實說，但既因懷有戒心，又因欲探聽，更因不想與端木玖翻臉太早，遂應聲答道：「晚輩華冰是江湖中無名末學。」這借用「華冰」姓名之舉，眞是葛嘯羣的福至心靈，因他若報了眞名，一通來歷，可能會立即死在「南荒鳩婆」端木玖用十年苦功，所煉「萬屍陰煞神功」之下。

端木玖笑道：「華老弟你既知昔年『六盤山下奪天書』之事，可知道那本『無字天書』是僞造贋品，根本毫無一字。」

葛嘯羣劍眉微軒，含笑答道：「豈僅老人家所獲那本『無字天書』是僞造贋品，連其餘流落江湖間一百零七本『無字天書』，也本本無字，均是白紙。」

端木玖哈哈大笑說道：「葛文欽與石珠娘眞會大耍花樣，愚弄羣雄，但我端木玖畢竟與衆不同，大概除我之外，絕沒有人能在這種根本無字的『無字天書』之上，獲得重大益處。」

葛嘯羣駭然問道：「端木老人家，常言道得好，巧婦難爲無米炊，你却怎能在沒有字兒的『無字天書』之上，獲得益處的呢？」

端木玖得意笑道：「我從『陰山蛇叟』呼延光手中，弄得『無字天書』，覓地靜參之前，便有了一種心理上的準備，準備萬一這本書兒竟是贋品，却如何能夠不虛渡這段參研歲月？」

葛嘯羣由衷讚道：「老人家的心機見識，確實不同凡俗，高人一等。」

端木玖滿臉得意神色的，笑道：「我因有了這種與衆不同的想法，才踏遍千山萬水，選擇了這所在，作爲閉關十年的靜修之處，我每日以半日光陰，參詳『無字天書』，以半日光陰，鍜鍊平素畏難不練，威力無倫的『萬屍陰煞神功』。」

葛嘯羣聽得好不心寒，暗想難怪「北海神相」陳靖宇，要自己「遇木須防，逢光莫懼」，這位「南荒鳩婆」端木玖深謀遠慮，極富心機，果然是比「陰山蛇叟」呼延光難鬥得多的絕世凶邪人物。端木玖微嘆一聲說道：「十年歲月，轉瞬即過，那本『無字天書』雖然仍全是白紙，但我『萬屍陰煞神功』却已練成，敢說放眼四海八荒之中，決無任何一人，能夠是我端木玖的三掌之敵。」

葛嘯羣覺得她吹得太大，心有不服的，揚眉問道：「端木老人家，你所練『萬屍陰煞神功』眞能有如你所說的這般厲害麽？」

端木玖雙目之中，精芒電閃的，含笑說道：「華老弟，我知道你以爲我是故作狂言，我不妨把『萬屍陰煞神功』略加施展，讓你見識見識。」

葛嘯羣正想探察這位「南荒鳩婆」如今的功力程度，聞言自然大喜說道：「老人家請自施爲，讓華冰瞻仰一番，開開眼界。」

端木玖手指左右壁，向葛嘯羣問道：「華老弟，我看你英華外宣，神儀內瑩，分明是年輕一代人物中的極強好手，你能在這石壁上凌空吐勁的，印掌多深？」

葛嘯羣向石壁看了一眼之後，略作估計說道：「倘晚輩以全力出手，或可印石八分。」

端木玖點頭笑道：「我果然不曾把你看錯，印石八分，已極難能，若換了所謂『八大高手』中，氣功較強的『竹劍先生』西門遠、『隴右神駝』皇甫正、『大漠金鵬』軒轅亮、『銀蛔鬼見愁、大頭蛆王』東郭斌等，照樣施爲，又能達到什麽程度？」

葛嘯羣想了一想答道：「前輩神功，無法妄窺，祇能作大略估計。」

端木玖微微一笑說道：「你只要作個大略估計便可。」

葛嘯羣道：「這些前輩，都是當世武林出類拔萃人物，他們若是凌空揮掌，吐勁印壁，所留掌印深淺，應該是一寸有餘，兩寸不到。」

端木玖聞言，傲然一笑身形微側，雙掌伸處，向石壁上凌空虛按，並對葛嘯羣說道：「華老弟，你去看看，我這『萬屍陰煞神功』比那幾個老怪物如何？應該是左掌印石兩寸三四，右掌也約莫能有兩寸出頭。」

葛嘯羣那裏肯信端木玖能有如此厲害？遂身形微閃，縱向壁邊細看。

誰知「南荒鳩婆」端木玖不僅毫無誇大，所留掌印，竟比她自己所說的，還要驚人，右手掌印，約莫有兩寸三分，左手掌印則深達兩寸五分以上。

葛嘯羣驚奇太甚之下，尚以爲這洞壁石質比較鬆軟，遂暗把自己內家功力，提聚十一二成的，也自凌空按出，神功到處，石壁留痕，但葛嘯羣所留的這隻掌印，却正如他自己所料，祇有八分深淺。

端木玖滿懷得意的，揚眉笑道：「華老弟，你認爲現日武林人物中，還有沒有能和我端木玖旗鼓相當的高明對手？」

葛嘯羣心中好不憂慮，但嘴上却祇好照實答道：「端木老人家十載苦參，業已舉世無敵。」

端木玖得意的又發出一陣夜梟似的怪笑說道：「華老弟，苗山十載，苦練功成，你說到底是那本根本無字的『無字天書』害了我呢？還是它幫了我呢？」

葛嘯羣向端木玖那副皮包骨頭，宛若活死人般的軀殼，端詳兩眼，搖頭嘆道：「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端木老人家雖然煉就『萬屍陰煞神功』，從此傲視乾坤，決無敵手，但所花代價，却也夠大了呢？」

端木玖笑道：「其實也沒有花費什麽太大的代價，不過是硬在這氣悶寂寞的屍洞之中，消磨了十年歲月，」

葛嘯羣嘆道：「十年歲月，還算少麽，老人家大概昔日容光，完全……」

端木玖不等葛嘯羣話完，便又接口笑道：「這十年以來，我旦夕不懈，苦研『萬屍陰煞神功』，根本把自己都忘掉，如今從華老弟的語氣之中聽來，莫非我又增了幾分老態麽？」

葛嘯羣緩緩答道：「這洞中一無銅鏡，二無水池，老人家自然無法自顧容顏，但你的頭髮……」

話方至此，端木玖便一面伸手身後，摸取長髮，一面得意笑道：「你不提起頭髮，我倒忘了，昔年我這一頭頭髮，有『苗疆第一美髮』之稱，連那些年輕女娃，也比不上我的油光烏亮，但這十年來，爲了鎭日煉功，慢說加以梳理，連摸都不曾摸它一把，」

說到此處，業已摸了把雪白如銀長髮持在手中，目光微注之下，忽然顫聲說道「這……這……這是我的頭髮麽？」

葛嘯羣長嘆一聲笑道：「昔人詩云：『一將功成萬骨枯』，但老人家可以說是『十載功成萬髮霜』了。」



端木玖聽得失聲叫道：「十載功成萬髮霜！難道我煉成無敵神功，竟無法保全我一頭『苗疆第一美髮』？我的頭髮，完全都變得這般難看了麽？」這位『南荒鳩婆』一面說話，一面好似痛苦已極，並不甚相信的伸手向頭上東兩根，西三根的亂拔頭髮，端木玖亂拔頭髮之擧，是期望能拔得一兩根黑髮，也好略感安慰，但是足足拔了百十根頭髮，仍然根根宛若銀絲，那裏有分毫黑色。

葛嘯羣見她死不服氣，還在不停亂拔，遂道：「端木老人家，你不必拔了，玄髮全凋，朱顏不再……」

端木玖適才那副目空寰宇的高傲神情，如今業已完全消失，竟目中含淚的，向葛嘯羣顫聲說道：「華老弟，請告訴我，如今究竟業已老成了一副什麽樣子？」

葛嘯羣不忍直言，祇好皺眉說道：「老人家不必問我，你最好到洞外淸泉之旁，臨流自顧，便可獲得解答。」

端木玖點頭說道。「華老弟，你說得對，我應該去看看我自己，這十年來，我爲什麽祇顧爭雄寰宇，祇顧鍜鍊『萬屍陰煞神功』，竟把自己都忘掉了呢？」

端木玖說到此處，剛剛站起身形，洞外却傳進一些奇異聲息。葛嘯羣以爲這奇異聲息，定是烏蒂夫婦，等得不耐，入洞探看，不禁暗叫不妙。

但端木玖却怪笑說道：「華老弟，來的是三條苗疆厲害毒蛇，我且再拿牠們試試『萬屍陰煞神功』，給你開開眼界。」

葛嘯羣笑道：「老人家的這種神功，適才不是業已使我瞻仰了麽？」

端木玖怪笑道：「我這『萬屍陰煞神功』具有『有形』『無形』兩種妙用，『有形』具奇威，『無形』具奇毒，如今妾施展『無形妙用』把那三條毒蛇毒死。」

這時，洞外果然捷如閃電般，竄進三條奇形怪蛇。一條全身血紅，一條全身黧黑，另一則紅黑相間，頭上長有鷄冠，均約丈許長短。葛嘯羣雖然初涉苗疆，不知蛇名，但根據江湖見聞，也一望而知，這三條蛇兒，全是奇毒異種。三條毒蛇，入洞見人之後，便即蛇信吞吐的飛竄而來。

葛嘯羣屛息凝神，沉穩不動，靜看那位「南荒鳩婆」端木玖如何出手？說也奇怪，端木玖旣未擧手，又未拂袖，甚至連口都未張，但那三條異種毒蛇，却在距離她五六尺之處，一齊凌空跌落，僵直死去，

葛嘯羣看得大吃一驚，暗想這「南荒鳩婆」端木玖，所煉的「萬屍陰煞神功」，委實太可怕，放眼乾坤，却有何人能是她的敵手？

他方在大大驚奇，端木玖竟表示深深婉惜，向葛嘯羣苦笑說道：「華老弟，我此時忽然起了一種奇異想法。」

葛嘯羣問道：「端木老人家有什麽想法，竟冠以『奇異』二字？」

端木玖揚眉說道：「華老弟年歲雖輕，功力不弱，也算得上是位大行家，你看我方才施展『萬屍陰煞神功』的無形妙用，毒斃三蛇，其厲害程度，是否在江湖上已無敵手？」

葛嘯羣祇好點頭照實答道：「老人並非自矜，說得絲毫不錯。」

端木玖嘆道：「我的『奇異想法』，就是發現『玄髮成霜』，竟想寧可不要這擧世無敵的『萬屍陰煞神功』，而要『霜髮復玄』還我一頭『苗疆第一美髮』。」

葛嘯羣搖頭說道：「玄髮已霜難再黑，水流東去豈能西！老人家這樁心事，恐怕是辦不到了。」

端木玖感慨無窮的連連苦笑說道：「似水年華成幻夢，誤人兩字是『名韁』，華老弟旣與我在這『萬屍洞』中相遇，彼此總有前緣，我老婆子想奉托你一件事兒，望你能慨然應允才好。」

葛嘯羣猜不透這位「南荒鳩婆」對自己有何事相求？遂含笑問道：「端木老人家有何事交辦？且請說出，華冰能盡力時，無不盡力。」端木玖神情頹廢的，緩緩說道：「我老婆子生平孑然一身，苦研武技，遠離親族，從未嫁人，故而不僅沒有子女，連徒弟都不曾收上一個。」

葛嘯羣聽到此處，不禁嚇了一跳，暗想莫非這位「南荒鳩婆」端木玖，竟垂青了自己？要……他念猶未了，便被端木玖看破心意的，怪笑叫道：「華老弟，你不要害怕，我因鍜鍊那『萬屍陰煞神功』，業已虛擲了整整十年，比任何奇珍，都貴萬倍的大好光陰，那裏還會誤己後再誤人的，又想使你重蹈我的覆轍。」

葛嘯羣心內一寬，微笑說道：「老人家十年一悟，慧覺已生，你這幾句話兒，確實是明心見性之語。」

端木玖目中忽閃神光，微笑說道：「華老弟，你這『慧覺已生』之語，有些道理，我如今便自心中產生了一種預感。」

葛嘯羣好奇的，含笑說道：「老人家有何預感？不妨說出，看看是否應驗？」

端木玖笑道：「我彷彿覺得親緣已絕，名利雙空，即將脫離這齷齪紅塵，歸於寂滅。」

葛嘯羣想不到「南荒鳩婆」端木玖所謂的「慧光預感」，竟是「不久人世」，遂不便答話的，默然無語。

端木玖繼續笑道：「故而我想奉托華老弟之事，便是我這『慧光預感』，不驗便能，倘若當眞應驗，便請華老弟，替我這孤苦無依的老婆子，築上一座比較高大墳頭，並在墳前樹立一方特製墓碑。」

葛嘯羣無可奈何，祇得向端木玖問道：「端木老人家，你所謂的特製墓碑，是怎樣製法？」

端木玖含笑說道：「墓碑祇消尋常靑石，無須美玉良材，但碑上字跡，却要照我所說的話兒去鐫刻。」

葛嘯羣問道：「老人家請講，你要鏤刻些什麽話兒？」

端木玖喟然說道：「你替我鐫上：『曾懷擧世無敵萬屍陰煞神功，並曾具苗疆第一美髮之南荒鳩婆端木玖之墓』，」

葛嘯羣點頭說道：「老人家儘管放心，晩輩業已記下。」

這時兩人業已走到洞口，洞外陽光如火，烈日當空。

端木玖驀地全身一震，悚然却步。葛嘯羣訝然問道：「端木老人家，你怎麽了？」

端木玖顫聲答道：「我……不知怎的，竟……竟有些怕……這強烈陽光。」

葛嘯羣聞言，不禁失笑說道：「老人

家不過是久居黑洞，時達十年，對這強烈陽光，不太習慣而已，怎能用得上一個『怕』字？」

端木玖雙眉一挑，點頭說道：「對！我會怕誰？三山五嶽八荒四海中的多少大敵高人，我都不怕，怎會懼怕什麽烈日當空的炎強光彩？」一面說話，一面身形微閃，化成了一縷輕烟般的，飄出「萬屍古洞」。

葛嘯羣因生恐烏蒂夫婦等在洞外，會被「南荒鳩婆」端木玖加以傷害，遂緊隨這位枯槁如鬼的武林奇人，一同飄身縱出。身才出洞，葛嘯羣便瞥見烏蒂帶着滿面焦急神情，站在洞右丈許之處。葛嘯羣忙向烏蒂夫婦連連搖手示意他們不可妄動。

但端木玖却根本不曾注意洞外有人無人，她出洞以後，僅對那當空烈日，看了一眼，便似頭暈目眩地，有點搖搖欲倒。

葛嘯羣見狀，不禁叫道：「老人家……」

「老人家」三字才出，端木玖便微一踉跟，厲聲叱道：「華老弟，照影清泉何在？我要看看這『萬屍洞』中的十載光陰究竟把我老婆子磨折成一個什麽模樣？」

葛嘯羣伸手向西一指，應聲答道：「那堆亂石之後，便是一泓可以照影的清徹山泉。」

端木玖飄身縱過，向那一泓清泉之中，俯身注目凝視。她才一注目，便似瘋狂般的叫道：「華老弟，快來！快來！」

葛嘯羣應聲縱過，劍眉微蹙問道：「老人家叫我何事？」

端木玖指着清潭中所反映出自己那滿頭白髮的枯槁形容，忽然珠淚雙垂地，語音嗚咽說道：「華老弟，這……這……這滿頭白髮，枯……枯槁如鬼的老……老傢伙，就……就是我麽？」

葛嘯羣點頭嘆道：「十載流光，催人如箭，老人家絕藝雖成，但所付代價，也就相當大了。」

端木玖凄然一笑，驀的伸手向頭上亂拔，刹那間，便拔了百數十根白髮在手。

葛嘯羣駭然問道：「端木老人家，你……你這是做甚？」

端木玖厲聲答道：「這些白頭髮，太難看了，我要統統拔光，不准它們生長在我的頭上。」

說話之間，又猛力扯下了兩把蕭蕭白髮。這次因拔力太多太猛，以至從髮根處流出了殷紅血漬。但端木玖却既似瘋狂，又是不畏疼痛的，接連又是幾把猛扯猛拔，將滿頭白髮，拔出大半，鮮血也順頰下流，越發形容獰厲，宛若鬼物！

葛嘯羣委實有點不忍，遂揚聲道：「端木老人家你何必如此，不要拔了。」

端木玖獰笑答道：「華老弟，我若不把這些難看已極的白髮拔光，怎好意思請你在墓碑上，替我鐫刻什麽『曾具苗疆第一美髮』字樣。」話完，牙關咬處獰笑一聲，竟把頭上其餘白髮，完全拔出，雙手猛拔，化成無數銀絲向那蒼松翠壁飛去。

這位「南荒鳩婆」的內家氣功，委實驚人，那無數銀絲，竟根根深陷石內，絕似使那千秋不朽，萬古長青的翠壁蒼崖，也生出了一頭白髮。

端木玖滿面血污的，指着山壁間那叢白髮，向葛嘯羣哈哈大笑說道：「華老弟，你看！青山老了，我應該變得年輕，且讓我再臨流顧影，看看是否比方才順眼一點？」

葛嘯羣見她那滿頭白髮，雖已移植青山，但却換得不斷外流的滿頭血漬，越發形容獰厲，不禁暗自嘆息。端木玖轉身目注清潭，忽又怪叫道：「華老弟，快來，快來！」

葛嘯羣緩步走過，以一種憐憫心情，向她低頭說道：「老人家不要過度衝動，請把心情放得冷靜一些。」

端木玖手指清潭，顫聲說道：「華……華老弟，我……我爲什麽看……看不見我自己了？」

葛嘯羣聞言訝然，目注端木玖，却見她那雙陷眼珠之上，彷彿生出一片乳白色的霧狀之物，遂皺眉問道：「端木老人家，你既看不見你自己，可能看見我嗎？」

端木玖搖頭答道：「我方才糢糢糊糊的看得見一些你的影子，如今竟連你也看不見了，眼前彷彿是一暗影，又彷彿是罩滿了濛濛白霧。」

葛嘯羣如今斷定這位「南荒鳩婆」端木玖，定是十年以來，長居黑洞之內，如今驟睹烈日，眼中所受刺激太深，無法適應，加上她曾見自己形容若鬼，心頭悲痛太深，遂內外夾攻的，使雙目倏然盲去，他念猶未了，端木玖忽又聲如梟鳥的獰笑叫道：「華老弟，我明白了，我大概是十年來未睹陽光，一旦驟見烈日，以至變成瞎子。」

葛嘯羣着實有點替她難過，但又無法挽救，祇好加以安慰的，向端木玖語音低柔緩緩說道：「端木老人家不要難過，你或許祇是暫時性失明，在下必盡力爲你設法求治就是。」

端木玖神情獰厲的，怪叫說道：「華老弟，我不許你說這個『求』字，因爲我『南荒鳩婆』端木玖，生平縱橫一世，求過誰來？」

葛嘯羣聽得搖頭暗嘆，心想這位老婆婆，委實倔強得既覺可憐亦復有點可愛。

他無可奈何，祇得順着端木玖的話風說道：「對！以老人家的名頭身份，不應求人，但我們似可用相當代價，雇人設法療治。」

端木玖冷然說道：「雇人也可不必，華老弟，我如今要向你請教一件事兒。」

葛嘯羣問道：「老人家何事相詢？儘管請講。」

端木玖伸手向四外一指，揚眉問道：「這附近那座山峯，最爲高峻？」

葛嘯羣縱目一看，應聲答道：「我們所立身的峯頭最高，但我們是在峯腰，約莫還有三十來丈，才到峯頂。」

端木玖右臂一伸，把手中鳩杖杖頭，遞向葛嘯羣道：「華老弟，你肯不肯以杖引路，把我帶上峯頂？我要在這最高峯上，把我所煉的『萬屍陰煞神功』，再好好施展施展。」

葛嘯羣看了端木玖滿頭鮮血，雙目又盲的這副可憐可怖形相，不忍加以拒絕，遂如言執杖引路，把這「南荒鳩婆」慢慢帶到峯頂之上。

端木玖到得峯頂，便扶杖徐步的，先在峯頭上，緩緩走了兩圈，然後才盤膝靜



坐。

葛嘯羣不知她攪的是什麽名堂，遂只好站在一旁，耐心觀看。端木玖足足靜坐了約莫半個時辰，方站起身形，向葛嘯羣說道：「華老弟，請你代我看看，若有飛鳥在十丈以內，飛越此峯，便把牠的距離告訴我。」

葛嘯羣目光橫掃處，恰巧看見兩隻大鷹，正在五六丈外盤旋，遂從端木玖之言，向她說道：「端木老人家，如今便有兩隻大鷹，正在你左前方，略略偏上約六七丈外，展翼飛翔。」

端木玖聽了葛嘯羣的話兒，便面對那兩隻巨鷹，發出一聲長嘯。

長嘯聲猶未歇，那兩隻巨鷹，便似身中暗器，突然死去，淩空墜落。

葛嘯羣半出驚佩，半出安慰的，撫掌笑聲讚道：「端木老人家，你能把『萬屍陰煞神功』，融化在嘯聲以內，於六七丈外，震落飛禽，委實可稱神而化之，舉世無敵的了。」

端木玖聞言，果然從她那猙獰可怖的瘦削臉龐上，現出一絲安慰笑容答道：「華老弟，多謝你了，有了你這兩句評語，才使我老婆子的心中，略爲有點安慰。」語音至此，話鋒忽轉，又向葛嘯羣道：「華老弟，你知不知道我爲何不願以相當代價雇人療治雙眼？」

葛嘯羣搖搖頭才答道：「晚輩莫測高深。」

端木玖長嘆一聲說道：「這種心情，也確實不是你們這般年輕人所易瞭解，我是不願把我如今這副見不得人的奇醜形相，留在江湖人物的印象之中。」

葛嘯羣「哦」了一聲說道：「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

端木玖凄然一嘆，接口說道：「我十年以前，雖然不是美人，也已成了老太婆，但却絕非如今這樣醜怪，不如還是把那副形容，留在人間便了。」

葛嘯羣突然聽出「南荒鳩婆」端木玖似有厭世之意，不禁失聲叫道：「端木老前輩……」

端木玖眼雖盲而心不盲，她體會出葛嘯羣有對自己憐憫之意，遂臉色一沉，厲聲叱道：「華老弟，你休要多管閒事，快替我退出五步。」

葛嘯羣如今越發料定端木玖是要自盡，遂不但不退，反而向前走了兩步。

端木玖右手一揚，再度厲聲叱道：「華老弟，趕快退後七步，否則我便讓你嚐嚐我的『萬屍陰煞神功』滋味。」

葛嘯羣知道端木玖生性本已兇殘乖戾，如今再經過這種遭遇，更必無法理喻，遂祇得如言退出七步，苦笑叫道：「端木老人家，你何必……」

端木玖仍不等葛嘯羣話完，便目冷然說道：「華老弟，不要多說，因爲你若尊重一位武林前輩，便應尊重他的心願。」

這幾句話兒，果把葛嘯羣說得不便再加勸解的，蹙眉呆立。

端木玖緩緩舉起手中鳩杖，向面前石地一插，竟插入了半截以上。

葛嘯羣看得方目大吃一驚，端木玖又向他凄然笑道：「華老弟，你不必驚奇，這片石地，除了表面一層以外，其下的五尺深淺，均以被我以『萬屍陰煞神功』，震成石粉，老弟是相當傑出的聰明人，你應該猜得出我此舉用意何在？」

葛嘯羣心中頗爲凄楚，黯然答道：「老人家是不是打算以石埋身？」

端木玖點頭傲笑說道：「我打算是以這高峯爲棺，以天地爲槨，則日月星辰，豈不等於是我的殉葬之物了麽？」

葛嘯羣道：「老人家的這種想法，委實絕世高超。」

端木玖臉上浮現一絲得意神色說道：「我如今祇消略運『千斤墜』神功，便可裂石沉身，自行埋葬，簡直連身後之事，都不求人呢！」語音方了，忽又搖頭嘆道：「不行，不行，我還得求你替我在峯頭，立個墓碑，怎說是不求人呢？」

端木玖一面說話，一面從那隻業已瞎去的深陷眼眶之中，流下了兩行珠淚。

葛嘯羣深知像端木玖這等絕世高人，決不會輕易流淚的，遂好生愕然的，發話問道：「老人家爲何下淚？」

端木玖舉手拭去淚痕，長嘆一聲說道：「我想起一生強傲，但到了收源結果之時，却仍有求於你這年輕老弟，心中怎不難過？」

葛嘯羣陪笑說道：「老人家請莫難過，這並不是你求我，而是我敬老尊賢，份內應爲之事。」

端木玖臉上神光忽朗，連那醜怪面容，也彷彿變得略爲好看一些的，向葛嘯羣微笑說道：「華老弟，你的氣質胸襟，着實不錯，我本想以『萬屍陰煞神功』相傳，但如今業已打消此念，因爲這種功夫，雖極歹毒厲害，鍛鍊起來，却須支付出不少大好青春，我已經身受其害，何必幸災樂禍的，再害你呢？」

葛嘯羣聞言，也自頗爲感激的，躬身說道：「多謝端木老人家美意，晚輩對於這種『萬屍陰煞神功』，確實不願鍛鍊，但老人家儘管放心，我定必遵照老人家所囑，替你墓立一方巨大墓碑，並遵照鐫上老人家所指定的：『曾具苗疆第一美髮』及『曾懷舉世無敵之萬屍陰煞神功』等字樣。」

端木玖臉上神光更朗的，搖手說道：「不必，不必，我又改變了主意。」

葛嘯羣詫然問道：「老人家又改變了什麽主意？」

端木玖一笑道：「我不但不要你再替在墓碑之上鐫字，並連普通墓碑也不必要了。」

葛嘯羣好不驚奇的，向她問道：「老人家不要墓碑之舉，却是何意？」

端木玖含笑答道：「我如此做法之意，全在一首詩兒之中，我且唸來給你聽聽好麽？」

葛嘯羣愕然注目，却是「南荒鳩婆」端木玖就在這刹那之間，竟從她那宛若枯屍般的可怖形容之上，流露出一片盎然道氣，不禁肅然起敬的，躬身說道：「晚輩願聆法語。」

端木玖語言平靜的，含笑吟道：「來時是幻去時眞……」葛嘯羣才聽七字，便自悚然一驚，暗想這些絕世老魔頭們，委實多半具有慧根，祇要一念通明，立可由魔證道。他一面尋思着，一面却又聽得端

木玖繼續的吟哦道：「……一笑何須再染塵……」

葛嘯羣忍不住的，向端木玖合掌一拜，由衷讚道：「百年小刦，去住人間，了幻歸眞，纖塵不染，老人家分明在這兩句詩兒以內，流露出上乘妙悟，果然碑碣留名之舉，實是多餘的了。」

端木玖笑了一笑，繼續吟道：「……曾令青山生白髮……」

葛嘯羣點頭道：「老人家把滿頭白髮，移植青山一事，確係曠古絕今，足可留爲百世武林中佳話。」

端木玖哂然一笑，又復吟道：「……老嫗萬事不求人！」

這句話「老嫗萬事不求人」的結語，顯示出「南荒鳩婆」端木玖的一身傲骨，葛嘯羣聽完以後，複誦一遍說道：「來時是幻去時眞，一笑何須再染塵？曾令青山生白髮，老嫗萬事不求人，晚輩拜聆法語，着實對老前輩敬佩無比。」

端木玖笑道：「華老弟你敬我什麽？佩我何來？」

葛嘯羣恭然身答道：「晚輩敬佩老人家妙悟一生，萬嗔盡祛，竟能在展眼之間明心見性"的，由魔證道。」

端木玖搖頭笑道：「華老弟，你這『由魔證道』一語，略嫌溷於俗念之中，未能法眼高瞻，超然象外。」

葛嘯羣合掌肅立，恭身說道：「晚輩濁念難開，尚請老人家，闡揚妙理，給予指示。」

端木玖微微一笑，也目合十當胸地，朗聲吟道：「抑魔尊道說紛紛，誰道誰魔豈易分，道裏有魔魔亦道，老嫗今日淨魔氛。」

端木玖雙目已盲，看不見葛嘯羣，但葛嘯羣却在萬分驚佩地，向這位垂死證道的「南荒鳩婆」注目。

他見端木玖合十當胸，喃喃吟到「老嫗今日淨魔氛」時，那副莊嚴寶相，簡直像尊活菩薩般，令人對之油然生敬。

端木玖吟完這四句宛如偈語的詩兒以後，不僅把慘白臉色，變成滿面紅光，連她那枯乾無肉的雙頰之上，也變得似乎豐潤起來，漸漸寂然不動。葛嘯羣以爲她業已坐化，遂欲近前探看、誰知他才一舉步，使似堵着一片無形有質的百仞高牆，不容葛嘯羣走近端木玖的身側。

跟着「波」的一聲輕響，端木玖身軀所坐的周圍石地，忽告破裂，其下果然石碎如砂，使端木玖的身軀，極慢極慢地，漸漸沉落。

葛嘯羣正在恭身肅立，端木玖忽然把雙眼一睜。說也奇怪，她方才密佈在眼球上的那層白膜，如今竟已完全消失，恢復了原有的視力。端木玖目注葛嘯羣微笑說道：「華老弟，你方才說得對：『百年小刦，去住人間，了幻歸眞，纖塵不染！』但我老婆子却要在『萬事不求人』以外，求你一件事兒。」

葛嘯羣應聲說道：「老人家儘管吩咐，晚輩無不應命。」

端木玖笑道：「老弟中原遊俠，路過『太湖』之際，請到『莨家堡』中，把今日之事，告知堡主葛文欽，石珠娘，並代我向他夫婦致謝，就說多虧那一本『無字天書』才使端木玖十年面壁，從皮囊朽敗之上，妙悟證道，洗淨了一身魔氛。」

端木玖是一面下沉，一面發話，等到了語音一了，整個身軀，便自沉沒在如沙石粉之內。葛嘯羣本想說自己姓葛，不是姓華，但人沉粉闔，眼前那裏還有「南荒鳩婆」端木玖，和她那根鳩杖的絲毫踪跡，目睹這位一代奇人，遽爾化去，葛嘯羣自然感慨頗深，胸懷間充滿了一種說不出的惆悵情緒。

這時，烏蒂夫婦因關心葛嘯羣的安危，遂在峯下高聲呼喊。葛嘯羣聞得喊聲，便先向「南荒鳩婆」端木玖沉屍之處，恭恭敬敬地，拜了三拜，然後才飄身縱落，一人一蛇，兩害皆除，這羣「籐甲苗」族，自對葛嘯羣敬若神仙，紛紛把他們族中的珍奇之物，向葛嘯羣虔誠奉獻。

葛嘯羣不勝其煩，除了業已穿在身上的一件「仙籐寶甲」以外，那裏還肯接受其他禮物。但「籐甲」羣苗，報恩心切其意又誠，竟逼得葛嘯羣祇好來個大展輕功的不辭而別。

他脫離了羣苗糾纏，提氣飛馳，翻越重重山嶺之後，想起自己居然忘了一件大事，因爲根據「籐甲苗」族的神情看來，他們分明認識自己手上戴的那枚華冰所贈指環，則自己豈非可以向其探詢這枚指環主人的眞實姓名，究竟是誰？如今既已不辭而別，自然未便折回，葛嘯羣祇好決定在再遇苗人之際，便出示這枚指環，向他們探詢是否相識。

葛嘯羣主意打定，電疾前馳，終於進入了「野人山」境。「野人山」僻處西南邊區，未經開化，山中頗有洪荒未闢之境，以及他處所無的猛獸奇禽，毒蛇怪蟒。

葛嘯羣有一次險些被幾隻如人拳大小的「血紅奇蚊」叮一口，尚幸身帶「押忽大珠」，才使那拳大毒蚊吸血未成地，反告奄然死去，可是，入山未久，奇事又生。

葛嘯羣行經一道深約十餘丈的山溝以上，偶然目光下注，却看見了一種前所未見的奇異之事。山溝中足有大小形狀不一定的百數十隻蝦蟆，正列成隊伍，井然不亂地，向前躍進。

葛嘯羣從師父所教，及江湖經驗之中，知道造成溝中這等蝦蟆結隊情形，祇有兩種原因：第一原因是「朝宗」就是前方有「蝦蟆之王」，則牠的子孫臣屬，必須列隊前往朝拜，第二原因是「送死」，就是前方出了甚麽厲害無比的奇毒怪物，這些蝦蟆受了天生尅制，自願前去「送死」，讓對方大快口腹地，選擇飽餐，

葛嘯羣一面心中猜想，一面仔細注目，看出這些「蝦蟆」中，頗有不少罕見異種，最前帶隊的和最後面壓隊的兩隻，尤其形狀怪異，不僅大逾面盆，背上並還有三條金色細綫。這種「金綫蝦蟆」的毒力之強，幾乎比一般蛇蠍還要厲害百倍！葛嘯羣看在眼中，好奇心意，使勃然而興，打算暗暗跟去，看個究竟。因爲既有這兩隻「金綫蝦蟆」在蝦蟆隊伍之中，則不論是前去「朝宗」或前去「送死」，則對方必屬罕世難睹的奇毒怪物，足使自己爲之大開眼界。但天下事往往出人意料，葛嘯羣暗地跟踪，加以察看之下，竟發現這隊蝦蟆，既非「朝宗」亦非「送死」，行約



二十來丈後，溝中有一片寬大石坪，石坪上插着一根長幾七尺的紫色長旛。

百數十隻蝦蟆，到了這根「紫色長旛」之前，便在石坪上，一隻一隻地，排列得整整齊齊，寂然不動。

葛嘯羣見狀，不禁暗想這根「紫色長旛」不知是何人所置？竟有使大隊蝦蟆，怯懼臣服之力。他正在思忖，耳中忽然響起了一陣哈哈怪笑之聲。這陣怪笑，是從溝底一個石穴之中傳出，隨在笑聲之後，從洞內走出了一個「蝦蟆精」來。

這人身高不足五尺，橫寬到有三尺開外，咧着一張血盆巨口，穿着一襲綠色長袍，委實像隻苦修千載，練成人形的「蝦蟆精怪」模樣。

怪人出洞以後，便緩緩走到「蝦蟆陣」中目光四掃地，嘻嘻怪笑幾聲，伸手入懷，不知摸取何物，葛嘯羣躡足潛踪，掩到溝頂一大堆亂石之中，隱匿身形，往下細看。

綠袍怪人由懷中取出了兩件東西，一件是長約二尺三四的金色短杖，杖頭上彫着一隻栩栩欲活的綠色蝦蟆。另一件則是前端裝置有鋒利鋼針的盈尺竹管。葛嘯羣見綠袍怪人取出這一根短杖及一根竹管後，曾經試加猜測，但任憑他用盡智慧，也猜不出絲毫端倪。綠袍怪人把金色杖放在石上手執竹管，走到那兩隻「金綫蝦蟆」之前，將竹管前端所裝的鋒利鋼針，慢慢插進「金綫蝦蟆」的背上中央金綫之內，約莫半盞茶時，綠袍怪人拔出鋼針，那隻「金綫蝦蟆」的獰惡神情，立告萎頓了不少。綠袍怪人再如法泡製地，把鋼針插入第二隻「金綫蝦蟆」的背上中央金綫。等他拔出鋼針，這第二隻「金綫蝦蟆」的神情，亦復立告萎頓。

葛嘯羣恍然悟出，鋼針定屬中空，綠袍怪人似在吸取「金綫蝦蟆」背上金綫中的劇烈毒液，綠袍怪人吸完兩隻「金綫蝦蟆」的毒液以後，便即旋開金色短杖柄端，把竹管中所吸毒液，徐徐注入金色短杖的杖身之內。

葛嘯羣越發恍然，知道綠袍怪人的這根「金色短杖」是件厲害獨門兵刃，若遇難鬥勁敵，可從杖端綠色蝦蟆口中，噴出所藏毒液，尅敵制勝。

綠袍怪人注完毒液，正待再向其他蝦蟆下手，葛嘯羣却在溝上發出了一陣宛如鳳噦龍吟的朗聲長嘯。

原來，葛嘯羣看出這綠袍怪人，神態獰惡，決非善類，遂想加以阻攔，不讓他完成向蝦蟆取毒之舉。

綠袍怪人一聽葛嘯羣所發嘯聲，知道遇見了武林高人，便連連揮手，把那百數十隻蝦蟆，趕得紛紛散去，因爲綠袍怪人的這等舉措，屬於武林大忌，他祇好驅散那羣蝦蟆，免得貽人口實，蝦蟆一散，綠袍怪人便自目射兇光，向上發話問道：「溝上是那位武林高明？都請下溝答話。」

葛嘯羣見他既已遣散蝦蟆，本想不再惹事生非地，就此離去，但聽得綠袍怪人發話以後，却又不甘示弱地狂笑道：「在下風塵浪跡，偶過此間，想不到便蒙朋友相召，但不知有何見教？」

一面答話，一面提氣飄身，並因欲先如聲奪人，竟施展了「九天謫仙」的絕頂輕功身法，「大漠金鵬」軒轅亮的輕功，在當世中數一數二，則他所悉心調教出來的義子葛嘯羣，自然也卓犖拔俗，故而葛嘯羣身形才落，便把那長相絕似蝦蟆的綠袍怪人，驚得連退兩步，

綠袍怪人是雙重吃驚，既驚於葛嘯羣的輕功太高，更驚於其中具有如此功力之人，竟是一位年輕英俊男子，直待葛嘯羣身形落地，綠袍怪人方獰笑問道：「方才在溝上發笑之人，就是你麽？」

葛嘯羣劍眉微挑，點頭答道：「是我，難道這『野人山』，竟有人定下了特別山規，連發嘯都不能自由地，要受甚麽控制麽？」

綠袍怪人冷然道：「你當然有嘯的自由，我所要問的祇是你爲何發嘯之故？」

葛嘯羣揚眉笑道：「我是見這『野人山』景色雄奇，風物若畫，才高興得引吭長嘯一滌胸襟塵俗，」

綠袍怪人說道：「你有沒有看見甚麽怪異之事？」

葛嘯羣失笑答道：「你不許人隨意發嘯，大概可算得怪事之一。」

綠袍怪人兇睛一翻，厲芒若電地問道：「小娃兒乳臭未乾，嘴皮子何必學得這刻薄，你且報個名號，給我聽聽，我才好斟酌情形，加以發落。」

「我叫葛嘯羣，初入江湖，尚無外號，你未必能知道我的來歷身份。」

這「葛嘯羣」三字，居然把那綠袍怪人，聽得連退兩步，雙目中兇芒如電地，緊盯在葛嘯羣的英俊臉龐上。

葛嘯羣訝然問道：「你這樣看我，難道當眞認識我麽？」

綠袍怪人沉聲說道：「葛嘯羣，你莫非家住太湖？」

葛嘯羣眞被這句話兒嚇得一跳，愕然問道：「你怎會知道我是來自太湖？」

綠袍怪人獰笑幾聲，不答葛嘯羣所問，反而伸手內懷，取出一隻青銅小匣，遞向葛嘯羣道：「葛嘯羣，你且打開這隻青銅小匣看看，便可明白我爲甚麽知道你是來自太湖的。」

葛嘯羣聞言，方待伸手接取那隻青銅小匣，却聽得溝上又有一聲嬌脆話音傳下，聲若銀鈴叫道：「魏老大，這位葛相公，是我主人的遠來佳客，尚望你手下留情，多多關照，」

葛嘯羣劍眉方蹙，空中一片香風散處，身旁飄落了一名絕美苗裝少女。綠袍怪人一見這絕美苗裝少女，遂頗爲不悅地，冷笑連聲說道：「小玉，你休要信口胡言，這姓葛的會是來找你主人的麽？」

那名叫「小玉」的苗裝少女，以一口極爲嬌柔流利漢語，微笑答道：「魏老大，你怎麽這樣說法？難道你竟認爲我是冒用我主人的名義，妄作虛言？」

魏老人看了葛嘯羣一眼，獰笑說道：「除非你拿得出你主人的迎賓信物，否則我便認爲你或許是因這姓葛的長得漂亮，與他有私情……」

話猶未了，葛嘯羣業已劍眉雙挑，怒聲叱道：「小玉姑娘，煩你回復你家主人，就說葛嘯羣途中有事，必須略作耽延，少時再去和他相見。」

（未完・十）

# 老人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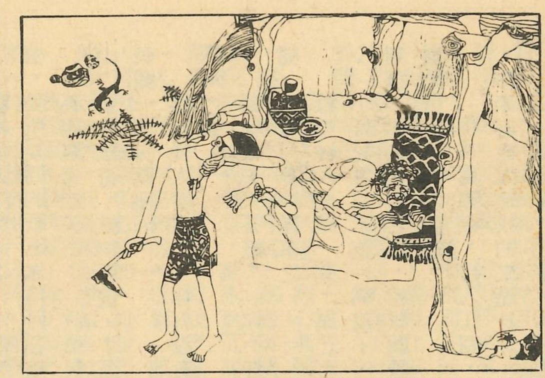





1　很早以前，在印度尼西亞的巴厘，住着一個名叫尼奧門的少年，伴着年邁體弱的父親生活。



2　國王定了一條法律：不能幹活的老人，必須由家裡人送到山上遺棄。尼奧門只得心情沉重地照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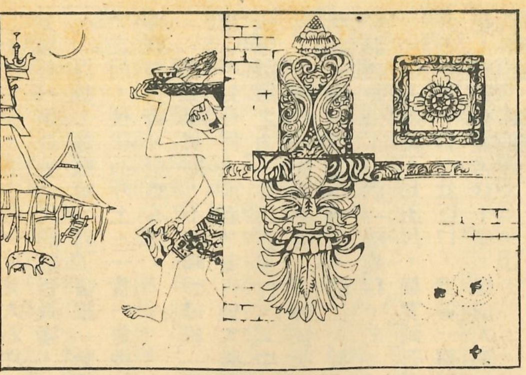


3　尼奧門在山上安置了父親，禁不住痛苦地哭了。



4　老人說：“回去吧，我的孩子，你順着我砍落的樹枝下山，就不會迷路了。”聽了這話，尼奧門更不忍心遺棄父親了，他決心把父親背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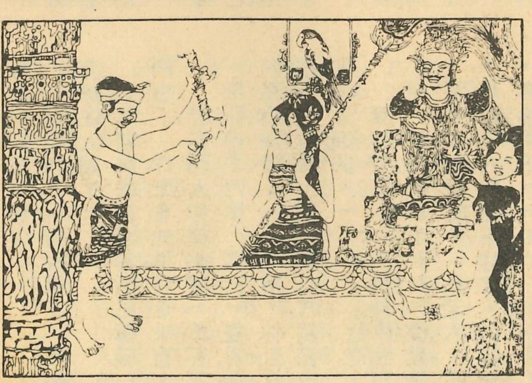
5　他把父親偷偷藏在糧倉裡，每天天黑後，就給父親送飯和其他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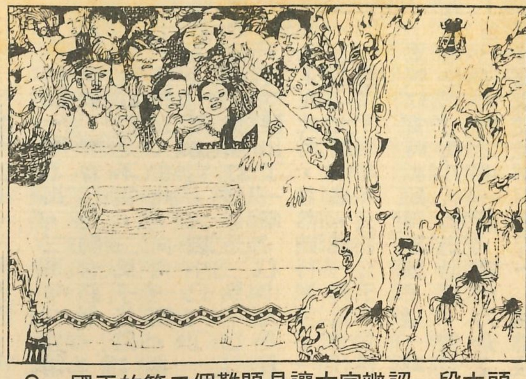
6　這時，國王要了解他的人民有多聰明，就讓大家解三個謎。第一個：怎樣用灰燼製成一條繩？沒有人能解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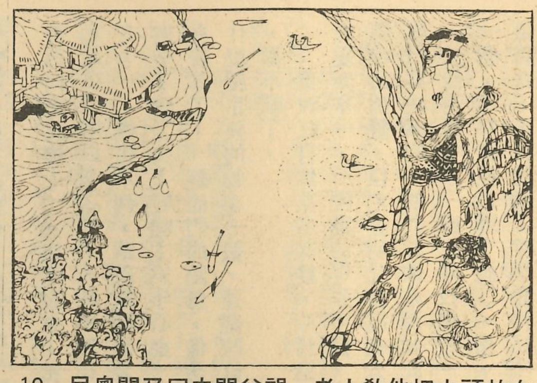
7　尼奧門也不會解，就去問父親。老人說：“你把一根細木條扎在另一根木頭上，然後用火把細木條燒盡，就會有一根灰燼製成的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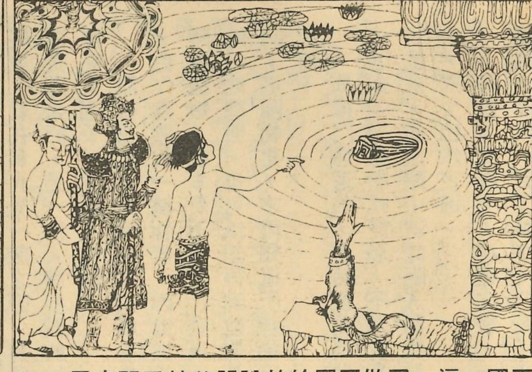
8　尼奧門照父親說的做給國王看，果然如此。國王很驚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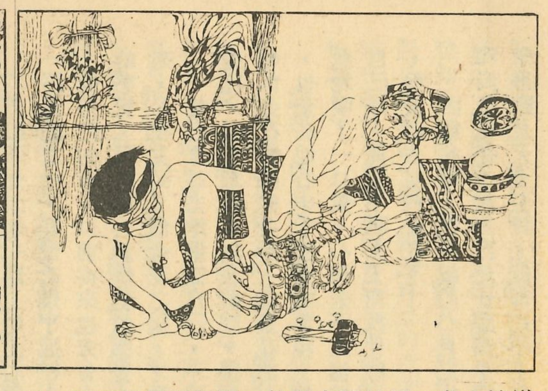
9　國王的第二個難題是讓大家辨認一段木頭，哪一頭是梢，哪一頭是根？



10　尼奧門又回去問父親。老人教他把木頭放在水裡，說浮在上面的一頭是梢，下沉的一頭是根。



11　尼奧門又按父親說的給國王做了一遍。國王又一次感到非常驚訝，對尼奧門說：“你能在明天給我送一隻由它自身敲打的鼓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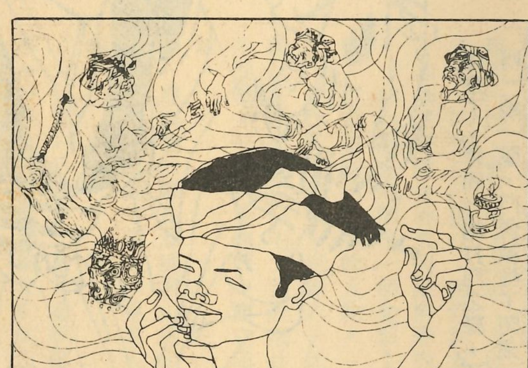
12　這可真是個難題。他又去問父親。老人笑道：“這很容易。”他把有蜜蜂的蜂窩放進鼓裡，讓尼奧門明天拿去給國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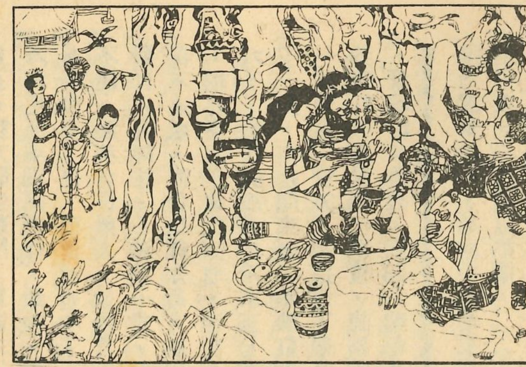
13　第二天，尼奧門把那隻鼓送給國王。國王接過鼓說：“不响。”他無意中把鼓調了個身，蜜蜂便在鼓裡狂飛，鼓就冬冬作响了。



14　國王驚奇萬分，問道：“聰明的小伙子，你從哪裡獲得解答這些難題的知識的呢？”



15　“從我父親那裡。”接着，尼奧門把全部經過告訴了國王。國王終於明白：老人還有老人的用處。



16　從此，國王廢除了原先的那條法律，頒佈了一條新的法律：要贍養老人。直至今天，巴厘的人都很尊敬老人。

新派長篇武俠故事

# 孤雁南飛

危中堅·文
可飛·圖

## 神秘巨宅中 揭出身世謎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崑崙六子和旋風島主溫魂遇上了，雙方發生劇鬥，崑崙六子採用六合陣法把溫魂團團圍住，最後，崑崙六子中有四個受了傷，而溫魂也中了一掌，傷得不輕，溫魂含恨離去，並揚言三年後再來對付六合陣法……溫魂一走，葉映紅仍立在不遠處，而葉映紅知道方敏尚在不遠處，怕崑崙六子會找到他，遂決心引開崑崙六子，葉映紅故意出示寒玉七首，崑崙六子一見，忙追問來歷，葉映紅却施展輕功一路急奔，雙方互相追逐了個多月，一日葉映紅來至貴陽一酒樓，崑崙六子也趕到，葉映紅又急奔，直闖入紫色花園。

葉映紅一聲不出，三風子又連講兩遍，講到後來，聲音已是隱含怒氣。

葉映紅仍是不答，三風子怒道：「女娃子，我們五人在此，向內一圍，你便要吃虧了！」剛講完，大廳中已起了一股異樣的旋風，葉映紅知道是三風子已以內家罡氣，凌空發出了一掌，心中大是着急，然而也正在此時，忽然聽得摩雲子一聲驚呼，道：「大家快來，摸一摸這是什麼東西？」

葉映紅當時祇聽得摩雲子這一叫，接着便是他們七嘴八舌的講話聲，像是已忘了自己在大廳之中一般，講的乃是：「啊！莫非此處便是那巨宅？」「當然沒錯，否則何來此物！」「如此說來，密室也一定是在這所巨宅之中了，却不知在什麼地方！」「眞想不到，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好哇！六年心血，總算已有着落了！」聽他們的語氣，像是發現了什麼極重要的物事一般，連葉映紅在一角，都不顧了。

葉映紅自然莫名其妙，心忖這所巨宅的愛紫亭中，所發現的那張字條，和那花園中的佈置，巨宅分明是自己從未見面的姐姐葉映紫的，他們却像是深知此宅底細，又像是幾年來一直在尋找那麼一所巨宅一般，不知是何道理？想了一會，越想越是驚奇，正在此時，突然聽得巨宅之外，傳來了「砰砰」地打門之聲，不一會，「呀」地一聲，門便被推了開來，火光一閃即滅，就在那火光一閃之際，葉映紅已看清走進來的，是一個大眼瘦削的姑娘，一幌亮火摺子，便被人吹熄。

而在三風子的手中，却握着奇形怪狀，色作幽藍的一塊物事，因爲火光閃起的時間極短，根本看不清是什麼東西，但是她心地聰明，也可以想得到他們是因爲找到了這團物事，才得知這所神秘巨宅的來歷的！

那推門而進的，自然便是馮瑩了，她一進來，一見如此情形，不知就裏，便動起手來，而大廳中就此陷入混戰的情形之中，前文已然表過。

却說方敏離開了馮瑩之後，一路向貴陽城中進發，到了城中，已是子夜。但貴陽乃雲貴兩地，通向中原的交通要衝，雖是午夜，仍然相當熱鬧。

方敏不知怎地一路上老是心神不寧，一路奔馳之中，好幾次幾乎撞在大樹之上！他自己知道，以前從來也未曾有過這樣的感覺，而這種心神恍惚的感覺，突如其來，是在見到了尚金花之後，才發生的。

他已然竭力地遏制自己，不再去想尚金花，但是却根本無法做到，眼前老是憶起尚金花俏媚的身形，尚金花的一舉一動，也全在他心中千百遍地重現。他心中重重地嘆了一口氣，心想若不是溫婆婆眞對自己好，眞想不再去雲南找什麼崑崙聖書，而折返去見尚金花了！

因爲此時，在方敏的心目之中，能夠和尚金花在一起，已比什麼都重要，崑崙聖書雖是天下至寶，但却比不上尚金花的



嫣然一笑！

方敏本就是個至情至性之人，一旦情愫已生，自然是傾心以赴，不比尋常的。但他同時也不能忘了溫婆婆對他的好處，因此才強捺下回頭尋找尚金花的衝動，而仍要到雲南去找那崑崙聖書，以救溫婆婆一命。

不消片刻，已然翻進了城牆，走在街上，心想就在城中選一匹好一些的坐騎，快點趕到昆明城外的笻竹寺，如果一舉能將崑崙聖書取到，自然是再理想也沒有。照母親生前所說，自己長大了一定能知道，那樣的容易法，想來並非什麼難事。

怎知剛走了幾條街，尚未碰到賣馬的，却見一家酒店之內，人聲喧鬧，有的大叫道：「啊呀！那女子好厲害，一下子就掀翻了一張大桌，幾十個人受了傷。」又有的道：「也不知那六個人是幹什麼的，要追一個婦道人家，却又留下了那個瞎子幫人治傷，看這行爲，又不像是壞人，却偏偏又是六打一！」

方敏也聽得暗暗納罕，但是他此時心中急的是兩件事，一是趕快取到崑崙聖書，二是回程中見上尚金花一面，已不想再多管閒事，只顧低着頭快步走過，但剛剛到那飯店撇在身後不到丈許，便聽得店中傳出一個鏗鏘已極的聲音，道：「還有誰受傷的沒有？快過來，我眼睛瞎看不見，你們是被內家眞力掃及，普通大夫可是沒法醫治！」方敏一聽那聲音，心中便是一怔，立即停步，自言自語道：「咦！這不就是那霹靂子石雷？剛才人叢中有人說他們六個人追擊一個女子，難道崑崙六子全在貴陽城中了，他們追擊的又是誰？莫非馮瑩已先自己而入了城？無論他怎麼想法，也不會想到被崑崙六子一路從洞庭湖畔追踪數千里，來到貴陽城中而終於追上的，會是紅掌祖師的徒弟葉映紅！

因爲方敏根本不知道葉映紅爲了怕自己被崑崙六子遇上，而冒着大險，一直在捨身引敵！

當下方敏既想到那六人，可能便是崑崙六子，不由心中一動，暗忖只聽得江湖上傳說，崑崙六子是正派中數一數二人物，向來不作邪惡勾當，爲何要追擊一個女子？倒要去看個究竟不可！

主意打定，便轉過身來，剛好看到霹靂子石雷，怪鳥也似從樓房上面飛身而下，一幌身，便轉過了牆角，方敏剛想追過去，却又聽得剛才在酒樓上的一個人，口沫橫飛，在講述剛才打架的情形，方敏本來不想聽，但那人有一句話，却直鑽入他的耳鼓，那句話是：「啊呀！那女子可醜得都說不出來，這樣的女子，就算天下女人死光了，怕也不會有人娶她做老婆的！」

方敏心中又是一動，暗忖奇了，莫非和崑崙六子動手的，竟是葉映紅？便直向霹靂子石雷隱沒的地方跑去，貴陽城中，大街小巷極多，就算方敏剛才立即起步去追石雷，只怕也未必追得上，何況又躭擱了一陣，又是夜晚，小巷之中並無燈光，根本不知道石雷是奔那一條路而去的，要去追趕，可以說是茫無頭緒。

正在猶豫，忽然眼前一花，好像對面屋頂中，似有一人掠過，本來以方敏的武功而言，在江湖上已近乎一流高手境地，若然眞有人在對面屋上竄過，他至少應該看得出那人的高矮長短才是，但是他却只是依稀見到有一個人影而已。

而且，就算是看不到的話，那條小巷中的屋並不高，有人走過，總有些微聲息，但是却一點聲音都沒有，須知道方敏在旋風島上居住了六年之久，在島上，整日強風呼嘯，無形之中練成了極佳的耳力，而竟然一點聲音都聽不到，所以才引以爲怪，呆了一呆，正在忖着，多半是自己眼花了，否則貴陽城這樣一個遠離中原的地方，如何能吸引這樣的高手？

尚未想完，眼前一花，又是一條人影，飛掠而過，比剛才令他錯愕了好一陣的那條人影，似乎更要輕盈快疾，就那麼在眼前一閃，便不見了踪影，方敏此時已可肯定，不是自己眼花，因爲就算自己眼花，亦無接連發生兩次同樣情形的道理。

他心中立即閃過一個念頭：那兩條人影，正是崑崙六子中的人物。

他當然不知道，崑崙六子此時正和葉映紅在那所紫色巨宅，漆黑無比的大廳之中混戰，一想到是他們，便立即想到葉映紅。

他與葉映紅在洞庭君山的山洞之中，相處六日，爲她守望，以免有人來擾她療傷。

在那六日之中，他和葉映紅雖然交談不多，但已然瞭解到葉映紅此人，雖然出身邪派，在宇內四邪之一的血手印紅掌祖師門下，但是邪派人物的味道，却並不濃，相反的對人還異常熱心，初見面時的厭惡之感，已去了好些，而且方敏自從知道了自己的寃家對頭，敢情是素未謀面，却自己一點淵源都攀不上的崑崙六子之後，想知道自己的身世的心情更是熱切，也亟盼見葉映紅一面，因爲自己的身世，全都寫在那件皮裘的反面，只有葉映紅一個人知道。」

因此，他立即用盡全力，向前追了過去，那兩個人身法如此之快，他要追上自然不易，幌眼之間已然出了城，站在城牆之上，老遠只望見星月掩映之下，曠野中似有兩條黑影，略爲交了一下手，便立即分開，其中一條，一縷輕烟也似向前射了出去。

一霎眼工夫，便又不見，另一條黑影，又啣尾而追。方敏看得大是出奇，暗忖這兩人武功之高，絕不在宇內四邪之下，但却又不像是崑崙六子中的兩個，因爲兩人既然不是同道，而是一個在前面逃，一個在後面追！好奇心一起，索性跟在後面，看個究竟，眞氣一提，一式「雁落平沙」，自城牆頭上躍了下去，落地之時，身子已在五六丈開外，隨即將內力傳至脚底，疾彈而起，三個起伏，已然又竄出了七八丈去，身法之快，亦是罕見，但一直奔出里許，尚未見那個人踪影，只是見到一座小松林，七八株四五握粗細的松樹，全都齊根斷折，斷口處平滑無比，看得出是被絕頂內家掌力所震斷的，方敏自忖要震斷這樣粗細的松樹不難，但是如要斷口處也如此平整，却是力有未逮。

而松樹又顯然新斷未久，可見得一定是那兩人又曾在這裏過了幾招，那兩人功力之高，也可想而知，因爲不論是那一個

出手震斷那些松樹的，却顯得出兩人武功，俱已絕頂，若是逃的那人打斷松樹則追的那人，武功更高，若是追的那人下的手，而逃的那人，始終未被他追趕上，武功也不會過弱。

方敏初涉江湖，而且他又天生俠風，心想那逃的一個，若是正派中人，自己該趕上去，助他一臂之力，義不容辭，就算逃的一個，是邪派中人，也應該和追的那人，合力將他擒住！自己雖然心急想見到尚金花，和取崑崙聖書，但碰到這樣的事，却不能不管，繞過七八株斷松，轉了一圈，又箭也似向前奔去，奔出里許，忽然聽到得一陣「哈哈」大笑之聲，那聲音像是從三里開外傳來，但是傳到耳中，却又像是如在耳邊所發一般，可見那發笑之人，功力甚高。

方敏心知那笑聲是兩人中的一個所發，已經不遠，便一直追了過去，走出老遠，又是一陣笑聲傳來，聲音又和剛才那一陣笑聲不大相同，清越無比，簡直是穿雲裂石，在黑暗之中蕩漾不絕，震得人耳鼓嗡嗡直響。方敏心中暗暗吃驚，心忖這一陣笑聲，功力簡直比溫婆婆還深湛，不知是何等樣人？

一直向前馳了過去，貴陽城附近，已有不少深山，但翻過了一個山坡，却現出一個平地來，那平地總共只有畝許大小，一半芳草菲菲，中間還夾着艷紅色的一點一點，在月色下看來，說不出的那樣清幽好看，但另一半却黑黝黝地，像是一根草也不生。

在那個空地的中心，有一座石墳，那石墳一半在草地上，另一半在那黑黝黝的地上。在石墳前的一列石人石馬上，正站着兩個人，清風吹來，那兩人衣袂飄動，意態瀟洒，兩人相隔又只有丈許遠近，但却又不見他們動手，方敏本來已想撲過去，分明正邪，插手進去，但此時看兩人迎風而立的樣子，又不像是仇人，因爲若是仇人，相隔丈許，也早就打起來了，但他們却好整以暇，並不像想動手的模樣。

方敏一見其中情形有異，立即隱身在一塊大石之後，只見背對自己而立的，似是一個羽衣星冠的道士，手中提着一柄拂塵，而面對自己的那人，却身材矮小，看不清面目，只聽得其中一人開口道：「我們打賭，原是一時嬉戲，莫非眞要見個輸贏麼？若是眞要見個輸贏，只怕是已輸定了。」

方敏從他的語音之中辨出他便是一個發出笑聲之人，那人才一講完，另一個聲音便接道：「不行！到了預定的時間了麼？若眞是三日三夜追不上你，我才認輸，由得你這牛鼻子到處去誇口去！」

那聲音方敏聽來却異常熟悉，正是北天山七禽大俠馬算子的聲音。

那道士哈哈大笑道：「天一亮，我折返城中，行人又多，大街小巷一鑽，只怕你更追不上了！」

馬算子道「那也是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方敏聽到兩人原來是在打賭比輕功，而且稱呼之間，還極是熟落，暗悔自己多事，只見馬算子一個「瞧」字甫出口，便直向那道士撲去，身形之快無以復加，但那道士也同時發動，只是一扭身，便平平地向外射去，落在那黝黑的地上，突然叫道：「走方郎中小心！」反身一躍，躍向草地之上去了。

那馬算子人稱「老少神醫」，醫術之精在武林中再無第二個，並不在號稱神醫，雙腿已成殘廢的杭州名醫焦伯道之下，是那道士的却叫他做「走方郎中」，若不是多年老友，斷然不致如此稱呼，方敏心中一動，暗忖：道士難道竟是方今武林之中，練成內家罡氣的第一人，武當派極樂道長。

聞得極樂道長雖是武功絕頂，捨他而外，不作第二人想，但却正在武當山閉關期間，如何會在此處突然出現。但是江湖人物口中傳說的極樂道長，却的確是一個詼諧百出，突梯滑稽的人物，要不也不會自號「極樂」了，正在想着，只見那道士躍回草地之後，馬算子剛好在空中一個倒栽葱，身如流星飛瀉，疾撲而下，眼看非中不可，那道士身子突然打橫一移，又避開丈許，馬算子落地之時，伸手便抓。方敏在一旁看得清楚，馬算子中指離那道士的背心只有寸許！

那道士哈哈一笑，跑了一個半圈，竟向方敏存身之處跑來，馬算子緊緊地跟在後面。從那石基到方敏存身的大石，少說也有半里來遠，但未等方敏看清那道士是怎麼一個長相時，兩人已然相繼在身旁掠過，再回頭看時，已只見兩個黑點，一閃便隱沒在黑暗之中了！

方敏自從離開旋風島以來，所遇到的也全是一流高手，但武功和這兩人相比，相去却是遠甚，心中大生感嘆，暗忖學無止境，這句話着實一點不錯。若論自己六年來在旋風島上所學，闖蕩江湖，綽綽有餘，但是在武學的境界中，却還只如一個小孩！

方敏因爲想到了武學境界的無涯無岸，不由得呆呆地站了一會，正待轉身回到貴陽城中時，一抬頭，忽然發覺眼前景色有異，但一時之間，又說不出什麼地方有異狀來，定睛細看，才看出了究竟。

原來那一塊平地之上，本是一半草地，那草嫩得十分可愛，中間還夾有一點一點的鮮紅色，看來像是野花一樣。

如今，變化就出在那些野花上，原來是艷紅色的，此時突然已變成了藍色，而且在月光之下，晶晶生光，再一細聽，竟有一陣「刷刷刷」，類似蠶食桑葉的聲音傳出。

再一細看，那些晶亮晶亮，猶如天上繁星的藍點子，每一點俱像是在蠕蠕而動一般！

方敏心中又不禁大是奇怪，暗忖這是什麼玩意兒？不免多看了兩眼，只見那些藍點，於片刻之間，全都移動起來，聚成了一堆，移動之時，極爲迅速，不一會，就成了四五尺方圓的一大堆，那藍晶晶的光華，也更爲耀目，而原來在草地上的紅點，也已不見。

到這時候，方敏已可肯定，那藍色的一點一點物事，一定是什麼虫，已於頃刻之間，將那紅色的花或野草子，吃了個乾乾淨淨。尋思天下毒虫，幾乎有過半以上，集於雲貴兩地，想不到此處離貴陽城如



此之近，也會有這類怪虫，若是傷害過路人，也是壞事，何不趁此機會，將之消滅？所躭誤的時間不會太多，却是做了一件好事。

方敏處處爲人着想，主意既定，便向那草地走去，但只走到一半，便見那一大堆藍晶晶的小虫，又開始移動，如箭也似，向古墓中射了進去，等到方敏趕到時，只趕上最後幾隻，也只看清是指甲大小的蜘蛛，便已連最後一隻，都爬進了古墓之中。

方敏一見是蜘蛛，更肯定是罕見的毒物，只見牠們爬進古墓去的地方，乃是一個三寸見方的小洞，方敏一轉身，「叭」地一掌，砍在墓碑之上。這一掌，足用了八成功力，立時將墓碑震斷了半截，碎石紛飛，俯身揀了一塊大小相宜的石頭，剛待將那個洞堵上時，忽然聽得「格格」兩聲，起自身側，猝不及防，倒將方敏嚇了一跳，「刷」地拔出了七孔刀，向外橫揮而出，使的是一招急中應變的絕招，「橫棹江上」。

一陣厲嘯過處，却又未見有人，疾轉身來看時，又是一陣發呆。

原來那塊石碑，本來是背對他的，此時，却已然轉了過來，依稀可以看出上面刻着什麼「先考……之墓」等字樣，這還不奇，在那古墓之上，却已然出現了一個大洞，向內望去，黑黝黝地，不知是什麼玩意。到此地步，任誰都想探個究竟，方敏自然也不能例外，自懷中取出了火摺子，迎風一晃，火光閃耀，瞧見自那大洞起，正有一條石階，通向下面去。

方敏見了這等情形，大聲問道：「是那一位高人居住在此？」因爲武林中人，有的是脾氣古怪已極的，喜歡在一座古墓中居住，一點也不出奇。而且那古墓若是無人在內，裝上機關何用？方敏連問兩遍，未見回答，暗忖古墓突然現出大洞，顯然是因爲自己掌擊石碑，碰巧觸動了機關所致，不管其中有人無人，總要進去看個究竟，左手握緊了火摺子，右手提了七孔刀，一步一步地走了出去，那石級少說也有四五十級，走完了石級，只聽得傳來了一陣極爲刺耳的爬搔之聲。

方敏一聽有聲音，兩腳便不丁不八站定，暗含子午，以備應變。

但半晌不見動靜，舉高了火摺子一照，不由得吃了老大一驚！原來他此時，已然身在一間石室之中，室內空空如也，只有在東面牆角之上，放着兩隻尺許見方的金絲籠，籠中關着兩隻顏色殷藍，八隻脚張了開來，少說也有五寸，身子竟如拳頭大小的蜘蛛！

那蜘蛛之爲物，自古便被列爲五毒之一，本來就是兇猛醜惡之極，那兩隻蜘蛛如此大法，看來更是令人惡心，方敏雖具一身驚人武功，那兩隻蜘蛛還是分了開來，關在金絲籠中的，乍見這類事物，也不由得渾身皆起鷄皮疙瘩。

那兩隻大蜘蛛，既然有金絲籠關住，自然是有人蓄養的。方敏心中不禁冒火，心想養這種物事的人，多半不是什麼好人，剛才那麼多小蜘蛛，定是這兩隻大蜘蛛所生無疑，先殺了這兩隻，再去搜尋那些小蜘蛛未遲！

那兩隻蜘蛛關在籠中，當然最好是以暗器射殺，但在此刻，方敏身旁，却是什麼暗器也沒有了，想了一想，提起七孔刀，「呼呼」連砍兩刀，連金絲籠帶那大蜘蛛，全都砍成了兩半，那兩隻大蜘蛛雖已死去，却還在蠕動不已，看了令人惡心已極。

方敏不想再久躭下去，四面一看，又別無道途，也未見那羣小蜘蛛的下落，便反身走了出去，來到出口處，偶一轉身，這才看見那大洞上面，畫着一個正在張口哈哈大笑的大頭胖娃娃，雖然只寥寥幾筆，但却極是傳神，令人一見不由自主，便想咧嘴而笑。

方敏一怔，暗想這是什麼意思？可能是養蜘蛛的人的信符，畫在墓口，告誡他人不要隨便闖進之意，想了一想，也就放過。

爲恐那死蜘蛛仍然有毒，又轉了石碑，那洞口果然又復合上，天衣無縫，一點也看不出來，方敏舒了一口氣，同時，因爲離得那黑黝黝的一塊地近了，已然看出那竟是一個大泥沼！

方敏此時只顧爲除了這樣醜惡的物事而高興，却未曾想到，就算剛才那道人不是武當極樂道長，馬算子也是一代高人，而且精於醫道之人，一定善辨各種毒物，那草地上只長着一種草，一點雜草也無，而且排列整齊，分明是特意種了，來養着那些蜘蛛的，以他爲人而言，豈有只顧打賭，而不順手將毒蟲除去之理？方敏一時未曾想到這一點，以致日後生出許多事來不提。

却說方敏當下回到了貴陽城中，天色已然微明，想找到葉映紅的心仍未死，又在城中團團轉了一轉，化了不少時間，那貴陽城能有多大，他滿城亂找，當然也會找到那所巨宅，站在門口一看，也覺得奇怪，同時也聽得裏面似有兵刃相交之聲傳出。

當馮瑩站在那巨宅之外的時候，聽得宅中傳出怪聲，那原是葉映紅和崑崙六子混戰，推動大桌子所發的聲音，方敏聽得有兵刃相交之聲，也一躍而入，只見大廳門上，積塵甚厚，但是却有一隻手印，那手印異常清晰，指爪之長，却是少見，乍看還像是什麼野獸印在門上的一樣，細看，才知是人的手印。

看官！馮瑩在門前發呆之時，也曾見過這隻形狀如此奇特的手印，但當她一推門進去之時，便有人襲擊，因此也無暇細想，隨即忘懷。

方敏一見這隻手印，也是一呆，隨即聽得「呀！」地一聲門響，一個人倒竄出來。

方敏猛地想起，無緣無故，躍入人家宅中，此事大是不該，宅主人是講情理的還好，是不講情理的，立時就可以反臉成仇！

因此急忙向後退了一步，那從門中穿出的人，也轉過身來，方敏只見那人是個銀髯飄拂的老者，一臉正氣，首先放下了心，剛要開口喚「老丈」，那老者的臉色驟然一變，像是見到了什麼可恨已極的物事一樣。

方敏暗忖難道我身後還有人？轉頭一

看，並沒有人站在自己背後，不禁奇怪那老者何以如此恨自己，正想轉回頭來，一陣微風掠過，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腰間軟穴，已被點中，立即僵立不能動彈，連出手的是誰，都弄不清楚，想起來，當然是那老者，但是那老者却是一臉正氣，不像是行徑如此卑劣的人。

方敏一面心中疑惑，一面運轉眞氣，去衝被封住的穴道，才衝了一次，便發覺點穴人下手的並不重，以自己的內功，轉眼之間，便可衝開。

那白鬚老者，便是崑崙派各長老之中，武功最高的三風子，他和其餘四子，在大廳中和葉映紅混戰了好半天，葉映紅滑溜機靈已極，大廳中又漆也似黑，以六人之力，連旋風島主，宇內四邪之首的魔母溫魂，都受傷而去的，竟然未能傷到葉映紅分毫。

三風子等人，進入那巨宅的大廳之時，乃是從後花園躍入，並非是從正門走進來的，雖然穿過長廊，走進大廳之時，也有幔子遮着，但是却想不到那大廳，每一個可以透進光綫的地方，都被厚厚的緞幔子遮住的，一算時間，早該天亮，心中大是詫異，這才猛地向後撞出，鑽出布幔，推開了大門。

果然外面紅日高照，正待回手將幔子撕下時，一眼瞥見方敏站在門外。

他一見方敏，便心頭大震，以他爲人，本來絕不致於一聲不出，便從背後點人穴道，但是他見到了方敏，立即想起六年來，自己師兄所苦苦搜尋的目標來，眼前這個年輕人，雖然未曾道過一句話，但是和他們六人時時在懷念着的一個人，實在是太相似了，因此他唯恐方敏走脫，便趁方敏轉過頭去時，點了他的穴道。不過三風子究竟是正派中人，同時倉猝間也未看出方敏的武功，已然極有造詣，下的手並不重。

三風子一將方敏點倒之後，立即鑽入大廳，以傳音入密上乘內功，通知其餘四人，四人一聽，自然一起鑽出大廳來。

此時，馮瑩正在發呆，所以未曾覺察，葉映紅却發覺對方突然離去，因此也從通向長廊的門處逸出，一個一個房間，去搜尋她姐姐的遺物，以圖得到她姐姐的一點消息。

幾個人行動皆極是快疾，而且無聲無息，是以當馮瑩突然省起，大廳中忽然一點聲息也無，點起蠟燭看時，已然一個人也沒有了。馮瑩當時不明究竟，自然不覺駭異，後來到了後花園，又見到觸目皆是紫色，自然更是詫異，再接下去，便是和葉映紅交手，前文皆經表過，此次不再贅言。

却說方敏在宅外一被三風子點了穴道，便運起本身眞氣，向被封住的腰間軟穴衝去，連衝兩次，已然將要衝開，再來一次，便可奏功，正在此時，忽地看見牆角處，有毛茸茸的一件物事，在蠕蠕而動，仔細一看，心中大是吃驚，原來那團物事，竟是一隻人的手！但是手上，却長着寸許來長的黃毛，金光閃閃，手指甲也特別地長，尖端銳利，但却不像是修剪出來，而像是時時用爪，因此磨利了的一樣。

此時，方敏身子不能動彈，雖然知道長着那樣一隻怪手的人，一定在牆那邊，但是却無法走過去看一下。而且，方敏又立即想起剛才在積塵甚厚的那扇門上，所見的那個手印來。

他一見那個手印之時，便和馮瑩一樣，感到那手印乍看，像是什麼野獸留下的一樣。

此時再一見那隻手，更可肯定，那隻門上的手印，一定便是那隻手印留下的，而什麼人又會生着一隻這樣的手？一時之間，方敏竟連運氣衝穴都忘記了，待聽到身後又有人走來，才急忙運起第三遍眞氣，那隻長有黃毛，指甲銳利的手，也向後縮了回去。

方敏第三遍眞氣在穴道上一衝，立將穴道衝開，待要走過去看時，身後已有人低聲喝道：「別走！」方敏不得不回過頭來，只見三個道骨的老者，一個矮老頭子，和一個膚色如鐵，生得異相之極的老人，已一字排開，站在自己面前。

除了剛才見過的那老者之外，其餘四人，面上也皆露出極是複雜的表情，使人難以捉摸他們的心情。方敏愕然道：「不知各位有何指教？」

他這裏一開口，五人面上更是吃驚，心中俱想：啊！不但面目像，連聲音都像！三風子向其餘四人一使眼色，四人身形展動，向方敏圍去。方敏見勢不好，不等被四人圍住，便提一口眞氣，凌空拔起，定身於圍牆之上，道：「各位老丈，有何指教，何必要將我團團圍起？」

青昊子「哼」一聲冷笑道：「小子你自己知道！」

三風子也同時面色一沉，道：「你可不許說一句謊言，你可是姓方？」

方敏一聽他們如此問法，心中一動，便即恍然，道：「你們可是崑崙長老，人稱崑崙七子中的五位？」一面說，一面向那邊屋角望去，但是却一個人也沒有，只是在那一邊剛才看不到的牆上，却也留下了一個手印，牆上並沒有積塵，那個手印，乃是陷入牆中，深約半寸，形狀大小，也和門上那隻，一模一樣，不過却是一隻左手。他這裏一面講話，一面雙眼斜望，三風子等人，却以爲他想趁機溜走！忙道：「你若是想溜，可莫怪我們手下無情，你可是姓方，說！」

方敏見他們雖然個個一臉正氣，而且既然不否認，可知正是崑崙派長老，但行事却偏偏如此不可理喻，不禁心中有氣，道：「不錯，我是姓方，聽說各位要找我，我與各位無怨無仇，不知要找我何事？今日碰巧見面，倒可以說個明白！」

青昊子一聲冷笑，接着又歡呼一聲，道：「沒錯了！果然是他，咱們六年心力，總算沒有白費！」

龍吟子接着道：「找你何事？要取你的性命！」

短劍一幌，連人帶劍，便躍上了牆頭，「刷」地一劍，分心刺出。

方敏更是惱怒，暗忖江湖上傳說，崑崙派乃是正派中的大派，看來全然不對，這六人的行事比白骨神君和紅掌祖師也不如，倒有點像曹不仁金羅漢這一流人物！

一見劍到，側身一避，那牆圍的牆頭，能有多寬，方敏側身一避，已然左脚懸



空，但是他眞氣下沉，右脚仍是牢牢地釘在牆頭上，反腕便向龍吟子右腕抓到，意圖以空手奪白刃中的一招「甕中捉鼈」，來奪他手中短劍。本來，方敏震於崑崙六子的威名，絕不敢和龍吟子這樣子打法的。但此時一則他見五人行事如此不講理，已然心存輕視，二則龍吟子這一劍，雖然力沉勢雄，但方敏高手見識多了，也感到和自己差不了多少，而且事實上，龍吟子的武功，眞要比較起來，怕還眞不及方敏！因此方敏敢以空手奪白刃功夫去對付。

龍吟子一劍未中，方敏那一招「甕中捉鼈」已然使出，倒將他嚇了一跳。

剛好三風子想起自己一照面便會點了他的穴道，竟會被他運眞氣衝開，而且四人向他圍去之時，又會被他躍上牆頭，可見他功力不弱，叫道：「龍吟小心！」

他只叫「龍吟小心！」而不叫「龍吟住手！」可知他心目之中，也沒有認爲龍吟子那樣，話都不說，便突然持劍進攻，要取一個素未謀面的人的性命一事，有什麼不對之處！

方敏心中更是氣憤，那一招已是用了七成功力，龍吟子急忙迴劍撤招，方敏內力疾吐，手腕一翻，改抓爲拍，「呼」地一掌，當胸推到，龍吟子短劍第二招尙未發出，掌風已然掃到，若是在平地之上，他至多不過退出幾步。但此時他却是站在牆頭之上，根本無法後退，只得一面運氣相抵，一面一個觔斗翻了下地。剛才上牆之時，威風八面，要取方敏的性命，此時却被方敏擊了下來，當然已算落敗。

其餘四人一見龍吟子失利，盡皆大驚，唯恐方敏趁機溜走，眞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若是給他溜走，再找六年，也未必找得到！三風子首先一躍而起，衣袖疾捲而起，連帶着一股强韌已極的大力，向方敏的下盤捲到。

方敏本來只是單足站在牆上，三風子所使，又是內家罡氣，方敏自然禁受不住，下盤一浮，覺出無法與之硬抗，便就勢足尖一點，落下地來。他若是此時存心逃走，還可以向牆外翻出，雖然三風子啣尾而追，也不能跑出多遠，但總可以有一個逃走的機會。但是方敏此時心中，却一點逃走之念都沒有。

他感到自己和崑崙派長老，連見都沒有見過，而且他們年紀又都如此之大，和自己什麼怨仇可言？崑崙六子所爲，分明是黑道上下三濫的行徑。胸中一腔正氣，自然不會怕人，因此落下之時，是落在圍牆之內，三風子立即躍下，一連兩招，將方敏逼入了大廳之中，大聲責叱。聲音由長廊中傳過，傳到後花園中，被馮瑩和葉映紅聽到，她們兩人，芳心全都對方敏暗生情愫，自然異常關切，才爭着由月洞門中竄進去，在月洞門口，馮瑩還吃了葉映紅的大虧，被葉映紅以寒玉七，將她右手第四指，削去了一節！這些情節，前文也皆已表過，毋需贅言。

馮瑩進了大廳之後，並未見葉映紅，却見方敏被崑崙六子圍住，其中霹靂子石雷，是在飯店中爲人治傷之後，滿城尋找其餘五人，未有結果，剛好來到附近，因聽得馮瑩和葉映紅動手之聲，才躍上牆頭，展動衣袖，將七曲珠鍊散出的鋼珠，全都接去，一聽到三風子的聲音，自然立即奔入大廳。

馮瑩一聽到三風子的聲音，自然立即奔了入廳。馮瑩便根據師傅所說，勸崑崙六子不要立時動手，但崑崙六子却是不聽，並還向方敏逼問此間巨宅之中，有無密室！方敏性格倔强，見馮瑩如此爲自己設想，心中也好生感動，心中越來越感到六人行動的卑鄙可恥，雖然雙方形勢，顯然是對方强上許多，他心中毫無懼意，昂然一笑，說道：「馮姑娘，你別怕！六位，常言道好事不瞞人，瞞人無好事，你們一定不肯由武林公斷，難道是事情見不得人麼？」

六人一齊呆了一呆，馮瑩也接着道：「誰怕哩！現放着他們是武林尊長，難道還眞能將咱們怎麼了？敏哥，他們問你宅中有無密室，你以前到過這宅子麼？」

方敏道：「！哼笑話！他們這幾個人，多半是瘋子！」那語氣，也就卑夷到了極點。

霹靂子石雷大聲叱喝，掄起鐵杖，疾掃而至，方敏見新趕到的石雷也是如此，心中更怒，七孔刀帶起一陣厲嘯，迎了上去，「錚」地一聲，兩件兵刃相交，方敏身子突然滴溜溜地一轉，轉出半步，手臂一縮，七孔刀輕嘯一聲，刀鋒便向石雷肩頭一拖。

這一招，乃是七孔刀法中和敵人兵刃相交之後，突生變化，尅敵制勝的絕招，喚作「順手牽羊」。那七孔刀法的招數雖然不同，但是每一招却能應付一個獨特的環境。「順手牽羊」這一招，便是在和敵人動手之際，兵刃相交時所使。當七孔刀一和石雷的鐵杖相碰之時，方敏早已一收內力，整柄刀反藉着石雷鐵杖上的力道，向上彈了起來，然而手腕一翻，刀尖向上，順勢一送一拖，刀鋒便在對方肩頭劃過。魔母溫魂本來門下徒衆極多，聲勢浩大，但就是爲了創這套七孔刀法，叫門下徒衆，做她的活靶子，給他試驗，怎樣才能使刀法盡善盡美，使得對方一則萬萬料不到，或者就算料到，也躲避不過。每一招，少說也經過她幾個月的苦思。

那些徒衆，不是傷在她的刀下，便是害怕自己遲早會得不到好結果，因此紛紛溜走，待到魔母溫魂將一套七孔刀法練成，門下徒衆，已經走了個乾乾淨淨，一個也不剩，但是她那套七孔刀法，也確已到了無懈可擊的地步，就拿這一招「順手牽羊」來說，霹靂子石雷雖然是個瞎子，但是七孔刀揮動之間，却有厲嘯聲發出，向上提劃之際，嘯聲雖輕，也可以趨避。

但這一招因爲變招快疾，進攻的方位奇特，石雷却來不及趨避，刀銷劃過，只聽得他大吼一聲，方敏疾向旁逸出，石雷的肩頭上，已然被七孔刀劃出了一道三寸來長的口子。

霹靂子石雷揮杖來攻，方敏擧刀相迎，到石雷受傷，方敏退出，只不過是電光火石，一眨眼間的事，其餘三風子等五人一見石雷受傷，心中既怒且驚，一齊問追：「霹靂，傷得怎樣？」

石雷伸手一摸傷口，追：「不怎樣，只是浮傷——啊呀！」上面那幾個字講得甚是平靜，而且衆人也的確看出了他肩頭

所受的，只是一些浮傷，以他的功力而論，就像是尋常人擦破了一塊皮一樣，根本不碍事，但接着聽到他那一聲呼叫，却是充滿了驚恐之意，不由得大出意料，一齊將石雷圍住，道：「怎麼啦？」

他們師兄弟本來共有七人，情同手足，禍福與共，石雷突然發出如此的驚呼，其餘五人，個個關切，只顧問石雷傷勢如何？一時之間上竟忘了如何處置馮瑩和方敏兩人。馮瑩在一旁看出有便宜好揀，一拉方敏，以目示意，要和方敏趁機離去。

方敏雖然明白她的意思，但是在事情未弄清楚之前，他却絲毫不肯苟且，低聲道：「馮姑娘，眼前理虧的是他們，我爲什麼要偷偷溜走？」

馮瑩急得頓足道：「你已然傷了他們一人，再要不走，豈是他們的敵手？你不是說，還有要緊事需辦麼？」何必爲爭這一口閒氣，而將正經事躭擱了？」

方敏心中一動，想要幌動身形，趁勢逸出時，但巳然慢了一步，只聽五人各自怪吼一聲，這五個人個個功力深湛，三風子更將內家罡氣練成，這一聲怪吼，又全是以丹田之氣逼出。

雖然各人喉音不同，有的尖銳，有的清越，有的高吭，但同時而發，却又各不干擾，吼聲一起，只震得大廳中的樑椽，「格格」作聲，積塵白烟，紛紛落下，聲勢之威猛，無出其右。

馮瑩和方敏兩人，尚未弄清是怎麼一回事，眼前人影一閃，一股其大無比，旋轉而來的大力已然襲到，同時灰影閃處，一隻衣袖已然在馮瑩和方敏之間，直切了下來。

變生倉猝，馮瑩竟忘了自己和方敏在一起，可以令方敏少吃好不虧，右手一鬆，剛想站定脚跟時巳被那股大力裹住，身不由主，一連轉了幾轉，被逼到大廳的一角。再定睛看方敏時，七孔刀揮舞，但是刀法緩慢散亂，而且沒有那股厲嘯聲。在他身旁，一條人影，左盤右旋，兩隻大袖，上下飛舞，宛若兩條夭矯騰挪的灰色怪龍，袖子揮動時所發的大力，已然將方敏逼得施展不開。馮瑩一望而知，那是三風子使出了畢生絕學，以內家罡氣在向方敏進襲。

方敏已然不支，若是刀法一散，被他內家罡氣襲中，內臟立受重傷，無可醫治，心中不禁大爲焦急，只顧阻止三風子繼續出手，也不理會所說的話，是否會得罪武林尊長，尖聲叫道：「三風子，你也算是武林前輩，怎麼行爲却是下三濫？」

此言一出，度天子和摩雲子兩人，突然一個自左，一個自右，攻了過來，「呼呼」兩掌，疾拍而至。馮瑩身子向後一縮，避開了摩雲子的一掌，又突然一個轉身，右掌也疾拍而出。「叭」地一聲，正與度天子手掌相交，兩人皆震退數步，馮瑩見三風子仍不住手，大袖飛舞，力道越來越强，像是將方敏膠在方圓不過三尺的地方一樣，行動皆不能脫離這個範圍。

看方敏時，却是絲毫未有懼色，咬緊牙關，正在苦苦支持。馮瑩爲恐再有人來進襲，身形閃動，以背貼牆，叫道：「三風子，你們今日若是害了方敏，我若不到處在江湖上宣揚你們的鄙毒行徑，誓不爲人！」一面講，一面心中實在是又恨又急，「通」地一拳，擊在一根大柱之上，拳頭竟沒入了柱子一小半。

她這裏話才講完，只聽得三風子一聲呼喝，道：「撤手！」

抬頭一看，三風子衣袖一壓一捲，巳將七孔刀捲住，向後便拉。本來，方敏武功雖然巳將臻第一流高手境界，但若要和三風子硬爭，却不是敵手，但是他此時心中巳確確實實將三風子等人看作是行爲卑污的小人，因爲剛才他傷石雷，那一招「順手牽羊」，只是用五六成功力，招式尚未使老，便自撤招迴刀，所以石雷才只是受了點點兒浮傷，否則，要是剛才他那招「順手牽羊」使老了，石雷肩上的傷口，至少也得有尺許長，三寸來深，刀勢又是自下而上拖到，也就是這樣，一條左臂可能被立時卸下！方敏暗忖這一招手下留情，以三風子等人的武功，絕不會看不出來，如是通情理的人，便該就此息手，將事情講個清楚。但他們却非但不如此，三風子且施出內家罡氣，對自己連連進襲！若不是行事卑鄙，怎能做出這種行爲來？所以方敏心中，凜然無懼，反倒感到自己光明正大，頂天立地，眼前的三風子武功雖高，却是渺小無比，有了卑鄙之心，手上自然格外揮洒自如，所以竟能支持了三風子以內家罡氣，逼動衣袖，上下揮舞的七八招，到後來，七孔刀一被三風子衣袖裹住，方敏只覺得一股大力，幾乎連右臂都要被撕斷，無法與之硬抗，便順着三風子向後一拉之勢，左手巳然抓了軟銀杖在手，以極爲陰柔的內力，一杖斜斜砸下！

三風子運氣於袖，將方敏的七孔刀裹住，並還被自己連人帶刀拉了過來，只當對方巳然黔驢技窮，怎麼也料不到方敏性格倔强，既巳認定了他不是好人，便絕對不肯服輸，寧願拚命也要打下去，只覺眼前銀光一閃，無聲無息，軟銀杖巳然壓了下來，雖然武功高絕，也不免吃了一驚，急揚右袖去格擋軟銀杖時，裹住在七孔刀的左袖，未免略一鬆弛，方敏那一杖擊下，目的就是要在左袖略一鬆弛，一覺出裹住七孔刀的力道稍弱，立即一躬身向後倒縱出去，三風子一時不察，竟被他將七孔刀拂了回去，人也巳然躍到丈許開外站定，喘了一口氣！

三風子這一怒非同小可，正待疾撲而上之時，一旁馮瑩，見方敏在兵刃被三風子裹住之後，不但能全身而退，而且連兵刃也沒有失丟，心中大喜，一步竄過，又巳和方敏並肩而立。

三風子若眞要撲向前去，非要兩人齊傷不可，但他們崑崙六子，和北天山馬算子交情深厚，馮瑩身上，雖然沒有七禽大俠馬算子的令符，但武功確是馬算子所傳，若是傷了馮瑩，難免失了兩家和氣，因此硬生生將前撲之勢收住。

但是他因爲發動之時，勢子太猛，因此雖然收住了勢子，一股大力，仍向兩人壓到。馮瑩站到方敏身邊，未知就裏，以爲三風子內家罡氣巳然襲到，身子一閃，又搶到了方敏面前，叫道：「敏哥，你快走吧！這兒由我來對付他們，別再逞英雄好漢了！」

方敏見她如此維護自己，心中也大受



感動，道：「馮姑娘，你這話錯了，我並無絲毫對不住他們的，爲什麼要走？」

三風子停在離他們七八尺遠處，一聽方敏如此說法，道：「小畜牲，還敢嘴硬？快取解藥來！」

方敏莫明其妙，道：「什麼解藥？」

三風子冷笑一聲，撮唇一嘯，摩雲子等四人，巳然將方敏和馮瑩圍住，方敏仍是不解何意，忽然聽馮瑩道：「啊！敏哥，你七孔刀上，餵有劇毒麼？」

方敏順口應道：「胡說，兵刃餵毒，是下三濫的行徑，我怎麼會幹這種事？」

馮瑩向前一指，道：「你看！」方敏循指向前看去，也不禁一呆。

原來霹靂子石雷，自發出那一聲驚呼之後，一直未曾出聲，此時正倚柱而立，面色慘白，渾身發抖，像是在忍受着極大的痛苦，而左肩之上，衣服巳全被撕去，在那條被七孔刀劃出不過三四寸長的傷口旁，上下各有兩寸來寬的皮膚，巳然成爲藍色。一望而知，那傷口是被餵有劇毒的兵刃所傷，毒氣正在迸發！但方敏又確確實實知道，自己的七孔刀上並沒有毒！因此張了嘴巴，竟然無法講得出話來。

三風子又尖聲道：「快取解藥來，你刀上所餵的，究竟是什麼毒？還不快說？爲何我巳以重手法點了他任督二脈，毒氣仍然迸發不巳？」

方敏此時，心中也是莫名其妙，據實言道：「我也不知道這刀上有毒，自我使用七孔刀以來，也曾傷過人，却未曾見有中毒的現象，莫不是另外有人傷了他？」

三風子「哈哈」大笑，照理，情如手足的師兄弟巳中劇毒，他斷無笑得出聲之理，但是他心中實在怒到極點了，因此反倒笑了出來，笑聲中充滿了憤恨之情，看來恨不得將敵人撕成片片！笑聲未絕，巳然尖聲道：「如此說來，倒與你一點干係也沒有了？」

方敏自度確是這樣，道：「當然是和我沒有關係！」

一旁青昊子等人，大聲怒吼道：「還和他多廢話什麼？將他一掌結果，搜出了解藥來再說！」

方敏見他們個個無可理喻，哈哈笑道：「你們不用動手！」將軟銀杖在腰間一纏，捲起左臂衣袖，道：「你們說七孔刀上有毒，我在自己臂上劃一口子給你們看看如何？總不成我自己也願意中毒？」

三風子冷冷地道：「你劃吧！」

方敏毫不考慮，揚起七孔刀，便向自己手臂之上刺去，但正在刀尖將要觸及皮膚之時，突然一楞，尖聲叫道：「啊！刀上眞的有毒！」原來映着燭光，他看清了刀身之上，隱隱現出一種從未見過的藍殷殷的光華。

自從他見到七孔刀以來，他從未發覺那刀身上有這樣一種光華出現過，而那種顏色，如此隱晦，也一望可知是劇毒的物事沾在刀上，他爲人有一句說一句，因此便尖聲呼叫了起來。

三風子又是一聲冷笑，道：「劃呀！怎麼不向自己手臂上劃去？」

方敏實在想不透，何以自己片刻未曾離身的七孔刀上，突然會有了劇毒，既然有了劇毒，自己連毒從何來都不知道，當然更談不上什麼解藥了，若是劃出了口子，豈非要毒發身亡？

因此這一刀，便怎麼也劃不下去，只聽三風子叫道：「好小畜牲，你不下手是不是？」勁風又劈面襲到。

方敏反手一刀，向前削出，道：「你們怎麼不聽人的解釋？」

三風子一步一步向前跨來，看來動作像是甚慢，實則極是快疾，眼一花，巳然來到離馮瑩和方敏不過五尺開外處，面罩冷霜，右手巳然緩緩揚起，看情形一掌立即就要壓下，忽然聽得摩雲子一聲呼叫道：「三風，快來看，霹靂不知怎麼了？」

三風子趕緊轉身，連馮瑩和方敏兩人，也一齊向霹靂子石雷看去時，祇見石雷本來蒼白的臉色，也出現了一層藍殷殷的眼色，雙目凸出，但巳毫無生氣，搖幌了幾下，「叭」地一聲，倒於就地。

三風子大叫一聲，趕了過去，馮瑩駭然道：「敏哥，你刀上是什麼毒，那麼厲害？崑崙六子，眼看要成崑崙五子了！」

方敏道：「馮姑娘，怎麼你也信不過我？我刀上有毒一事連我都莫名其妙！」

馮瑩祇是斜睨了他一眼，並不說什麼，但是心中却着實不信方敏刀上有毒的事，他會絕不知道！

方敏自從她的眼神之中，看出了她的心意，心內暗嘆一聲，尋思也難怪她如此想法，誰都要這樣想，自己眞所謂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方今世上，還有誰會相信自己呢？媽若在，當然會深信自己的話的，可是她巳死了。溫婆婆怕也會相信，還有誰呢？方敏突然想到了葉映紅，葉映紅怕也會相信自己的，他想着，突然感到自己和葉映紅之間，隔膜遠不像自己所想的那麼遠！

方敏站着發呆，忽然聽得五下高低不同的聲音道：「死了！」

抬頭一看，原來圍住霹靂子石雷的五人，巳然站起來，又道了一聲「死了！」

剛才那一聲類如悲痛欲絕的嘆息，然而這一聲，却是聲震屋宇的怒吼！一聲吼畢，五人也一齊轉過身來，望住了方敏。

然而也正在這個時候，突然「轟」地一聲巨響，方敏身後的那堵牆壁，整個地倒了下來！磚頭橫飛，塵烟瀰漫，刹那之間，對面視人不見，方敏身上被好幾塊磚頭打中，尚幸仗着內功，未曾受什麼傷害。剛要舉左手護住頭臉，手才抬起，便覺出一隻軟綿綿的手握住，拖着向後拉去，方敏覺出拉住自己的是一個女子，祇當是馮瑩趁機拉着自己，一起溜走。

本來，方敏是絕對不想走的，他要走，可以有很多機會，絕不需要等到現在。但如今形勢不同，霹靂子石雷突然中毒死去，七孔刀上，又莫名其妙地有了劇毒，害死石雷的罪名，却是再也洗不脫，若然不走，勢非命喪當場不可，因此趁着變生倉猝，整堵牆突然倒下的時機，便向後逸出。

剛走出丈許，便聽得身後勁風呼呼，磚石在半空中相擊之聲，驚人之極，知道三風子等人，各以掌風掃開磚石，立刻就要追到，道：「馮姑娘，快點走！」

一言甫出，祇聽得身旁的女子「格」地一聲嬌笑，道：「方俠士，你太壞的記

性啊！我怎麼是姓馮？」

方敏一怔，回頭看時，拉住自己的，就是那個看來奇醜無比的葉映紅！

方敏雖然也知道她在貴陽城中，但是却想不到她會在此時此地突然出現，不禁愕然，道：「葉姑娘，原來是你！」

葉映紅道：「別客套了！快逃吧！我知秘道在什麼地方，他們萬找不到的！」

方敏想起馮瑩還在大廳之中，忙道：「馮姑娘——」

葉映紅又是「格」地一笑，道：「你又來了，我姓葉，可不姓馮，你怎麼又弄錯了？」

方敏給她鬧得啼笑皆非，道：「不是，有一位——」

葉映紅道：「我知道，有一位馮姑娘，眼睛大大的，怪討人歡喜，還在大廳中，但她是北天山七禽大俠的徒弟，崑崙七子不會怎麼害她，你我兩人，再要不走，明年今日，便是我們的週年忌日了！」

說話之間，兩人已然退入了一間小小的書房中，祇見葉映紅逕向一隻斑竹書架走去，用力一托，便已將書架托起，露出一個大洞來，一拉方敏，便從洞中鑽了進去，又將書架放下，方敏暗道：「啊！原來這當中果然有密室，可知三風子他們倒也知道一些內情，祇是問自己密室在何處，弄錯了人而已。」

抬頭一看，祇見自己處身在一間老大的房間中，桌椅俱全，陳設頗為雅緻，那房間並無窗戶，但是却甚是光亮，有一種青瑩瑩，冷森森的光華，從屋角上發出，照耀全室，細一審視，祇見四面屋角之上，各攏着一顆鴿蛋大小的照夜明珠，那光華便是這四顆明珠所發。室中所有的陳設，也全是紫色的。

方敏不禁脫口問道：「奇怪，葉姑娘，你難道便是此宅主人，怎麼知道這裏有這樣一間密室？」

葉映紅剛要回答，忽然聽得隣室傳來一陣脚步聲，一人大聲道：「奇怪，從那破牆之中逸出，祇有來到這間屋中，三師兄，你可是肯定這所宅子，便是大師兄臨死前，所提到的那一座麼？」

講話的正是三風子，方敏不禁大是緊張，七孔刀尖對住入口處，準備一被他們闖進，再作困獸之鬥，但是耳際響起了葉映紅又細又軟的聲音，道：「你別怕，那間屋雖然小，但不要說他們祇有五個人，就算是五十個人不明究竟，也是找不到密室的入口處的！」

方敏剛才跟着她進來時，感到那機關極是簡單，祇是將書架托起，便現出了入口處，如今聽她講得這樣肯定，也祇是半信半疑。

祇聽得龍吟子道：「當然不錯，你看！這便是昨晚我們與那丫頭在大廳中動手時，所摸到的東西，黑暗中一摸，我已認出，現在更可以看得清了，可是大師兄當年的信符？這種烏金，祇有西域火燄山附近，方有出產，而且極為難得，若不是大師兄昔年無意間在大風沙中，救了一個阿刺伯商人一命，他根本得不到那塊烏金，豈會是假的？」這兩人一問一答，密室中不要說方敏莫名其妙，連葉映紅也想不通這所宅子，既是自己從未謀面的姐姐葉映紫的，又怎麼會和崑崙七子中的為首第一個凌霄子有什麼關係，因為龍吟子和三風子都提到「大師兄」，則指的當然是凌霄子了。

兩人對望了一眼，葉映紅悄聲道：「這所宅子，是我姐姐的，你可知道他們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方敏道：「這可問倒我了，我在門口還未及推門進來，便被三風子點了穴道，若不是疾運眞氣衝開穴道，幾乎已命喪他手，怎麼會知道他們談的是些什麼？」

兩人心中，俱皆疑惑不已，祇聽得又有兩三人道：「不錯，這物事正是大師兄當年所用信符，既然在大廳中發現，此宅一定是他死前所提到的那座了，既是那座宅子，一定築有密室，我們快找！」

又是一陣脚步聲，想是在分頭尋找，但不一會，又聽得三風子道：「奇了，這屋子那麼小，每一件東西，均可隨意搬動，若是有什麼秘道，絕無發現不了之理，三師兄，大師兄臨死之時，我正在着手遣散徒衆，未在旁邊，他是怎麼說的？」

龍吟子嘆了一口氣，道：「大師兄正是趁你不在身邊，才自刎而死的，他以內家罡氣，將我們拂開老遠，便立即以劍刺喉，倒於就地，我們五人圍了上去，祇聽得他道：『你們找不到他們娘兒倆的，我已造了一所巨宅，安置他們，巨宅中密室，造得精奇無比，你們萬萬找不到的。』這幾句話，像是自言自語，並非是對我而發。而是臨死之前，想到他自己雖然身死，但是那女賊和小畜牲却安然無事，心中却感覺異常快慰一般。接着，他轉過頭來，看到了我，又嘆了一口氣，道：『龍吟，咱們師兄弟七人，雖非親生，却是情同手足，我已將昔年所盡的烏金雙魚令，留在那所大宅之中、我知你們必定心不肯息，祇望你們找到了那大宅之後，念我們師兄弟一場，不要害他們母子兩人的性命！』才講完這句話，就氣絕身死了，唉！」龍吟子一口氣講完，最後大約是想起了大師兄凌霄子死前情形，還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三風子也接着嘆道：「唉！我不知大師兄說過這樣的話，但在大廳中摸到了那烏金雙魚令，我心也是一軟，因此曾經想祇要這孩子講出此宅密室所在，我們取回崑崙聖書，也就不為已甚。怎知道如今霹靂又命喪他手，仇深如海，却是不能不取，就算大師兄未死，那小畜牲是他親生骨肉，大師兄也一定不肯輕易放過他的！」

龍吟子接口道：「你說得是！」方敏聽着兩人對答，本來還祇感到無意中聽到了一代宗師，崑崙七子中為首的凌霄子死前的一些情形，還未想到事情竟會和自己有關係，一聽到三風子說：「祇要取回崑崙聖書」，已然窒了一窒，暗忖崑崙聖書，難道不在昆明筇竹寺，而是在這所怪宅之中？

接着聽下去，越聽越驚，聽三風子的口氣，自己竟像是凌霄子的親生骨肉一般！他小時候對父母親的印象都很深，而且跟着母親，一直逃到塞外苦寒之地的時候，已然是八九歲的大孩子，什麼事都懂了。但是他却始終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叫什麼名字，倒像是父母特意瞞着他似的，在他他的記憶之中，父親是一個貌相極是莊嚴的老頭子，難道竟會是凌霄子？



他一面發怔，一面想到知道自己身世的，除了崑崙派長老之外，怕就是葉映紅一個人了，葉映紅既然就在身邊，何不向她問上一問？

抬頭向葉映紅看去時，祇見她也望住了自己，尙未待自己開口，便像是已知自己要向她發出什麼問題一般，竟點了點頭。方敏忍不住道：「葉姑娘，眞的？」

葉映紅一言不發，伸手入懷，取出一塊羊皮來。皮板上寫着不少字。方敏知道，這塊羊皮，便是自己幼時，母親裹在自己身上的皮裘上的，葉映紅在斷腸谷底發現，便撕了下來，藏在身邊，上面的字跡，正是載着自己的身世！

他對自己身世之謎，本來便切切關心，此時想到刹那之間，便可明白自己父母是誰，心情大是激動，伸出來接過那塊羊皮的手，竟然在微微發抖，葉映紅嘆了一口氣，遞了過去，方敏接在手中，忙不及待，匆匆將羊皮上所寫的字看過一遍，不由得發起呆來，喃喃地說道：「原來是這樣！原來是這樣！」

一面說，一面緊緊地握住了那塊羊皮，將那塊羊皮揉成一團，提在手中，內力不由自主，源源而發，等他想將羊皮上所寫的字，再看上一遍時，攤開手來，那塊羊皮早已被他的內功揑成了粉末，在指縫間紛紛撒下，落了一地！

方敏「霍」地站起身來，轉身便向走進來時的那暗門撞去，葉映紅嚇了老大一跳，伸手便抓，方敏一聽得背後生風，反臂就格，兩人小臂相碰，用的力道均甚大，竟發出了「叭」地一聲。

尙幸兩人功力相若，否則便非有一個小臂折斷不可，葉映紅祇覺小臂上好一陣疼痛，但是看方敏的樣子，竟像是要不顧一切向外衝出去，那裏還顧得到疼痛，就勢左臂一伸，已將方敏攔住，手在方敏胸前一按，方敏急於向前衝去，竟被她按個正着，想要閃開時，葉映紅已仗着這一按之力，轉到了他的面前，方敏右手揚起，一刀劈下，但是劈到一半，「嗆啷」一聲，那柄七孔刀便跌到了地上，失神落魄似地叫道：「爹！媽！」

祇聽得外面房中三風子道：「咦，有人聲，不要再找機關了，將牆撞穿，還有什麼密室不能發現的？」

葉映紅心中大急，一俯身，拾起了七孔刀，飛起一脚，將一張椅子踢飛，地上立即露出一個大洞，拖了方敏便向洞中躍了下去，才一脚踏實地，便聽得「格」地一聲，頭頂上那方洞，已然自動合上，同時，「轟」地一聲，不問可知，是密室牆的壁，已為三風子內家罡氣震坍，再看方敏時，仍是不斷掙扎，暗忖他功力不在自己之下，若是被他掙了出去，還當了得？

一想及此，手一伸，中指疾彈而出，已然將方敏的「肩井穴」彈中，同時還怕他運本身眞氣，將穴道衝開，又在他「委中」，「陽谿」兩穴上按了一按，才將他放到了床上。

這間密室中的密室佈置得像是一間閨房，床上圍着紫色輕紗的帳幔。將方敏放在床上之後，雖然看到方敏雙睛怒凸，知道他心內將自己恨到了極點，但已鬆了一口氣，知道他不可能再衝出去，生命總是安全了！

方敏突然之間，激動到如此地步，自然和他所看到的自己身世有關，原來那幅羊皮之上，所寫的乃是她母親生前預先寫定，留待他以後長大了發現之後，可以明白一切的一封信！

當方敏一看到開始「敏兒如晤」四個字，心中已然一陣劇痛，想起母親已經長眠於塞北三强莊旁，如何能不難過？

再向下看去，更是越看越奇，祇見信中接着寫道：「汝母昔年在江湖上，誤入邪派，作惡多端，為汝父所執，但汝父却未曾下殺手，祇是好言相勸，改過遷善，一時感激，便委身下嫁了，汝父並非別人，乃崑崙七子中為首一人，凌霄子方仙。汝父娶予之後，自知以自己年齡身份，與一邪派女子結成夫妻，必遭江湖非議，亦難容於同門，因此始終未曾在人前提起，汝幼時定以嚴父為何數月方見一面為疑，見此信後，當可釋然。直到汝出世，汝父對予情愛眞切，對汝更形如性命，不惜甘冒不韙，將崑崙派鎭山三寶，偷下山來，並由予授汝上乘武功，望子成龍，人之常情，但旋即為同門師兄弟所發覺，而汝父之擧，亦實違崑崙門規，予寫此信時，已聞汝父在崑崙飛雲嶺頂，自刎而死矣！汝父雖死，而崑崙六子，必定不肯輕易放過我們母子兩人，所幸者崑崙聖書，早經妥藏於雲南昆明，筇竹寺中，吾兒若緊記母生前所囑詩句，必可尋到。汝閱見此信時，母必已長眠墓中，與汝父在地下相見，父母之死，實與人無尤，汝切勿記以為仇，切切。」信末，祇是寫着「母示」兩字。又有一行小字註道：「母當年在黑道上無惡不作，聲名狼籍，吾兒必為出人頭地之大豪傑，不必知道為母之姓名矣！」

試想，方敏看了那樣的一封信，心中如何會不難過？更何況他從小對母親感情極好，如今明白了母親之死，實在是被崑崙六子逼出來，而崑崙六子，也祇不過是為了要找尋崑崙派鎭山三寶而已，行事却如此斬盡殺絕，雖然他母親在信末千叮萬囑，令他不要引以為仇，但是他一時熱血沸騰，不可遏制，若不是葉映紅見機行事，將他攔住，祇怕他早已衝出了密室，和崑崙五子去拚個你死我活了！

方敏的身世，也的確是一個悲劇，凌霄子方仙，身為崑崙派長老之尊，身受武林中何等尊重。一身未惹情絲，專心習武，才能有此成就，但是他却偏偏在花甲之年，愛上了一個年紀幾乎比他年輕上四十年的女劇盜。就算他所愛的是正派中的女子，年紀相差如此之大，也已然要不能為人見諒，更不用說對方是黑道中的下三濫了。

但是凌霄子方仙，却的的確確在那個時候，方領略到情愛兩字的眞諦。情之為物，本來就是極端不可思議的，方敏的母親也的的確確衷心地愛上凌霄子方仙，兩人俱都知道自己的情愛，沒有一個人會予以諒解，因此才秘密地成了夫妻，隱居在農村之中，凌霄子方仙祇是隔上三兩個月，來看愛妻一次，這樣秘密的關係，一直維持了八九年，兒子方敏，也已有九歲了

，兩人情愛始終未變，但凌霄子方仙的心中，卻也苦悶到了極點，因爲眼見兒子一天比一天長大，卻無法知道他自己的父親究竟是誰，這對孩子將來的打擊，是如何的嚴重，凌霄子自然想像得出，終於在一個晚上，將由他掌管的崑崙三寶，一齊偷了出來，交給愛妻，囑咐她帶了孩子，立即隱匿起來，先將千年雪參給孩子服下，然後再將崑崙聖書藏起，等孩子大了再去尋找，根據書上所載武功學成本領，不等愛妻阻攔哭別，便回到崑崙山上，向六個師兄弟，講明了自己這十餘年來所做的一切。

自霹靂子以下六人，幾乎懷疑凌霄子是個瘋子，不然怎會做出這等事來？但一看崑崙三寶果然已失，這才相信。

那三件寶物之中，千年雪參和寒玉神七，雖然也是武林中罕見的異寶，但也還罷了，唯獨那部崑崙聖書，不但有達摩尊者所著的奇書在內，而且有歷代崑崙掌門所書，極爲詳細的上乘內功修練之法，祇要給一個稍爲懂得武功的人，得到手中，費上幾年工夫，便可成爲一等一的高手，再加上六人一聽，那女的竟是在江湖上絕跡多年，但早年卻是無惡不作的下三濫，更是焦急，而且還有一點，崑崙派開宗立派，第一代掌門人，曾在崑崙聖書上言明，這崑崙派之所以開宗立派，均是依仗這部達摩神著，若是這部書一失去，在未尋返之前，崑崙派便不成其爲一個派別，必需遣散徒衆，直到尋到，再開宗立派爲止，其間若發現有誰持有崑崙聖書，則必需立此人爲崑崙之主！

因爲有這一層關係在內，所以在凌霄子一將事實說明之後，崑崙六子如何不急？同時他們深信大師兄爲人，絕不致於行事如此顚倒，必定是被那女下三濫施展狐媚手段所迷無疑，卻不知在「情」之一字的支配之下，往往會出現反常的事情，因此凌霄子方仙，雖然是自刎而死，但崑崙六子卻將帳算在方敏母子兩人身上。同時謹遵遺訓，遣散徒衆。

六年前武林人物，無不嘖嘖稱奇，不明究竟的崑崙派由睥睨武林的地位，而突然烟消雲散，便爲此故。武林中雖然不明事實眞正經過，但凌霄子方仙，在對衆人講述自己所作所爲之時，崑崙第二代弟子，江湖人稱崑崙十四俠中的幾個，卻在一旁聽到，不免多少傳了些事實眞相開去，因此江湖上盡知崑崙派瓦解，是因爲一個小孩和一個婦人而起。

不過其中詳細經過，當然無人知道，連三風子，龍吟子等人，也不知道他們大師兄和方敏的母親確實是眞心相愛的！

而且，這十四人下山之中，其中有一個心術不正的，便想趁機害了方敏母子兩人，將崑崙三寶取到手中，便到處尋覓方敏母子踪跡，終於給他遇上，但方敏母親躲得快，未曾和他交手，不過武林中人耳目何等靈敏，這件事立刻傳了開來，以致他們母子兩人身後，不知有多少江湖好手日夜追踪！

結果，方敏的母親，終於死在塞北，而方敏若不是被溫魂突然趕到，帶回旋風島去，祇怕也早已命喪白骨神君之徒，黑天童勾生生之手了！這些，全都是本書開首時所未曾敍清的情節，已在此處一併補出。

書接前文，卻說葉映紅將方敏點了穴道，放在床上之後，抬頭上望，當然，她看到的只是天花板，其他什麼也看不到，但是她抬頭上望，也不是爲了要看清什麼，而是要仔細地聽上面崑崙五子的動靜，一面心中暗祝蒼天佑我，不要再給他們發覺地下另有密室，因爲以他們五人的功力而論，若是發現了地下另有密室，即使找不到通道，將樓板擊穿，亦非難事！

祇聽得龍吟子尖銳已極的聲音嚷道：「咦，奇了，剛才還聽見隔牆嗆啷一聲，又有人大叫，而這裏又有密室，爲何不見有人，莫非室中有室麼？」

接着又聽得度天子道：「你們看，這室中四面角落中的明珠，不是我早年在南海採回來的千年之蚌麼？給大師兄硬要了去，原來裝在這裏，爲那賤人享用！」

葉映紅心中疑雲，又增加了一層，暗忖自己才從花園躍入時，在愛紫亭中所發現的那張字紙，分明說明這所巨宅，乃是我姐的所有，何以他們竟如此說法？聽來倒像這所宅子，是凌霄子方仙，爲方敏的母親所造的一樣，這其中一定是有不少誤會。

葉映紅心情緊張，也無暇再細想，祇聽得又傳來「轟隆」，「轟隆」三下巨響，想是四面牆壁，俱被擊坍，葉映紅心中一懍，暗叫不好，三面牆壁一坍，若是別無通道，他們一定會想到腳下另有密室，身子一閃，站到了方敏的旁邊，右手抓起了七孔刀，左手緊握着寒玉七，準備一有人進來，寧願自己先阻他一阻，好令方敏有機會從容逃去。

但祇聽得「轟隆」聲中，三風子叫道：「好傢伙，看來大師兄還眞費了不少心機哩，龍吟、青昊，你們回大廳去將霹靂的屍體帶去，在大門外等我們，咱們三人，分道去追！」龍吟子答應一聲，祇聽得腳步聲四面傳了開去，越傳越遠，不一會，便靜了下來！

葉映紅生性何等聰明，自然知道那密室中三面牆壁塌之後，一定各現出了一條秘密通道，這才將他們引了開去，暗叫一聲僥天之幸，放下了七孔刀，以手加額，轉過身來，向方敏望了一眼，俯下身去，柔聲道：「方俠士，我上次被白骨神君掌力震傷，你在洞庭君山守了我六天，我絕不能讓你落在他們的手中，因此才點了你的穴道，你可不要怪我！」

方敏被她點中穴道之時，心中確是恨極，但此時經她軟聲軟氣地一說，方敏又不是不明情理之人，想起她確是爲自己好，胸中怒氣已消了一大半，葉映紅從他眼神之中，便可看出，就伸手連拍三拍，解了他的穴道，方敏坐了起來，發了一陣呆，道：「葉姑娘，你這是何苦？我不能報殺母之仇，也要和他們拚一拚命，你阻我作甚？」

葉映紅大搖其頭道：「你這話可講得大大地不對，你媽千叮萬囑，叫你即使學會了崑崙聖書上的全部武功，本領已大過他們時，也不要尋仇，你怎麼連自己母親的話，都不肯聽？」

（未完・十一）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寧神
固本
氣金丹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